



積文類稿卷一

元 陸文圭 撰

說解

志學解

小戴言曲禮上篇古之遺言也陸農師音讀以十年曰
幼作旬絕以下弱壯等字皆微此新安朱氏以為有理
今從之幼而學者無小大學而言十九以前為幼則自
八歲而至十五入小大學矣古之生子能言則教之是
時知思未有習化未有前言至論日夕量鼎溫沐善心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增補吳質久而安習保固完全私智偏嗜不能入矣二
十成人可以勝未冠冠禮曰褻屬幼志顯而守之責成
人也然體猶未壯故曰笄三十則血氣定矣可以授室
合二姓之好以事宗廟有父道為四十曰強孔氏曰強
有二最智慮強蓋力強呂氏曰強則材成材成者智慮
定則謀審審蓋力定則任事吳故可以出任然必至于
五十閱理深而熟更事久而措然後可以為大夫五十
曰艾艾髮蒼白色服政為大夫也任者始為士以官人
治官府之小事大夫者居上以長人治邦國之大事蓋

才可用則命之任德成則為大夫其間非無早知風成
之人也以為養之熟則成效著而後功博不待其成而
用之則有美錦而學製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是蘭之夫
童子似離離則佩厲能不我知言成人之眼非童子之
飾其才能不足以取知于我也說兮慶兮總角非兮未
幾見兮突而升兮總角之童戴大夫之弁蹕等而居
于位也大夫士修于家學優則任王官與堂東西強馳
者不過二十餘年耳未四十也才強可以有為而不嘗
使之為之六十也才強可以有為而不欲使之為其用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人也有制其待人也禮六十曰耆節力既衰不任其勞可以使人不可以使人也七十曰老不服或不與事外則致王事於君內則傳家事于子任止矣八十九十曰耄耄昏忘也七年曰悼悼憊愛也耆者老而知己衰憊者幼而如未及寡老而惡幼故不加刑為周官司厲七十者無耄者皆不為奴漢律未及八歲與八十以上非子殺人不至皆古之制也百年曰期頤期有兩音鄭氏曰期要也孝子要蓋養道而已嚴陵方氏曰人生以百年為期由是而上則過乎人所期由是而下則

不及人之所期矣朱氏曰期音壽取同壽之義期謂百年已周頤待養而已其義為長以章自始至終每十年一變蓋數起於一止于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每至于十則必更人也者受天地之形乎陰陽之氣孰能違其數而逆其理哉故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矣學與冠之類則事之異矣昔者先王制禮立法以律人心勸學崇化以節民性使人學問皆博而充蓋志意堅定少者待其成壯者服其勞老者享其壽未用者無踰進之心當選

者無不知足之戒。人生其時沐浴深舞蹈仁風耳。目
聰明四肢安遠。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長幼幼而王政
行。雖孤解之民。凍餒之老。猶得與昆蟲草木各遂其生。
況凡民之秀為學士大夫者。貴當時王道。修明風氣。長
厚。根本全在學上。學不是空言。要措諸事業。致知識意
所以治其國。明善誠身。所以治其民。這學不是詞章之
學。意應用不得。不是說話之學。庸淺行不得。廣興教。曾
子周禮賓三物。直是復日。要得他用。如魯麻教。采粟。鑿
皆精實。公孫傷曰。陽問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此之謂矣。然政學不是在下自扶立得。其須上之人輔
翼振德。方始成就。就中唐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人
自樞樞以至成。童便有這個性。可充可廢。不教則失之。
聖人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其必由學乎。學所以修
性也。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學廢則禮廢。
冠禮廢。而成人有童心。不弟之源。昏禮廢。而嫁娶不待
年不壽之源。考比之禮廢。而官制壞。不洽之源。飲射之
禮廢。而養老。不孝之源。嗟乎。其來非一日矣。春秋時
已欲設知校。如鄭然。明者青青子衿。在城闕兮詩。所以

制之也期其小國也而王制之大夫己有不悅學如原
伯魯者故閔子為義之曰夫必先有是說而後及其大
人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謂邪說
與於在下而在位者冒而聽之不可長也又曰學殖也
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一大夫不說學閔子為即憂其
亡當時未必不笑子為之迂也然自古不學而教身者
多矣雖然此可為任而不學者之戒未任而學則符秦
何曰孔子我師也昔者孔子生而知之而曰我非生而
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方之世家孔子生於襄公

二十二年庚戌兒時陳俎豆設禮容此十五志學前後
時即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適齊景公問政此三十五時
即定公元年壬辰孔子返魯追修詩書禮樂此四十不
惑時即九年庚子為中都宰一年為司空又為大司寇
十四年己巳攝行相事與則國政則年五十六矣正如
天命時即其後適衛適陳適宋哀公十一年丁巳復返
魯則年六十八矣正耳明時即方且序書易詩正祭十
四年庚申西狩獲麟作春秋後二年壬戌西狩夢奠七
十三終焉則到從心不踰矩時節幾一二年而止耳然



自志學之年至從心之境皆開道之歲月也嬉戲陳劍
亞之夫子即負子冠杖遺逸之夫子學無少壯之異也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莫不為政而是亦為
政措也用行合藏之不自必該來動和之不復驗使天
假之年且入九十五百歲且得邦家則賢於堯舜遠矣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然人皆以夫子
為不可及夫子則曰何有於我哉又曰學之不講是吾
憂也然則學者又當如何蓋嘗論之則而學之視學知
當十倍其力時過而後學視幼學當百倍其力列子有

云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
以迄耆老居其半矣嗚呼人生世間少壯之日蓋無幾
也自人事古之至六十指使則止矣復何為乎自學道
言之則自始以至終未沒禽之前守戰兢之日也豈獨
學而任服官政而已乎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
不足畏也已無聞謂無善道之可聞非名位之無聞也
人不可不知道使其知道願子不為天使不知道彭聃
不為壽人生世間一日則有一日之責百年則有百年
之責天地無窮盡則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昔者唐虞

武公九十方作柳戒以自警其詩曰高乎小子亦幸既
變其威德至善如解竹猗猗皆自物碌瑋房中來趙文
子年未盈五十而薨海馬如八九十得教知其弗久則
子知其畫及后子如其將死蓋春秋時德有先哲之格
書君子之先見以復無此學矣然則貴其精神以奪造
化之巧非其形骸以喪太空者將非達者乎曰律以聖
門之經又則彼為虛誕此專務實不可同年而語矣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上一章
是令不息守下章是人安字嗚呼漢儒以來此義不明

及矣

詔語

擬求賢詔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開廣賢路宣括四方之士是
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也朕慕承丕緒敬
仰休風託于士民之上夙審嚴典念慮萬方不忘元元
唯恐履先帝威德當今之務務在得賢而已昔仲弓奉
氏之宰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稱誨以賢才問以得
人明政無小大以得人為本今天下賢者智能豈去不



如古之人乎。志人主不求之耳。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師。今闔郡不為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士晏由進自今以後。令郡國選賢舉能。咸以為常。賢士大夫有肯從我將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明德達材者。必身勸為之。屬道詣京師。或年老疾。病勿道。

勸學語

是聞古之設庠序。與興學校。所以教養人才。將以致用也。書不云乎。不學牆面。位事惟煩。嗚呼。自周衰以來。先王

之道。寔微寔滅。法度多缺。禮樂廢壞。國治者以古為迂。措事者以苟為得。士習于空言。禮義虛和。缺而不思。朋黨比周。靡然成俗。雅欲無漢唐之茂。陋追堯舜之高。明棄育天下之英才。使修潔之士充於朝廷。孝弟之風行於鄉黨。何飾而致乎。此自今有教行。誰名。勸明。經寫學者。有司具以名聞。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於前。東浮華之習。吾所不取。官爾多士。尚懲戒哉。

擬郡國水災賑貸語

吏有從南方來。即問被水百姓。數雜者。求保聚不完。扶



老情幼困踏道路朕甚憫之洪範五行初一日水魚之不極厥罰當陰朕夙夜靡寧思執其咎古者有水官水得其性時脩其利又史牧民者為沒陵壅立隄防以消息其害今不豫具無及已有司其譏所以嚴貸之秋稼不登滄庸未復屢失其業有可以佐百姓者錄奏其宜梓施行之御聞不能為朕究心徒文具者以不暇論明論中外知朕意焉

徽漢文帝十五年令諸侯王公卿守舉直言極

諫詔

蓋聞古之聖人莫不求賢以為輔翼大禹為三王祖觀舜禹言成湯統正萬邦從諫弗咎未嘗自廣以狹人也高皇帝建英豪庶羣象見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故能平暴秦定海內今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公侯之上夙夜兢兢永為百姓之憂明不能燭德不能綏何聽以承先帝之業今上而諸侯王公卿下而郡守不聞有薦一人以匡朕之不逮者何歟其令有司明揚在下博選能直言極諫者進登于朝朕當親策以當世之務若不言平薦賢受上賞又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其有

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敬章處算除翰林侍講學士

朕以幼冲嗣大歷服未堪家多難惟古先哲王皆以講學為蕃猷思無怠謹博習之士朝夕講論經理輔朕之不逮期致于治爾以孝聞中禁權科擢歷中外先帝實闕補闕上既則切深所嘉英惠事出守旋入掌綸詔朕惟翰苑職創地禁時復侍朕講說非卿經行脩明莫廣以選知宜勉之以事先帝事朕可

表

賀即位表

又及二

日月並明相繼四方之無乾坤再造復開萬世之基上符帝心下附民望欽惟陛下人倫為至天性誕冲方遠處于青宮本無心于貴屨當年歷載傳舜若于傳先今日誕敷之啟乃不之疑欲三讓以天下大一統于域中明詔再頒聖恩廣被臣某等身居南土心拱北辰象御六龍喜祝雲之際會難無丹鳳均雨露之沾濡

太皇太后上尊號賀表

越嗣正名即復至尊之位講漢獨斷蓋歸大母之功宗

社既寧臣民胥慶欽惟太皇太后陛下親承聖緒光昭五國恩履惟懷佑之深恩霽典冊尊崇之故言式彰孝治欽夫歲稱臣事歲成難勤華班莫遠未交殿上一新天子之儀典慶官中西盡家人之禮

賀正表

五位系範時正六龍之御三陽為奉天開萬象之新案
字清知照朝懷洽賀欽惟皇帝陛下克明克類乃聖乃神儀式降文而盡為邦之憂靈備重道重宏選士之規當周應之有頌仍漢儀之高會臣等欣逢歲世遵守

衡州獻歲發春班阻陪于玉笋與天齊壽頌遠祝于盤

萬戶府賀正表

三陽內長開萬世之太平萬國咸率修三朝之元會慶
流宗栢嶽動臣鄰賀欽惟皇帝陛下道邁義軒德深
克為表率經術崇正學于諸儒振樞機武功備發威于殊
俗乃泰楷於乾輝受秉執于靈規臣等出戎柳營阻陪
椒宴四方未賀瞻徒限于虎賁萬壽無疆心實同于款
舞

敷衍省進解設合格進士花名表

許廷有器識始于太常夫此獻書名登于天府嚴郡調
舉人之制惟制是勤夢之心竊非賢者年所以致太平
科日亦足以得奇士自後世虛文之尚而古人實行
之沒非賦職八人詩成七步競有看花之志共傳構築
之工何補於時局因此舉止可求之高閣宜宜棄彼司
行違令場屋之久虛文致山林之長性益益致遇皇帝
陛下尊常正道長育英才表叔所以淑人心懸辭章以
新士習臣某等身居南省而向北展色無構賦之志惟

有采龍之益物以詢五物藝可考於周官郡不薦一人
舉最堪于漢吏

擬謝賜進士及第表

天下文明奇際風雲之會人才長育方深雨露之恩餘
聲幾覆千棘剛羅句忽傳於祖陸百年曠典萬國懷心
竊惟成周獻賢能之者先漢設茂異之策雖漸興于科
日未專尚於文辭進作賦自擅於凌雲而明經或嘆于
揚地俗士沒多于場屋遺才聞老于山林不遇昌時易
陰弊事欲推皇帝陛下修道詞教取人以身逢三代之

清風崇四方之美化表章六藝示至道之恢宏罷絕百家開五經之靈寔臣等器非適用學未通方隨羣後踰於觀花出矣偶寧表揚崇恩賜第釋褐起家以道事君敢謂桐章之小技盡忠報國誰知茹莖之大周

代謝進士及第錫燕表

龍飛聖主昭青史之文明鹿鳴嘉賓慶需雲之燕樂丁辰何幸也己矣堪竊惟霖露濛濛詩飲不飽嘉魚汎汎時送太平以明良千載之相逢直珠連一朝之最聖改薦恩題名之故事侈聞喜錫燕之美觀多士思心八方

傾耳數惟皇帝陛下美化厲俗明德新民推立鼓應六之心成萃己無為之治曾是右章之慶得沾解飽之恩臣等小器易盈天恩最受雖食養之賜未變而傾葵之志難忘獨利觀先真自它而有賴臣能竭美盡報上之無心

山下火責仰昭代之文明雷上天需預嘉賓之宴喜一時成舉千歡難述切惟俯以至誠史揚嘉嘉之什食而將意載歌鹿鳴之三登茲太平叙我多士願惟飯糗羹藜之子素延含英咀華之能玉璫贖傳設慶上進瓊材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集
卷一
十三
宴遠有培清池飲惟皇帝陛下取臣以禮覆物皆仁設
庠序學校以明倫崇禮樂詩書而立教勅於作士既成
進德之章務在養賢又得餘烹之道臣等無任

殿

代上皇后殿二首

北陸回春天津開子奉象東朝獻歲人共仰于坤儀慶
集宮闈致薦臣妾^十 恭惟晏嫔聖瑞太如徽音萬物
資生有賴頌承之德二南美化茲為王始之基宮甲觀
之星祥室幸盤之薦祉某等職居下土身際昌期咸三

陽輔助之功莫名地道上為壽惟倫之頌頌嚴臣忠
奉爰用事喜文長子三陽坤通居尊寶資生於萬物祥
剛北極瑞萬東朝^十 恭惟柔德孔嘉徽音是嗣聖儀
垂範母道萬年蒸莫貽謀孫枝百世當六寶化咸之日
值三朝元會之辰恭等慶成方勤椒花莫獻踏踏濟濟
阻陪星拱之班惟怡愉愉進祝天齊之壽

代上皇太子殿二首

祥霽甲觀衍昌慶于無疆斗指寅杓瞻前星之有耀龍
樓初曉鶴慈方春^十 敬惟德宗元良身居嫡長問安

視勝不辭難寔之功入學承師尤重虎蘭之選文爾寔
治用介繁禧某等屬守偏方欣逢華旦普官主器將那
萬世之謀金鑑獻志願上千秋之錄

奉陽三長是為內健之文雖日而重成仰維明之象文
則實治用介壽祺中賀歡惟明有敬仁素稱賢聖決大

謀定大事已位儲官行正道周正言光親帝恩自天有
慶典物為春某等聯在鷹揚情純瑞華筵莫道阻陪
元旦之儀樽酒遙斟敬祝前聖之遐

代賀太子立序寧院殿二首

震從一索初開曉寔之祥難越重明成仰前星之曜慶
延宗祐喜溢人寰中賀歡惟玉潤東暉銀管祝秀龍寔
修問安之敬虎蘭賀高曾之儀甲觀崇深已先昭于聖
瑞春坊遠客履妙揀於英材左右皆良閣處文賀某等
遠臨小壘香際昌期芝水蒸胎已極本支之茂芝山鶴
舉會者羽翼之成

實宮主器傳正統於一家甲觀儲祥祀神先之萬靈慶
闈有慶宗社無虞中賀歡惟德星輝擬安玉潤主之
居少陽之位體元供天樞之意峻歲天生入己優于聖



城志賢日近退尤慎于春坊某等衛列虎背情馳鶴禁
元良文萃成蒼姬燕翼之謀左右正人助矣漢鴻飛之
刊

瑞東類稿卷一

騎東類稿卷二

啟

謝鄧君之食事取中知故第二名啟

桑榆已晚自慎野老之餘於花柳無私均園化工之一
氣敢說曾參之功次自甘胡且之善輪竊惟樂場傳失
之間亦係壬子窮達之分白頭病叟不入時粧黃吻少
年反軀宿學柳榆風漢指摘陳人倘非青鏡之明懸未
必來衣之暗照昔嘉祐之變文體有歐陽以典貢闈能

元 陸文圭 撰



城志賢日近退尤慎于春坊某等衛列虎背情馳鶴禁
元良文萃成蒼姬燕翼之謀左右正人助矣漢鴻飛之
刊

瑞東類稿卷一

騎東類稿卷二

啟

謝鄧君之食事取中知故第二名啟

桑榆已晚自慎野老之餘於花柳無私均園化工之一
氣敢說曾參之功次自甘胡且之善輪竊惟樂場傳失
之間亦係壬子窮達之分白頭病叟不入時粧黃吻少
年反軀宿學柳榆風漢指摘陳人倘非青鏡之明懸未
必來衣之暗照昔嘉祐之變文體有歐陽以典貢闈能

元 陸文圭 撰



使西崑盡崇古雅學子瞻疑為子固公亦何心然劉焯即
是劉義士終有命宜意數百年之後復見第一流之人
使推某常佩峨之英彼呂之器自膠庠而發初即藝苑
之龍騰扶雲漢分天章未收昌琴之大彩上會稽探禹
穴編羅太史之舊聞進而優柔於藝造出則澄清于列
部風歌久著品藻尤精選今羅治之不祥竟使虛靈而
立見如某者髮已種種視亦茫茫不克阿婆三五之時
堪笑者第七十之秋能使應施之請原奈何戴笠之分
殊况嘗諸公衮衮之同登又無筆勢翩翩之可藏雖燒

龍尾竟暴魚鬣空思香花撲面之塵高龍枯稍號震之
苦既歎本而莫為肯報役以隻舟隨東流以復先中島
然而一鼓之氣已棄焉再往之計無憑生嗟既失于東
隅恨吳國于南海人之倫五尚不虞朋友之琢磨士之
品三又何必功名之芥蒂姑安愚分以答殊如

謝友人賀請舉狀三首

扶不如人高記東西塗林之歲患而好我遠胎四六駢
儷之文自漸白雪之盈頭敢望青雲之平步况刻黃下
第方嘆遺才而班齒且復未慣輿論哉而弗投庸有報



志勝之不武何以賀為然長者賜則不敢辭况張也周
之亦可愛三美為祭再拜以登老嫗之孩兒幸免劍爛
之誦幼婦者少女永黃絕妙之辭

肩有點黃笑阿婆之年老書來尺素嘆少女之辭工如
之及物之優假以過情之譽半世誦克園之野韻原明
歌一朝思屬塔之題今無使伴計偕偶與臺饒何為旅
庭之百既登黃使之三歌改甚愧丈人厚相期春日看
花得意之恭請為存子今當念州風藉藉覽寒之苦

白簪頭上甚矣吾哀貧賤眉間又何足喜自笑阿婆之

塗抹假無佳士之品題竊惟舉場之闕偶類假子之選
到貴下第我輩安得登科雖富且饒吾為將來無恙知
五名之舉必得領于王之賀不堪驚百寶之林庭志某
空之在卷我之大漸人以為好果存翰倉之古世皆欲
故意獨慎才深或少陵之誼

荅黃子高賀啟

大比典範偶隨鼓篋蒙王春慈遠溫吹芋誰言翰管之
燕斐終讓首柯之第一今老矣無能為己可弔也而又
賀之竊惟士論之重較不傳科場之得失固有幸而獲

退而况患在不明喜見釜之爭鳴指康飯以為寶如某
者空疎未學晚餘茲黃卷一生名不成于汗竹青燈
殘夜眼空對菸昏花肥情春深博言于稻鐘鷓江晚相
與忘機忽逢芝紫之招頌不覺祝黃之心動手編蠶而
身效或吟雖曾拜鹿鳴之三三竟作鷓飛之六雙舟之
情未已伏櫬之志猶存原師丈夫之重來不為識者之
一笑焉虛鐘鳴而不止頭童齒豁以何悲導此少年奈
晚何翁如小兒直欲耳有春壽喜益重漸惟懼惟甲
之衰焉獨受辛之吳伏望某人瑞與國器簡敬人文曾
昭再戰之羞拜賜之多謫言則贊

回李義夫賀啟

素練不惜宜從下照朱衣誤無忌占上游方符景迫于
崦嵫最望名登於員嶠如某者無丈夫志為童子師藉
舍說香花觀講席空山探篋鳥怪儒衣被羣蹄于黃槐
偶再舉于丹桂頰安取此無所用之父惟某人負不羈
之才抱深疑之器竹亭無鎖竄仙鶴之遊人蘭社有香

聽邊營之求友笑我老婢孩兒之戲寵之外孫女子之
辭難攜箠之甚工奈株枝之無分無北溪之鷓水不能
起莫以上飛逐東野之龍雲唯欲低頭而下拜京劇庄
畧感激輪因

原註此賦李竹亭名
全屬此李公會名

上克誠宜甚政

聞所聞而求若寃未忘是以在此悲莫悲以別于去不
適皇所欲喪蓋新婦雖處于兩姑而烈女不更于二姓
葉父寧掉頭而不仕少陵空回首以高懷猶可解乎亦
無及已如某者已何曾聞道百富未至遠尊三澤林每

好於入山喬木肯思於出谷誰云水却之空價乃以石
生而為謀既不能以禮許人為可以質取偶因再命竟
味一來所恃今謀人以為親不思新令尹之必告徵失
吾嘗同僚之義遂致于來幾日之疑夫推車唯主可行
而操刀安能獨割是欲已出怨使誰當今一邑化行無
上作下應之效多門政出有甲可乙否之嫌孤羨麗菲
吾誰適從貝錦善莫亦已太甚然苟令則留不合則去
故前受之是今受之非殊不思事丈夫之賢友士之仁
不失為判器守先王之道待復之學正所謂食功况卷



書而立之師師何至為人之患而大事則從其長本
無絕子之心或使之或尼之非人所沮其厥也其久也
何日之多先生歎余遲遲吾行也弟子感甚望望然去
之靡不初鮮克有終早白園可以無辱類我類我忠焉
能勿悔乎歸教歸教知者為無禮也卓此勇撒馬首欲
東前門之墓不投楚古之錫將及歲未云暮為能待之
狄以為期會言此止惟與不投於四蓋但隨最望于然
全未克傷庶何以報德茲蓋仗遇其官西山聞象史觀
名流幾年開風露之簾一夕聽星辰之復製錦笑頰於

妙于彈琴即寫於清音昭泰之妙方新學抱之德如故
尊獻子有五友非惟百乘之家漢卓茂為三公始自一
與之中公宜文淹於展翼吾將亟送于層羊眾人嘗之
報以眾人莫我知也今日用我否亦今日唯君圖之欲
謝分途無送寸莖

回唐陸二君見招啟

為天責沈恨未親于云天有句嘲邊性頗同於雪日夫
何拱壁以先馬欲起中庭之病弱得非所蒙愧辱於感
伏惟某人林尊望族與識名家人休處里之仁士願友

論
卿之善事大夫之賢者久聞武城臺之賢有子弟而
誨之宜得昌黎韓愈之誨頗有術於榜牒豈足與于參
峯侍坐未參于大席之間傳費乃出于束脩之上蓋將
厚意物及多儀分無三黜之升室有雙魚之遺館美待
假來自育於餘師帶可以交見尚容于他日

回唐主事丹指啟

卜見以夫人方喜遂談劇之願夢為二置子不幸有採
薪之憂退卧則南蘇思滑甚矣哀也久矣後之止成
尼之並意噫視復加聘幣音者疾小愈不望於醫未前

日受今非終慙于貨取不敢請固所願也我不識能至
吾子辭受俱懇退退不可使還某官仁而下士意獨憐
才如四筵每食之動訂一樽重論之約而某駕曰己俗
漏盡不休前度刻即恍不知于歲換今生杜老尚得及
於春遊

同句容蔣教諭見恭啟

老夫耄矣不入時莊先生歎余使代匠鉅嗟舉才之誤
甚哉知己以忻然伏惟某人京峴名流茅峯秀跡文辭
之炳富漢為章于天淵源所漸庠序以化于邑肯借武

城昔父之宰未游康成元方之間棄其學學為可乎以
所事事之通矣法延龍象必取笑于旁觀講室集比又
莫煩于勇撒小進觀而相與論心

回春應泰山長歌

遠方下士愧百共之無能大人先生聞一言以自竄堪
笑老翁七十之狀尚思阿婆三五之時隨踏槐花偶穿
楊紫然黑舉子之刺竟違考官之病謂士樹之鬼多俾
曾參而居次進恐復臨幾于狗曲退而姑蘇素於鐘堂
千披百篇不免諸生之笑子來與日竟為長者所笑

雖甲之偶同辱受辛之嘉意益益伏遇某人詞林孤冢
學海老龍現丁卯之文星出而為瑞題矣己之石壁隱
不來名人皆為斷以汗顏公獨流軾而觀戲揚子可哉
詎華宴之過衰將軍肯臨即臬此之勇撤某掃門雖晚
傾蓋如新歲發貫道之文深慮慎才之意上飛起莫不
能擊艇水于南溟下拜低頭惟願遂龍雲於東野

回句容夏君範投啟

茲為魯而豐每私誦陳無己之句近舍皇甫漫乃徒取
白樂天之名得非自厭子家難未免彈鷲於越大宛尚

論取友無出一鄉之中而志在為師遠求千里之外疑
之者固不相及之為惑之者探從何來之疑幸傾蓋之
方新界貼書之甚麗奇哉快雲漢分天章之手施之被
辟易帶女羅之人信流水之知音秦陽春之雲和伏念
甚就木之短有造之心姑為壯而欲行之今也老之將
至爾桑榆落日獨倚行藏之棧花柳前村却非歌賦之
地免園之冊子豈無佳境之題名不存食牛之皮已七
十矣博之翼美丸萬為萬聞武城之歌遠下洪都之榻
此非子之坐笑于列以何堪誰謂汝無家懷其安而不
去遂作他方之遊客孰為當道之主人伏惟某官吐鳳
詞工屠龍技造愛予以方之義教人為善之忠屢蒙泉
比查秋鳩杖深南瀛之泮水採發藉芹修句曲之宮牆
最大桑梓既不怪南州之雪方將遠東野之雲原註東
下四方是論心甚真握手恨晚友士之仁者雖非判器
之良工適子之館兮不忘編衣之永好

回陸靜遠招入義塾啟

此而弟子欲就良工東道主人誤邀俗駕方小意之聽
丙志廣坐之披雲雖爾為吳郡之宗敢自認汾陽之譜

伏念某空虛文學，丹丹餘齡，最曾鵬鷲之橫秋，文似蛟龍之失水，懶魚兔園之冊，半費精神，唯嶧關之名，徒勞筆墨，泛泛秋如新之益，蹈若人舍己之非，說詩不至於解，明讀書沒講于便腹，豈意殿頑之老于，亦如起廢之浮屠，何攝其比，幸賴龍象，茲置伏遇某人，山川清氣，海嶽雄襟，能庇寒士，以萬間得首，英才之三，某曰：見義不為無勇，而救人以善，謂忠家，整一新生徒，四集盡取，多聞之友，共收平學之功，某道從何來，非所係，某忘得秋陽之暮，端有漸為谷之遠，香政恐犯孟氏之好，為難

強曾子而不可庸，曷日多積，曾難避家口之見，曠北海水南，黑雲頌扶，諸君而遠到，拜命之辱，奉席以登，代四句容，程宰啟

聞廷舉之聲，如能施於有政，行來階以上，愧不足以為師，偶得荆州，劉公之書，欲下南昌，諸子之榻，古有此禮，今非其人，伏念某童而習之老，無能己以吾長乎爾，苦來日之無多，莫我知也，夫抱遺經而獨處青眼，一顧白頭如新，幸無鄙子之先容，肯索孱生之高價，益伏遇某官，鳴琴多暇，製錦苦工，士元非百里才，何嘗不治壽

求可于室宰豈曰朱仁姑小哉于牛刀乃先求于級骨
伊狹逆雲龍于東野又駭驚雪天于南州樓殿想于行
幾門嘗誦其出入未敢從容于函丈正須俯伏于仰堵
以吾烏邑長于斯園將學道則愛人也其莫于弟子之
列安能受業而解義哉抑下惜少需後命

請書教

學必有師其間道也先父不肖善故易子而教凡深以
求進者吾未嘗無海馬琴惟某人覽吾神清才高學博
一過日而史無簡八又乎而賦已成淵源所新範模甚

正某子極隸少壯不努力孩提巧相如就育道而求正
為假斯人難與歸也昔長者絕于舉子絕長者聞夫意
以西賜今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願降心而俯就

謝徐教授

徐教授

入學招諸生幸遇昌黎之仙伯讀書破萬卷慈非老杜
之奇才拜命雖榮撫心自愧竊惟讀書之道以待博學
之人論更不及于長班孟堅解經不如康成孔安固無
抱負者奈樞聽何必來徇西之談適重禮堂之辱如某
者性天粗敏門地頗寒少親師友之淵源攬說古今之



得失每自負不辭者今何為是栢栢與所謂功名三
年之學不至於數其于經傳一卷之書亦立之師雖假
聽尊榜之於素不虛非官之辭雖小于狂簡成童不知
所哉亦有司公明占善者率以錄盜益使遇某人扶雲
雙鶴春浪一龍身開梅閣之仙游于異名壇之生意固
益無機普容樞牧之童亦葆精神今遇英髦之士段今
躍古預在錄全甚敢不肯參諸老之門蓋足三冬之學
後生現等莫遠鳴鼓之衆攻其日觀書不滿新輪之一
笑

立坊請天麟叔升謝傳卷敘

某年逢元三大臺之吸物無八十當於之養甚無衰矣
莫或知夫壽遠思孔夫舉其人恨不生漢建安之末舉
賢薦稱衡之表數德立鄭公之卿起當代之文更傳地
年之佳話頌惟先策素疑名流有若無實者虛柔不茹
剛不以彰畧而靡其惡當仁以讓於師一如華衣之袞
百倍青絲之價門閭之色多喜意亦頗還玉帛所及皆
餘我何以報有一尊酒與來飲盡于君慨無百年人會
後未知其誰復倘不遐棄吾賜早臨

四學生曾無敢厥求改其先人所修家譜

親李未至于沒人又豈止五世之澤而不必賢于弟子
當自定一家之言載核鴻慈之攝詞尤見青藜之出色
寓雅育以報錫之者呂子廷陳孝子之即聲芻相傳箕
裘不墜宜登名于竹簡矣備重于芻言西山之記睡亭
惟存真氏老泉之引疾踏自述蘇家說今家學之心傳
尚有父書之子澤何勤四六引喻再三方倪獨之續誌
循章絕之附驥友古人尚論其世已與焉為再世之交
後死者得與斯文但懌我非宗文之士特言占謝不厭

先施

賀朱尚伯受鄭無澤疏

伏以桑梓懷鴻慈澤林之友來枳摩樓鳳喜賢路之初
弁羅為薄書之能乃有民社之寄昔在元晦曾任同安
至今思為憂之居猶未忘登湯之教數泉明地隔而官
民相同會見今人能行古道某年既既以獨學髮種種
而莫為嗟嗟死其無聞知後生之可畏是我主簿已素
簡于上知謂君中書行即膺於大用

謝人書啟

踰距五十九年無能為矣摩畫二三百歲不亦難乎荷
龍德之故人念其安之老于中之善頌饗以多儀既誰
介壽之志敢復拜嘉之禮聘陳辱美人贈何以報之雖
未作小兒啼聊復爾耳

四尤叔永弟壽啟

有弟遠方嗟僕行之中新杯令初度偶適息之尚存分
甘晚節之空孤者平生之過謝我之兄莫報友于之美
不飲思之幾欲無生至時人馬足賀惜以連樓之樹來
如一斛之香飲以為常觀之則愛我生壬子懸非君眼

之妙豈肯有加君更比子得而高壽

四保推育弟壽啟

德刑尼之成樹可惜令居巖朽木之不好偶因得壽堂
意觀觀之義能推長長之心乃睦生辰特來嘉會祝以
瓊漿之雅戲申之贊頌之好詞欲令周于之兄保來老
某之母丈相好矣何以報之舉池春草之詩有如昨
夢翻回兩夜床之約共榮餘生

四生日啟二首

塗林少年曾有受賞之志莫安晚景遂成尚白之女多



謝此人頗哀老子記我湘江之初度京之平陸之多議
素然有賴于賜將天羽吳頌于經換任任暮成功于新
穉香餐乞乞巧于神夫更分難獨之輝人致謝香之眾
拜嘉款不圖報則那辱遠使之辨難暮堂高而吐吐同
之集也香而竟有聖人之遺言故則食兮壽而康易
勛君子之善禱

河原漢林曾記少林老子靈顯可憐晚歲自嘆秦天
白雪嚴霜蒸灑之青雲初度再臨仙存有感獨發故人
之隨隨遠馳膚使之尤蒸剪南海之香祀制鄂州之花
燦氣潤不媚于問字換身何待於寫紙以乞神夫之
靈趣以借新婦之巧態然虎實之此靈虛我不得嘉未
知教慈笑雙鏡曾嘗六十三歲甚矣吾衰與湯暖漢事
第一二壽壯費此志願回香頌送祝龜科

四素名惠則之賀壬戌生日啟

孰思寒泉之思已懈于道落實秋水之句允為天才果
有弟之最強青殿兄之希念孀子嬰歲亦以多儀愛三
肅以乃登奉七襄之莫報老耆頌白況又當二首之年
贈之來實無以勝同心之好

戊辰四生日蘇四首

序注七
十七歲

子謂之陽我見舅氏在波之下莫愁學心把存政而典
懷念幼夢之難教我展安在君恩未忘歲復歲能常施
乎相其親亦可父也青英會上散奇序博之年藉而詩
中獨應玉嘉之奇

安亦富中多亮夫之十歲有英會上與遊司以同年自
稱米簡之富僅能食粟而已所詣公之假借宏志于之
莫安餘先已歸于峻岷善頌至死于焉歲終不命廣實
之格稿誰能記甲子于漢堂此一餅者豈謂揚之最受

隆致天錦世教答之末工

吾自之久矣抱老而不死之幾人交而敬之有愛欲其
生之意然余初度東山多僕者汎剪龍海之雲花烟削
峰塵之蟻湯餅既宜于深流麗會未免于生燭喜不聞
疎議之概如腹免將寒之自難其音且有我指如此與
味必嘗保萬壽而誠以心却之他辭不可敢無下拜是
同登嘉序注七
十七歲

臣老無能為矣不惜餘生人文久而敬之獨存高誼已
廣草莽哀哀之什雖與伐木齊濟之詩驚百寶之故度

忘其空之在甚我生之初尚無造嘆皇皇欲何之長者
有賜不致辭使僕僕而五拜

四人奇哉

泉有從明而有長庚則生辰其安在守余靈約名余正
則處行道之猶非初為年當以力強今也形枯而容悴
幾逢初度自原發生八千歲為春為秋吉無此理九五
福曰壽曰富他有其人我非真士之端端君有故人
之德德無父何祐無母何恃終不棄于余心爾酒既言
歡既喜乃用將其原意何最不若之却莫斷匪報之投

茶壺靈長老奇哉

甚恨不托西方經乘同我曾瞻而極老人星執晏歲以
華子在遠方之度弟舞氏親抱送每笑夫兒之位卑彌
動運下生不見阿婆之年少托香一瓣祝壽八旬老夫
乘興欲東亦思聽對床之夜雨明年此會如誰健且托
在生之春恩

回無華弟奇哉

姓雖鴻漸在不履行元方季方未必守聲為孔氏解氏
似曾親抱送嘆故念母之不見豈曰弟兄之未能每于



初度之臨，輒致稱香之祝，餘缺為限，任兒拙手笑人，借板與施，請師造場，作戲信難開口，且吳敬眉。

回英壽仁壽啟

孝子闕居方闕三三之位，故人相問，適當九九之期，觀難保于百年，喜又如于一日，同生辰，莫安在，難後甲以何傷，萬歡既將，我心則喜，壽八十年一歲，將沒盡，以何苦，際三萬六千場，方開口而大笑，不妨今，駕相與盡，替回表弟，惠則之壽，啟。

見我舅如母，存為今，則已矣，求小弟弟，兄未也，古猶難。

之况於中，春之間，講此尋常之禮，每逢隆實之初，度必有受辛之好，餅更加及物之儀，益重儀觀之感，甚至廢擊最讚，不亦悲乎，如云無謂，湯情為能，有此四者，其美矣，美矣，耳而拜受之愛之。

回湯氏贊塔啟

遠溯先世之裔，及見開鴻，淒涼內相之家，有壽美女一，言作合二姓，為婚，今弟學士，雖有祖皮青，擅可復，某女幼離，夢似，縹緲，未工自傷，食而嫁之，雖無從，供則贊之，禮立，本有清，檀玉何煩，戒履，質之厚，將悵，噴瓊之莫，報。

女不嫁凡子定如此士之非凡我疑是孝叔但願與君
而偕老

回銜塔成

齊兄機名嗟久是子喬未與諸任高齊新託於文難偶
因一路之投遞結二家之好莫爾憐床地腹士器非凡
某女舉齊齊眉妙儀未習訂金既定禮玉異頰盡連船
聘之期數負論財之愧婚如來富已言死子爾居節常
承區又以將其厚意便著所賜肅拜以登

回王氏塔聘款

兄弟式相好解如隸耶之華男女得及時首若天桃
之實三頰茂之共樂宜琴瑟之永諧今弟卓有才名列錄
聞三王之次孫女若無容德生華亭二陸之間作合自
天子瑞有日宜爾安家之壹厚其甚茲之將何以報之
永為好也會言近正迨其吉今極稱當時款言既光于
庭實初梅迨喜多行見於門閭

代聘款

兩家生子得及乎男女之時二人同心實重以婚姻之
好已訂百金之諾今陳五兩之儀令姓女四德俱全宜

家室宜而某子一往來就學禮學詩既鳴鳳之允諧信
妻會之非強天祐灼灼是為親迎之期米繁和喜有
來歸之日

代某聘李啟

汎濫奉高之器吳讓京齊名元禮之門政華華曹數
使赤水之滄始荷差比之期全發在室有儀積工於組
賦而某姓現處無窮處素于簡編杜撰望杜李之春洗
陰恨春翰之晚晴子無起愧之在良謀得我不來果成
於後嫁久矣竊慕之人走趨無梓日之仙成雖遠結髮

之年亦有齊眉之日香凝紫足信可樂于前緣紅絲羅
如慈翼將於厚意

代某聘李啟

留宵前賢賢可佐于尚書對婚眉才不如於京兆情
通家之宿好諧再世之前緣合姓女姆親婉從禮不怨
於內則某男之書担前教何有于某方幼年僕申于雀
屏中處誓守于窈窕昔參政為薛公之內婚而龍圖娶
趙氏之九姨曾謂小兒歡希先策偶伏承人之語重尋
月妙之盟幽女同歸正值九月投水之節魯人不缺敬

陳二年納幣之儀

原註此儀之門別多嘉如與味之相長以海一丈惟長身之已老

代李聘陳啟

玉捧寶貴自慙非李盛之家公子出鳳臺觀望陳人之
婦曼伏五水之踏遂詣禮玉之緣合愛四德庶能夙聞
姆執果于一盤未識初就阿樓卜既叶于允鳳軒駕達
於中崔同名已定約吉有期際鶯鶯之五尋情鯉魚之
尺素六月租暑近仙橋駕說三珠三星在滿候實為迎
賓之夕

代陳聘徐四啟

揮聘徐香艷林何待姜會卜真際敬仲將詩寫琴信
而吳真也合不三年而有虎合鼎學士庸嚴在兄有似
徐華之撰解某姓女幼孤依母不知機業之慕慕方將
借巧于天謀未免隱言于月老用幣必百兩深愧於為
財及物亦多儀強從而拜賜而家生子亦得男女之及
時十月為陽多夏所圖之喜色今於納采何以報瓊

代李回陳聘啟

師友通交最尚記登龍之舊子燕有聞已先聞鳴鳳之
祥臨然二姓之歡殊非一日之雅本朝允允武已盡



續于父若執女言德言容足稱于女史因久交而愈
歌身前好之不忘遠賜魚鮓恭陳屬誓匪隨之荷甚厚
瓊瑤之報未能聘則為妾聊蘋蘩之是奉歸而宜室者
華實之相輝

賀梁介軒婚啟

於當年似刻如燈如雀氏難易梧枯楊之義落琴瑟
珠之音喜落梅花何須媒氏訂發竹為不記幼時既
厚舌陶看熊夢無得淑女求我士宦其今兮疑是老奴
未免俗聊復用耳

賀人納婦啟二首

青子友家擇日投空書而好禮送如百兩之符貧不以
財視之為錢之賀願獻芹而何補喜采菲之不遺婦嫁
曰歸皇門開之喜色容來不遠喜左右之先容

生男有室歸于宜家百兩盈門切却利叙之儉三星在
戶交輝花燭之光某爰來恩知既遠慶事微芹未獻副
楮列陳

賀人贊婿啟

益宵念愛攜封杏符鳴鴈仙侶乘鸞男室女家正婚姻

之大美君車我豈見故舊之文情論兩家生子之盟為
百年偕老之許豈圖訝嘆如宣文欲親迎則得妻喜見
黃屏之塔喜會以合禮憫非鹿野之實不憚菲儀具陳
副備

四會親家七夕副信

葉方結車而遠冕又逢女蘇之桐星照子居盲若我
何梁空聞盤膝之疾天孫司巧下香界終身懷塞滯之
憂願何人與白以論文忽此日道有之同觀天上想秋
期之近人間望月影之圓先之懼六之大樂無蘇百之
實餘識賦聞於陽美右軍知寓於山陰懷神夫以香餐
從新婦之杯任喜共四美莫報七襄若占鸞喜之聲預
卜鸞和之吉亞有天機自甘長草鑽鼻禪之貧君魚稱
盟會見鱗梅孔雀屏之美

賀冬啓

葭飛六管苦人事之相催梅寄一枝想江南之無有既
七日來復為得與之喜况二人同心如新食之堅爾囊
一錢之不留而家四壁之徒立不勝敢請從者豈日以
克君慮是謂歎并何圖報幸去歲食百五日此其時乎

得明年第一壽萬之子矣更祈茂對以迨方來

吳王君明賀冬啟

才共賦日笑五色之竟逐節晦吉雲喜一陽之又復覺
夜弊懷之春矣任景頭臘之冬然莫遽嘆吾道之富且
共祝斯文之壽哉飛瓊內己占子月之初久梅占花節
預卜下年之佳歲

選冬節啟

白雪儼年莫夜行而不止黃雲起節喜陽長于方來此
甚為君子之亨然以效異人之獻伏惟學士抱黃鐘之
器響鑿室之期普六鶴之遐飛終羣龍之接武自傷質
女豈如麟練之奉猶望故人或有解袍之惠

謝賀冬啟

六鶴遐飛托心已矣一陽來復生意萬然矧懷葵浦之
仙人遠餉梅簷之詩客珍饌蹴園蔬之味玉座滄湯餅
之香分料費餘千絲詩乞未敢煩于願帖繁然四美暖
此一寒爰前使以拜嘉得祥辭而致祝冬烘錯起已述
吉賦之日華靈姬添長請續本時之花樣

答魏敬冬啟

原敬時文
敬來附

某也病既多瘵類養物吟愁已極不覺梅花處今節之
書雲致微動而獻曝初非引玉何意報瓊履陽之七方
來金物之天為無然蓋便之果未實而使者之飽息來
活我以平升既不免魚中之吁書之如犬馬安敢為門
外之保

答冬至啟

影添長燭七來復道之亨印啟斜射百枝旅處之實難
其音矣何以酬之代雅某官居無碩果之才允矣貴履
之器立節涼承霜之薄存心東松栢之翠對對殊休茲
季永好而某歎病悵之蕭索歲御序之端嶸竹屋多寒
文共此懷之火梅簷小暖頰回江船之春

謝心同同年冬篇送物則病啟

與伯符同年所少者非一月佳子與問疾莫逆者無四
人嗟天時人事之相催感綠萼梅花而成蘇柳謝秋野
人之驟胡然贈細使之春是謂報瓊散園返璧愛玉體
享黃髮願同百歲之期落弱線動得仄均灼一陽之度
斐然哉答無任感戴

冬至謝子淵兄弟送啟

已覺年深風送遠
竟之屬又驚歲晚
日迎長至之陽吟
有落梅食無親
粟食項楚之伯仲
記筆硯之交游
心憤野史之貧賤
有度人之倪嗣子
春而意賦此意
良勸射白芥以寧子
飲頗有觀

謝夏君蓮忠掃酒題跋

君子觀此道
我願分尊者
賜之難其苦矣
字不推以誌
馳之色又烏
是用親親者
為餘飢者
來恨無新婦之巧
飯劫然體作
不特雅子之能
餘無物者
三厥德惟一
是余每他
想梁梁客夏
屋之中
衆內可常
散僕僕
辭大門

之外

謝人惠雞酒書達而物不至跋

伏承高明
遠念不寐
賜之雙屬
先以寒堂
獨被寒人之
寫更併與
從事而為
有不咸享
也可復許
予嘔啜
原道使之來
出咄咄
暮空函而去
聊責捧腹
更的論心

謝友人惠詩墨跋

老子作書
未免逢場
羣兒不量
殆幾就樹
起水懈而
不舞傳音
虎以皆驚
江生忘王
文之來素
固為公
操所日新
開便教
鳥反費
故不直
分文或
換劍以
生疑或
寧弓

而足幹如能自古好善會人伏惟某人河間朔為漢法
神農飲酒肥倦花之羽袖手觀汗顏之工方且敬覽得
聞為師對道士聯句予加拂拭力借吹噓色然幼婦
之詞送个窠窠子晏客卿之寶地以琢磨家好泉慈而
必能容為誰敢難容而有所說矣動而得誇又無難愈
之虛名意獨憐才有成杜陵之高韻莫然占謝華以珍
獻

謝送物啟二首

八十膏珍熟望深衣之養九三大養高能鼓並而敬方

擬合發潤華急遠亭子使聘報核旅旋之百羽毛克危
之三飲焦惟之於馮群齋餅旋加于深注備之以黃齋
幼婦之句煜然為舞學老人之光緒暗努力既冠可而
也而非可賢僕僕問饒且拜不受之則為不恭

扶靈香杖每笑孔光結老人星重喚杜甫但願生前一
杯酒可願身後千載名敢奢多喜于門則惟愧相連之
汪源與故人飲自謂中聖人可予有類者來姑以驕從
者而已

代回任送物謝啟



方設五馬忽患變魚有約論心尚未申於拜謁聞賦見
而已先辱於勤恭勞款款之實裁取之多愧物王之宜
一無所有予者傷惠報之不恭所喜有母以常愛自散
對客而共錦朋友之恨不拜使肅以登王帛皆君之餘
我何以報宗制展暮感淚輪困

臨泉類稿卷三

元 陸文圭 撰

策問

制使

開春秋王人序於諸侯之上其奉使之始祇然王人極
者此有生殺予奪之權也伯玉陽推尊之耳漢之制制
史非今之宣慰司與唐之觀察非今之廉訪按察與太
守得人足矣焉用制使制使得人足矣焉用觀察
使與制使觀察使得人足矣又焉用遣使專行與漢



方設五馬忽患變魚有約論心尚未申於拜謁聞賦見
而已先辱於勤恭勞款款之實裁取之多愧物王之宜
一無所有予者傷惠報之不恭所喜有母以常愛自散
對客而共錦朋友之恨不拜使肅以登玉帛皆君之餘
我何以報宗朝展暮感淚輪困

臨泉類稿卷三

元 陸文圭 撰

策問

制使

開春秋王人序於諸侯之上其奉使之始祇然王人極
者此有生殺予奪之權也伯玉陽推尊之耳漢之制制
史非今之宣慰司與唐之觀察非今之廉訪按察與太
守得人足矣焉用制使制使得人足矣焉用觀察
使與制使觀察使得人足矣又焉用遣使專行與漢



元狩六年遣博士齊人分行天下存問賑寡孤獨舉
獨行之君子所舉者何人與始元元年遣廷尉王平
五人持節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地節四年遣使者循行
郡國問民所疾苦漢之民何多疾苦與五年詔以
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後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
行天下舉充獄察覆為苛禁深刻不改者所謂苛刻者
指前使者與姑郡國之吏與遣使者矣又以御史掾趙
之遣使者不足任使與唐陳子高有言出使巡按天下
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扶滯剛不避強禦智足以

臨奸者然後以為使勸奸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
宰相奉詔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徒令百姓治道路
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子弟之官切中時病然當時何
時母乃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與昔有便宜持節發粟以
賑貧民者母乃矯制與昔有埋輪都亭劾大將軍者母
乃私分與昔有登車撻笞慨然有志澄清者何為不充
靈鑿之謁與昔有以御史出使能動岳岳山岳震懼州縣
者何為所行不違所言與諸生援古證今以對勿教勿
說



養士

司序者養之較者教之是專於教周專於養何與養養
老也周老成老何以別上下序東西序何以分制可攻
與米廩廩厚也所以養米廩非以厚士也五十養於鄉
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未七十者不可養於學與五
十異教六十宿尚七十歲滿八十常珍皆何所取給與
古之士已仕者也未士者庶民也不得謂之士子與氏
有曰下士與庶民在官者同祿又以代耕而已未升使
造之列者謂之民材始庶民之有材者也庶民不過百

畝之田而已游庠序之別者官給之與自給之與東都
終費宇千八百五十室游學至三萬餘生史不載其管
造廩給之費所出唐天寶間二監學者千有數有司乃
有學校廢官廩博士濫天祿之幾以此推之唐士之費
皆官物也其費被於何官與監學自掌之與近世學校
之虛名郡大邑學租以數千石計偏方小縣亦不下數
百馬天恩浩蕩凡貧難老病之士咸濡及之然謂之士
則衆所推服者也不為衆所推服者可及之與為衆所
推服者可不及之與貧難者可恤之富連什佰司不知

書者在所當與與者可乎也年少惰遊不肯任事
者在所當黜與風憲之糾嚴正官之提調有司之干預
或過於廉則為或過於寬則弛如之何則可出納之否
則有司存何以在四忌之司食之取棄用之既好何以
為主財之遺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取不
傷廉與不傷意如之何則可若夫既籍不明何以釐之
展田多充何以闢之益糧自益何以禁之適自稽辨何
以懲之卷士之許亦學校急務也詳詳以告

士行

問先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果足以盡先舜之道與
辨事難事之說蓋蓋又不格委所以謂之孝象曼亦憂
象喜亦喜不虞慙不宿怨所以謂之弟先之孝弟果見
于何書與孟子何以五稱之與王季立而春伯之刺蠻
詩何以言其同心朋友則友其兄弟則為其度與君陳曰
惟孝友于兄弟豈孝於親即能友于兄弟與孔門德行
科止曰人周子壽以孝稱人不問於其父母兄弟之言
是也仲弓父賤而行惡顏子死顏路而亡二子不問以
孝弟稱何與豈孝弟不又盡德行與曾子泰志可謂孝



矣而不在德行之科何與信義二字五常中之二也有
子曰信近於義似合而為一何與子曰君子義以為質
信以成之入分而為二何與人而無信猶車之無輓軋
也乃曰言必信小人哉何與君子不亮為手執亮信也
乃曰君子貞而不諒諒不信也何不同與小邾射不信
大國之盟而信季路之一言以其無宿諾也夫子與廣
人盟既出東門而有之在要盟神果不聽與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諸侯之餽曰其所取者義子不義乎而後受
之以為不恭也故夫子受賜虎於然然益子於齊王餽

魚食三百而不受米合於義子舍生取義二者不可得
兼也子思結縶而死知食為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
舍軀之故為非義也名怒捨生者也何以為匹夫匹婦
之諒與管仲之不死果合於義乎大孝弟信義士君子
之美行也夫子以稱孝稱弟為士之次又何與孟子謂
大人言不必信又曰非義之義大人不為又何與方今
論下與賢務選定行必欲辨實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
義然後取之諸君讀聖賢書為君子儒平日之所謀明
而履行者果不出四者之外與爾所言之以祛有司之



試策

問隋立遺士科初試策而已其法始於漢孝文時有若
是錯孝武時有若董仲舒公孫宏其策可攻乎錯之策
明武帝三五霸之遺惟人情終始一即可讀餘皆泛
而不切之詞當時何以取之乎仲舒發明天人之處舒
徐而不迫純正而不阿何以不當帝心一而至再拜而
至三乎公孫宏兩湯兩薄周公帝何以喜之乎雖然漢
之策士去取獨出上意後世則付之有司再拜有司公

明欲獨可言也不公不明則業精行成者皆屏之矣又
何以能達上聽乎明主可為忠言而諸公不喜生語為
士者將毋欲上身子將發憤憑蹶公卿乎將上負天子
而俯負所學乎諸君去年曾將上春官盡各言爾志將
以視科日丹祥之對

科舉

問聖代運啓大明累百年之曠典始多士以興賢甚盛
意也博覽往牒歷代舉人之制其詳可得闡厥廣制數
奉以古是時以言舉人歟所奉之言不見於典謨何歟



則禮六德六行六藝之目不闕以言舉人何歟此門四
科乃有言語等疾子貢之方語何得闕歟漢世孝廉之
科既實行也賢良方正止於對策而已以行取之歟以
言取之歟唐虞以來謂之策試策始於漢歟後人以詞
賦并取始於何時歟漢試古曾設司馬相如揚子雲
班固張平子流悅及善鳴者也有在茲於論道否歟三
國而下五治生對之技極力發揮不及漢遠矣唐韓柳
復志德等作亦能等第於騷否歟則六技步律賦之
近於賦矣亦載之彙中何歟方今補闕之度固專取明

經不尚詞賦其說曰經學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詞賦是文之空言吟詠景物而已詞賦為空言是已明
經果有用之學歟論語為帝師而宣王成明經舉進士
而入風舞漢唐之人才何言行之相及歟抑彼浮華而
取實行不專在于言語文字間歟然不以文取人又何
以知其行歟今五經皆本之先儒又參之以四書可謂
知所務矣抑古賦與律賦均之空言何別歟語語章表
顯翰苑之儲也然宜非空言歟策以經史時務現所學
也仲舒與燕宏並進裝琦與儒孺同汎用而後見歟伊



欲程學問而人心正解章有用而馳浮靡之弊時事諱
疎而無球球之幾何進而可謂君博古通今之才領國
再說以規所學

江浙人材

聞江浙古揚州城也秦為會稽漢唐以來所為府縣不
可勝記地產人才亦有可論者乎吳延州來第一沉人
物疎闊不若卓亡其宗足徵非假言游吳人文學檢初
存焉不任其而任書何破猶言的謝父子與吳存亡走
玄德托托子才甚如此不肯任漢何缺建中之歌與履

歷之希文皆聞氣也論諫百篇大章十事有可施於今
日者朕聞考詒谷之窟古不通中國武夫出朱央子而
西山相繼其後四書詩易綱目皆成書也律呂新書讀
書甲乙丙丁記古所無也學者於此有能定心者否與
哉問

課試

聞陛下賓興自甲至於於是田大比矣登江士湖最前
乎三舉乃未有一人上春官者何歟立學之無素歟今
欲我藝不思所以制府取歟學校所以教養人才教養



所以倫選舉之用御貢之以行考官試之以文文固不
可少職月課堂試所以校文也所以擬鄉闈之試也前
輩謂試者乎高下得失非義選之風不善改試為錄均
之時文也想再試何別數朝廷待士至厚提行共官訓
導有博士月有誦學有試所以作成人材也故舟而吟
此筆而作者何少缺闕數而食端席而賦者何多賦抑
未有動憇之道賦有司舉行于上賦者且處於下又何
賦豈高才不肖於意舉賦抑下才自弄於科舉之外賦
易舉有言論生業志不能精無恙有司之不明將來闈

郡不存一人豈不為有司之恥賦吾特得人最多豈不
為多士之榮賦枕藉持貢舉子不地何賦闈疑何
以充舉舉之失能義何以充念恬之樂語語何以不失
代言之體章末何以不失吾君之體古賦何以及司馬
二班對策何以對范董公孫試誦言之將以處所處

水利

開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幅員萬里東南北皆距海而
止惟西海未有考或以滄海青海言之是與百與登萊
之市紅夷滅信有之與四明之巖光形現相信有之與



遊策之山在何許與尾閼之地在何處與黑水西夷之
水入于南海禹貢可許與雲帆抗楫之將來自東吳應
時可攻毋使節之奇嘔候道之艱險堂元以來嘗行之矣
古道荆棘不知幾年蓋商海實長年三老所不能知也
劍而聞之者雖與姑蘇耳耳所接言之西浙之蘇杭東
浙之台明溫處皆瀕海也魚鹽之所出礦貢之所有其
利不貸秦漢時自會稽以南以爲不毛之地不取之民
何賦陰陽氣數盈虛消息亦有時取宋之蘇麻公試守
杭抗木江海之地水泉鹹苦於是蓬茅山之海以受江

湖潞盤輪之河以受湖水民獲其利然此特導江湖之
水耳夫開滄海之爲患也攻之圍地青白沙鎮前後洋
街祖頭沙坑皆海之蔽地也自鹽官之邑北吳秀之海
鹽昔有以堤捍海今水利不惜耗官久曠井邑民居處
而所存唯鮑之勢未已何以禦之敵折樓有術敵狀膝
有方城足防用人力敵清長去天威與朝廷有通寧輔
賢明百神受職行見玄冥運合川石靜波矣或者過慮
賦相與爲之世使曰上元水

水早

臨觀圖



則水旱之災先焉被之去八年于外六事自責聖人之
用心也人皆知之富積多而備先其事可得聞與國
不幸有數千里之水旱何以相恤五行失性陽雨不時
浙之西江之東世為一壑自淮以北溢于宿毫強月不
商啗啗遺種二者與之與倫巖之方抑有可講者與廣
田之設所以養民防沒澤澤亦既後時產無在與抑豈
可不為後日之慮與山川之神所以司陰陽雲壘之禱
坊門之塞果有益於神應夫以實不以文與嚴廉勸分
非日下之急與橋剗控發國有明禁何古人不之恤與

人姓閱履感民雖循官法而施亦有良策與檢農之令
不足虛文貪吏受賑以十而百何以得其實與寬租已
責道尚惡工非權宜之策與田毛耗空調度何由孝文
減半之令果可行與債負公私權行倚閭貧者之利富
者得無恣與舟車所至身親通行非懸遺有無之術與
閩津遠阻價值高昂禁之無抑聽之與中今牧民牛羊
立視其死黜陟之與可舉與漢唐遠矣富公青州蘇公
彭城劉忠肅立文忠江東之政宋文公浙東之請諸君
亦嘗請求之與以時務也其志心以對將以說彼保馬



備荒

同士茂之秋斯而米早相仍氏食天候則建終念元元
議曠貸之民履史生有司奉行惟謹實慮窮未適及何
舉然事已在前矣天時無常繼今來備之策不可不謀
立此陪政濟濟厚儲蓄德義舍之法嚴發粟之令孰使
孰百孰利孰害請條陳之將轉圖于土

策

儒學史治

則嘗聞聖門之言曰任而後則學學而後則任任之與
學每相因而不可相無也何必論富能為為學待于暇
率爾之言政取諸於天子鄭子產曰備國得而後入政
未聞以政學者譬如國獵射和實則能獲禽若夫官登
車射御則政績欲獲是置何暇思獲使斯言非妄則未
之學者決不可使之任也舉愛穀契所著何者伊得周
自助習何業而所就無非有用之學于斯時也不聞儒史
之說也後世儒史之說興遂列學任而而途矣至漢有
駕行歸史治之語儒史之分其始起於此于漢曹丙起
之徒以刀筆發身其果能合儒史而為一乎唐宋以科

第取士有不由科第者輒其味辭之而稱良之史氏
不之入史而不儒或有之矣夫則苟不學而仕者子游
謂之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蓋言
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府史胥徒皆不可以不學也賈誼
曰大臣時以簿書期會不報之問以為大故又曰彭風
易俗使天下同心而神道顯非俗史之所能為也俗史
之所存在於刀筆舊篋而不知大體信乎不學而仕者
真所謂俗史也何足異哉政有微冠麟袍射屠尸餐仰
視俗史之蹤若不能以道而又者其卑更可憫也嗚呼

史而不學可乎或者則曰周勃之重厚少文實先之不
學無術越晉之半鮮論治冠斗之不及讀書皆足以奇
大任臨大印若此者可無待於學也適何鄭會其以屬
儒政事張為孔光以經術誤國王安石之徒又以經學
亂政固謂深於儒者未必能習於史之選使無學者皆
得借是以藉口然則儒又果無益於人君子嚮古之史
非今日之所謂史員也古者之儒亦非今日之所謂秀
才也不求夫古之任古之學而切切所取舍於今之儒
今之史故見其軒昂而不相合耳當今聖廟均見史弊

是易以儒其教時之良法也然史者已執筆之誠宜而
取史於儒得才能矣顧為酌中之說以俟觀民風者採焉
儒不習史謂之物儒史不業儒謂之俗史儒謂史曰藝
力筆匠豈不知夫體文賦體曰有人民社稷何必讀書
二者皆失之然君子不以為史之過而以為儒之過大
儒者學周公仲尼之道者也周公仲尼者苟啣氏之所
謂大德揚雄氏之所謂真儒也四海皇皇孰莫于京周
公用於周之大效也齊人章章羅其後雖仲尼用於魯
之小試也宜博而寡要務而無功者耶儒於道最高與

天地立為可與再言則會之間較優者也彼之所以敢
欺吾儒者以儒者之效不自於世耳周公仲尼以前儒
之名未立也契教教變與樂象禮陳護安得無書可讀
耕野之大開口說仁讓者之史固稱言學要得無書可
習特書非後世之書業非世俗之業耳自周禮有道德
以治傳之說而儒始與史而對自秦人焚六經以法今
為師而儒大為史所曠自漢人以經術飾史事而儒又
為史所假司馬元流以儒者為一流對向請予以五子
為一子劉歆七卷以六藝為一卷使司馬氏劉氏父子



漢之所謂名儒而自貶其道如此毋怪于法家刑名家
之嗾嗾也嗚也吁有由矣泗上序長布衣時齋書以為
更謀故鄆侯人秦相存先收國翰而不收博士所學之
言平陽往相齊避堂楯魯公而不周齊老先生之說
規奉大恩可見乃有素不修文學而為官贊之徒隨何
鄧舍其之徒正復說客之聲耳而例以腐儒司之腐則
腐矣何儒之有周勃霍光皆重厚可托之人然勃少又
嘗東海生名請生趣為我語其不過如此一旦逮捕勃
若不知所為何行千金獄吏更以請留示之章而獲免勃

乃嘆曰吾今知獄吏為貴也霍光不學胡儒生多寡人
予喜妄說狂言心嘗嫉之一妾孺子藉北園公卿錯鄂
不敢發言京兆尹至引春秋斷之尤乃嘆曰公卿當用
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吁獄吏受賂受易獄詞京兆證証
誤引古義漢朝皆不之覺可笑也已史言高祖問廷尉
曹參冠考宜中典刑魏有卷然而魏與蕭曹又自不用
少卿學詩禮皆通大義獨蕭學易射策高第官稱百儒
案因考宜好法律刑名故二人總領衆職奉行故事考
被名實以稱上意然相業亦止此爾太子常侍張請用



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奈何此任德教亂我宋
者太子也以當時觀之孝宣之言為過然元帝以後孔
光效禹周事依河共汎免奸誤國年如宣帝所料用儒
之策一至此矣雖然漢儲守章向非科第之秀才也漢
史長子孫非棄廢之吏員也史西看此浮薄是習雅行
歸誠食惠定營唐入又混漢人矣內翰條貫隔載大甚
中書史而終事不慮宋入又混唐人矣人才不古每况
愈下少知治休者豈不為寒心哉或曰坐堂夜地爐之
呵之先取江南之策即平部論語之趙書記平野渡旅

府之句收瓊湖一游之功却未讀漢書之冠同年人馬
用多學為哉平山老于坊面讀書與時青苗取役大為
民害是以學而提天下也余應之曰趙韓王為相莫利
害大乎於通衢冠棗公用人叱堂吏不肯檢例簿二公
之所為亦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王荆公祖老佛之補餘
欲管商之末要夫為知道者安得以此病吾儒哉大哉
近世一種議論上白臺閣下至御縣以起辦金穀為才
以粉粉朱墨為智以不報期會為大故以謹守繩墨為
無能胸胸成風與奸為市習熟聞見以為當然至於嚴



穴隱伏之人守道而莫前門戶孤寒之士無階之可入
聲非遠汲他力操非偶風不謀人矣未得謂諸生曰史
奉三尺律令從事亡全生所言何且持此道歸侍充舜
君出而陳之俗吏所言大率爾此今天將興唐虞之化
而先舜之君出焉萬邦翬獻共推帝臣請生幸得遭遇
其時當建萬世之典策爾太平之隆恭儉一世之民臻
之仁壽之域爾未博之口而奪之氣可也蓋止爾冠佩
青紫等一時而禁一御器雖黑者儒道者非止設科日
之謂之抑吏權者非止減資品之謂也崇化厲賢彰善

廉節孝弟申明於庠序之間勤儉儉則於表著之位意
而始陳可以致舞羣勸政教清明可以臨照百官詩曰
焉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



鴻臚寺儀禮

策

樂舉

元 陸文圭 撰

問孔子曰科者子不預何與或曰未尚少也有若長夫亦不預何與或曰是從我陳蔡之門人也其與否與德行四人吾無聞然宰我有幾言觀行之戒子貢有不孝多言之譏其言語亦有失與聚斂也具臣也危而不持也顯而不扶也果足以為政事與春秋之作游夏不能



鴻臚寺儀禮

策

樂舉

元 陸文圭 撰

問孔子曰科者子不預何與或曰未尚少也有若長夫亦不預何與或曰是從我陳蔡之門人也是與否與德行四人吾無間然宰我有幾言觀行之戒子貢有不孝多言之譏其言語亦有失與聚斂也具臣也危而不持也顯而不扶也果足以為政事與春秋之作游夏不能



昔一解文學安在與三千之中取七十為七十之中取
十哲為然而四人之外猶有可數者甚矣才之難得也
舉廢至今以科目取人始之選之以德行又故之以言
語又考定其學問之高下既中矣然後青之以政事一
人之身曰者欲其兼備不又難得與古之論人各取其
所長後之取人不問其所短何與吾所未喻之諸君子
試評之

有聖門教人之法有朝廷取人之制教人之法有高下
優劣之分取人之制有兼收並蓄之意孔門之四科以
德行稱者四人以言語稱者二人以政事稱者二人以
文學稱者二人後世謂之十哲而先儒以為皆從我陳
蔡之人曾子有若子乘之賢皆不得預孔門之高第弟
子固不止此而此亦非夫子之言也門人固夫子皆不
及門之嘆而記此十八且并目其所長然其才品之高
下優劣別各因此而可見蓋顏子三月不違仁閔子之
孝無間言伯牛之僻且角仲弓之可使面西四人之德
行吾無間然矣子聰以言稱而聖人有與言觀行之海
有不幸言中之或先言語猶未當之由求以政事稱而

聖人有為國以禮之而有聚斂附益之政是政事猶未
純也游夏以文學稱而聖人修春秋不能贊一辭是文
學猶未至也聖人設教法泗一時門人蒙被教有如羣
飲於河各充其量間者似從者行行者違者蓋者辟
者考者而聖道之傳以著者得之是曰科之說猶未足
以盡人材也吾夫子以庇覆生民之器廢聘列國雜陳
天下卒老於行一時門人編大於隨巷黨過於汶上牛
終於圃由死於臺子夏處於西河之上無一人得君行
道以少獲平生之學者蓋春秋紳樂里選之法不行焉

與大比之制已壞衛侯弱神驕大大侈世臣專政陪臣
執命賢人在下無階之可任無階之可升白首槁項於
深山窮谷之中埋光匿影終古不見可嘆也已陵夷至
於戰國大壞于秦繼入成陽之市儒入丘丘之阱而仲
尼之徒根矣漢興諸儒區區修補千磨百孔綿綿延延
如一髮之引千鈞時君世主或棄章宗尚或廢棄黜逐
隨其好惡為之軒輊而吾夫子之道自若也由漢至唐
以門地任子弟以科目取孤寒不出兩途門地之弊不
過嚴慘而已不過膏粱而已科目之弊尤甚焉拘於聲



病止於學則言語尚未能也況於文學乎中五表危貌
蟻言文學尚未能也況於政事乎餅充饑跋河止渴政
事尚未能也況於德行蓋科目之弊極矣天朝神武混
一區宇科場條貫廢格不用一場場屋昔時之弊止始
知有務內之學真人勃興天言文明斷日辰表不由委積
尊成周鄉舉里選之法考實與天比之制明詔有司以
以鄉黨稱其孝弟朋友讓其信善為先荷歛或故不圖
今日復見成周也執事先生首主斯文之柄下策承舉
以孔門四科之別而有感於今日取人之制愚不敢竊

有嗟焉孔門之教人一人各專一科而今日之取人一
人以兼四科豈人才盛於古耶是不然一人專谷一科
者直指其實寧之一人兼四科者擊擊其意也愚生
固不敏厚誣聖代以為無人然四科以顏子為先顏子
之下不聞復有顏子千項之責慮不足比也四科以子
夏為後子夏之歿不聞復有子夏小冠之社飲不足表
也士固不望其人人如顏淵庶何可以不希顏淵之士
固不望其人人如子夏庶何可以不慕子夏也今以孝
弟信義取人縱不如孔門之幾行而事親從兄交友持



人之際可跌蕩於規矩準繩之外乎今以五經四書取
人縱不如孔門之文學而格物致知窮理盡性之學可
視為空談止於空括而已乎今以古賦節表取人縱不
如孔門之言語而代王官而主說教宣上德而存忠孝
可不以詩書為枉舉而止於空博而已乎今以時務對
策取人縱不如孔門之政事而朝政之得失民間之利
病斟酌於古便宜於今者可不以董晉為尺擬而止於
制科而已乎嗚呼以千餘年科目之損弊而曠莘於今
日以百餘年之體之不振而更新於今日為多士者當

何以稱明詔而奉隆旨哉勸學崇化風厲四方上之人
責也行義達道尊主庇民下之人責也詩曰迨琢其章
金玉其相勉勉我王愚哉誦此詩以為今日賀詩曰有
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愚哉誦此詩以為多士勸

農桑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農桑本也高貴游民末也上之人
外本內末則財不足下之人棄本逐末則財不足是故
重在務本聖人守位以仁衆人以財理財正辭禁民為
非以農桑為急務人一日不再食則餓終歲不製衣則

寒飈寒也於人之肌膚使其亡為奸邪雖慈母不能保
其子君安能保其民哉是故導其衣食之源絕其饑寒
之路民可使富也白夫邦取諸益而茹老之風草自衣
裳取諸美坤而衣皮之俗易三皇垂矣制莫詳於虞周
尚育黜許鑿鑿皆精踏三壤成賦而柱枯粟未供於司
服之內桑土既蕞而織文綠葉納于首篋之中于菲舉
此猛辯同於商誦十月納木之張李也采藥得桑實
女道於農行九月披衣之收功也人徒見虞周之民無
凍餒之患者而不知三事以正德居先六府以修教為

並罰二十五家之里布以禁游惰通三十年之國用以
均出入上不外本而內求下不無奉而近末虞周可謂
知生財之道矣自時厥後井田廢而無土著之民生之
者寡矣封建壞而去班祿之藉食之者眾矣征用其三
而氏有弊為之者不疾矣徵取其二而君不足用之不
鮮矣鄰國一更然慙為時君言者不道五畝之定樹之
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而已此一章凡三見然始不
另當不奪不厭上下交征之時而進不饑不寒然而不
王之說安得不以為田夫野老之俗務於奴隸婢之鄙



誠然仁政之本莫大乎此自仁政之說不舊戰國打八
於秦秦為無道虐用其民男子戍耕不足於糧餽女
子紡織不足於帛悵民力不堪秦亦以是虛其國漢興
天下草創百姓思樂息有文帝恭儉寬仁愛人節用帝
親耕藉田以供粢盛后親蠶公室以供祭服不可謂不
務本者如令教下一則曰為酒醪以靡教二則曰暴肌
以害女紅不可謂不務本者然不能使米菽游食之民
轉而耕南畝矣止酒廢教而已不能禁倡優下戲之人
不得為白戲矣止害女紅而已漢之為漢五十六年公

私之諸獨可哀痛骨髓足銷披於孟子餘論復屢屢陳
之說之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
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
背本而趨末者衆淫侈之俗日月以長天下財產安得
不愛銷之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
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宵射之道也今地有餘利民有
餘力生穀之地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遊舍之民未
盡歸農也二子亦可謂知本之論然孟子專論王道
二子雜伯者言強之術觀者不可不察也今南北混併

天下一家烟火萬里農桑滿野升平之業視漢有加熙
而經制不定租歛無量賦入雖廣調度日蹙大特不登
此力有限加之太官竊藉小吏侵漁兩曹操市之奇靡
縮前使國之經費困窮天職會情成風長此安窮救之
無術設使昆骨二子復生於今日亦當苦口建言而昔
所建明有宜於今日者有司條陳之以次施行可也古
規舊業東作方興冀勝鳩鵲柔桑可採茲體時夫孟子
曰民事不可緩也惟上之人留意不然二月春新絲五
月蠶新衣持有誦無虞中之詩者

田制

周益子卷井田之開曰夫仁政自必經界始又曰經界
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正經界均井地乎穀祿誠
為國家之先務矣自秦廢井田開阡陌漢因之無所改
至王莽欲復井田更名天下曰王田皆不得買賣子
是農桑夫業百姓日以凋弊親文行均田法最為近古
歷周隋及唐而定均田口分世業天寶以後歸子孫井
之宗而口分世業壞矣使井田可復何為王莽行之而
渠使井田不可復何為魏唐行均田而便於民抑井田



之法非口分世業之謂耶方今寓行仁政經理田土酌
古擬今富國便民之事無出於此或者本行未得其策
強以病民遂使良法美意廢然無成效諸友講明于此
熟矣願相與推求其款要以俟他日大廷之對

封建古法之司馬昔行之而叛者起內刑古法也漢文
廢之而人心悅井田亦古法也新莽效之而夫業者怨
然則古法不可行耶曰不可行則古人不行久矣夫行
古人之法當得古人之意或有寡嘗親親之意則可以
行封建之法有尚德嚴刑之意則可以行內刑之法有

獨上益下之意則可以行井田之法不得其意而守其
法是為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吾觀孟子答文公井地
之間凡二章始言膏腴之異繼言公田世祿之制又
言君子野人之別而終之曰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
制在君與子朱文公釋潤澤二字謂當時制宜使合於
人情宜於土脈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然則先王之意
奈何曰恭以禮下儉以取民仁以行政其在土者如此
庫以養教以教序以射而人倫明相友助相扶持而百
姓睦其在下者如此當是時也曰增黃壤青菽之地皆

聲教漸被之餘而隴上輟耕之夫安得鴻鵠之樂嘆卿
師黨正問舍之間皆能行道藝之選而解耄老人之年
要得洗靈之久序大田之詩曰爾我公曰遂及我私言
天意本爾我公之曰我目擊其僉惠耳嗚呼之詩曰破
餘納私終三十里戒爾民當大發其力於爾之私田與
尺地之不耕也魯大曰上之官民則先其私氏之奉上
則先其公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法禁以厲之獄號
令以進之獄刑會以罰之獄亦君民相與之意耳計百
闕而曾者無立錫王田禁而布道有滌汝仲舒師丹限

田之請不行於漢漢民之不幸之經文周禮均田之制
卒定於唐唐民之猶幸也憲章并之路戒田宅之價此
議法之善者口分給老小世業傳子禁此血法之善者
然亦徒法而已揚龜山嘗論王荆公新法之案引明道
先生之語有闕雅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大要辨於正心誠意之致龜山蓋深識此理豈鄙儒之
所能語俗吏之所能知哉度田之法為之以漸持之以
久本之以信濟之以寬嚴而後於寬權之以義利而主
於義酌之於今古而宜於今慢經界者始於汙吏務財



用者始於小人與其百姓不足不若君不足與其有餘
歛之臣寧有盜臣湖中察魚不得道中捨免不仁大德
應制小德絕未邦奪丁男之使利餘總竭紅女之力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豈獨屑屑計此桑弘羊字文獻之政智不
可用也昔周世宗夜半讀元徽之均田圖慨然嘆曰此欲
治之末也詔頒其圖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永歲大均
天下之田被區區五代之君猶能留意民事如此況上
昏庸虞之令主乎昔鄭子產為政一年國人誦之曰取
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曰我

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諱其刑之被區區列國之
卿猶蒙不失民心如此况願為模範之良臣乎通者經
理之法良法之有司奉行未得其意竟仁如天亦既與
之更始矣快活條貫次第舉行執事猶以成效覈為為
疑何最僕之簡字耕田夫耳願受一廛而為氓鄉校議
執政夫我則不願

流民會史鹽鈔法四契

策者所以料成數計得兵明是非審利害也詞藻云乎
故託簡云乎哉科場廢不用四十餘年學士老秦林印

遺書求之高閣。然時文之弊亦埽地盡矣。夫當興時策以經史當世之務以求博古通今之才。于是執筆下。試承舉以四者之弊。書生不達時宜。頗詣往古。帝廟僅曉粗有千慮之一得。敢因明問而條陳之。蓋今日之弊有四。所以執要之策十有二。執流民之策三。一日擇守令。二曰輕賦役。三曰議。張曾天失流行。闕。東代有區畫。備禦在得其人。古之禱吏所至。郡邑浸。敗。梁立隄防。豫農桑。慶備善。四曰民樂業。安土重遷。設過早。添。特以無恐。今也為人擇官。不為官擇人。千里之師。神教令不先。百里

之父母。撫字不職。郡邑無承。流。宣化之人。朝廷無考。課黜陟之法。常平之政。不修。社倉之義。不勸。勞。役。不。息。招集有功者。不聞。顯。賞。閭。境。思。移。戶。口。掃。散。者。不。必。受。罰。何。必。受。人。之。牛。羊。立。而。視。其。死。歟。此。守。令。不。可。不。擇。也。小。天。難。保。天。亦。哀。矜。本。國。邦。軍。若。古。有。訓。升。平。之。時。猶。宜。輕。徭。薄。賦。歲。歉。之。後。宜。堪。雇。使。苛。徭。且。鄉。田。同。井。隄。甘。死。獲。維。泰。與。梓。宜。不。懷。歸。而。餘。熱。播。郵。肯。之。全。租。一。室。隱。磨。箕。之。口。賦。輸。覆。之。額。未。寬。更。呼。之。費。已。重。役。半。飢。之。氓。肆。與。不。息。之。工。役。良。由。此。邦。之。人。莫。我。肯。獻。所

以行將去女適彼樂却九重動恤之旨屢獨田里慈嘆
之聲未息是謂上慢而殘下不能已溺以視人何異扼
劍者之吮而奪之食乎此賦役不可不輕也民以食為
天不再食則飢方其逼矣之始倘為措置之方通商勸
分得欲已青但有苟且夕免講整之計雖無壘堵基保
費擊之心惟其守死之險遂起逃生之念山墻野水露
宿單行業袂嗟來傍人門戶宜得已哉而所至之處不
能存恤官吏便文日營封原不發墾之出境委曰無化
愚謂宜留者給之閒田貧之牛種行者與之糗糧歸其

口券現業者返其田宅正其疆界利其家復其自可也
凡此破除之膏一出公上之儲國家富有曰海仁聖視
民如子豈與項兮尾兮沈釐之子較是區區者哉此眼
貸不可不議也草倉吏之策三一曰清選法二曰均奉
給三曰嚴糾勅官之失然竊竊日章源之不澄其流滋
蔓方今大小之職頌稱清白之風良由入仕之初但由
保舉實緣藉托靡際不鑽既仕之後不試賢能日月為
斷不推功效開闢是夫吏掌鈐曾有如互市視關之久
近計執之崇卑尚未屬厭不無淹滯高下在手遲速在

心苦求之力既殫取償之意愈急職事在道見物垂涎
不共晷夜之知殆成白晝之攫而况門旁階中音節
彌又出於常調之外者此選法不可不清也分田受祿
古有常制苟與君子莫涉野人吏俸不足以代耕人情
必至於內顧雖欲潔身勢有不能故其廉節宜從優厚
王事鞅掌終宴且食勤而無怠者能有何人非禮不懷
非特不勸且便利齊者夫人皆矣今越在內服取家產
遠不遺將父京師薪米旅泊艱目之所得不供日之
所需故人思稍外不禁內遷越在外服則大江以南僭

於內地圭田之多寡視列卿之足蔭差守不為定制有
無不能相稱夫不足以養其身而後以禁其欲欲無侵
漁百姓難矣此條給不可不均也總於胥吏古有常刑
杖之朝堂法不為過今列御制於監司監司統於御史
又有監察之職迭司舉劾之權然而根窠鈎連朋黨易
於交通覈實究狀莫伸當道之狼曠不敢問依社之鼠
尾不敢言間有不畏強禦之才反格道為蟻穴之器未
便致辟雖已報聞恐令碎碎之夜思受容容之福甚至
與毒而為市有同監主之盜財風憲誰何網紀日寒豈

所望於天子年日之官故此辨初之不可不展也括鹽
法之衆三一曰減官額二曰裁員三曰恤序戶鹽者
國之寶天之所生地之所產晴風朝日苦雨陰霞延燭
有時消長不一自興利之臣國建列之階但知歛美違
恤獨鷹視初立法不帶數倍歲煮之利有限官給之本
幾何輸既求廉出宜長臂以砂夾為鉢兩水餘泥澆越
於官囊致坤塞於商甬出門之引轉端在場之欺虛也
長此安窮救之無術不思公私之積務要流通燕久推
子情所不足上揭下益於計曰宜此官額不可不減也

轉運之職始於開元在後租調度又增運鹽鐵酒幣可
舉按察之權皆隸此官今既分有所屬所掌非鹽似宜
從簡而張官置吏有如大大六官分察動王滋員公事
既稱復營差委場官已備安事惟煎茶備無多宜與
史如監運稱蓋之類檢校帶月之名色日橫生弊端百
出一官之下必有數卒殿橫井邑莫敢誰何衣食所需
包直所入鹽課之外他無藉手巧為支破公然剋剝利
虧於官而不虧於此輩害及於下而不及於汝曹裝使
盡汰冗員政亦何妨圖計此職員不可不省也濱海之



民以牟益為業勤苦尤甚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
潦天時不順則失其利官本不敷則失其利墾丁逃役
則失其利利耗民散序場空虛於是遣發之令行而亭
戶重害受矣然者行賦而規避弱者吞聲而度役何擇
上失於臺府委贖贖激於里閭破產立償鞭生何忍令
甲墾厥於私取之兵除縱其橫行勢有相害情難窮禁
莫若效古之法聽其與商人為市而官收其稅數年之
間亦多積得蘇息而官亦無不利焉而其法又當更張
而行之此亭戶不可不思也擬鈔法之策三一曰住印

造二曰節用度三曰禁侈奢古者以貨為幣採銅為錢
無所謂楮也漢以鹿皮為楮民間未始用行唐有飛錢
之制輕裝以趨四方合券而取京師楮之漸之今中統
之造五十餘年矣物以少而貴多而賤賤則折閱貴則
實重此勢然也易之以至元以五準一楮云可也更之
以至大益昂太張民聽惶惑已行無罷亦勢然也故處
楮之輕重若住造民間解得市價自平取數既多後何
以繼或慮楮用之濶則又有說矣此印造不可不往也
朝廷初平中夏是時未有鈔法貿易不遇絲銀糾蓋以

是為準官府創立制度一新征伐四出調度繁興未聞
有乏財之憂也江南既平庫藏充溢金帛如山而用之
者好美外而四方之朝聘內而十官之俸執近而諸司
之待衛遠而遠度之供惟日增月盛時異事殊而況賞
賜溢及於僻壤營繕力殫乎土木高於市甯甯莫得石
鎔室翻經費不勝計山林莫供於野曉海水然於尾
閭委數漸空工役方急播輕物重職此之由真人踐作躬
履節儉力改前非庶財散不可復聚久未能損革此
用度不可不節也勤儉者衣食之源奢侈者匱乏之本

古者衣服有常上下有制今倡優得為妃后之飾皂隸
可借公卿之服塗金纓翠佩玉曳纓物直如之何而不
窮古者游末有禁務農為上今鳴鐘屠食釀酒剝羊何
何嘗下萬萬錢不足毛伸請客百事皆備財產如之何
而不耗今世以豪華相尚俗以淫靡相煽上行下效風
流波漫惟其取之無術用之無藝是以生者莫給作者
莫供蓋錢百輕散百物騰踴之害小而工費得志者并
傷農之害大比奢侈不可不禁也故凡四者之禁已陳
於前而十二策之可行與否則在乎上之人擇而用之

耳然探本尋源又有所在而明問之所不及則草茅
亦未敢克極而言之也執事隨之終篇勿以為老庄之
常談

橋東類稿卷五

序

古今文孝經集註序

孝經大學二書先儒無有分經傳者雖經析傳自朱子
始二書皆孔曾傳授心法二傳成於魯氏門人之手經
文首尾相應文勢連屬辭約理備言近指遠非聖人莫
能及傳文分量畫句次第相承并：不亂其為履解經
文無可疑者竊嘗伏讀二書自心而自而家而國而天

元 陸文圭 撰

耳然探本尋源又有所在而明問之所不及則草茅
亦未敢充極而言之也執事隨之終篇勿以為老庄之
常談

橋東類稿卷五

序

古今文孝經集註序

孝經大學二書先儒無有分經傳者雖經析傳自朱子
始二書皆孔曾傳授心法二傳成於魯氏門人之手經
文首尾相應文勢連屬辭約理備言近指遠非聖人莫
能及傳文分量畫句次第相承并：不亂其為履解經
文無可疑者竊嘗伏讀二書自心而自而家而國而天

元 陸文圭 撰

下自天子而諸侯而卿大夫而士庶人自格物致知至
於聖賢自愛親敬長至於遠達大義數十若網之有綱
若裘之有領顧自漢儒以來箋釋不明久矣東陽厲君
直之參孝經古今文章諸家自為一編西州史先生為
之序先生之言曰自古治國而天下不治者文王是也
聖治而國不治者曾閔是也身治而家不治者齊是也
子請而踐之己而得其說曰文王之國紂之天下也曾
閔之家定哀之國也齊之身魯腹之家也吾家吾國吾
天下斯治矣二書字本古今不易易之則亂中之則治

以余之說講厲君之書思過半矣雖然大學經文二百
五字一字不可損益傳十章錯簡雖多存者皆格言也
孝經經文四百六十二字已不免離析增知之失傳十
四章多製取他書之成文而格言所存無幾矣大學傳
引詩不二朱子取其反覆吟咏意味深長孝經傳引詩
十朱子刊去其文二書去取甚明厲君實此該彼何也
君曰世以孝經為童蒙小學之書不知其兼大人之學
今吾本朱子之說闡而新之使為人子者知立身揚名
之義金而歸之父母之身度孝道之一助云爾余曰孝

經為童蒙之書未嘗也張禹倚論語杜欽明五經童蒙
之弗如君方語國歛書聞余語默然良久曰吾不負所
譽

二周六朝事序

嘗怪舜禹所都在大行以西黃河以東而遊狩朝會之
地南抵蒼梧東並會稽相距萬里何哉想其時風氣聲
聞民物阜殷為近舉遠四海為家無南北疆理之殊也
自太伯仲雍之竄而中州規制變為陋自若狄蠻冒之
興而荆蠻與中州為仇自互臣子胥之舞而吳通於上

周自句踐范蠡之起而越伯子東方并兼於秦亡秦者
楚也楚一於漢分漢者吳也自吳黃龍逸陳項明三百
二十一年晉都建業遷武昌江陵者僅十年耳晉地最
廣乃承中原播蕩之餘隙地最狹蹙經侯景喪亂之後
其間創業之君如權如裕下至蕭衍霸先之流皆有可
紀及其亡國則晉寇昏暴之所致歸命侯而下是也輔
治之且如遜如安下至王僧綽之徒皆有可書及其
誤國則魏奸魏佞之所戮孔範而上是也是也：六朝
者其角梓之修短異風俗之燉忠具法度之興廢其官



制之法華其兵戎之勝負其盛衰強弱之勢其混分
裂之形其得失是非之證上稽天時下察人事前列簡
冊後存龜鑑嗚呼悲夫潼川楊君手編江南六朝事定
咄分因列發然有條其嗣跡文出以示余余三復焉為
之發書而泣仰屋而嘆嗟夫余不章而不生於舜禹之
朝自不及見大和之盛幸而不生於六朝之際目不及
觀危亂之形俯仰遺編神融意會楊君之作是書也有
心哉或者見其門分類別謂是可以試童蒙判初學噫
童蒙所當知者莫止區區六朝事定而已不有班馬諸

書乎楊君不取乎班馬而顧為是區區者楊君之意余
能知之非童蒙之所敢知也楊君名某生端平甲午春
秋六十有七矣

喜雨詩序

壬戌之歲夏仲不雨秧苗漸竭里農皇：邸官僚各出
俸金議禱龍湫湫在沙山之麓距城六十餘里眾紳耆
莫往同知州事理侯伯雍慨然請行即日冒草履屣蹻
從步出城東門至楊塘之西陰雲驟興雷雨交作衣裾
盡沾侯露爽于野晨詣湫上焚香而退四顧村墅甘澤



沛然老雅迎祥惟敵載路士民爭為歌詩以獻而屬吏
為之序大夫之蒼不可依而度惟至誠求動之禱祈
之法一以誠為主求之而應自驗何以得此不敢以為
喜求而弗獲不敢息吾心退而省其愆春秋傳曰閔而
有志于民者也惟公務農重教可謂有志矣故經書六
月而而有賦亦頌之今之歌詩與古不類亦頌之道意
也若以志喜而

農桑詩序

奉定改元甲子制書下郡縣以學校農桑為急務官吏

奉行惟恪是時秋陵路句而令程君首勸率十有六鄉
課種桑四十餘萬株布滿一縣縣治後有廢園隙地或
穢不治君子摘瓦礫史氏爭趨焉旬餘平坦植桑八十
森列如戰陣日引縣庠諸生觀之登丘四顧而嘆曰桑
者衣之源而情農也知今吾先之勞之後人必有享其
利者天民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也於是諸生爭為歌
詩以記其事君勸於治民尤留意學校招師訓以規短
士競於教終歌之載相聞真能以詔書從事者其治行
為江東諸縣最云

瑞慶圖序

大德改元之九禩春三月皇尊發德音下明詔務農重
本養老恤貧議貸寬徭賜今年官田租什二所在全數
逋不能償者悉蠲除之萬姓大悅先是江浙歲比不登
旱潦為災有司修嚴未航如式元：懷憂膏澤隨下所
以孚格天心德迎和氣信有光也夏五月麥大熟旬人
秋麥一莖三穗得諸豎陽白鹿之原民許氏家其占為
有年州人動色相慶謂前所無圖以誇之侈張其事請
圖于上惟漢之漁陽史善為政西域之歌流傳至今蓋

生物一本乃理之常生二生三為奇為瑞今茲奇瑞視
漢有加大年之靈山鍾係天天亦係乎政之得失政自
上而下者也善政致祥茲其驗矣守土臣不敢自以為
功謹據民謠列之篇次自附于唐叔得禾之美以顯揚
國家之休命

任叔寔遺臺序

余往來古杭五十年納交南北勝士甚眾慶元任君叔
寔籍：有父故美一見於南谷坐上恨不得傾蓋而語
奉定問君之嗣子良文于澄川岡出先人手澤示余將



律而傳之余無後蓋觀君之文記序碑銘高古特甚長
吟短韻清雅有餘無一點塵俗氣近世號為文士者無
能過之者彼皆樹鼓擊而微清要俱玩一世志得意滿
而君獨因蹟坎壤布衣終身不膏一命命也夫時也夫
命者元於天也時者窮於人也每觀漢隋唐文所載諸
人遠集無慮數千百家宋尤倍之然傳至今者百無一
二非惟一時所作不足以傳後而宋以前無較梓手抄
默記故為難得近世錫刻尤多流傳至廣傳而得之者
鮮矣况敬而服之乎致愛之文可服者也良企美玉定

玉田詞源卷序

價於當時而文人才士定價於身後叔定未沒時忌而
管之者亦有之矣嗚呼後世豈無揚子雲哉贈本脫誤
數十字余一：是正而歸之子良慎實之哉

詞與詩字通用釋文云意內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說
韻生律律生調故曰生為花間以前無雜語秦周以後
無雜韻源遠而派別也西秦玉田張君著詞源上下卷
雜五音之數演六律之譜按日紀新賦情誦物自稱得
韻律之學于守齋楊公南溪徐公淳祐景定間王師侯



館歌舞昇平君生處祭郊不知老之將至製團白髮吳宮蟻眉餘積哀思聽者淚落君亦因是棄家客游無方二十年矣昔柳河東銘善秘書閣王孫之故慙銘馬泮婦感起者之新韻言外之意異世誰復知者覽君詞卷撫几三歎

送丁仲謙歸東魯序

山東之地古多君子守經學而矜節行其天性則然自齊魯建國以迄唐宋風俗不支矣不幸六七十年連厄於兵故家遺老典刑文憲日以湮墜然其間且無特立

獨行之士半然不為流俗所變者居野處顧亦莫得而知焉而江左僻在一隅設問復不與中華相接乃未易知之也歲在丙子天下大定車書同文軌自南而之燕者道濟汴自北而遼宦者樂江浙縉紳往來道路無雙於是周公太公之先烈仲尼孟軻之遺跡名臣賢士之風猷悉得於所見所聞而江南之士見聞日廣余嘗有太史公之志欲周流天下訪古尚友考德問業而因既未之能也庚申冬仲謙丁君實來申江君魯人也余一見而知其為隱君子矣已而交之愈深知君愈詳君

性剛介過事輒發不屈措於物好面折人短不少恕權
貴或君之將不往或往讓論不合拂袖徑去故見者咸
憚之然聞人一善出之譽之不離口論諸後追贊于人
物諱之推恐不遠聞與人談時事先見逆料如龜卜然
人服其識所守廉潔非義所在一介不取與人交責以
善道急難則以身赴之雖挫危不悔其為人大是如此
亦可謂獨立獨行卓然不羈流俗所交者矣以今山東
之地而有古君子其人豈非聖賢之流風遠播尚有可
尋者哉余以文翰辱知於君間請余曰吾老矣無經世

之志又性寡合與物多忤將屏絕人事耕田菽水退而
老於澠河之上手盞有以贈我余應之曰君終身守道老
而銘篤余少年學未知方何以為贈自念今別之後當
益潛心增所未能冀所未至使異時學業少自表見於
世庶不負知己而卒為善士也君其許之乎君笑曰然
因筆以誌之

送史荊秀序

陸子讀孟軻氏書至周霄問仕一章喟然而歎童子隅
坐而問曰夫子何歎曰嗟乎非爾所知也曰出疆載贄



禮記曰禮也曰其禮可得聞歟曰孟氏周言三月無君則星如也仲尼亦曰為則得木木豈能擇為乎曰左氏之言是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箕子造故殷墟而夢秀之數聞者泣下終不臣周老死朝鮮之東氏王非可事之主乎烏在其擇水也曰箕子紂之諸父昔戚之卿也宗國顛覆同無臣僕之理矣曰孤竹君之二子豈肯戚之卿歟踰燕而北不識朝鮮之帝也扣馬而諫承薇而食武王非可事之主乎胡為于首陽之顛也曰武王應八而輔人二子特立獨行而不顧者也夫特立獨行君

子之高致非天下之道義也較士者欲裸將于京則天下從之不從者獨二子也曰殷士之歸周京猶夏士之在商庭也士之仕也夏不可則去而之殷殷不可則去而之周周衰政廢土裂則之魯之晉之秦之楚矣仕如此其急也然則烈女不踐二天之履非歟曰何可非也士固為知己者死女固為悅己者容也以眾人遇我則眾人報之以國士遇我則國士報之矣曰豫讓使士未聞聖賢之大道聖賢之心亦以眾人待其君子曰違去魯三宿出蓋孔孟周未嘗以眾人待其君然而合則

留不合則去可則進不可則退未嘗滯一國而淹三年也曰孔孟之皇；為貧而仕歟抑將以行道也曰南將行道亦有時乎為貧蓋設行言聽膏澤下於民君子之心也抱關擊柝矣曰李史豈其所欲哉誠不得已也君子救世之心重而利己之心輕利己雖輕而所以自任者極重救世雖重而所以去就者甚輕學者宗孔孟是曰中道學者過之不及者也曰後世之仕也為貧而已矣亦有如古人之行道者乎曰四海之大九州之廣不可謂無人耳目所接則而刑文先生者亦其人也

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博學而篤志由義而居仁守先王之遺以待後學之興宗孔孟之教者也曰先生大儒世輩孰其將進世而無期者歟曰先生之心以為一命以上皆可以利物故雖囊囊而需逆猶致肩為之然枉道以徇人則亦勿為也道之將行而斯文未終喪也先生進而得位斯民猶得以被先生之澤天未啟平治而歲月不我與也則著書立言俟往聖而期求哲亦先生心也曰然則用舍可必乎曰用舍天也童子何知焉居數日先生將如京師帳飯即城南樓陞子為坐客舉其證

先生微聞之笑曰余行亦良苦予自愛毋多言

送曹士國序

江面以儒執吏名不登禮部者不在吏部選其弊也士
不能執弓矢而國以弱亡天刺神民混一區守盡端前
弊以法制從事自中州而之官南土者大半皆習性純
樸材力強健之士故所至俱以吏能勵而精其能者亦
自謂是天子無復用也歲在庚辰濟陰曹君士國在登
幕府始至觀其議論州人相與驚曰曹公儒者今儒者
亦為吏耶已而觀其政事則又相與驚曰北方儒者不

徒以其名聞顧有實用如此耶君聞之笑曰儒之道願
毋止此於美益聘名士崇禮學校致為求所未聞公
述之暇書籍不去手執臂而見者無賢不肖悉納蓋
將食舉箸而廢者日幸三日以為常其好賢樂善之心
出於天性士亦以此多歸之故散名籍甚同僚有忌其
異己者每加排毀甚則以謗加之君一不顧居之自如
蓋君子進德修業如川之方至淵源深厚蓋非初來時
比矣瓜已熟而代者不至君久任詒江柳風俗益留意
民事會開浚溝渠修東征樓船符檄旁午調度繁興政



涉兩雪中竭力盡瘁幾食餓廢氏以不擾而事亦集邦
氏德君之深而君每自苦權任不專恨不能盡致力也
丙戌春東征事解始獲解印其秋北歸祖帳于江城之
隅士若氏泣別者以千數擁馬首幾不得行或曰吳日
縮州故參使者車公其復來乎或曰公不來矣龍臺駕
被機飛直上豈再落南守師士陸某從旁解之曰留贊
陽惠止一州在朝廷惠及天下一州不若天下之廢也
則皆應曰諾君遂策馬徑去是日也敬詩以餞者甚衆
衆屈某為之序故書

送何澤仁序

一澤何先生成淳間橫經中浦余時尚幼習舉子業先
生一見器重為忘年友朝夕相過從浩歌飲酒談掌談
古今事意入聞世比樂常有也乙亥春濱臨江上駕卒
滿城守素印護去先生獨留州人奉以為主廟與運城
叱亂卒踣常伍整閣自守聞月警報益急一夕余與先
生對榻而臥傷及無寐余曰時事奈何先生嘆曰吾妻
子耐海船歸守先人墳墓知得達否吾自有死爾會益
起西境上新開而入先生衣冠生講堂上左右侍衛皆

敬益不敢犯請與俱出遂東如海陵後有自淮南來者
曰先生卒矣嗚呼天不弔善人以至此也心事之落
能白於後世否耶自先生沒余更憂志家事益廢與世
益而踏索居十二年矣今年春未盡二士扣門入謁視
之其一則澤仁何君也余曰是非一澤先生子耶曰然
因記從游時澤仁純一許巖陽生撰叔履眉日如畫曾
饒何時而今之志氣奮整而昂霄矣迨思巖時殆涉夢
境君稱不能以畫憶記也余方惡懶之餘雖喜善人之
有後益不可謂大道之無知而猶與其卒有成也則從

而和之曰君今何學今未何為君曰自昔之歸家園俱
服北望泣血何嗟及矣臨：獨行之身尚賴宗親之光
與鄉之二三父友克相以有立也雖非之而先人之暇
虛在飲水讀書其上將終身為人思男子之學社而行
之於是有有四方之志吾先子死事朝定嘗錄其勞不
肯孤大懼弗仕願有請為不識以為何如余謂四方之
志非獨吾子有之余社年亦竊以自負也心與事以交
馳志與命而相違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而終不能以有
為故不欲為之矣吾子之欲為之也處方新而氣方銳



人力無不至焉夫其卒有以相之亦未可知也然吾嘗聞之士起徒步致富貴過家上煨衣鋸畫行者李子買臣之為也下澤之車故殿之馬浮沈鄉里優游卒歲者少游林宗之為也昔人各行斯志尚論者互有取焉承嘉多名流歷為白鶴意其有隱君子者子獨欲以予之言復之其必有所擇也

送史德甫序

史自文惠起書生躋仁解得家傳鼎鼐門列祭穀漢之全張唐之葉崔也二百餘年下逮德甫五世矣乃始被

張儒者從諸生游調官登陽學舍德人之容書人之辭望而知其為圭公子也其文雅而不浮其行端而不倚迹而服其為賢踴躍也余於德甫有世舊交與余深聞謂余曰李文鏡薄進士而重先渥於美何居余曰文鏡姑本暇論先文惠非進士乎文惠教授永嘉遷太學正異時歎業家衰詳矣君志諸乎嗟夫書生未易少也六統經世之具存序教化之源學官半之無甚高位然抱閔擊柝之上也德甫曰不能抱閔擊柝為貧而仕爾官于學者大尚以行其道而今莫之行也次將以行其志



而又莫之行也吾有先人之敵愾一區有負郭之田二
頃則不為是將矣余曰是類子之意也彼類子也若共
隨巷足不至承摩東序之間然一日為邦則乘教之輪
環周之冕香諸生必不辨此君其勉之德甫曰子言濶
述於事情姑相與論學事爾何至是余曰士不希類矣
學而可德可駕然若無何卒解官去祖遺城南相與撥
子環噴音語感久之遂書以為贈

送甘公亮序

歲在甲午僕始得廢地數畝于城東隅與老農圃鋤菘

菜笠從事一日服已起息卷下鄉之書士師摩子弟造
廬而講曰郡博士甘君公亮老於文學講授有師法性
方介鄙人善譽不容惡惡如仇徹朝夕飯脫粟肉不雜
味始至米糜吾道擇植金穀者司之出納弗與聞已
俸外一毫勿取役獨予以繕書以故士紳勅殿閣門庶
丹臺一新人皆稱其賢能同列有欲云：輒持不可皆
大慙久而見其無私卒亦心服若二耳代者已至人曰
餘法以考計資君未及格奈何君曰克讓美事也不知
其它顧小吏趣持印去多士太息問請留不可則相與

授縣有司請留君有議欲闈居空舍中者衆謂博士寔
知子今博士垂去子計將安出僕笑曰諸君奈何不聽
公亮去乎吾聞公亮寓滄陽時終日徜徉廬泉石之
下悉取徐彙詩和之昔翁以乙巳歲仲秋命彭澤令
冬十一月間晉郢至即歎震寓遊在官逾八十餘日固
不復為者格計也酒明本不計昔格者格何足以得酒
明我嘆夫後世改謀之法非古之法也後世非格之制
非古之制也君子之仕也大將以行其道而莫之行也
次為以行其志而莫之行也則亦已矣公亮負三宜去

諸君奈何不聽之乎出處區心大速無期見可而仕不
可則止一宜去去大人老矣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
二宜去况祭泰以高風規我廬山以泉石要我三宜去
僕年四十始事遼園不復聞當世事為我致意公亮何
不身君遂初賦聊象爾僕言懽懽曰是不違時宜不足
與計者去之君無何公亮卒受代去僕追而戲之南嶺
之滌上按以前說公亮嘆曰是吾心也聞命晚矣公亮
名某其先廣漢人僕江陰陸某也

送張中行序



余讀宋史至洪忠宣公奉使女真始末未嘗不為之廢
書而泣曰嗟乎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忠宣有焉
假令尚在願為之執鞭而不辭者也乙商之春始識公
之為孫中行父子誠應清規雅量故出流俗余敬慕之
後又七年訪石湖上扣門泣花徑登小榻誦詩毋厭相
與道忠宣舊事慨然久之君曰吾老矣功業不建俱無
以承先志奈何余曰君以勳功立業為先志耶先世忠
實日月志存社稷能守歲崎嶇於窮荒之北晚年流落
於夷瘠之南吾知其有所不堪也世家子弟明經行倚

厚自護始無愧古人足矣功業成否所不同也君默然
從之以書來言曰吾世居歛狹樂平之洪若忠宣一枝
在青田山中則吾之所自出也移家樂杭頗更人事性
疎懶寡合自許難與久處姑反吾唐羊之肆子宜一言
贈我余記德溫嘗問客曰小草一名遠志何也客曰在
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母石在座有愧色每評此事以
為安石之出志在蒼生異時匡濟危朝力過謙缺八公
草木皆為疑兵其為小草也大矣則其出未可少也至
於和伊瀟等之際新穢蕪曼之餘安石之愧其在茲乎

石老布衣功業不就出山未久輒歸可無安石之愧然
吾聞是行也實得借獄而去臺錫之榮不亦微乎請卒
辭之不然君自以為達志或誤指為小輩若何青田山
中多異人隱士會有能辨之者

送曹子昭歸隱故山序

余及曹子昭幼有舊相通經史融文章尤工歌詩曹贊
大族祖若父以文行鳴於鄉家餽財子昭散施都盡少
衆無悅讓功名可捨取舉舉不中久益困不得志於
所奔走江湖披鐵塘愛莫山川留居之乙亥歲江南大

亂石鐵塘復歸于暨其母依於族之虛家純四壁立
上而身與人不堪其憂子昭讀書著文不輟故學日進
暇譽日高而貧亦日甚然性剛不以貧故屈指又好議
論人短長故忌者日衆時天下尚武功庠序廢壞文
不由科第進子昭獨從首於文字間憂與時左愈鬱
不得志一日慨然謂余曰吾窮而不達與人動輒得咎
命也夫吾老矣不能與新貴人競故山之麓謀茅三閭
將賜守先人墳墓頗開一言以自寵予持酒共報侯於
道左祖其行而告之曰百花百草之英蓬春芳秀已而

秋霜拂之顏色刺落物之所遺時也吾道在世間屈伸
消長亦有時為士之出處履時為之去就昔漢州行方
友縣史氏悉猶姪制特不喜秀才每儒服謁縣門者史
傲生門下罵辱之蓋余初時沿五代亂離儒風不競如
此至大聖嘉祐開守內太平荒州僻邑誦教洋耳凡曩
時平江南千蜀名將家子弟皆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
有司大獲此各一時也其婦之偏崇尚之意不同時有
顯晦道有巧墮君子行法以使命而已矣故曰困之則
行舍之則廢失志而不憂避世而無同巖穴之側溪澗

之澗亦美釣艸苦詞清吟及百世之下與盤谷少室齊
高持此以教人間世之毀譽得失也不猶鴻鵠之於鵝
鶴哉子路行矣勉之山居暇日當和洪明歸去來辭以
見寄子昭曰語遂書以為別

送福山深學正序

史漢在魏園之地鄴谷水石深險不測篁竹叢生異域
郭邑里以為不毛之地不教之民自漢迄唐始大通於
上國然其人安於山泉禽魚之樂不去其鄉不為北宮
間有習文書受事者止為本州州佐縣令而已闕士出

閱自歐陽應始居與岳黎離愈亂而李觀清河崔尊等
游數各難甚愈錮其帶父母孝與朋友信慮世國士一
人而已自唐遠來南方之學大興家道詩書鄉習俎豆
儒宗項背相望公卿胥所為出如唐者蓋不數也福安
張君以兩子丁丑之亂去其御衛居暨水之陽黎徒隳
搜一日泣謂余曰某不天夙喪其親宗族又殲於兵二
十餘年懸棺猶未樹也每對門人誦墓表之詩為之齋
卷歎歎今秋調官平陽學舍竊升舟之祿以餬余口而
吾親不及養矣言訖則又泣曰兩庭蕩之南吾慮在其

下今之助掃除先人墳墓凡宗族未葬之喪竭力襄事
踏書教子終吾天年而已干祿非吾事也况鄰邑桑梓
之邦非吾父兄即交友也安敢為人師乎余應之曰為
人師者亦教之孝弟而已序序所以明人倫也昔歐陽
魯不能卒父母之養於遠去京師之後昌黎哀之今君
能學父母宗族之喪於亂離飄泊之餘後世復有昌黎
則必許之矣雖然人子之孝殆不止是立身而誠善實
而忠撫衆而慈皆孝之推也師必師孔孟李顏閔和唐
者終不數也君萊仕之始行矣勉之句曰是處士之大

言老生之常談大言者人所難言常談者俗所不談也

送盧秀述總管序

廉者專謀九德之七管子曰維之三於四端爲美非止一介不取也廉有被闕有分辨此君子之大節故漢世舉孝廉若家以孝守官以廉可以轉移風俗願當相與言利之時不奪不厭於此有人焉飲水噉菘玉雪自持非瑞世之麟鳳即盧侯秀述之尹經陽也寬而不弛辨而不擾教士如省視民如子人皆愛之而不忍欺終三年壯滿不至於下嘗曰吾以不貪爲寶或笑侯不能以

脂膏自潤侯處之清如也代且至倒囊無歸賢餘一馬鬮之微民居步出入間從士大夫遊賜咏陶然不自知五馬之貴也侯大參之子翰林之弟無一燕衽袴習板服受用如寒素大夫人平高左右侍養無違菽水盡其傾心侯內行醇樸金玉人也尤以廉著居家逾年起推州路總管府尹行有日士民咸惜其去辭曰能驅侯一不受余貧者姑贈之以言維柯山即趙清猷公之故里侯下車必首謁柯下一琴一鶴千載高風侯視之可無愧焉如嘉祐熙寧立制之節成都會稽賂民之政侯勉



送李長甫同知北上序

天下即國之吏可知已使文營私侮法以為奸壞利以自施是人也蓋十之九矣拘職而勿敢以不勤畏義而弗敢以不廉懼法而弗敢以不謹是人也蓋十之二三矣若夫正大而不屈濟良而有守寬惠而能斷是人也百千之一耳高唐李侯是千百之一也侯世業儒自山東兵難衣冠轉徙去族子弟天其故業流為吏商降為農史者多矣獨侯昆弟偕以學行鳴于時歷揚中外二

十餘年其為政以詩書為本以利民為心置吏整刑才幹優裕舞臺約毫釐不欺聽斷審允明察如鏡元貞中通守延陵威惠旁行適憲官廉問所部同僚胥以罪去獨侯以清白稱秩滿同知登州整典常郵覲侯之政聞其來而悅之延陵之民追送出境涕泣而去猶歲時聞道至今不絕其得民心如此昔社却公自乾陵移守恩州二邦之民爭於境上一日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歐陽永叔傳書其事以為美談以侯觀之誰謂今人不如古也侯在二州治狀不可殫舉



西二事尤者劉驥括民隱田使者進合增無名之賦十
餘萬常民苦之侯執不肯署使者臨之以版卒不為動
民相率詣于上援侯為證卒屬其大平侯由是大奸避
聖登陽東南古河導入江歲以注塞高岸不利侯建
策浚治巖者辟殺諱沮百端同列致之侯自請督役往
來雨雪中共舂餼者雜告民力不罷水勢大泄既田十
餘萬頃會足歲境內大旱禾稼不攝人始服侯之誠而
深德之是二事尤著者也蓋侯之為人喜禮接士大夫
常寬假之而所至多與檢家不合喜為百姓與剷除害

以節率先而家積許民一毫不足是所謂正大而不私
德良而有府寬惠而能者非耶侯為當路所知他郡有
疑事輒者當嚴在堂三年席不暇煖代者至州人追道
不聽其去侯亦愛其土俗簡靜山水明遠遂築室而留
居焉丙午春將如京師歌詩餞者盈軸余謂不足以盡
侯之美故叙其梗概於篇端俾承者有考焉

送黃節山序

永福黃君以客余鄉余居若冬道未之識也一日訪余
而言曰吾世業儒承乾道中曾大父魁天下子孫文行

相續遂為龍與吾家不幸酸谷遺失世祿之膏降同編
戶官吏情不善儒差法必首及之以故吾家無中人百
金之產而里中之役一二歲必闕及為義者吾父因役
毀家吾幼而年有事為長而又有事為節力疲於將迎
精神繁求則會春山之虎搏噬不盡則不止吾不獲已
棄家北出與吾母訣泣曰兒以先帝殞墜大恐願令仕
君賴後身獲兒才不被人充棄荒陬自苦無益少兒身
以往遭時休明人忌自當宜得所欲故以報母東善長
行北首燕路鉅公貴人咸稱美之為年載還卻以不及

拾輒聞幸國而歸歸街其鄉人送館于澄江里中今四
耳矣吾日懷親知親之亦吾懷也吾其歸矣何以贈眾
余聞其言而嘆曰嗚呼好尚時也遇合命也子何戚為
且士豈必於仕哉詩文以懷志耕釣以娛老木菽以娛
親庶人之職也庶人吾之役則往役召之見則不往見
義也今卿之出也是不往役也卿之入也是往見也義
何居焉而况子有母教讓者謂溫煖飽結與王尊叱馭
事不同而上印使王已仕漢也北出吾聞溫猶未仕吾
也勸進之使豈無它人期身都將相戮力江左終天之

禽鴉矣隨也子大夫人得高且吾且俱歸我賜我它耳
瑞石再移亂瓜復花出未晚也當子之時由子之道明
善以誠身致命以達志如斯而已矣

送朱南伯序

里中朱君南伯少余數歲善性黠捷不可繫經子百
氏書悉讀下筆無停思一紙數千言老宿欲誣不敢當
去年秋策馬東游燕齊諸公貴人欲其才則請劇得
海陵御史學於其行也家餼請却租而祝之余亦在焉
容攝余曰惟武旅君是行也子何以贈之余曰吾將告

而講學昔魯公國公年精學第一聲滿江左命帝朝出處方岳振文欽天送之
以序本道勉其講學而已朱君行名雖不顯當國然為言辭世如射策三策也
文學之職非如方岳之重也余於飲大無能為役朋友
環席之誼顧豈以此為慎哉大氣質之美有限而問學
之功大名利之樂至淺而理義之味深誦孟童而習之
微辭與古閑洛不能備也五經聖人之成言闕文疑義
朱子不能釋也史氏柱古之明鑑廢典必草水菽不盡
詳也講學誦此而已游藝博文學之細也修已成物事
之終也昔為子弟今為人師矣昔教于鄉今教于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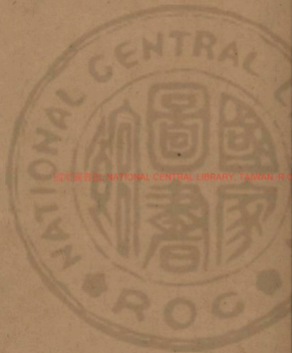
此考德剛業時也此多喜前往時也若夫終身布衣不
沾一命命也再命三命亦命也何足為朱君道哉海陵
江都雅雄賜景德寺之來當公請善堂在焉今之梓海
陵則范公睦西陵蓋倉時所築也往事逾三百年矣朱
君倘有志乎容曰朱君好古敏求之君子也子言云云
請書以問之





2025/05/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EW SERI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嶺東額稿卷六

元 陸文圭 撰

序

送宋春卿序

癸卯冬十一月春卿來君自登陽暮遊江浙行省梧州人感惜其去先是君未至長官以喜怒聽決嘗罰吏莫之以威州民重足而立君至之日風水立變事無巨細既次如神兩造在前君一覽輒曰甲某直乙某當罷吏請託不及行聘貽相顧夫白簡長表或不聽吏扣頭曰



某嘗清直不敢違長又不能君出幕走爭曰事如是如
是不知是不併行長愧謝乃已同僚反慰曰州事一由
幕府卿君亦謝曰此公事也謝曰直而已非較勝負也
由是上下服其誠信州人有請諾之歌嘯遇即閉戶謁
不稱入豪右如期以饒至門守者曰無污吾門不進去
且獲置自後人跡絕不至人或疑其簡傲某喜與士大
夫游舉鴈花竹間設艾臥詠陶然終日與臨政時如二
人高身至五秋一日余與春柳會飲軍持家日正午此
覩大杜江本怒溢入府中深慮若君隻馬街而往去家

中人敬畏如處一不顧息詰有聞開被因按處其氏明
日大發倉度官史事持不可請俟朝命君怒曰老弱棲
直上積立死奈何不以一人救數千人命墮發之罪我
獨蒙之不以累諸公當是時君自視如汲長儒闕數日
屢訪趙公主嘉君舍卒處事有法力薦之君名益振立
是秋滿代遷老稚太息泣下雖然呼曰來君舍我去余
何余晚譬之曰一揀史叙連細事耳然所係重盍聽其
去來曰何也余曰今御縣官救數無素蓋憲不徇嚴不
厭任甚衆間有謁職者指日為異反群詬而非之不少

推賢者
三
雖推至滿歲錄：代去是亡以風列城也。使令之佐天子出令者自故史而上舉爾所知者部而下各擇其人。豈不足以致昇平使春卿既遷之後不復其初。吳日立殿。恐學是非如在州時。豈不足為賢大夫。明者能舉人賢者不負所舉。非相為賜也。各盡其道爾。余老矣無補斯世。然憂民之心與敬賢之意一飯未敢忘也。因是喜而書之。

送馬伯亭序

儒典史不相入久矣。漢起豈沛萬何以刀筆取功。叔孫以衣製求媚。唐之厥儒自是始矣。解冠已甚。何至於溺之中。曾生有言。使天下回心向道。非俗史所能為也。生謂俗史不知大體而大臣短之謂生新學。欲專擅權大定經制興禮樂。並新學之所能。當時大臣留心簿書。則會之間以為大故。此正曾生所謂俗史。其不善生也宜。我然生譏俗史是已。生於儒者之體亦未得其全也。生精敏有餘而純正不及。才比仲舒有餘而孝比仲舒不及。漢儒以仲舒為首。而相王。應正身率下。動以禮法治。行卓然有儒者之效。當時張湯趙主。願以深文巧詆為



公卿而仲舒卒老於家正勝數夫魏晉以後選法不定
隋唐以來科目大興而備史之效不及西漢則有南吳
關制深鑒前代之弊亦去滯華廢科均不用一切以格
例從事晉史日月資品累次而升上有定制下無覬心
此所以為善也及其既久用事者不過於季季者不適
於用夫季者不適於用是六經載籍晉事外之空言也
用事者不知季從三綱五常皆法外之贅物也亦惟季
不適用用之輒敗是以用事者不悅季謂季乘無用也
俗儒不知時變復固以此藉口殊不知俗儒之無用今

可棄也俗史之不堪用今不可缺也以可棄之儒而視
不可缺之史儒用不勝史也薛宣有言史道以法令為
師可問而知能與不能何可季也當時以宣言為然夫
宣有子不能教乃謂史不當季何其繆也衆以為然者
真時俗之見耳善乎王通氏之論曰史而登仕非古也
古者士登乎仕史執乎役蓋史而能學可謂之士已史
而不學執役之材爾鄧中馬召伯尊儒世其家妙齡志
學終子之正史借之擢百家之雜廢不鼓貫古今之成
敗人事之得失制度之法革廢不考核高談說：遠人

持論豈不少恕好揚人之善而不隱人之惡以故譽之者不少而忘之者亦衆教授江南善院不數年入吏部選年未及格遂補為史侍文六部君怡然曰吾儒者也史修事再歸別其親東嘉北上人皆美之余獨曰儒與史不相入又奚談舉親進婿之階也黨視繁謁爭之府也其慎之哉清心可以省務檢身可以蕪俗非嚴懲不足以擬時非懇誠不足以致遠嗚呼其慎之哉

送蕭仲堅序

隋唐選士之策至宋尤甚數尺之紙謂足以盡已之長

三日之場謂足以考人之素文未必也况實學乎學未必充也况實行乎行未必顯也况實用乎識治體者深病其故無術以救之雖又公私議不通改經義之式均州餅之類而已鄉舉里選之制疑不可以復行也夫斯文開陰陽之運而易代有好尚之殊國朝刊削浮華敬崇簡朴廢科舉不用三十年來一洗時文之陋場屋遺才老死名毀後生新學無榮進之誘焉志詩書頗知古人為己之業當是之時立禮興化敬敷勸學可以一變至道今之何氏夫豪爭詆訶於其前庸得俗吏細術

於其後以故士之自珍者走引而深進而嗜遠無如考
卷輝而復上主事者志其然於是創為茂才異等之法
不拘常制所以求卓犖之觀別庸常之品也大德己
登陽以蕭君仲堅應詔君亦之考城人世為望族獲家
南泉容容處閭多獲儒先長者考德問業講學明理為
志力行夙夜不息奉母以孝事兄以弟訓子弟以嚴圍
門之內商雍如君姓壽言稠人庶會欲標危生間：如
不憚及其高論古今剖析是非送深利鈍如指諸掌蓋
有沈潛精密之功而無粗厲跌宕之習是可以當此選

矣夫已者不臣於求人而用人者好人之求己以好求
己之心而待不求人之士士所以不至也賈生之英董
生之毅士不得於君次不得於相而絳灌以軍功顯曰
實以戰為貴杜張以刁筆進猶謂漢有人乎君負實重
之攝而膺茂異之選遇合未可知也余獨有感於歷代
選舉用人之法與夫立法之繁詳為君言之掌銓衡者
政有取焉則所以待君者當何如哉

送焦君實杭州學正序

杭故都也三學盛時江淮浙閩蜀之珍萃為橋門冠



帶動以萬計名未登三考者待次于杭謂之天府之季
升進之階視列郡為優秩官選第一流非進士前列不
預考小終旋入館閣故當時之士貴以肆其得也身持
風裁口吐清議上收帝躬次及宰輔儒有蓋於人之國
其失也雷同比因康如道缺章句流為小技行誼不以
相先儒無益於人國也嗚呼法之弊六七百年矣而弊
莫甚於六七十年之近季之士蓋千萬人矣姓名百無
一二傳為文章亦百無一二存焉其故何哉有志之士
未嘗不愧然嘆息於斯也氣運衰竭崇極而祀三季之

地處為官署鞠為園蔬道而問者莫知其處獨杭為江
浙都會之府學得無恙亦不復如曩時盛矣遊士散歸
士著君民習為吏高廡舍悄然不用懸誦華髮白背之
老或三五人持鉢侍餐彼柳子厚見之必不能卻視其
徒而三十年來校官之選稱職者寡則亦無怪其徒矣
嗚呼仕是責者誰歟吏惟不吾儒鴻尊而隳廢之登選
之初不復區別其能否則如擢抑者其廢職敗事則辱
辨而笑之夫士修之於身不以窮達易操行之於家不
以古今廢禮指之於國不以用舍徇人若夫躁為而與

時晚也汨為而取俗語也質之為而莫知世之乳已也
則受之聲誦而笑之不亦宜乎里人息居官吉士也好
事而善文人即選十年後出為抗學止於其行也為叙
述世季枝敗衰之歎而及天正己治人之方都野人之
言非後進之君子所樂聞也嗚呼是為是以光子之行
乎

送龔州尹序

冠氏秦侯仲山於大德丙午自執事守登夏大水居民
得獲以居不直騰起侯下車文抱贖以次息階而上侯

却去不省曰噫吾受命馳著望五百四十里解制懸志
履之即覽今為從容理蕩善時耶豪右巖笑封索自疏
細民展入市携竹篋易斗粟日晏被手送婦子相攜泣
散不忍坐而視其議出粟勸分等資之高下勿強違者
以法繩之今始下臺石大簪各營所有有無相通觀者
得帶耀沒平侯始視州事精明而簡靜嚴而不殘清而
能通私謁及門扉不得入成饋未上則斷如流獄無淹
囚度無留訟綱紀粗立明井丁未早登相仍歲大破觀
以不登僧復增倍侯曰今之必行先自上始首捐走租



康銅以銅餼者同列教之州人不勅而化得粟若干金
飢民無出納物為故局分奉以給之猶不聽則力請
于行刺官為賦貸人之不報州有財賦報額錄正官某
儲蓄甚伙報發之史叩頭曰不侯有易官粟比擅與罪
奈何同列暨日相視不下筆侯曰吾獨著字也日代償
不以累若等且吾以拯飢獲疾甘受如飽名為淑長揣
夫既而別下詔專發狀侯躡折教曰車無以加是歲飢
而不害明年春招饑流備餐制菜葛食以種糧寬其糧
復秋大熟田社晏然州遂無事乃興起寺宮考藏隱田

先是掌計者去其籍士康告遺侯分遺吏屬口校規畫
履畝而實之租額幾及昇平時惡其害己者譁能議之
主者利其利陰欲敗其事侯不能持益堅籍既成歲之
有司則在學宮嚴入大充公膳置送視禮殿早晚莫晚
無所創增前樞高深廣長卑皆有加度若籍三千卷范
禮范五百行前所無也教養備具多士屬心相率獲借
寇故事請師使者以聞會秋滿侯亦倦而歸矣侯通經
術工文章明治體習文法幹譽優益真公輔之器而小
試於一州州貢侯侯不負州也余以屢試深會侯知余

亦深知侯也歸有日士歌詩以餞之余序其梗概焉古
之為序者似其所以然弗著美也著之所以勸後也侯
之美多矣人者恤民養士餘弗著美之也思之侯志也
則龔雷之美班父叙之侯似不及也今刊縣之收民者
不及侯多矣此序所以有感而作也

送陶中山序

余舊讀漢文考異王伯大音釋至毛穎傳愛恬侯楚父
中山注云中山在秦東北非我楚所常以此因寓言然
亦不為無失是固指中山為古鮮虞之墟矣及攷地志

則金陵之溧水有中山原此所出造筆者所資非皮之
中山也况噴噴以來徒尚春城足墟之楚非復子囊賦
即之楚則雖中山以懼楚雖寓言要自有據韓公博洽
本易學而注書者亦難矣辛酉歲莫余病起自杖倚門
有客來過予博行卷則中山陶君登憲善之門人也余
驚問曰君真方唐竟之裔而徒居定武者乎曰非也世
居大梁而宦遊於昇往來溧水間以此山自號云爾然
則韓子之文因君之貌而益彰程子所謂不可漫讀者
此亦一驗歟余因歎古中山雄踞楚地北無燕西魏唐

以末世賢為強落近世殘孽荒涼霸氣銷歎韓昭文蘇
內翰之流風遺烈亦可考而况於建業下州之培塿者
乎則其連汶草莽人不復知有以山者固其宜耳陶君
岳壯奇貌異時當以功業自見與山東西將相齎馳中
山自此知名矣

送張菊存序

人倫有五朋友居一異道大矣管子稱昔者吾友以能
問不能以多聞寡世指以為類淵然類子二十九而卒
卒時管子幾十三歲始在舞宮童子數中已能造虛門

第一流相與放德則某於國卷之中既茂而猶思之其
為於友誼如此士當居百世之下而及古人百世之上
及其問季自修之懿鑿其切磋琢磨之實豈無關風而
興起者乎吾友張子仲實與吾文十餘年矣歲在甲申
余適錢塘君年少甚新有詩名風致清遠冠宇高朗詞
翻使公子也於是始傾蓋定交暇日命奚奴負詩囊並
遊浙南北兩山窮泉源坐石上聯句抵野笋而煮之日
晏忘歸時事一不掛口余時隨計上省君數款甚苦人
作詩親切之余感其言佛袖徒歸杜門不復出後數年



客自杭來者謂仲寔經明行修諸生迎入學師事之者
甚貴人籍：道仲寔名字余私念君人品甚高志不輕
就始亦貧親老將為祿仕計爾又數年余再過錢塘一
見相與道舊感悅久之君亦識起語世故精練余遂不
敢直以詩人命之聞為余言自子別去得良友一人曰
鄒子善之善之性溫亮朝夕相為以理義之季爾過必
規吾愛而敬之子豈願見之乎余播游南北山時已識
善之歲月于適余髮盡白甚：與世寡合如鷲焉下坐
杖置于亂杖之間無復馳驅千里之志爾二子之高誼

深知會又講學之益未嘗不自悔於輟聲索居之外而
不得日從之遊以冀聞其所未聞者也久之余還故山
仲寔詞官登陽季舍乃得日從之游相得歡甚君又能
落其輪紫養之以中和欲其英華總之以平寔屏詩大
久不復為馬皇思於六經由是其學大進余甚畏之而
棄情之餘亦復賴以自警仲寔以其親之在杭也歲一
省為君二年交代去謂余曰君以斗謀養親而吾親不
樂遠游是以不獲長在膝下吾罪大矣將告歸而不
得吾子一言非古人相贈出處之美願余不敏何以贈君

惟忠孝古人大節而君春秋方杜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矣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曾子獨為僅可者吾日三省能為曾子否乎唯子勉之小人有母廟與子之勉之子謂善之良友也歸而告之必以吾言為然或謂神冥故王孫宜踐修厥猷志在勲業良亦至論然處士無是言也仲實西舍人少余八歲云

送曾士宏序

荆揚二州山水清遠其土廣博其氣溫厚其俗輕揚昔在禹巡守所至然首賦之外人才不見善得效之在久

開教於楚為文陳地諸侯皆楚人公子季札吳人周以前則無聞也三國而人才始盛周公瑾陸伯言其尤者乎晉唐宋而大盛謝安石陸敬輿范滂文其尤者乎秦漢則無聞也近世科日取士以資格任官宋過江百五六十年不能破規矩用一士士亦無一人能自出於規矩浮誕補綴之詞章清高虛曠之議論殆玩姑且之政事百五六十年而後亡者獨非幸耶嗟乎如吾與士出者亦曩時場屋中二士也迨逐尚袍說得失少年之悔多矣吾老且疎度不堪用屏杖闈里為村學究日

其童孺相同而士家所知皆當代貴人所至從名勝
游散望熒然預悅首為迎徽史不屑意今之所謂品官
者士家不得而升也規李完所得無相遠矣嗟乎士豈
以窮達貴賤而動其心哉顧吾之才可以用世與可以
用於世者何如耳今天山泉長於刀筆與此習於鞿馬
而荆陽之人亡國之俘也固不敢其之度長飲繼以並
罵於當世奈之何廉恥寡鮮者皆進而無厭材術空疎
者投誠而輒敗嗚呼此固士家之所以遠逐逐却設博
徐驅於駿奔之後者乎古之君子窮不美達之所有遠

不交窮之所守仰愧于天俯愧于人雖宰天下有不為
也內省不疚則一運徽史可以抱膝而長吟嗟乎此豈
易與俗人言哉士宏辯博雋偉有志當世不知江之東
西浙之左右亦有與君上下其論者乎手文以下諸賢
之功業亦嘗致論其故乎往者不復見來者未可期志
士仁人沒齒有餘憾矣士宏北上見當代貴人併以是
告之其不可告者勿告也

送丁師善序

至治壬戌夏浙西旱秋大水災沓相仍據不登者十九



行省選官按視所部而丁君師善定來登州州北阻江
東高而南下以故旱潦皆及里胥勞緣或不以實聞丁
君疑之謂人曰貧民誠可憫奸民不可縱也塙東老叟
聞而告之曰彼民者職在於民不損顯應言預改當以
寬為本奉法者義不容私民之情偽盡汝知之故當
以嚴為本然仁意流行於密營之中大綱振舉於即日
之內叢之中又未嘗不以寬也今惡極田之不實而賜
其責於州縣州縣則歸罪於里胥里胥未免取償於細
民細民抑納而無所訴而里胥之所獲則自若也昔人

有言檢放之弊在於後時而失實檢時所以失實也州
縣近民者也稽之未飲驅車而出履血而視之盡在吾
目中矣時固未為後也獲既空矣種既易矣後來者無
所考矣田固不能言也田不能言而里胥代之言里胥
之言則為民也其意則為己也而亦不盡然也懷刑而
畏法者聞亦有之然則如之何大舉曰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本者何明極是己了君學問
淵源以錢樹錫史乎庶乎而明恕不可干以私本既立
矣而責以余言為哉



送陳無逸赴攸州博士序

攸故長沙邑實大將楮都督之文風治績意其猶有存者迨始陞州陳君無逸為之博士陳君家世家備富嘗上強長少星數千數行道過友人陞之虛君慨然曰家貧不仕非古之道也仕而為貧非士之志也是行也吾得已乎夫雙鹿之曰往來肩：不憚煩者王良所以見棄於其友也然良可貴也太守也無忠言奇謀而取大位文所以棄之也今君博士也其位卑也又初筮仕未肩：然也吾未敢以善吾友也吾聞之朋友之義出與

處皆有贈焉昔賈太傅之適長沙也前為原而哀死後賦詩以輕生悲憤其事懷曠達甚富言也楊梁之日卒醫：而死褚都督之徙長沙也再遷而柱三遷而愛以蟻蟻之命乞憐於魯庸之主遂陞下劾何其勇也上表限情一何億也古之君子窮理精至養氣充厚用舍無預於己禍福各安所遇憂世之情樂天之意蓋行而不相悖今二子之仕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與存不知喪與亡或激而憤或喟而哀然則生平詞藻之動賸翰墨之精英煌然於當時者皆無本之水無源之水也嗚



吁惜哉雖然有才知賈有知知儲用之不盡老歲月於
淵潭之境曾尚北遷栢竟南遷豈不悲哉杜少陵最善
詞亦有高名前後四首傷神之句重可悲也顧君子成
人之美春秋責賢之條二論自不偏廢况尚論古人而
被其短長亦格物致知之一事處人所以處己不可忘
也今改君之行也多淵履下泚水登衡嶽之亭覽古興
懷豈有辱於中者南中多士豈無與君上下其論者先
正清規勸節照朕一代君之才之孝克紹其美臺閣從
也州博士何為者故以漢唐二子之功業望之望其出

於二子之右也則吾之所以贈君者豈不厚哉君笑曰
王良之友未能以嚴言也操手別去

送歐元復序

永嘉張正則與周南仲孟良大兄弟上下道遠甚虛撫
叔道晚語難南仲論辨縱橫衣袖騰舉而眼盡赤正則
歎之後透然：然亦心服其文上折旁峻不雜今人之
體也甫田劉潛夫與鄒子益會景建費天谷語譎鄒專
佞佛黃步蟾道家喜不能精惟景寔得扣之不窮潛
夫畏之二人者不足以比其落也前倚桂香文獻相仍

求益友之長規，擇嚴師之誥諭，窮日累夕，此樂何可數。得文選、袁淑、雅道、彭表、流風百年不絕，如誦余僻處，場中子弟，南北勝士，時會興之，游錕其茂，深高下不能一揆，而未見有聲之絕倫者。陳君元復，自山中來，長身玉立，眉宇昂霄，與人而論，不能下氣。一言制勝，聞者撫掌，所謂絕倫者，非耶。余朴樸無師，生守章句，如蠅鑽窠，不出故畝，而君旁搜百代，橫貫九流，悟性超入，直詣坦途，此亦勝也。余又思苦吟吟吟，累日僅一二句，不轉人口，而君落筆奇偉，如驟耳不羈，自放於道，任天駒之

以所養勝也。余數奇不偶，習隱終世，甘與百草腐，兀而君妙齡馳譽，藉甚，方將詣北闕，上書刺，奏暮召，建當世治世之策，此才勝也。君今而後，致知而力於行，明体而達於用，儲精報之序，當急緩急之宜，殆將進於道矣。真勝員之足言。嗟天正則，今無其人也。其人亦未聞道也。余持與君游，廣信問，暢淵究，當年朱陸坐中之事，書中之辨，以求真寔之歸，而余老不出，卿君北上，有日落，落奈何。君雖目不答，長嘆，怪去。

五方之人言語不通皆欲不同性善則一修道之教所以明此善也先皇帝既定內難文華故太平樂中原百年之曠典大祀興暨天下之士奮動響應山嵐藪澤之間搜羅殆盡而殊方異俗輯輯持甲理冠帶習俎豆來游來致踰德詠仁莫不洗滌愚奉明詔立踰躅仕然有司事不素議李歲後隨考擇不精故舉一遺百莫厭士論知微若錄翁輝如禹氏其先君北庭托克托按原本作托克托大帥寧國公之裔孫幼穎悟自命不凡既去執聘習修孔氏之業讀文公之書應江浙進士舉及格貢諸京師

報報爾自是杜門養志闔宮闈其方而辟之君亦欲以所舉自見不詳而就尋調行臺御史府據奉定丙寅余自登陽出應容山縣聘授生徒于學君以六月慮尚隨二鶴衣至縣一見振于如舊交謂余曰知子名久矣乃今齊會于此相與進家世出處本末慨然久之君貌癯癯美鬚如戰神表道人必能曉暢官事願御史職無不統美止獄訟而已今不幸南北方數千里水旱民且狼顧狼濟之方未知彼出好豪備法官齊會墨臺緣縱弛三尺無所施君能援經守律引義力爭何事不濟漢據



史多為三公當時流品未分士競節行遊聽埋輪之奉
非一才所能知在下無位之者御史風聞言事日日
可無也吾耳富氣說功業未可董余光墓本且拱惜不
及見之姑叙投輒而已

贈朱自明序

龍圖校義毫書非似亦文敏字能讀者雖天球誰象玩
破誰寫凡英物也東遷于洛之時失之于西入夷陽之
時失之于惜哉相府所收之圖書戶口訖磨之數日竹
簡藏之于冰石刻之于骨不可考矣奈紫篆玉漢侯王

印書寶金者銷毀銅鐵至今猶有存者倘惜石經璧石
鼓之道自洛陽遷鄴奇擲殆盡更以木版始于後唐不
意清光開州子人其功乃出于敬恬恭倫之上四百拜
求海內文字皆托之木矣書多而老者終于譜版翁所
為太息龜山居作藏書記亦中言之鑿豈易革哉而實
見余來容山水臨自明見于明德堂上翻之得梁人也
余扣之曰曾奉子場屋之文乎不答曰為刀筆簿書之
業子又不答徐曰吾祖教文尚書魏陵之師也御書樓
猶存焉雲漢昭回之章則族多而散製去之矣序谷轉

移落拓不救談及江湖性頗好古上國書策刻之李游
戲三昧而已能幼而學之文亦嘗試為皆能之而不為
者也余聞其言而心怪之會縣庠立文憲王加封碑君
知解衣盤礴而周執為休製甚古乃知猶光燭造之士
敏于醫卜技藝之間者世多有之道雖小而必有可觀
未可謂仕天之所不為也其秋余將歸來亦西向林隙
來求贈言余不知所以言也一笑握手而別

送王君章序

阮嗣宗其所以為竹林之游任達不拘謝安石與玄等

為東野之憂辱費千金識者皆非之杜牧之譽所宜之
讀文難退之誇所實之能善其後二子亦無間焉高沙
王君章挾其經文憲文憲來從吾遊窮經稽古講學習
文刻苦勤厲鶴鳴而起夜漏盡十刻不寐愛日致其
志亦可尚已記丁巳冬余過其里重湖渺茫蘆葦夾浦
雁鴈西北來塘煙蕩愁鴉不改昔年邊塞氣象欲訪故
里遺民求蘇羊老秦少游小章兄弟風蹟了不可得王
氏世為興化高平文正公常守是邑必有異政而敏姓
鎮土境亦莫之聞也時代更換人物衰謝可為太息吾



子有意悞起之子魚蒲蟹輪之鄉生理粗足無求於四方故難孔道而省客高策之來居者少獨從師取友義不可獨勉起境而求焉而實孟夏三子從予適密山之陽投壘明德堂上休之余又將和金陵生告歸首親嚴終將復來余呼而謝之曰嗟乎語孟庸李詩書易春秋知善之幸在處迷之者河南程子更毋參乎胡蔡之疑相羽翼之句為之解家有其書足及矣李不出乎此則豈故料取士亦不出乎此乎踴而求之桑榆以悲窮深力踐希聖若賢之階治人治己之術當自得之何必借

視於肩假聽於聾夫石巖老龜方殘尾於泥塗之中而鷓鴣之雛逆紫雲而上征時或適遠適之亦不復下視之夫

送吳仲魯序

天唐開為江吳仲魯來與僕遊講易壻東之下將歸者其親乎一言以為別僕病未能也其請至五六不倦乃為之言曰昔仲由去魯請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何以處我二子相與言不遇堯墨問事何其不切於事耶蓋門弟子群居仁義道德言行忠信皆已講習無餘無

可者今吾子年博而氣銳空而彪外將有用於
時僕請以易為贈易曰君子以吉有物而行有極又曰
君子藏巽於貞待時而動又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
崇以祿是三言者於已切於義當於時宜子其藏之僕
年八十將槁死於下不及見子功業之成負抑未死以
前嘗踏履履之日月也子何以惠我仲魯不若太息
而去晉庚午夏至之日

送州回知序

皇朝庚午十一月一日臨信校尉同知江陰州事約琳略

利執端代歸祖帳城南柳大夫士庶咸集場東陸望在
焉我聞之曰臨信君何如人也曼曰其先開國重臣列
戟之家嗣：佳公子也慶動而明恕心清如水門無雜
賓才幹優裕左具右宜進事之初適監官海溫掾石擇
埋部丁夫以往時其寒暑而煖休之先期辦集民以不
困未幾方滿假使人情疑沮馳駟上者參預機密事定
而歸會館宿集節山布易唯其人旋徵君往日不視珠
犀身處膏肓不肯自潤視元佑倍增人服其無私叢後
藏空翻經泥金費銀又以香君並規廉密錄兩無參

通三考之中在州僅數月差香無虛日庸不暇煖而瓜
已熟矣雖愚澤之能未洽於一州而敦：民事無頃刻
息異州登臺閣宸極要河漕九星鶴真江浙蒙福也傳
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象賢也隻言未既象蹟然曰
讀書之以為君贈且以為後來者勸於是守書

送趙敬道序

吾幼攻擊子葉刺霜律賦經義全括以帝名於場屋間
吾之大慚人以為大好為己乃事大碑權節餘貴來不
用武夫使史鳩張而儒其淑者例遭訛備吾改習也於

改度世不相容遂屏居林谷取選杜而下詩辭賦而下
文詞而飲之技短不克進念士之所學又有進於是者
幾為貧講校復取四書六經諸史百家與諸生相切磋
究之以之若粗有得其行己有不敷有呼於道居處不
至夷罪於鄉黨朋友應致古今成敗興衰治亂得失之
迹亦欲少自表見當世時不我與日月其流幸會真人
勃興文運重開江浙以予先貢於是周覽山川觀光上
國公孫子之徒尺日相視年數罷歸登庚申再貢則不
敢復往矣今年垂八袞蓬木枲披然鶴梅之不遑率處



踰跨後進不怠其志亦可惡夫鉅鹿趙敏道衡居桐內
不遠數百里來從吾游剛銳而誠篤勤苦晨夕不倦足
可與共學者將歸者親求臨言以勸吾慮之曰李有序
蹤焉非也李有本其藝米也必若文公太多事章句庸中
以耳之長幼分李之小大撤去記誦詞章之習專為修
己治人之術然後謂之李我半生所業願則失序虛浮
無本不足為法不願吾子之法之也蓋亦務其遠者大
者子或笑予別曰歌道之末所以李文子祿也昌黎讀
書城南詩歐陽榮鄉亭記亦如是而已有是武子之迂

也吾人慮之曰講以明理修辭以居業詞達而意而止
不以華麗為工根本深固則枝葉暢茂以此應詠何害
於道哉大儒程伯子子來子晉登進士第橫渠張子亦
應制科何害於道哉孟子謂友天下之士為未足當尚
論古之人謂道若大路然歸而未之有餘師非求諸人
求諸道也安用使吾抗顏為蜀之日身之害也耶

送程諶服闋回長興州序

至元中今憲使中丞曹公士開為登陽善長期望輒率
府司縣吏詣李講習經史繼以夜分東燭而歸余時代

博士升講習惰者聽之往：引禮獨程君古甫年
甚少志甚銳與之語甚解若可與共學者余甚喜之終
以王事歎掌教：田雖不穡奔業於吾夫子之門有子
仲謙幸落不群然亦俊首於簿書置問自吳興路史
了內報而賜闈戶積書復遺其子羽從予季科尤穎悟
夙成通義執經下筆說：數百言殆將以儒起家乎未
冬仲謙服闋復如吳興來與余別求一語以自勉予因
是有感焉予生三斗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斗之夜
達乎庶民此良知未能有不待學而象漢唐制公卿二

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劉惔陳思魯諫不聽大公卿
不行而百餘行之二千石刺史不行而小吏行之有下
而無上何其顛之制之也古之帝王所以萬化其俗率
民為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况致
禮止哀及其天性乎故建武以一時簡易之政禮義之
方定為勸福今天下一家自大德以來三年之制有始
通行大臣以至小民無敢冒喪紀禁者此善政也吏無
大小皆可以為政者弟政之本也人：觀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而况於一偏州乎仲謙勉之矣余迂儒不堪

所用講授鄉里五十餘年與君父子三世相周旋惜哉
今堯美墓上之木拱矣斯不及見兩山喬梓之榮矣吁

贈羊王銘序

昔馬文濟少有大志就邊郡蓄收積數萬既而嘆曰
凡殖貨產者假施賑也否則守錢窟耳乃盡散施之轉
弊隲蜀任洛陽為建武名臣封侯取印綬人皆榮之其
弟少游獨不謂然曰士生一世位取衣食足乘下澤
車御款段馬死守坟墓鄉里稱善人可矣後牧汝汝文
趾往汝治西里間仰看飛鳥路：墮水臥念少游平生

時語何可釋馬氏兄弟所見不同出處亦異未見有文
濟小游合為一人如王漢華君者也華氏錫山巨款群
從數十人以財雄一州居尤奇偉不凡喜賓客重然諾
輕勢利義著閩里名聞江浙朝廷嘗命以品官不屑就
家各養志優游自得傲睨物表己巳庚午間羊登相仍
歲大疫家秋殞靡耆相執于道君惻然憫之問發倉廩
左餐右粥一境賴以安憲府聞而剝薦民懷其惠士誦
其美爭為歌謠余謂救荒之政雖在上則順而易在下
則逆而難然出于官吏之手則又有欲欲不時抑配不

物之患出于節大夫士而有司不預焉則無攸欺之聲
而寔患及民矣然大夫之賢士之仁者未易遇也若君
可不謂賢且仁乎或曰在禮家施不及國陳氏以家量
貸以公量放春秋凱之殊不悉子貢之在聖門以一而
表而問將施濟衆聖人皆以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之事
蓋講明者幸能行者故使子貢為百里之宰治十家之
閭安知其不能施濟特患其不能博且衆耳分有窮遠
仁有小大聖使然也余年八十終塞且貧無復當世之
志其時有綸巾少年如同郎者來求貸銀君家何止兩

困能指一國以予之否

送劉靖大夫江陰州尹序

暨陽一州如斗大北倚長江東而南距鄱境不百里地
狹而不朽土瘠而不暇衆庶仰計綽弗支自天恩至
順以來五征繁興早潦交作飢殍滿野瘡痍闐或黎民
康：靡有孑遺赤子失乳而呼父母宛陵張侯適於是
時來守是邦國予一著死拜轉活於是拱揖整端承求
懇疾以眠恤為第一議親行問井家至而口給之勸分
毋措公貸私助竭力盡心弗違寢食灑風沐而不憚勤

若生意稍起壞證尋補則以其暇日起建李宮延聘信
密教養廉舉凡化驗與供接納雖廣慶儲不通或有非
直手無為下戶有消長役定差等為政三年無事皆倍
不惟巨室之所慕而下得細民之權不但僚屬之所敬
而上延臺者之譽以爵本之敬家留甘棠之遺愛蓋使
之為人也明簡而惠慈恭寬而信敏真良吏之模楷而
郡國之所未也古之良吏為治無跡：故其所去見思
使今未去而人已思之矣歌謠碑碣：蓋其使何以
得此於民間哉於此見人心之不可誣而公論之不終

砥也至順壬申立春後一日闔郡人士設祖帳於南城
墻東更整葺善子廡上

送唐子華序

水心葉公評天下山水以吳興為第一其山脈地絡融
液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每自
恨海濱之人山凡水俗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東
望夫水心之恨亦余恨也吳興人物唐以前勿論宋後
錢塘湖為近輔宗吳威晚却第相望淮蜀閩廣之身仕
於朝通行節而君者尤多壬申癸酉余始弱冠習春秋

受李於梅坡直公公振以登諸老之門如存齋陳公本
心文公止堂高公陵陽車公皆一時之望余俱得拜床
下蓋寓蘇臺時開陳以下聚居嘗上國阜既燼堂尤
獨存雖清規苦節嚴映湖水而名揚古木日就枯槁人
之去亡靡我宿數至元以來子昂嚴顯出成甫之昆弟
無是之父子皆辱與余交而甲寅率首庚申酬賁則無
逸之兄而周氏之父子也後來之秀余不及識者尤家
倚數載哉今子華母文物之脚鍾山川之英而氣宇清
高軒局俊絕詩文敏瞻墨墨精絕亦後來之秀者也分

散江端席不及煖者臺文委殆無寧日未幾而代者至
歸囊無餘資錢句有盈軸推年長者一人為叔余不敢
辭望余老矣得從諸賢遊于地下而君方強壯余不見
其學力之日久而罷業之晚成矣俯仰百年廢興存歿
得雲逝水往而不返惡人一日之別輒數日作忠然直
特為吾文友之私情也哉

楊東顧稿卷七

記

江陰改州記

元 陸文圭 撰

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二十三日江淮行中書省奏知
政事臣公楠奏登陽與毗陵毗壤地相接戶不滿七萬
設立總府非是請改州隸毗陵管內省併司縣各一減
官吏俸數十于事理便制曰可是歲十二月擢烏魯克
錫布哈為州長官刻印之任始至問民疾苦皆曰江鄉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楊東顧稿卷七

記

江陰改州記

元 陸文圭 撰

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二十三日江淮行中書省奏知
政事臣公楠奏登陽與毗陵相壤地相接戶不滿七萬
設立總府非是請改州隸毗陵管內省併司縣各一減
官吏俸數十于事理便制曰可是歲十二月擢烏魯克
錫布哈為州長官刻印之任始至問民疾苦皆曰江鄉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土狹民瘠介在一隅以故無大徵役今以屬州事統府
其情不吾察奈何侯曰第安之吾在毋恐既而急符數
下調發無虛日并流供給回遶百里民疲于奔命訖報
淹留因多度死兵屢不時率有怨言侯慨然曰吾受命
作牧民瘠即吾瘠也乃率州之士虛力請于朝願以州隸行
省事得直達免旁郡牽制之虞本報會至尋新登寶位
勅恤民隱宰執條具以聞玉音曰俞今下之日士庶呼
舞恩若更生侯亦喜曰今而後得專治吾民矣治之基
年政平訟簡州以無事朝廷嘉之秋滿還常州路用

知縣當府事先是公嘗為此郡治中常民喜公之復來
而強民惜其駿去也於是速置州之額本謹刻諸石俾
來者有狀且以寄去思之情云元貞二年六月壬子州
民陸某記

江陰路重修總管府廳堂記

江陰故一縣隸常管下中折為軍至元丁丑陞路建總
管府治於子城北隅廳事直府治北迤北堂曰雙檜
經始本末郡京遠不復錄歲月深矣棟宇彫落新者日
趨於故且推歷江風飄來屋瓦皆震兩壁至泥濘沒

踈吏抱贖塞裳以登非所以崇瞻聽澄智慮也或德李
侯思恭家尹是邦一日視事庭上顧而歎曰居館必其
前賢所賞韓人之垣鄰國所識吾受命天子作牧千里
居弗稱是何以見吏民乎顧調度方急供億日繁州力
竭矣安所從出乃召幕僚孫君貽牛君宏李君恭議謀
之皆曰役不可不興而費不可強取也于是集州之豪
右大姓鵬于庭而告之曰吾為右主若等皆有闕虛以
避燥濕寒暑而吾履屨是慎不可以居今為此役非以
取己也代至報去豈長享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

者而教汝民爾鵬半生者皆起頓首曰願盡力於是木
植石金之具棼形黝墨之工一日畢集卷者覽者斤者
朽者主給其直官無所預創始於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之春正月夏四月堂建秋八月廳建役三時而民不告
病患成廣深高長視昔加倍基厚礎博樞換靈碩鉅麗
突兀真百年未見之偉觀也經營之力可謂勤矣嗟夫
上之字下仁也下之奉上義也亦惟吏有勤於卹下之
心故民有樂于趨上之心此一役也仁義具焉抑古之
循吏如文翁召信臣之屬興起營造為美故不知當時

其費一出于官抑或民樂輸之也今海內殷富文軌萬里而州縣所待蕭然嘗有不給之歎六復何哉當是時也賢使良佐并心竭慮鳩工力于經常之外幻現傑于地隨之餘于法空得書矣主版籍一紙力不能備謹記歲事以誌來者

浙西道院記

暨居江水之陸東西南百里而近所統狹無監臨隸屬之壤所處僻無將迎傳送之勞所治簡無爭鬪訟獄之囂古稱浙西道院道院云者謂其清淨簡易無為而化

如真仙隱士之居窮林絕島迥隔塵凡不知其為官府之處也江南道院十有餘所惟東南則如皋崇川江東西則當塗高安湖南北則臨武長林閩之臨漳廣之蒼梧皆是也而暨獨稱于浙石浙水至錢塘分流左右其間列郡十有五六惟暨最微衆大不如杭倉廩不如蘇富庶不如湖秀歛暨獨被美名者則以暨之俗非強執之俗暨之民非湖秀之民也昔者延陵公子崇退讓之節于爭奪之吳春秋嘉之實啟封于社土而衣刑之蘇隸刻錫存香火之祠綿歷不廢淵源漸被有自來矣入

其境農樸而書力耕而奉公百工之器質而不贏也而無益高貴哉適有無而無高貴厚殖之家士大夫處善循理好學而不奔競入其官府官吏畏法而不私守職而能勤平旦視事日曠而散庭寂如水旁有老檜程牙雙立清風肅然令人心醒道院之名不虛得矣國亭故有扁後遷之歷西己丑張溫文所書又七十有七年而鄉人陸某為之記

江陰修學記

登陽文宣王廟宋景祐中博士范崇古立高平文正公

記之自是卽廟為學紹興中王侯崇始立學官講堂齊室略備迄今百七十餘年補弊架隨歲積月深大俱無以妥先聖之靈示列郡之則至尊登寶位之首年至元三十有一年也詔天下郡國修夫子廟立教養法越明年元貞改元復申明之于是同知江陰州事密拉建議請以詔書從事廣平石侯穆爾布哈甫下車與州判官陳君皋忻然戮力日率其工使命博士范君摺董其後闕州人士相與競勸華材輸直事相展成金石土木之具稱形熙堂之工不日畢集廟南嚮前峙三門東西列

丙序繪先賢像冠纓甚肅後餘八載中立講堂翼以二
夾室崇其北為藏書之閣東序之東建學官廳事西序
之北築小學基下至木廩庖湍內外繕修斷甍朽椽無
復存者經始于乙未夏落成于丙申春役止期月而百
七十年之偉觀復舊功可書也衆議徵記于余謹識本
末歲月如右若夫設學命教之慮入德正己之方前志
偶矣故不書六月既望里士陸某記

江陰重修學記

望慶及元登陽廟學告成孰成之東平曾侯也初州有
黉學田散漫數十頃比歲以奉判已者去其籍無以稽
殺之多寡制用之出入未廉告區掌計數易士志之侯下
車祇謁先聖延問諸生願廢禮殿棟持塵或崇其軒
殿乎前楹侯曰噫非制也盡撤而新之士懽然徐應曰
諸侯曰志力不足邪是不遵命取古藉覆畝而棟之扶
度隱量高千額均賦實樂輸相厲愈度既盈侯曰可矣
召匠計之卜日蒞事以辛亥正月告遷于先聖並毀故
廟增博其基廣碩其礎後木于儀真筆石于蕪臺是斷
是斯是壽是尺高亮鉅楹摩切實漢丹碧綉鹿觀者目

船期年近工卷丁上日釋奠禮畢在泮飲酒多士獻觴
于侯曰奕々新廟魯侯之功敢以為公書侯曰未也殿
崇而庶畢勞不相及名稱為笑顧吾力德矣孰能為我
成之在房之士丘介夫而下四十有餘人起而對曰公
徽哉勸學惠我無私嗜飲不盡力凡東西廡四十有六
間重葺而新之三閏月而成不愆于素斷髮朽椽無一
存者望之如引繩如舒翼高深廣長而勢遠平于是廟
學成而侯代者至矣相與謀請錫石記侯之功以示後之
人侯曰是役也博士周君濟嘗許趙由道宣力居多儒
吏王應麟馬履實量其事合謀無力以迄于成今獨歸
功于侯何也曰著其首也為之首者為之功也侯聞之
笑曰因其資而為之勸其人而成之吾何功姑叙始末
以識月日俾後來者一日必算可也侯名定國字安卿
為治此堂有聲云士子夏五記

重修泮宮樓記

諸侯曰泮宮泮二水也以前觀者魯頌八章之八句美
德公修泮宮也序以為修詩以為作之之功倍于德矣
古有學無廟之以祀先聖登無學而廟為學勝于宋嘉

祐三百三十餘年矣宮搆之上面南有樓當堂而高不
避風雨歲久弗支天恩己已完葺張侯蒞事之三日揭
大成殿堂樓下卓殿殘棟梁榱角料壓心傷不寧詢掌
學計者曰祭祠屢膳外有餘裕乎對曰有侯曰可矣命
工視之榱檁朽腐破斃數折無一可恃者侯曰噫魯賢
不可仍也盡撤而更之葦石它材賦工俄直明年庚午
落成不愆于素高深長廣視昔有加楹瓦虛落刁飛
劫丹碧煥吐雲表前對筆峯臺麗澤芳蓮淨植芹藻
相依風光餘采生香不斷二月初吉鸞游止聿觀厥

成濟也文士從公于造殿曰邦侯之德惠我無私請紀
侯績以配史克衆屬筆于端東老人老人嘆曰吾幼入
小學及聞長者言蘇樓之修百年間凡幾見矣余數之
原亦廣矣往也祭漏稍益苟完一時未就即地土者驟
更幸身不及見之耳魏也宮牆並傳舍殿傳舍猶當一
日必葺而况于近聖人之居殿令樓之成非修也作也
高明而廣大堂後以遠眺堂而已將以進諸生于尊德
性道問學之地二三子想敬之哉思有以副侯之盛心
是役也前博士察罕布哈董其始唐君代之克相其終

咸安書送刊之石以詔來者

教授廳壁記

吳興唐君子華謂予曰近代居官者有廳壁記之前人
姓氏登陽校廳猶無有何几予曰昔有之今亡矣亡者
何代華也唐君曰噫五十餘矣年往者如電舊志可續
乎予曰可乃自至元丙子以來進書之徐君元鳳而下
得姓氏若干將約諸石請予記之予謂教官不與他職
等他官職乎民教官職乎士士者民之拔萃不當以治
民之術治之也仁義以淑其心禮法以束其身陶而鑄

之存乎學博而通之存乎科舉而先之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豈不難其人哉唐君清淳而又雅洽古而暢今和
而不流嘉善而於不能真修潔博習之士可以為人之
師表矣歲落不登米康女璧君赴分憲百里外弓紙饋
之粟以哺之守者曰此氏食也君曰士本民也姑貸以
周急請貸之卒受粟而歸既而官索其直君以已幣代
輸士免填墾德之深有獻利者籍江沙場入官重征之
里齊旁緣學田數百畝亦在籍中君力爭數回且援舊
碑為證主者莫能奪乃歸田此二者有功於樹校當併



書之或曰題名者直書某人某人善惡自見今著唐君之美可乎余曰皇甫湜吉州刺史歷記數百年事美惡公形之歌謠且曰名氏遠次未也編以能者為首垂為後式請循此例士皆曰然故書君名君子天歷二年某月之任至順辛未良月卿貢進士陸文生記

江陰州新作刻漏記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得箭之器以水火守之小以沃漏大以夜視刻冬露也漏之箭刻晝夜各五十冬夏之間有長短焉故有四十八箭古法則然夫歷象以授時歷步天之數象測天之器也天之蒼蒼不可俄而度宜真有神人凌劍景薄日月往參乎其間而寸量之執行度之逆順遲速其勿孰從而知之且制器以象之相蓋造端創始非上哲不能若成法已具則一有司之職掌足以專之矣然東方未明顏側裳衣從來已有不傳其職者而非挈壺氏之罪也近世州縣治所各賓刻漏于隄門之上與軍中鼓角相應此以節典居時雖令所在廢置不常規制各異暨之懸樓俟歲作于宋治平二年之己巳明年丙午銅壺漏刻成軍判官唐淑問

記之距今三百一十有六年矣中更故多壺毀不存延祐中初置陰陽博士員而蘇臺王君寶來江陰搜訪舊聞俱為缺典請范綱為之州長官以下厥生其議鳩工集費踰年而就茶驗如式俾郡人陳文圭識其歲月而為之銘曰智者創物福環不忒晝夜有經維政之則志其始貽後代善視之俾勿壞至治改元重光作藍之歲立秋日記

江陰什物說

古者郡國經費仰給縣官財得調用百姓無訛與近世

法禁益容官吏糜祿之外餘不得自擅故費用之絕凡歲時燕享使客迎勞之具不得已取之民間旁緣後漁民以益擾而事不集蓋通以為患而莫之能救也暨陽一小州尤陋而負供意無死出州長官以下建議捐已休斤餘財官造什物此需畢備同知州事理伯雍躬督其事凡而服飾器用成精其能既成以授有司積而歲之理僕族去衆議錫石重如石以諭來者夫其事雖微官與民胥便思其始之勤而防其後之毀以圖于永久是不可以不誌

重修安定先生祠記

予身八役迷泗無矯派擇不精之荀揚想有見之王韓
君子無取存陵起而太極圖道者顯聞洛水而易傳西
銘著斯文天異聖人之體用具焉然水養其源木茁其
芽則自三先生始三先生者胡真之孫明復石守道也
宋景祐寶元間三人讀書泰山之下以古經學為天下
倡師道既立學者靡然從之而安定先生之徒最盛蘇
湖西學教法最脩太學取以為文因著焉然先生崇
舉不中第因定推樂而破召而已以樂知先生者淺矣

謂道水利盡防惡法者尤淺雖聖人之體用廣大精微
不止于門人劉蕡之所言要之濂洛以前亦未有一人
識見如先生者先生為范希文蔡君謨歐陽永叔所敬
而又能識程正叔之為人則其學可知己何天下知之
而當時屢舉之試官不識也科目不足以得士信然先
生亡于海陵歿于杭葬于烏程之何山故潮有祠泰亦
有祠秦祠舊在柳洋之西宋景定癸亥提舉吳蒙更建
書樓齊亭內外完好海陵被邊日尋于戈逸定之餘史
以柱後忠文為急先生之道賙而弗彰既一星終鞠為

茂草天恩庠年泰與豫敬叔由行省貢士來長書院願
器校守有惕于懷首捐去租續以己帑不資旁助盡力
經營自堂及富新構六楹長廊繕修遺像設飾於器什
物皆後前規始庚午九月迄辛未三月料人告歸州尹
李棗判官趙某實讚其成攝直學以董工者公七世孫
敬子也公高尚數人賢者一人主祠于是敬叔來徵又
以志歲月余記聞封嘗監昔有先生祠紹聖中林自一
身男子為博士聞諸朝撤去自乃主祀述者先生非元
祐人何思而吁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祠之興廢于先生
之道何如損益焉夫是以見人之好惡相遠流芳遺臭
皆當不朽雖美陳也實設林之先生有知疑以余為隘
至願士申清明日登陽陸文士謹記

吳縣學田記

至元辛卯春三月余領吳縣學事始至進拜先聖退立
廡下顧視壁宇蕭然於佩簡寂嘆曰壯哉縣而學弗稱
是何政有士楨余言曰恭學之建始紹定戊子趙公汝
誥無為也六十餘年新者故矣視為佛舍日不加葺田
曠多荒會計不當又稱貸而益之士屢無絀則衆散而

去結歌之音不聞久矣近里中趙君糾紳于學慨然聞
之率鄉之石姓各以相助計畝若干方將剛有建請未
卒事代去故籍可復也余復嘆曰趙君今要在令人而
能為此也即利之入人深矣官于學者常疎之外姑取
廉焉未見有能廉者也千金之家屢有餘粟則厚以自
奉未見有能施者也余不識趙君何如人乃能闡士之
窮勸人以義鄉之石姓樂與共成之其志可謂仁哉是
不可以無紀也昔三代盛時人各里居田各井授自國
子而下為士者皆出于鄉遂之夫家而入學有時故士

得自食其力不仰給于縣官自由制壞鄉治廢士失其
守反不如農工商賈之有定日業也為民者四令加而
六異端之說猶是入焉浮屠之室老子之宮鳴鐘擊鼓
閉坐而食者過都之內日不知其幾千人聚而給之者
誰與女魁之敬信吾無識也勇夫健卒圍捨其身而奉
之矣閭閻之無知吾無責也士大夫之家固捐所有而
予之矣無他福田利益之說惑之也子朱子有言曰先
王禮義之宮與其端地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
與無父無君之教孰利孰害今趙君之舉行也舍彼而

此其有得文公之心者乎抑學校之道二教與養而已中心好之易飲食之養者之責也俄今違分在城闕分教者之責也今思且老婆已此行竊慮荒乏之餘大懼教養有闕幸居是邦以及士之仁者樂趙君之事書而刺之庶有闡風而起者乎雖然趙君信有德于士矣士之饋于是賜于是何以報無惡聞之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有人于及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考弟忠信乃免素餐之訛矣飽食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孟子謂亡恆產而因無恆心者民也士則有常

心矣士有常產而無常心何以自拔于民哉

陸魯望祠堂拾田記

陸魯望居臨頓里皮日休以為吳中勝處不出郭郭曠若郊野為作趣泉澆竹使雨種蓮之詩又在別業在甫里距城東四十餘里則先生自謂田鄰多是老農家網魚鱖車之具在高清風素節始權江湖之上今白蓮院即先生故居而祠堂在其右里人指其地云此當時開鴨欄也裔孫元吉捨苗田五十畝以供祠當祭祀時修之費俾借某主之人捨田之事微矣微而必盡者以

見陸氏之裔今而尚存甫里之業久而不墜者也夫先
先一愚滄之士耳同時者平泉莊之輩不與魯公之石
其惟力有百倍于先生者矣再僑之役已不能保而二
家之子姓無聞惡夫高論者固不以彼易此也先生之
澤豈止五世而已哉先吉字安仲余此為作字說者好
學而尚義與其弟原德字靜志拾田建家塾以訓吳中
之子弟時人美之于是魯望為不死矣

適齋記

楊侯伯適以中原世家出牧暨陽暇日謂臨東史曰吾

讀書之齋字之曰適史為我記之史曰諾然不敢請其
義退閱爾雅云適遵率循也郭疏云轉互相訓也適率
音義同說文適作吹從欠從口曰六聲于義皆無當惟
文王有聲之詩凡曰適字來傳以為未詳古註云適述
也孔季孫氏皆從之以為文王能大其先人之聲康誥
之書亦曰令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蔡氏云
敬述文考之事雖其所聞而服行之實之詩書然後噴
然嘆曰侯之取義其是在是與蓋侯之大父金朝進士第
一器識宏偉諒論忠說政事絕人貞祐正大間為臺閣



名臣見于簡上趙公遠山元公壯志人品可知已從駕
大梁履溫文獻昔齊王儉卒禮官欲以文獻謚之王晏
不可卒改平頭憲字宋三百年豐功鉅德之臣不少亦
無一人得此謚者文獻聖人之所重紀宋尚不足徵公
之得此其人品又可知已今侯家世相傳或修厥獻追
考于前聞人不亦休哉或謂繼人之志述人之事非下
臣既然是不能經述違者也自天子道于庶人一也文
王大先人之聲廉叔祇文考之德文王未嘗稱王方伯
也廉叔諸侯也今之牧守古之侯伯也繼述胡為而不

可彼朝後傳或以附曹太丘至孝而忘讓獨何人哉大
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擬道堂記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七猶路也
路者人之所共由道而理也理者人之所同得二氣停
分五行錯布人得之而為人其端有四益之以德而為
五常其綱有三附之以兄弟朋友而為五品百骸九竅
皆有妙用萬物衆美必有要樞孰主張是道也非邪道
之源遠矣經子可考者十有二人沂文武而上至堯舜



而止沿仲尼而下至孟軻而止愈原道曰堯是以傳之
舜是之一字果何注主此非黎室撰始愈殆有託見那
獄中之言略于魯論詳于高謨愈學不至此其見道分
明約一斑耳至謂軻死不得其傳則非也道散宇宙間
無古無今有其人則聚無其人亦未嘗息荀揚王諸子
謂誰知道不可謂之知道不可得其一遺其一非不志
道德不至也天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德者行道而有得
于心者也而異端之說曰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生
進此道天道在我者也宜真有一物而待于人進已乎

又曰失道而後有德是道德為二物而先後之分尤非
也墨端起正學墜然二千四百年後道出于秦陵再出
于河南魏于顏子不死後出于建安魏于仲尼復生由
其氣質清明學術純正窮探力取默契道體而用工亦
精密矣道備于諸君子之身吾聞而知之及而求之吾
身則無有乎爾豈降才爾殊哉德性不尊無以進高明
之域問學不道無以造精微之闡道自道入自人血肉之
軀與義理不相管攝規觚物爾嗟夫道不遠人而人去
道遠矣鄭公鵬南家碣石之陽攬轡淮浙開掌行御史



府考廉公五詳明果決風裁凌然名振一時歲晚倦憇
卜居蘭陵佳山水處採茅作室聚書會友講習其中揭
以遊道二字夫道者修己治人之術上士聞道順而行
之中士聞道勉而行之下士聞道則笑之雖不足
以為道而勉強者亦未易多得公于道有聞者既勉強
而行之矣惟至聖達天德此古聖賢潛心不息者也本
于率性成于謹獨擇善以誠身而已中庸之學公服膺
久矣學固所以致道也然學道則愛人天下顯之方賴于
公公豈山中人乎中庸之二十七章既開修德凝道之

端終以明哲保身之義語意前後不類朱子釋曰道之
大小無死一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死不宜嗚呼
此義精矣疵賤姓名未能望履烏之餘光伴未微記蓋
有不知而作它日升堂尚能為公敷輝其義公折衷之

止善堂記

越相迂翁為句曲樊君子芳書止善二字以名其東偏
之室義出晉子書儒先發揮殆無餘蘊大際研精而未
及粗究理而不言事其于天性人倫之本問學操修之
益感儀德容之盛既以形容至善者極矣而行者止于

王畿飛者止于丘隅各止其訛而不遷以至仁敬孝慈
信之目皆知止而得此止者就其說推之敬不止于陳
善閑邪必以齊之訛以事亮事君則敬之至也孝不止
于朕勞奉養必以齊之訛以事嫂事父則孝之至也顧
顯而通此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然人人何以得
如舜哉不得如舜則善未得為至也不得為至則未可
止也人多謬認至善為善惡之善非也乃事理當然之
極精微之至有不可得而名者始以至善目之若孟子
所謂可欲之善樂善不倦其為人也好善則乃善惡之

善而非此之謂也然孟子之善學者可踐而致而大學
之善則聖賢之極功未易以一蹴造其域也樊君居是
室也仰而觀其名俯而思其義一經十傳皆吾几案間
物講習復行如炊之熟矣近而求之父子兄弟夫婦之
間交及之際各止其當然之則父慈而敬子孝而敬兄
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止此謂禮之善物
于止善之義為近樊君殆庶幾為君積行勤果行居仁
樂義處閨門睦與鄉閭信子姪彬彬之教誠志學有未鄙
馬氏少游昆弟之風為三宰名家樊君又進不已公其粗



而入其精者于事而依于理揚名生石常性之法也昌黎
有言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今雖未能及已將不得為
善人乎吾于樊君云云

明善齋記

明善齋者吳中周君子華讀書之屋也天下之物未嘗
有無對者故善與惡對或曰善與利對利亦惡也中庸
言明善不言去惡何也明善足以去惡也學先致知而
後力行明之也而明之德也明之明也能明乎善則能誠
乎身矣明善致知也誠身力行也小人聞居為不善見

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非不知善之可好惡之可
惡已不能實用其力耳不能實用其力者不誠也不誠
者由不明也明則誠矣子華之為人飯而自信篤實無
偽好讀書作詩然自幼即親簿書廟會之事故精力為
此奪宦途中輒轉二十餘年臨事不苟是非必辨此至
真官長性必得直乃已嫉惡之心太重故忌者眾自度
不為時所容深有退心之志遣其子及甥從余遊有意
于謀學明理者間為予言學無精粗理無鉅細致知之
極功可以知天地之化育小而言之應訟之本使無情



者不得盡其辭亦明善新民之一事也故吾于小大之獄
必以情而不敢高下其于雖未能以善及人而不自欺
人亦莫吾欺也嘗扁中庸之語于室以自儆子為我發
其意余曰劉玄德有言勿以小善而不為勿以惡小而
為之此玄德所得于鄭康成陳元方講學之語也彼強
為以經術飾史事如公孫宏倪寬者能發此語否乎今
子華則能行此語者也吾嘗以為中庸此章與孟子合
而孟子則與善之同一章界限尤明白學者不可不體
認而居官者尤不可不以為戒也子華忻然曰君言甚

善當併誌

勤敬齋記

宋咸淳間中英胡君壽擢第進士筮江陰尉妙年秀拔
文雅政術未表一時守器重之羅致幕府郡事皆屬焉
守嘴諾而已余少君五時習舉子業間獨鈴下鏡視然
坐之室扁曰勤敬余不敢請其義已而時事浸異君解
印綬去自是不復會者十有七年辛卯春余如姑蘇揖
君館下容鬢蒼皓執不復識顧余而嘆曰與子別久矣
昔吾自江山歸也家園俱破憂患併集獨行踽踽費用



不售令老矣遂無田廬可以兵饋焉蔽風雨吾性簡脫
不能效新貴人輒與時競間獨念念勿聞長老之訓惟
勤惟敬以是在身以是居官則免于戾吾書諸紳將終
身為今棄于斯不復有進取意然行己無愧四十餘年
猶前時之處子也吾雖貧而不惰于志吾雖廢而不忘
于學吾舊知于斯義也子益為我言之余生晚謝不敢
當不獲命則復于君曰勤敬之美廣矣昔者書聖武公
九十有五作懿戒以自儆使人誦于其側其詩曰夙興
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又曰慎爾出詔敬爾威儀無

不柔嘉其勤且敬如是故詩人美公學問自修之成而
綠竹猗猗之詩此為作也君年不及武公之半退然若不
勝衣而有任重道遠之意寂無中人百金之產而有畏
天命憫人窮之心此自古志士仁人之所以為難而後
世故達豪佚者之恥不屑為者也每觀魏晉易代之際
士以風流相命登山而嘯臨流而暢詠據柳而鍛由實
而入抱甕而飲一將諸賢之心以為身不得位于朝志
不得伸于時痛於邪之害正憂明賢之自然煎故發憤
而寄于斯也然其蘊往不屑之韻習以成俗倚仗虛曠

望空為高正始永嘉之際國事日非諸賢不能救也而
甚者不免其身嗚呼悲夫當時學者明莊老之自然賤
聖人之名檢也大道學之進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
為本勤敬修身之目已為有懈惰其肢體袒跣其手足
以是為達者乎吾聞之虛世之道惟自治可以止亂惟
遜言可以避禍惟勤學可以救俗惟持身可以範世觀
吾諸賢未之謂也君讀書稽古窮學力踐此義熟矣余
髮種種視君腫老乎其後顧竊有志于學有志于當世
請從君發明其義而相與悲成之君曰諾哉

怡順齋記

杜元凱序春秋曰傳云優而柔之嚴而飲之渙然承釋
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先儒以為此數語非深知讀書
之味者不能道元凱有左氏癖因其癖也故得其趣豈
惟左氏凡讀經書者不得其理則不得其趣抑左氏長
于議論而短于理如君子曰之類背理亦多以其善叙
事也學者愛其浮華而讀之者亦不覺其浸潤之入人
深也然理一也有義理之理有文理之理左氏于文理
可謂順矣特不純于義理耳讀者尚為之怡然而況于



聖賢之好書乎而况于理義之至顯者乎筌者在魚得
魚而忘筌蹄者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在意得意而忘
言此謂意者本願乎理而已理順則意樂亡則鳥可已
鳥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昔庖丁善解牛手
之所觸肩之無倚足之無履膝之無倚皆中理解也其
言曰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之見其理也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恢乎其游又有
餘地矣操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即怡然理
順之聲也雖然此文理之理非美理之理也桓公讀書

堂上新輪者矣之新輪之妙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
能言父不能以喻其子子不能以受之父此理之至也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此讀之書則古人之精粕
耳以書觀書而不以理觀書鳥能造其奧之深而為之
躍然也哉余及夏君仲實博學而強識稽古而能文與
其弟仲賓及愛甚焉于莊居之東偏築室三間榜曰怡
曠昆季歲修于內焚膏繼日墳籍嗚咽如常練之華釋然
鄉人皆稱之黃君子高為之作記云既發明兄弟怡之
之樂矣而于元凱書中倡水之味未之及也余復衍其

義為嗟夫枝葉扶疎根本之撥也華藻教服朴素之鴻
也今世之士員學問於文詞然欲取光寵于一時者有
之矣及而求之閨門之內倫紀之間放利而多怨嫉財
而致爭傷手足之誼失袖煙之敬有耕夫販婦之所不
敢為者而讀書之家咸為之是非吾書之過學而不思
致知而不力行之過也若然則神其信畢難自辨為通
儒亦何益哉仲寬聞余言怡然曰讀書之過書以為後
記

與蘭堂記

舜之教曰為善之鶴鳴而起周公之思無三王也生以
待且自強不息法天運也是故聖人惜寸陰衆人常惜
分陰志功業者汲汲焉猶不肯流連光陰廢棄時日昔
人流涕于髀肉之消卓犖于百楚之運何乃自若如是
不如是不足以有為爾然而道德之味無窮功業與時
消長徒竭智慮疲精神窮日夜之力以僥倖于萬一幸
而得之震耀于一時春華返服隨卽推謝而況于下是
一等析秋毫之利較錐刀之末以與賈人子賣菜傭爭
者乎嗟夫人生百歲掃矣白髮見以至成童勿論壯有

室矣強而仕矣三四十年間可喜可愕可憂可恐者何
限未幾壯而衰老而倦視聽減而精力疲滴盡而行不
休蓋棺而事未定可哀也已豈造物者使之然哉以予
為此拘之也老莊之學者悟于此發為心齊生忘之論
室虛生白湛如也彼雖無見于聖學純在不已之妙此
之拘之于造物者則天與壤之間也里中陸君振之好
學篤行功以孝謹聞性不與物競其先莊簡云四持憲
節揚歷二十餘年晚雖倦游不及享丘園之樂振之當
賢翁諫子其弟無幾微見于邑又出居里第之西偏築

室殿楹以真蘭名之蓋取堯夫晚涼散步詩中天與二
生清閑之句意以蕭散自慶也余記之全疏堯夫先
生始學于百源之上堅苦刻厲不就食者數年在半深
雪山中危坐潛心虛靜見理明徹能以龍推乾坤萬物
之情盡內聖外王之道其工夫可謂至矣初年取及周
流莫楚齊魯渠晉之即年三十餘始居西洛遂築球堵
適適自如嘉祐熙寧兩君不屈主簿推官宜足為先生
兜我安樂窩中鶯花萬畝天津波上酒月重陽蓋生于
太平長于太平者先生之身而俯仰天地浩氣無規者

先生之心也此謂英邁蓋世之豪宜得以散人逸士例視之哉回述堯夫一生出處天效以告振之使知道學自修之功不可以頃刻忽而營之于富貴利達以毀其身者固不敵一日闕居之樂也二說相頌其義始格

居隱堂記

劉滄翁為周君國用書其坐右之室曰居隱而求說于場吏老人老人曰春秋時王道衰天地閉賢者退而窮處散之四方名姓不求人知如苻蓀之丈人耦耕之沮溺狂歌之接輿或適齊適楚適秦適蔡或守河入于漢

入于海皆隱居以求志者而聖人以為闕其結未見其人何也蓋此與下句當對看求其志守其既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既求之志也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意為近之若耕羊釣渭之人足以當此春秋諸人謂之隱居可也尚未知其志之何如而況于達可行之道乎宜聖人以為未見也國用駭曰非是之謂也吾世居田里飽山林之味族大而離倫遠壑城之北一巖之外闔閭也淮滿江瀆之客藪芑之子負販之夫旦暮出入城門之軌日深而吾獨鍵閣下捐不交人

日高而起日入而息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咏酒
明之詩優哉將或聊以卒歲安敢自附于古人隱者邪
子曰是何傷哉古人以市廛為大隱而山林為小隱蓋
地雖近而心則遠跡雖動而神則靜也君有子七人應
門戶聚族本于膝下擊鮮奉音更起舞歌壽樂不可支
嘗此時君自視如陸賈之難家居猶財與太尉丞相往
來畫策君自幼無宦情布衣終身人罕見其面所以得
安其居而遂其隱者諸子皆有助焉余爰籍之生子不
得刀夜漏垂盡而後不休可嘆也哉

橋東顧搗卷八

元陸文圭撰

記

德然亭記

濟與滌交流深久枯而濟旁山深西北來瓊春之橋東
會于章丘之明水匯為東西麻灣而瀕江之水出焉江
自縣東迤西而南鼓參鼓可與張公之別業在其左今
子元朴實健先戒構亭其上而命之曰德然介李侯履
初微記于橋東陸叟曰德然我公之名亭也昔漢明守



日高而起日入而息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咏酒
明之詩優哉將或聊以卒歲安敢自附于古人隱者邪
子曰是何傷哉古人以市廛為大隱而山林為小隱蓋
地雖近而心則遠跡雖動而神則靜也君有子七人應
門戶聚族本于膝下擊鮮奉音更起舞歌壽樂不可支
嘗此時君自視如陸賈之難家居猶財與太尉丞相往
來畫策君自幼無宦情布衣終身人罕見其面所以得
安其居而遂其隱者諸子皆有助焉余爰籍之生子不
得刀夜漏垂盡而後不休可嘆也哉

橋東顧搗卷八

元陸文圭撰

記

德然亭記

濟與滌交流深久枯而濟旁山深西北來瓊春之橋東
會于章丘之明水匯為東西麻灣而瀕江之水出焉江
自縣東迤西而南鼓參鼓可與張公之別業在其左今
子元朴實健先戒構亭其上而命之曰德然介李侯履
初微記于橋東陸叟曰德然我公之名亭也昔漢明守



彭澤令僅八十餘日不肯束帶見督郵賦歸去來詞
况榮嘉里則居重九秋菊盈園持膠扇由空服九華寄
羨於言女其推側東顧之下悠然自得謂死中有真意
蓋但頭採菊舉頭見山景與心會所以為奇而或人輒
以見字為望字遂使此句神采索然以見之出於無心
而望之則有心也北老曾標而落真寄與於山川之外
高僧逸韻今古一人而已致公以家世入仕通惠清要
聲望烜赫三十餘年遂濟臺省長官值中朝多故體勞
餘儀之際而北望望朝父命而夕引道臨書教迫使者

旁午為廷車度不得休閒以疾辭床床重滿解食而寢
血氣未動不得免焉推枕而起皇皇焉未知稅駕之所
宜後有倚窻寄傲登真舒嘯一日之樂哉李侯曰不然
史所見者迹也而未如公之心也王仲淹有言心迹之
別久矣清明之時非今之時也公之心淵明之心也世
以清明為隱者謂勿空無功名之志哉現其命子之扁
應似陶族之興追想桓桓長沙之業自以晉世衣冠恥
事異姓美然以履止題甲子故得朱氏經自晉徵士陶
尚之書則謂淵明為隱者非知淵名者也謂淵明有志



於功名者亦非也公則深知其心矣然則黃金橫帶馳
將於瀟湘之郊人以爲公榮而遠送白雲翳鶴長松公
之與己在乎西山之西東山之東矣雖然僕曰吾二
人間亦即之也故以復於公何如叟曰若敬書以授之
時天曆庚午上巳日也

本竹山房記

余讀書江上聞戶罕人事師名者慮自吳中來風度最
遠器局修整望而知其爲儒林之老宿行輩也余從之
將一日袖文示余曰此吾友人文居敬與記吾本竹山
房之像也吾之先舅眉陽人本竹則眉之永豐山名也
距州七十里而迤其地產竹字林秀壘仙官羽士之所
宮師氏永豐之望家於下教世矣始吾幼而出使沂江
涉湖憂患起而更數十年還而老於園壘之內因結小
樓二間榜曰本竹以歲吾一飯未嘗不在翟瞻西也史
吾同郡知吾爲密記文云燕于胡何如余應之曰昔春
陵城西有村曰漁溪周先生居焉先生純過九江受廬
阜不能歸築室其下以漁名溪築殿大祠堂記中所謂
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者是也先生人品甚高不



由師傳然契道體于異而下知有漁溪而溪之所以得
名則吾直斯人未之知也詩云維桑與梓必敬必止處
父母國之道也古者井牧之法四民業安王更遷中
世士大夫觀觀成棄墳墓官將忘歸備寓它境愛其山
川樂其風俗留居之者十平八九歲月之暮所居既倦
則故鄉之思日夕在望墓首丘之情有不能忘者奇現
于瞻蘇氏之火見其兄弟壯歲出蜀飄泊彭來之間顛
沛荷海之上德善報而至勞走夢指江水而誓歎歸田
言不及然而眉山之蘇遂為顛沛思之蘇矣師氏以

視學行義世其家百年之間文獻相承其功名雖未及
蘇氏當年之盛而優游鄉里沒齒善人亦無蘇氏當年
之憂患推德之論固不以彼為此也今吾考歲少年之
出戎者其有蘇氏功名之志已而落魄不偶終身流寓
至於扁故山而自號以齊西陽之懷自耐水周子漁溪
之義君子因深嘉其志而亦悲其身之不遇也雖魚周
子縱容道德而處心於得喪之外故其處也樂以忘憂
亦士所宜法耶蘇氏喜文章好功名而置身於是非之
內故其去也多憂鮮樂亦士所宜戒耶既以此況後子

序 虞願之居仁書而德之亦以自便云爾

身巖記

王君實臣世居豫水之陽嘗士金剛克願氏為漢北貴
姓祖父昆弟列官于朝君既尚超文而某府以忠諫聞
會禮貴人當國衆貨無原則君也一區使左右休君且
曰若欲官乎與我而可得君辭曰先人敬廬也且不願
仕君母夫人嗚曰此言何為至我而不幸吾母子无其
下禮貴人夫不樂倚用事久雖晚立蓋紛君曰不與必
慈我吾謹避之耳索馬疾去而欲江濱先人氏處多在

焉聞君至大喜爭致之君往家其間浮沉數年鬱鬱
不得志一日路下東征召祝然自奮請具囊羽稅軍
從稅卒操舟入洋中請先登岸擊賊魯主將破師尋以
君黃海道錄事由吏吳轉輸邊碼餘波為滿歲一往復
壬辰夏五漕臣議更鹽法借君出司道過中江訪子巖
寔之濱余前未識君君為予叙出處本末握手出肺腑
語且曰吾州大行迤北古桑乾河側鼓山時其在玉山
巖其石旁有碧落之巖字味巨石水崖千仞吾先時釣
游其下日宴忘飢當時以口語心異日買田築室終老

於是今四十年矣聞河隴海圻屢萬次二七始見解由
皆消此志猶未遂也顧念得姓以來二百餘年積習滿
床不可當吾世而墜先澤以故通勉從事不敢告勞
矣故鄉先隲寒暑夕無夢寐每隨其間嘗寓居揚曰
碧巖不忘本也子為我著其說余曰君侯知馬夜波之
事乎昔者馬夜波衣羊裘起復軍遊涼蜀間從弟少
游嘗謂之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終里稱善人可
矣後安波學文與女子佳浪泊中仰視飛鳶跼踖隨地
憶少游平生時語不可復得嘗對官屬從容言之自恨

歸計不畢言犹在耳及侯斬息碑金紫獲將樓船出九
真將騎兵出雁門謀獲雙隼請擊五溪蠻卒之壺頌不
進曼足時石室中終身不復踐少游之語今君侯春秋
方或有茂茂壯士之風當其往來江淮此夜波處遊涼
蜀時也及其征海表策遠矚此復波學文跼踖佳浪泊時
也碧巖之號寤寐家山於是思少游平生之言矣今而
後君侯設誓解佩御故駉馬取下澤車過家上家學牛
臘酒以宴父老然後尋兒時釣游處返吾初服優游卒
歲不亦可乎不然九真之南雁門之北五溪之西唯君



侯馬首是瞻則碧巖雖在吾懷歲月之婁涼也君聞余
言然歎良久曰子言有理吾方圖之子其書以授我乃
書授之

一山記

登居所尾北嶽長江直郡治北純江之下有曰君山以
楚黃歌得名山形小而勢踴無崇巒翳谷以憑阻其高
深莫測即千百餘年而君山郡主山也其西南則羣望
青高其東則由里故致恩巖諸山環起而拱揖之故君
山雖小最中於諸山每遇春風花時秋滿雪月之景詩

豪華客遊人士女坐臨而鶻飲行歌而坐甯山之勝樂
不可殫述余嘗欲卜廬其下為終隱之計而未果也越
君弟之家於山之左朝夕與山相接已而避地去家偏
居城西向隅距山數里所舍幽邃而闌闔疑君與山不
相聞也晨起推其戶故山之青若徘徊而入數峯似昂
若遠而逝若竹立似僕若顧盼咫尺而不得語也越君
喜而嘆曰吾與山有宿緣耶何追逐而不相捨也因自
號曰一山而寓之於余念越君少時以故國佳公子
扶藜負屨勝於當年謂功名可唾掌取時珍事故卒因

既不得志方求田問舍皇皇無所之此周陳元龍之
所竊笑而欲卧居於百尺樓下者也然士處時老少
異見隱居求志避世無間亦君子之高致也試與君倚
浮遠之欄呼大江而問之自楚以來更問幾姓春中之
後閱世幾人彼之豪奢富貴勳榮夕悼死如秋種之花
而一山蒼蒼千歲不改自古高人逸士所以定格彼而
狀此者蓋有以也題君其遠近故廬乎使猿驚鶴怨以
動草堂之靈余異時想故拜於庭下負薪汲水以相從
詩分此山一半君之名益餒少余一歲去

觀稼亭記

楊子築亭于野圃之上命之曰觀稼顧客登焉客曰吳
穀子之名亭也山有嘉卉既有荷華蒹葭之梅酒水之
芍藥皆足以供詩人墨客之歡若稼者曰里閭事村氓
野老之所務且酒榷稅之具在焉子何見之有主人嘆
曰書無逸詩七月皆言稼穡之艱難周公置教於我哉自
天子至于庶人一是以農事為本故孟春躬耕帝藉三
推孟夏句徒進行命農勉作故省斂而助不給若庶人
則三時之間沾體塗足盡力於南畝者也今吾與子命

石曰士年已殷田之勞僊仰一亭之上徘徊曰領開口
而笑來若而食得無犯素餐之譏乎客曰然請為耕田
之歌歌曰的的兮力強乃理春陽兮傲戴良躬耕澤澤
兮或耘或耔日雨祁祁兮以膏我復黍黃覆濟濟兮萬
億及孫曾孫不斁兮農夫樂只歌罷主人大悅爾酒介
壽而退

橫舟記

清環堂之東得支徑出外園行數百步曰梅臺臺下為
池池岸種木芙蓉夏秋開華掩映綠岸迤北為橫舟閣

閣建入池與臺相直望之如畫勝無壬辰秋予侍公登
其上徘徊曰顧扣楫而歌之歌曰采芙蓉兮中塘芙蓉
將兮無梁留帝子兮北渚以美人兮西方權未闕兮雙
飛清風吹兮野蕩航展起獲兮中流漢口無人兮滿船
夕陽夕陽兮奈何歸來兮滄浪波上兮寒煙水禽拍拍
兮葭葦蒼蒼兮漁歌兮和汝起漁骨兮鳴榔憶孤渚兮
倉卒尚不知老已東之鄉拾湖草兮忘憂人何必森戰
與汝尋歌聞而退

賓月亭記

永嘉山水甲東南而雁蕩占居處第一山襟平陽邑
而林壑幽秘源洞奇曠衆峯皆峙互相吞吐巖巖然士奇
者三十有六里人葉君家爲鳳江葉亭面揖紫翠水遠
桐角鳴一夕山空無人鶴唳松籟長天捲雲清碧萬里
葉君步屐亭上于執轡如靈浩歌輒發九章歌未爛有
客種入坐山上寒光炯然神異逼人清逸出塵俗表葉
一見驚喜顧謂客曰子非織河望舒之流乎吾聞鳳凰
之樓鳩鶴之苑曉蟾之臺形骸之池妙舞清舞宵樂
未去子胡不往而獨於荒江之闕窮崖之下辱以訪予

得無雅俗後之過與得軍乎客曰王侯貴人之家教以
風我亦未嘗不往然彼宜如吾之心者哉吾性孤耿每
逢強人爲士苦調清吟蕭然而長往者心輒愛之故今
夕造于爾與定交可乎於是主人大喜舉酒屬客酒半
爾主人起舞客曰吾往年與諸仙對酌花間李謂吾不
醉彼嘗停盃而問我以古人之事後人與雪堂老人遊
于赤壁磯下聞吹洞簫聲相與養孟德爲鶴南飛之詩
吾行天下知心僅得二士今子成三人矣主人聞之益
喜笑語良久以如意指客示童子曰汝見吾平生有此

客石童子假寐也。應須史去而西。沒野鷄初鳴。客辭主人而退。期以來夕。復會亭下。葉如翻而往。候至夜分。俄陰雨驟興。風雨交作。客遂不至。葉方恨恨久之。後數年。道過蓉城。以其事語友人陸某。遂為之記。

菊軒記

霜露既降。彼芳獨妍。香而耐久。枯而不墜。故其功益奇。延年人。孰不受菊。然愛者。中始為菊。則不可。九日開。居更叢。獨雨。與直。齊焉耳。世遂謂菊。明愛菊。然則松菊。苟存。換孤松。而置。極謂。菊明愛松。亦可。換而仲之。愛蓮。

花者。香。潤。茂。叔。邪。況。今。時。之。菊。殊。非。淵。明。之。菊。也。陶。安。景。言。菊。有。甘。苦。二。種。花。有。黃。白。二。色。生。南。陽。郡。最。難。多。得。宏。景。梁。人。上。距。晉。宋。不。遠。度。滿。明。所。賦。之。菊。亦。止。此。耳。史。正。志。范。至。能。誇。菊。近。六。七。十。種。已。倍。本。草。數。十。而。陶。未。之。見。也。然。詳。其。名。品。俱。甚。平。平。無。絕。奇。者。近。二。十。年。海。上。吳。中。延。及。江。左。種。種。瑰。異。屢。見。層。出。餘。高。踰。八。九。尺。花。丈。徑。三。四。寸。五。色。淺。深。金。粉。綉。爛。碧。瑤。西。洛。牡丹。廣。陵。芍。藥。相。伯。仲。史。范。又。未。之。見。也。宜。天。地。之。氣。時。有。所。偏。聚。而。人。力。之。工。巧。轉。移。其。間。神。功。造。化。有。不。

能建者非草木之妖邪使明復生乎擬其英未必不
擬其美而艷以為尤物而棄之也然則玉粒之美惡植
物之成衰歲者必有所成矣魯陽葉尼宗陶詩菊盈軒
持以示余余何言哉曉時今非昔花亦今非昔矣清明
之高山景行今猶昔也孟子曰霜其詩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萬松堂記

芙蓉城東北可二十里有曾武山庵後為禮敬寺寺後
有萬松之堂龍潭上人游方而歸介於德悅仁近詩為

其師求兜鉢瑞雲史史口堂之鉅麗吾未嘗寓目焉為
乎記它日過之門廡深窳花竹淨娟尋師方丈拾級登
堂坐語未竟忽聞笙簧之聲起於屋後琴琴鳴鳴高下
疾徐似中律呂方傾耳聽之雅風颯無衆竄起魏如海
濤萬雨浩浩鴻鴻澎湃觸石發還奔雷遊百川而東之
也為之悚然而驚主僧微笑顧童子存扉但見蒼松滿
山倚者偃者直者仆者聳者柯者磔石多為蒼松虬者
中錯者此聳者彼變者蒙霧而膏榮烟而黛枝若削鸞
根若翫虎日規之不能承手約之不能數蓋其為萬松

三皇殿講堂記
卷八
十三
之山石築堂以臨之者取歲寒之義蓋吾閩一生二生
三三生萬物自一生萬萬不為多曾萬於一一不為少
此物理也有以少為貴者哉洞明喜孤松之秀春獨樹
之奇今師程松光好巖谷將陞堂階千歲乎將視匠石
棟梁之材乎將為鼎天斧斤所薪乎將受西窗所培乎
將遭雷雹所摧乎吾無師皆不能知也師曰吾佛法慈
久爾力宏大定無慮主史以萬松為多乎春子可胸頃
爾也史不答是夕留宿山中獨窓上月影暈昏昏為龍
蛇夜且半猿聲四起孤鶴長鳴撫余不寐童子侍側曰

珠鶴時時出白松間求聽吾師說法耳堂成於某年某
月佳山無極慈公別山參公今嗣孫某人某云

三皇殿講堂記

亞元戊寅詔下所屬秋陳明陰陽醫術之士是歲十月
天雄趙建震東江陰顧本路醫學醫始別籍為戶除後
役趙受代去又六年子德新東嗣父成武林徐谷陽副
之先是天醫院奉醫學久廢後進無師習定國路設學
置博士弟子員歲時講課制可于是中書省建言各學
創三皇殿春秋釋奠著為令符下本路施行間程李二

將軍故地若干于故之西南乃為其處度材備工題祭
二召躬董其役歲在丙戌五月辛未殿成越八月丁未
宴成湖望師弟子跪竭如禮送而升堂相與講述其一
家言矣夫素問難經靈樞經等書其徒相授以為遠古之
秘源逸不可追致殆與皇帝神農書黃帝兵法之說相
類然其旨蘊工巧理氣厚貫知陰陽之故標死生之本
將入澤而其功殆倍于諸子百家之上蓋者以為六經
之外不可以無是書也世不可以無是書而後之精妙
又非書之所能盡者昔長孫君授為醫以禁方而戒毋

泄其傳公孫氏授淳子以奇方而謂母以教人上流之
水苗司之法令人不能知也然則堂之講是惟無斷論
者在下有則必徒之矣會其後徵記于余余備家者流
挾其師之說以鼓而斯世力顧不及彼也尚何言哉

并磨記

國朝仁育堂生周師氏稟命京師即國守立醫學宜博
士弟子員以季春季秋之三月九月釋奠于三皇儀視
孔廟前代所無始見也暨祠在于城東南高地居民居
沙塔而北不百武有兵馬司舊址前列階臺後帶江水

西坊寬敞廟舍為宜是祐初守為候選而禁之正寢魏
然廟貌甚古餘弗稱是歲久且圯天恩已己某始至使
為均下額增機括心惕不寧遂與同列謀之同知州事
劉君信首慨然任責各捐已奉率為鳩功備匠使夫民
不知役勞故郡之制繪塑善濟岐伯神應玉扁鶴以
下十人侑享祀祀和十曾門處講室下至范渴位置得
所人以精力覺砌宇清通渠引流百益具舉善成有日
鳩祀於某初惟古人所居之館一日必葺况古聖人之
居朝廷之所嚴事者哉其與劉侯判既免於成廟而蓋
之宜無望於後之人哉或謂鴻荒之說取人惡之者楊
伯氏之傳說也

常州為福寺記

晉夜郎為福禪院創於唐天祐間正消去策二師生寂
之地叢林茂並甲浙之右至元己亥用師江南當為兵
衝守臣以拒戰死破城之日并湮木刊而三百餘年之
薦福卒殫於劫灰中惟佛殿雙椽僅存涉江而北抵暨
陽界寺有田二千八百餘畝宣和中郡人卜居七捨以
飯僧兵後其徒散之四方而田為豪有力者所據乃子

春僧笑岩采居之聚其徒以講其師之說出全力以窮
其荆蒿殘碑斷甍幻出化人之居既入苦官訟理卒
歸其父讎而寺之舊址成復壬午臘月過暨語念其道
本末求余文以共其起廢之歲月余閱而嘆曰彼衆興
廢教存乎天而人力不測焉衆所以成衆興廢不假乎
人則教亦不能以自行昔唐之將亡也法書創焉其廢
也以宋之亡與干戈宵相然始設若有教行乎其間則
其廢而復常興也固有待乎其人余笑岩即其人也笑
巖雖為浮屠其學幹舉勸敏類世之有才者故所向如
願而其功皆得言余獨於復田之事更有暇也自西域
王子以捨為行中州化之彼林於因果報應之說本非
正道其用意則亦善矣世之貪者坐懷財而獲之取非
其有之謂盜其良心無從愧恥聞子氏之風亦可以少
省哉笑岩名晉悅暨之永陵人

延慶庵記

距北江數里所轉柳巷而西石徑縈迴過野橋林樾扶
疎屋瓦參差梵音經聲殿殿與海潮相應谷而山僧野
衲之所棲東而行人之所回顧者顏川陳氏之精廬也

始據山石既廢產深為終判考始合北樂故斯丘既得
古卜經之營之于植松檜成行辨巒任放白鶴來翔既
又燕室於其旁以為享祀焚齊之地名之曰延慶指僧
可明如時居之明來請充念惟稱福慶應之聖蓋天人
積殺之災而陰陽善惡之積相摩相益反復無端而真
有不可誣者故釋家有福田利益之可求而易家亦有
積善餘慶之可必樂求之說出於有心而必之說則無
所利而為之也每觀于公之高門王氏之三槐執事宗
尚如取諸奇而造物者卒如其所期亦若有陰相之者

道其理之必然而彼不能不隨之歟抑彼以類相親善
感之者亦善感故人無不老之壽而有可延之慶壽止
於當年而慶流於百世故也裕山君富而不驕以濟人
利物為心時聽歲幾江淮間全活甚眾獲德深矣陳氏
而表父也其在君之二子于慕學而善賢好施而不保
天德慶於是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懿氏之占石毀發矣

報恩庵記

佛之道以無為宗以實為安以身為幻苟利于物肌體
髮膚捨不復惜獨其所居莊嚴觀慶會德為計通都大

世招供蘭若無慮數百區爲鍾而會學魚而食潤立農
石之下尊師老宿臨指盧以依焉者亦役金碧煥出林
表與前所習佛之道絕不相類余每依之嘗欲以和其
徒皆不答講師智滿一日謂予曰吾親歲時尚幼極道
大義時時爲人講說習得三昧會又意積有人誘致于
理事幸得釋得仲子復去一鉢海方幾二十年絕歸鄉
里吾老且倦念不可無把羊以養孺乃即舊山之東村
日張破擇與墟地幾子右控大河左得文山環流疊嶂
園景狀狀爲工賦復合故吳宮數椽草海游息其中憑

十指五書華嚴八十卷積而藏之扁其屋曰報恩嗣吾
法者息日法澤與有力焉不幸早世嗣孫妙粹寔建其
後苦思精志殊積寸累不我載山舍增行林木陰合視
前所構十加八九迄念往昔五十年間如一晝夜是非
榮辱浮雲散滅唯是報始之勤不有記也後世莫知其
日紀之何如余慮之曰佛道之以無爲宗以寔爲安以
身爲幻是身本空居于何有無思無然不知所報余與
師處于今世夢也師之居夢境也人欲以是傳之後世
然則此夢何時覺也師笑曰吾今日相與則答亦夢中

語也昔題公謂天衣禪師云德應也不得不德應也不
得德應不能德應不得此事何如余默然不答居數日
師命其徒來徵說因次弟其語授之且曰吾二人間答
未竟百年後復當為叢林一大公案師曰然命刻之石
師本氏暨之雙碑人

永福庵記

僧友山介余及義天來請記其先本諾也請至七八而
不保余友之言曰師陳氏世居白鹿之新橋曰陳慈者
故所聚也師初有至住齊家游翠川受業淨居久之棄

去主高氏之不起庵高以微因以心禮致之後主東昇
之行慶與因念慈崇飾其宇撰給衣鉢伴匠石青居數
年猛省作曰吾陳氏子吾親安在而為他人地乎即日
挑包問訊家山汎埽松楸買田營室意想心畫種種莊
嚴莊始丈德之已亥越丙午正工佛法國成間者美之
今過東眷村望之叢林蔚然隱隱聞鐘聲者永福之
安也其中有度翼如有丘壘如者他年求息之所也于
是師之願力宏矣請子志之以示其後俾世守之勿墜
其勤無不可者余聞而鼓之儒者宗孔氏立愛假觀奉

先思孝報不違遠于天性屬仁與禮墨者師瞿曇新受
從之源等慈惠之苑屏棄去觀逸居山澤若形鍊志誠
盡衆有并成而寂亦無訛者今師之云云殆因世法不
仕于是卒匪世網中翫家人子年少敢走不自飾晚依
田園家累百金爾景自備惟恐于其子若孫一旦廢墜
而得尊遺誠及之也此其著想正與瞿曇氏之教相友
至于敦敦懷親結廬墓左孝思久而彌篤則善似吾孔
氏之學耳世有墨名而儒行者豈非昌黎公之所闕文
者非抑文暢之序公從柳子厚所指也亦于昌黎無能

為反獨念子厚謫居湘中北望嶽南先墓所在寄托村
陣焉故不禁自恨不得如馬醫最晚之思受子孫遺養
者每竭其文而悲之死者如有知聞師之風亦少愧哉
師名誠益求記時年七十餘矣

嘗州路玄妙觀莊日記

猶龍氏之道清淨無為齊心寡慾然為之學者聚其徒
以請其師之言人象其夫之主宰而事之于是乎不可
無室以居無田以食夫人居而未安食而未飽此在吾
馬中所謂神而化之日月而不知者也富者珠有餘疏

前刑貨粟亦既清淨家穢猶未見此又豈非吾有大志
為吾有身者邪延陵府玄妙現靈故天慶元貞初賜今
顯現基晉永嘉中十附已公恣電為之現日則宋端拱
中教使陳公所施有年所矣山支南且不說師端為
一城為聖道士執左契藏之地中卒得不礙于是道錄
可道與公師衆先入彼榛莽屏苗醫堂現觀立莊田多
為臺石所據詣宮念理慈賜使羅真靜開公繼領現事
復核舊租修明故藉制在有司餘以印章乃合元朝并
復贖買及道俗所捨餘例項日凡若干兩田莊物之石

以無米遠居敬恭公又繼之創祠堂具香灯以祀施主
之考統師資且欲錫其姓字以勸來者今住持雲巖華
公痛前人之志未就不遠百里踵門謁記余嘉前授教
公之勤嗣續弗忘中私其躬吾儒教中能自樹立鮮及
此者故為之著其顯末現中人饋于是躬于是以稱其
口者可不知所自哉或曰是則無矣抑曠涼之不時出
納之弗謹則如之何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自今以
始歲其有矣况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雲氣御飛龍能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哉若天管鑰司存是其塵垢靴

錄吳家故以為事天厯己巳重午日記

寄敬觀禮田記

原注

余獨前人餘慶裝策來之葉願惟獨育深仁欲報因極
不能守志處墓于茂松根觀行保葬者以營畢此生之
願規墓傍地可置高家河流裡其左蓋以倚竹樹之嘉
木垣而築之構宇于其上延道流居之請于朝以甲乙
住持若為例晨夕香文上以敬對人之祝下以存置民
之祀又處春夜享祀無以供潔或而儼焉于是者無以
測其口似是先時之故故不敢受籍而置之死中者為

國二十有時為木且若干麥若干石有時刺其出納為
之品第差餘則備之以給創修之費後嗣之賢者斥而
廣之以成吾志其不賢勉而守之毋去其籍毋毀傷其
薪木可也昔李文鏡祀平泉莊有毀吾一樹一石者非
住子弟而洛陽之亂醒酒石己為監軍所得劉夢得游
古都現桃花千樹後十四年重來則死萎燕麥蕩搖春
風耳世故相尋人事相感今人德兼典數由前之說吾
子孫責也而後之說現中人責也乃刻規約于左方年
月日嗣子某記

贊敬觀之

贊敬觀者永安華氏宜珍昆弟之所建也現以居道家
者流而名出於儒書何也華儒者也儒者則易為說道
非慕道也慕觀也宜珍之父柏山居力本以起家力學
以起宗樂施子不采名所樹立甚宏湖里間稱德人不
幸中壽以及人德之木殿在丁未定于梅里之呂橋殿
施院遊二嗣競美並孝于前人乃由其亭開地十數畝
築道士之廬河流紫迤地勢亢爽松栢茂舊水竹觀深
道過西橋者望之如化城之居鐘磬聲時出林杪居人

結曰此贊敬之現也夫敬一也遵之事又遠之事君考
可移而志能竭其力則能致其身矣傷哉華氏之觀之
不逮養也而猶幸兩靈休憐之懷之有所託也事親之
日止矣而猶幸事君之日長也華君致遠之慕自今展
拓此敬施之於家則男女正位而嘻嘻也施之於朝則
責難陳善而贊雷也施之於民則視營畫奔而然然也
是為贊敬之義宜曰黃冠雅拜祝聖人壽而已乎宜曰
深衣坐講席為周人於式而已乎存之以不德之靈請
之以必葺之勤保之以勿墜之訓則此現與天壤俱存

可也或曰華氏之先有隱德焉其子無父封崇之九京
可作安知其不避風風而上社哉雲旌登玉鸞以說羽
人於丹却乎而依懷乎世土也曰是非儒者之言也夫
孝子不死其親而非此之謂也劉成贊孝緘曰滿此能
行足矣焉用多墳而不行乎嗟夫此儒者之言也宜珍
名跡嘗為吳學正與弟璋俱必孝友聞

樓真道院七元閣記

浙江之諸皆有樓真道院宋嘉定壬申道士周志靜所
建陞守古命至洪共成之歲久潮汐吞齧勢不能及至

大已酉其後管元範被居州治虞山之陽又十有四年
至治壬戌王清仁書造復建七元閣於殿後規制崇峻
殊侈善規介余及李制直來記於余余辭不能李不可
數徵余文余扣之曰七元之義何居李曰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雖北有斗其星七謂之元者尊之也事出道書
余因思王介甫嘗作臨川祥符觀三清殿記止書其屋
楹窓戶之深廣至作九曜閣記則又書其溪山登臨之
勝與夫興造之歲月直謂此閣為游人之壯觀而已三
清九曜皆秘而不言宜非儒與道兩家九流各專其二

固有所難言者乎李曰不然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伏羲得之以繫氣母繼牛得之於古不立為強得之立乎北極蒙莊氏昔有是語也且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亦有宰之者耶天固亦有道耶適之為物惟恍惚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況兮忽兮其中有物古之傳天真人茂冲漢無形變化無常安知其不乘雲氣御飛龍游乎六合之外其神遊使物不疵病而年氣發以降福于下民則祈禳禱禱之地似不可

無也余曰然吾二人同谷仰祀也視介剪髮矣哉在昭陽大湖獻戊午月祭且日書

靈芝記

至尊登大寶之十有三年歲在教祥中外倍庶民物康阜真元塊北散為林祥於是靈芝九莖生于古延陵郡

通中縣某之靈后瑞應也公曹南人字吉剪髮那有善此瑞靈滿一日洒掃東軒書榻之下得異草焉萌出土中如玉笋踰月浸長數葉二十有七如佛指如重雲如虎爪如龍首五色眩日朝夕變見久之成紫金色背白

如雪林理聯為瑞雲交加皆領西北朝霞天閣人士聚
觀請以上開圖示四方伴來敬祀瞻臨初延陵以係
双尖林壇并刊木為空飛及遺民百無二三割棘中創
立城郭昇平日久沉肩漸歸府寺一新庶市履合鳩居
朽壤蒸出神奇嗚呼憂哉亂化或衰物理消息幽聞
茫昧赫奕顯赫非至人莫能測非至人莫能當於是單
只行德德焉是何祥也古者子禱為侯言其先大夫禱
其全國進士胡陽救今棄官承母逃難絕食拾菽採菘
以自給絕為孺子居畫錦堂中講授義學于菴草堂名

曰善善及畫錦之義也從夫是前之瑞其善善之積乎
向於其本觀今暢其扶桑者乎予請因風知善之為日
積頌知善之可食說楚字獨不經見宜古有之而不為
瑞哉抑古無之而今士為瑞歟王介甫謂祥符中封太
山民間獻楚者以萬數湖濱岩壑披扶踏盡因此嘆一
時好惡之異胡皆治道所尚無人之情多見為常聞古
為異今世不多見也治道雖不高此非治世焉得此乎
上聖道德甄和親粹諸福之物莫不來庭暨書畫寵下
况彼郡襄靖之後此其昌乎吉甫明恕而直身為史師



子禧好學甚文辭是弟能彬馬玉笋之祥滋未艾也僕
耕耨東郊以飽菘蕨不識芝為何物嘗問商山老人採
以療飢本草亦謂五芝散之令人輕身延年歲仙藥之
上品顧未知服食之方爾願發老圃而受學焉或曰是
殆不可以人力致也夫不可以力致者芝也有如商山
之老人者人何力致之耶感

鶴東齋稿卷九

傳

朱家傳

元 陸文圭 撰

豈民有朱姓者以賣糶為業久之精其術華流莫能及
呼曰朱家而不名朱氏其術遊貴人之門無不喜之者
重簷深院風飄書畫以聞闐市喧囂之聲於眾中必能認
之曰此朱家聲也朱家所至雖兒童婦女皆相相迎笑
競逐之其術善以寡得贏以賤易貴以物與人無吝色

子禧好學甚文辭是弟能彬馬玉笋之祥滋未艾也僕
耕耨東郊以飽菘蕨不識芝為何物嘗問高山老人採
以療飢本草亦謂五芝散之令人輕身延年歲仙藥之
上品顧未知服食之方爾願發老圃而受學焉或曰是
殆不可以人力致也夫不可以力致者芝也有如高山
之老人者人何力致之耶感

鶴東齋稿卷九

傳

朱家傳

元 陸文圭 撰

暨民有朱姓者以賣撲為業久之精其術華流莫能及
呼曰朱家而不名朱挾其術遊貴人之門無不喜之者
重簷深院風飄書畫以聞闐市喧囂之聲於眾中必能認
之曰此朱家聲也朱家所至雖兒童婦女皆相相迎笑
競逐之其術善以寡得贏以賤易貴以物與人無吝色

賤取之亦不屑較至有負其直者一毫不貸也故所標意
倍以開卷細民及中人之家之產嘗曰吾以十指上起
家市少年有謂之者曰朱家膏肓諠笑以求端于貴人
俯復恐日在地獨不嫌塵烈之銅臭乎請易其業朱家
嘆曰吾聞勞力者食於人吾儕小人勞力者也吾日不
知書無負却日可以其鐘期飢寒迫人且為溝中瘠矣
今吾雖鳴而起呈呈為遠市燈昏而歸視吾所携具而
醉飽之實在為守儉優然日在地之力也然後其斗酒
乙飯呼屠沽兒輩環坐妻子歌呼擊缶酣暢而罷為一

鈞藥也吾何以易此哉古之人雅陸禱下高陽博徒率
由質職致富貴安知非吾輩中人也市人聞之皆曰朱
家有天志不可測也卯中秋暑一夕而覽行路暗也嗟
悼有邑子作詩弔之曰孔方入手便通神使盡機關誰
殺人血指汗顏貪取利則多福薄喪其身人憐以為
笑固命其後歟之為瑣露以結藝云陸子曰朱家之由
微矣豈古大梁朱亥之苗裔歟其事鄙俚污蔑無足齒
錄者然觀世之人巧力較利以術鉤取人資財者亦獨
何異於朱家哉且彼惟日不知言故故此則讀書而行

市人皆雖與朱家執鞭亦何辭焉述其事作朱家傳

碑

常州路達嚕鳴齊太中大夫德政碑

皇慶元年秋八月召太中大夫常州路達嚕鳴齊達爾
瑪吉爾馳赴闕昭異恩也舊制郡縣官三載成考代至
乃更其有政績流聞素簡上知者輒書褒獎錄事起忍
升內轉不以例滿所以旌良吏風列城也至大初公自
秘者由是暨陽歲逾天役莫諠流政首捐壘祖務震勸
分註刑簡度期年政或令上甄德奉官惟聞公名選公

入見第周優渥將處以机衡之任公頓首力辭丐補外
增秩二等復出監延陵郡常暨曠壤發開盡授縣公教
條甫至之日二郡老稚交迎境上擁馬首不厚行而當
乳道雙蓋亭午調餐無虛日同列爭以履履為龍起鮮
為功公既視事一切鎮之以靜取之以寬庶無醫訟門
清如水日晴吏散登園園多稼序延接賓僚坐艾從容
不自知主將之尊也郡多需費素不截下挾羣不逞橫
里中百姓苦之公至有禁物于過者掠其魁尸諸市主
為請不能得自是屏迹迄公之去無一人議于市者真

戊秋早田未將福公話知觀打之金牛山有龍祠農冒
暑遠走數十里欲漱上雙香未遠雲氣郁然五色蜿蜒
如導馬首公喜見鬚眉未及加而駛至傷者逆蓋却之
衣湖沾濕視者如瀑泉首如頭問公之有志于民也傷
微客舟晚昇之龍潭為盜所得衣皆盡沒昇府購捕甚
急擒十四人處死一人御史錄因嚴之獲勳于常公立
因度下氣其色有寃且股體殘廢不勝考據為之惻然
叙成欲開寃其得証服狀因破械示愾之潛物色真盜
騎月晉陵捕江賊八人併獲其賊訊之皆能清舟中物

也盡融十三國遊家一府大醫公之神政舉斯三者地
可知也者廣漢如閩里之郊而並載頌車之雨若水難
女奴之寃前史以為美談今無愧于古人行公行有日
吏民惜其去相與聚賭有欲投漢頓川德政君政事以
請者或曰君命召不徒駕乃止有欲投廢寧州秋使君
碑政事以請者或曰君乃鑿石為之碑且嘉之詩曰九
州之外人焉理奇美玉如公簡明惠慈三年載政弗亟
弗遠泥金天下命汝來歸臣拜稽首天顏不遠蘭陵而
還五馬駟之公歸無遠民將時依碑石巖口下在宮藏

進公之美維維之現式崇爾臨以慰我思

同知江陰州事魏承五德政碑

兩京傳儒吏文翁而下幾人焉非南陽潯川渤海之地
不聞有片石紀瓊守之遺愛寄吏民之去思者豈當時
有之而千載之下湮沒刑缺不復可考歟抑古者風俗
質朴文木工于紀述也漢末魏晉間碑文始出先盛于唐
通衢廣野龜趺峙立道傍過者指而問焉則曰某刺史
某縣令之德政所敷也歸而考之史傳則姓名與其行
事有不合者矣惟羊大傳在劉牧梁公在魏名德最著

當年據之後人思之出其碑下者為之流涕徘徊而不
忍去則其仁心惠政蓋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今二碑
之文革不傳而二公之名與天壤俱則雖無二碑可也
丁巳之冬余將有遠行勸人請曰子少止同知州事青
社韓侯缺滿代去州人德之將刻石以頌需子之文余
曰侯之德政可得聞勸人曰剛柔相克正蓋無偏侯
之德也別蓋陰奸暴暴崇吏侯之政也侯之激我奮
大段務播春分恤貧賑寡豪石發康和民受春是歲飢
而不害抗民告穰者府今汝江制稅戶如粟往哨文杉



峻急侯屢申乞裁留朝運上救一州久乃得請百姓呼
舞來五湖決是其仁也主帥不職屯軍橫里中民有訴
者侯命擒拿至於庭詰之有小校壓暗上跌卒馳去侯
大怒條軍中不法者於按察之司列遞去不肯署侯爭
愈力遂取卒致于法軍城西有奸民假警遞為名橫行
境上脅取氏皆之之區鳩聚惡黨毀廢莊禁行賭
現脫去吏守去之安侯持不可寬初奸狀得獲十數獎
許欲寬宥其害是其勇也公運之職危矣如來苞莖至
閭閻者拒不納者厚美惡則必分之侯獨却不受是其

廉也有扶杖指平民為盜者答掠誣服侯執平反之解
解釋解去訟不已推覺數回卒得寃果非盜是其明也
侯性忠懇待僚果甚睦而不苟同長官殿其下受賄臺
香氏妻侯戮于市賜其妻長官恕不恤也尤留意興業
興學被修官室教書生徒九難於學若不征於勸信服
理門者倒屣迎不及俗吏有詢侯私于儒人者侯笑不
答侯為政大畧如此斯人之詞未終余曰止為官不當
如是而若有他美余不敢請是足以書矣請書之鄉人
曰諾請為銘之曰陶美韓侯正直且仁哉我蔣谷沃

此陽春有鑒其陳于城圍將侯甘賜留忠我民南增
之道江水都七執去而思視此刻

題跋

送李良輔傳

及先道示余李良輔傳人君述其盡忠外舅之家余請
不終篇掩卷問曰李父母在乎曰無之余曰免矣不然
則能無於後仲子之記乎昔者章相擇壻得費蒙晏相
擇壻得魯國事此明照映史牒良輔知國之杜富二公
亦人耳杜公欲執誼之奸富公斥元敵之免良輔之

所不肖焉也然君不以是警二公之不義者以其忠且
直也良輔之所不能為也若正當之事則無懼之矣

送徐和父折獄比事

治獄之善三曰公曰明曰恕治獄之契三曰誤曰酷曰
請夫治獄者習文法透經術明德化而已至如陸功忠
報天地間容有此理而亦不盡然余讀史由漢以來治
獄更如嚴釋之于定國者蓋富有則史必書之故為吏
者不可不知書徐君和父折獄比事一編條分類析甚
可為法愚可為戒大放存心明恕者上也執法奉公者

次也是道而權道者又其次也今之為史者得是編而
師之不必求之故書汗漫之中而闕卷顯然其為經教
生重裨助刑政不亦多乎徐君之用心仁矣哉蓋居嘗
史洞之跡安微服察情存難真蓋用難無善不足陸察
尚所削而嘉之有子早世其子婦能持節然今其婢皆
克繼先志矣聖朝方崇美化而婦兼誦每如旌表然則
刊監處上其事而禮氏國者察尚他日況金胎下毒夫
擬理僕老矣高難夫書將書以記之但慮景託奪去吾
筆耳君名處秀父處書名以京號槍名隱願感感曾孫

跋仁軒訓家二書

漢罪林宗痛賢黨之不淑隱德不仕然稱周旋京師海
訪後進不急作史若趙之子始訓家二書獨是意而昭
困既不得志歸進教等之既臨絕世高蹈者方將著書
立言以利後學非果絕世者也古今簡籍充棟凡後子
以言理諸史以言事大畧具是二書矣或曰言理者非
奇如之亦允蹈之言事者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豈空言
也雖然初學宜遠以足貴之我今未菊為前二日書

張曹氏家語

余幼聞先君後漢曹氏有蘇之梅里故居豐陽三百餘年許書之澤延袤不絕由章臨遠西燕北至叢桂坊院如輝房家有街道初通時節到堂往來偏初鳴男女咸起靈輿其兜帶繁明遠父母尊長之所若聞拜跪和寒盛暑不嫌既還男入師娶婦其膳羞門內外新七知也與遇諸途少遊端履長幼雜讓言語敦厚文彩煒然不問而知為曹家子弟也林知書列仕版曹金紫銀青兩次而下累百十人盛極而衰近世若宿行篋凋落

彼生聞見日寡明尚移轉家業顯隆者闕亦有之然流風遺俗隱然未艾終非他姓也余舊與君遊德正古直斯立若晦文奮育之是也年皆長於余寄棄余而死矣君雖有三丈夫子長無易從余學初若因此驟進莫禦恩如湧泉余甚是之一日殉雋其衣先人所輯宗譜索余書題余墳之概然美其家世爾後之綿長而痛吾亡夫手澤之如斯也便而憐吾人青黃何他日或從先大夫于九原握手三嘆不知生平論辨之氣留猶未忘乎日也噫

陸莊簡公家傳

東南人物岳彼江前最咸彼江後則公物將獨賢此焉
出未有寥寥如今日者也將天之靈最與國俱盡耶物
地祿之或衰不可測也陸仁重之材蓋浙以西傑出者
百耳前後名監司如趙李仁揚的于范西堂胡石壁猶
不多在仁重視之無不及焉問之江浙遊廣之人可知
也况諸公為之易而仁重為之難政事出于一人之手
而擊斷得以同事與同察參著左右學其射考人不同
也余與公三世通家情好尤盛請報之家求所載如其

人嗚呼凡京不可作矣安得如公輩數十人有為東南
使數百萬生靈病得起服得醒哉彼之好學尚重道
有禮不規於時能世其家云恨之猶字也辛酉清明日
陸文圭跋

跋為北村回六齋

北村先生病示回六齋營五十年前初與往復壽皆能
人道官問之王承福則所朽之屋今不知誰易主矣
燈烟猶掩卷凄然若文字黃龍猶在所勿論余獨有
感於文字之外者矣翁年八十餘寒窗一榻坐閱吳衰

又岳從辰世志新學晚生直以詞人視之耳嗚呼翁豈
直詞人也哉

歐陽子華詩卷

杜子美為詩家第一非獨以句律之清新格調之高古
蓋其一徹一念不忘君親厚倫此憂家國傷時感事懷
慨異懷慷慨不測已王半山題畫像詩可獨得此老之
心中矣子華同君最感江浙以龍史稱余不知其工詩
也未嘗江暮聚奇兩載一日出故著示余代而讀之歎
曰此非詩也一以寫其性情之正一以鳴其不平之氣
而已憂心慙然無害且首者北門之忠臣也後使不為
從事獨賢者北門之大夫也愛是長談嘆老嗟衰此人
之字態君獨且余何哉雖然君之函未也惜余平蕩村
說未為不及見君他日展手燈論晤余當衣戴功名於
第此時得意之句又何如也

歐陽先生詩選

徐錫方又度觀學塾二詩于墨其一易小求詩兩字餘
不可者其一送當堂余王大夫入朝八句以頌以祝二
公皆為全壞去非在當堂治輝有殺後立朝出牧風來



宗然不火用以假平國慶台不起至此印紙以句絕
於前不任以壽考殊俱為平第一流人物能令垂百年
安王之孫列朝之強漢余奇與之文列為整學科不
所似漢今年八十一貧客封登二公之後遂徵悲夫天
道無規常與善人太史公所以傳長壽也經卷佳詞歌
讀下子

故林序道詩卷

房道詩數十篇卷中概不凡或感懷或藉酒或破碑或
前數十態異狀不一律蓋自成一家云余為林楊卷

識房道詩幾篇房廣何林氏之多才也他日得窺金其
為作小引

故林序道詩

近得故陶此近古神思清曠意趣高遠直穿與耳觀奇
采之聞廢典之事可感矣悲過之詩以寫其懷倚不自
知也況寓之瀾子或發其荒遠光景層情花草以美而
非也十載而下復何如二子之所遺者則知二子之心
者矣吳區尚里之聞近世有隱君子焉名茅構字山蒼
居之強村村西舍泥為一區城市之強而隱處之桂



引情致之微淺而鷓鴣之情絕所交皆時人逸士西鄉
北里詩尚雅來清江而月露博相屬俊者不任者四十
餘年今矣矣中興其子悲而感君及文矣示余手澤一
函伏而讀之體製精嚴而不厭習奇和平而不厭俗樂
堂刻與上下其儀論而遠風流韻備隱微上可掬惜
哉思君夫八名易子適父子孟子仲長歐學自修克世
其業云年爾清明前三日書于成處堂

歐陳元復詩卷

余讀陳君詩景撻事先定碑筆法分如蜀山雪消春江
起微寫里東注瀛瀛不已魚龍蛟蜃幾幾萬狀錫出冰
其中偉則偉矣奇則奇矣然詩有句句中中有字詩年也
詩有意意中有趣詩為也他日吾見展之而而已足水
也今吾見其心矣是內也此可為藏者道少陵云親朋
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古檣獨竹色虛閣句松栽句與字
也數葉頰有鏡行處獨倚柱水流心不親雲在意俱遠
盡興趣也四生僕天科場廢三十年經文閣不用後生
秀才流為所感茂強而為詩詩夫易學也強送而下徐



庚不必學或唐而下漢李不必學或黃而下江向不必
學下是非詩矣非吾之說考予之說也物休有古今性
有必尚子成之而並取如子產之面于甚微與君究論
此事杜山秋風歸思浩然他日或覽續蒙離子美集中
不辨當群三舍改申改元七月紀望橋東老史書

跋首石翁詩卷

卷况句云鵬定秋脚雨無送曉電燈書壁石門當車馬
道展隔判若心齊友人云翁備有葉快侍老資為真心
符御人建興云門固好客時時掃定為看山面面開右

張江村人首石翁得意句之得家與文章家不同詩家
最難則前三百篇聖人子後人議論不致到建安梅
七子李杜蘇黃集大成後以初藏蘇放翁後封號三大
家最其蘇江潮詩人一併半句雖是小家最亦有過人
者如江西派中人物彭城使陽南康人寄入社獨未有
登江人入社者故是吾燕江蘇詩人噫今有人矣翁名
張子君實張氏詩說故黎集云

跋蘇增歲詩後

南史載齊陽茅城之蔡平四代不頌家教信矣蓋可

徒談玄經，禁主琳琳，生靡靡，生典宗，其後有顯者，約有
博生，擬約八九世，高風素面，不之秋時，以左名族，如王
如謝，皆莫加焉。今君復立其高商，即君後為僕，言世居
其中，使方之華，字家傳，儒書大，人盡世時，似母，俗，年方
成，外舅，猶身之誓，吾父事之甚，雖及夕，不離左右，以故
尊官情而遺其子，由八世後，或姻，實稱吾祖母之節，而
稱吾父之孝，吾祖母之愛，而人稱子三人，為蘇一人
焉。雖蘇，張鹿之弁，而有錄文之戚，夫僕聞之，嘆曰：何蘇
氏之有孤，慶也。非積善之報，耶。曾觀存心，倘使情表祖

母，則凡十有六年，養不離，王言，零丁孤苦，無鮮兄弟，外
無孫功，極近之親，內無庭門，五尺之童，皆從，獨立形影
相弔，讀者，夫嘗不慮其志，而憫其窮也。蘇氏一門之孤
孝，多矣。重政，登祖之，或豆尺為君，逆哉。

蘇是瑞卿詩卷

戊戌歲，瑞卿，扶甘石之學，若余，愈立之上，丙午，履遊，遊
於我，地，余尚克，君君不余，謙也。蓋，桐，距九年，矣。君，閱人
多才，非先，謝，誰能，讀，余，余又，適世，偶出子，市，其友，因不
識，即君，悅，謝，出一巨，兩，南北，名，流，成，在，就，而，閱之，有文

行刑制者有名守一世而實不足者有實有餘而為不足者有死而不朽者有不得其死者有老而少死者有幼而學者晚而學者有學之進者學之退者窮者達者明者愚者富者窶者今耶世耶而天之學必有以辨之嗚呼豈獨以詩文賦之哉以其時方之可文余晚學而進者故云仲春上林瑞東老史書于流瑞橋而之寓舍

歐陽文忠公詩

昔西山稿文章正宗歐詩一門要之劉潛夫以世版民為為主凡涉閭閻宮廷者皆勿取使潛夫自作十臣十

使乎五言百首句簡而情意深而破前無此依視刻曾味史直可嗤去選詩如也君欲超羣長字辭直鋪其事而已未有新以已意考杜牧挑花夫人亦壁字絕則初確為工而新以已意天然佳一二首而止不如潛夫之多延慶壽民聽博學惟又妙平盛第流落不偶卒老荆溪之下八十餘年手不釋卷作通鑑載古七言絕句六百餘篇悉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間大事參以先儒史評所以已意從而褒貶之載得夫多載倍篇篇為精論可讀余故其尤者數十首如咏田單云仁義卒必許力取



大中許良由神師句後屬叔來何晚豈是因車暫殺避
范曄云八春已載魏齊仇功無成各迹休豈是甘心
延蘇祥定慮因首秦讓仗抗儒云去為成陽殿嚴壯踏
土方氏一印同後東猶有高陽客笑看儒冠折沛公蕭
何云沛公請封入關而蕭相謀害起不如秦府盡取圖
籍去不為博士有遺書陳平云一變而璧賄君道四萬
黃金買王侯自是楚人愚易入誰言漢計盡能奇丁公
云鴻門舞劍甘為虜廣武杯羹脫若翁為楚不忠如定
罪太虛項伯殺丁公飛釋之云敢壞祀澤辱殺為廷尉

詩平信不寬誰為辱侯書橋衛此時何事竟無言玉質
云不堪漢法似秦苛狗籠狗脫籠網羅傷谷盡從天上
出飛來轉見飛旁多田延年云空倚前功羞世荷延道
故事廟朽心機車司禍罪尤小魏秉魚知禍更深魏相
云網網天網連四門清明重見漢乾坤方應兵定伸公
議史倚芳還借裏言二說云都門供帳撤安車多少公
卿愧不如他日更憐蕭太傅晚年竟元石中書韓延壽
云此心元有史氏知思信分明不思敬御史飽時未嘗
事可曾聞國哉深思元帝云夏邑而謀殺世仁奈何漢



政雅周春胤內森酌難情病偶用章送良識真薛廣德
云中人情勢難偏重君子寒心適使神空賦車輪汚頭
血安見元不信從論王風云漢文受受漸成灰一天黃
露凝難開音非神酌書何為應為陽平戲北來王章云
春上褒封以死志直難奇靈獻天賦牛衣女子區區見
賦承獨人政與同孔光云北陽服喪方專覽坐漢門前
鏡首缺後世無從覽棟車當時還有一言無極福云一
行孤志萬莫德思者莫空莫新鄰事也去作吳門卒個
張稱為寡大夫使爾云冠掛鄰門夢可履難伏漢空立

三朝刻名當日憐宜武官為他年穴地唐絕承云投將
深意托去姓皆與東鄰美少年玉骨終當同穴巧主裳
更思為人妍板榮云老更死往來與迎三載德風成永
平漢治不裳稽古力猶生及美一担榮官字云提提干
戈亦恐問海雲空閣老龍瑞他時建業傲高堂渾作疏
畦瓦石看爾成云萬騎騰驅走賊營子房可是善善兵
史州便作園中身九錫他時更死爭呂蒙云分取荆州
一半四裔盟亦樂冷如風阿蒙不辭同仇義皮車白友
根得長亭燕云閣道及華醉燕成天邊鴻鵠且避翔夕



陽亭下晉日燈不火事則光景長清岳云滿即信是結
殊身身作秋廟拜成慶殿賦開情勝止白陶林負太
夫人王戎云半平雷作竹林將到三公未肯休難道
清幾多廢事不妨吟曰美牙壽疾平云空美鵬鶴托一
技故高身與國俱危半平早識豐城劍屋存三台句不
心版與云徑還與分長到珠嘗時有韻其寒心路陽運
去行公尚後烟人歸盡最金蕭衍云佛說當來劫生膚
文字字主老仍愚是身三捨非真捨捨與河南一設奴
孫光帝云同室相殘危社稷擁兵不下番居視何言萬

張有今日旬是六淫中罪人齊侯王云翟衣馬上苦似
似北郊南轅莫適從難下不憂無料律并州更候有定
岳并州平云義王神武非人眼一賊盡收河以東番地
情軍深莫問在延賜帛膏難功泰王云兩天臨湖太白
秋上皇方送母池舟房探早質周公事親疎終忘子糾
警我宮人云玉殿空開破度春君寵疎疎聖德新粉黛
三千盡如土何須更進一才人武后云愛富貴貴托英
公老符何堪刺女戎長髮初來感業寺白頭直到上陽
宮平高麗云三十年間幾廢文坐前請符取還東武功



亦可誇末世故事處雖居乃勤孝故事云風馳一轍快
軍聲可恨思深策不行事遂能為羅罽計英騎何似子
與名玄宗云樓西花萼倚雲端玉節琵琶梁且恨可獨
殿前長尚開五王帳裏夜悲關肅宗云乘輿而去快軍
東宮丹寧兩弱使通是福羅羅心更急前袍前祥望賢
宮德宗云清心住住忘人言却安社稷侍社稷固是平
宗多代中宣毅代行大安國高駢云成都軍歸許將帥
處圍攻使街並神安向八邊騎求鶴那如地下縛桐人
王師範云小車載仗因忠謀道質英降竟忘蓋冠席一

古勇攻滅當時只合死青州宋溫云初及梁家新英苑
畫臣唐室為大寇乃兄醉眼分明處旋作碣山一遊看
柳絮飄云位極功高怨嗔開破謀還鎮更非何后宮巧
結此身投敵過軍中殷晉來李和為云金陵城闕參龍
燭籠時時孤燭數支輝老臣應恨晚更求益壽銀金
丹其保生句可摘甚多故乃玉中之天地球中之夜光
也余表而出之後之讀者恍然有感於其流忻然有會
于其心其于世教民彝未必無補云

瞻東洲稿卷十

跋

跋東洲詩後

元 陸大圭 撰

歲在辛酉始識東洲杜君疎麻堂見其題岸英寄真詩
予子也不知其為詩人甲子夏五余自容山欲舍棹上
冠見東洲詩集予不及與使後疾瘡盡一卷如入武庫
戈甲似戰森森逼人於是慨然笑曰此非東洲之詩乃
唐人士句君孤得之耳五言律似王維姚合下及劉長



瞻東洲稿卷十

跋

跋東洲詩後

元 陸大圭 撰

歲在辛酉始識東洲杜君疎麻夢見其魁岸英宕真奇
男子也不似其為詩人甲子夏五余自容山欲念其上
忽見東洲詩集于不及數快從疾瀟盡一卷如入武庫
戈甲似戰森森逼人於是毅然笑曰此非東洲之詩乃
唐人工句君孤得之耳五言律似王維姚合下及劉長



柳文言如許渾疾難起句亦不深本參社牧之蓋東洲
好吟北窗書卷漫求望海若有司馬子長足跡不到處宜
其詩吟揚蹈厲寺中律呂可附極玄又玄之說也後為
痛著數語而余駕方旋君舟已遠遂有發恨他日寄金
快未發時當以序引見為庶幾附驥云

致陰虛詩後

善惡之氣有以理勝之者以氣勝之者理所當然而氣
適理之符則其應也如響應所不然而氣之應也厚則
應亦有時而不報理微正而氣之執也偏則善亦有時

而不報若是者應歸諸天而天亦不能以自必故凡應
傳所言善惡之積而厚度煥然之必至者常理也如伺
夷曠比于死類子天則理之所無而氣之反為之也嗚
呼此豈費之所不言而存世哉也甚意微矣仲禹父論
鄭而遺之事謂之裁度義理不當審其子則可謂固如
元而度罪于天送死其子則不可倘道以石氏之氣不
得已而棄一子天猶施之則永嘉之末盜賊屠殺殺人
以千萬計天乃忽然不省而寄單之捕行得志又何耶
余竊歎慮之理天不可死而不幸者當歸之命人之為



人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則不易之性也然為善者尤不可有責成之心有所利而為之為善心不誠則欺天矣仲尚又以為何如

致般若心經

心者佛之別名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是心也神妙卓立不與物俱靈是獨權超出塵界不生文字不白見解眼觸身動兒自止若夫向路相輪邊走去面目尚親度硬故法焉奇破此理如何天兵上人示余持法心經余不通梵書讀之正自解其義錄注家以色受想行識為五

陰眼耳鼻舌身意為六入聲色香味觸法為六塵而楞嚴定獨為虛妄然則不安者獨此心耳注家又以苦集滅道為四諦論者密也密其理也又以善根隨緣為覺而有情何每多疑三觀三菩提為無上正等正覺此雖密多為別故屏以華言梵奇又文之以理不知彼意處以因緣國結果如是則余獨愛其心無量礙及於有惡怖之語以為何名於仲尼觀呂罪伊川復漢水之意然西子之教以無心為主魯東家之學以正心為主此理人何如各為天英下一轉語

歐陽文忠公

林曰翁千金之盛聞亦子而趨夜以久爲也安上人
念其既而疾弗瘳臥坐暇司然齋翁不念其子方懂喜
謂嗚其以內故市土生蓮花也足謂之見解是之謂了
從是之謂羅雲氏之學其心術泮水水地其天性離矣
安于惰兵以留子居翁之事告者翁于惰無以子更長
明之事告者雅然固士不可以超道者求于教也余之
謂天父及要迎場老解折此義當者未竟

歐黃子高先爲

余鳳黃氏世爲雙陽縣家譜傳二百年舉字子高余
同年又爲學力行克紹其家建祐甲寅初行前士法子
高首中鄉試授常州學教授待文夫上一日携其女
世似聲侍時姑二通示余置手捧讀其一通始與三年
六月可右地功而遠其前止云奉公休國置加英錄八
字是時官制分左右在爲有出男入今曰右不和其嬰
錄之因致之宋史元年六月郭奇致引兵趨江陰二年
五月浙希益兩宮錄是歲日江潮寇多潮運不繼罷麻
運司公之受當意其非制合民義則潮粟賑觀所制也

公休國者此殿其一後周恭熙十三年四月可謂適宜
而國於之子安重則官職斷引邪故思乞賜其父者也
後魏許字晉卿此與十五年乙丑劉暉榜次第亦乃高
受賞時不過十有餘年及仕至朝奉即成行在雍貴
落然則勳美方之我積善之慶亦可見天日寸之澤物
且世而備矣新子高方富而久之鴻呼太行王屋之山
真可得而移也久嘗允波立初陳去非與席大光遊吧
湖則不遇詩故內城無待時展閱之志相避故台三年
陳向中念孤小又官席由吏書拜卷去年八月孟庚

權同郡前江陵荆浙兩軍事務凡金陵今楚中所書公
知政事出使吏部尚書國者此也權書於後則當時在
禮部尚書用詞賦忠義取士者也先自呂光貞自江上
歸送此藏守臣席益鶴去項國堂魁呂大喜於是呂復
相益入朝而政事胡康及奉祠歸中務事中唐傳必代
康侯者也不著其姓史無所考祿祿明行修之安國用
無所而名之唐傳特涉千里却避席而策蹇歸祠業如
此從復何望焉卓陵無宰相若王季海之奸邪某父子
之庸然在所勿論卷中姓名歷歷可指道思畏苛酷兒



三嘆使郵政開闢之必大矣向何預我邦丙辰七月望
後聞董弁所著閩燕書云建炎三年正月尚書得為
中書各人然聞此人姓名數月後他又建此事矣

再跋

余政改數日因觀中興奏疏觀明仲言於熙陵曰今與
帝大物一切掃地可司庶府此為庶政其心不可圖者
惟吏部戶部為急期使江注內浙湖北並依八路法博
詳監司而付之司吏部此事亦履或尚不造置倚而一
節節官內員答吏三十人則所期應勤封教奏薦常在

之事一按而舉矣又曰所期宰相之任代天理勸扶弱
持危其責任重非特宰相視見坐政事堂與莫然於文
其之未而已明仲此說正建炎三年九月為起君印時
呂頤浩為相恐其切直罷之今觀此語呂書字甚謹性
常一視功亦觀視之他可知也非明仲所期常程文具
之未著于覽之太息後五十年至淳熙開闢人勸黃左
右相寄先書不知始末何人建明當改

跋郵公議

原注
世修載

始云近近雲安種墾未及但深及側外月虛發其幸臨

鴻臚館為

卷十

六



行不致窮甚且歐跋云相君此結清奇出處在諸石刻
上雖有母人骨法數百年手則存乎其景仰高風也
吾及石君益光祕叔終為政之幾又有歐序錄魯仲山
跋史不載族題出處不知其何年月何事別有杜鵑處
謝題以志錄自誌主而亦何伴人葵倚末有星字心上
邊官情不詳姓名耳慶慶公及題此始出處在諸石刻
上此墨蹟也以此石刻何事况大和開成莊宗此後亦
未有數百年也限及不為但恐不在此帖上耳石君益
也歐君序錄至仲山已三易主又為明物所得君其偽

寶乃今數百年矣

跋香舟卷

跋者多謂是文大書文
今不宜猶于可定也

危高平清規粹德精忠偉度為岳名臣第一忠堂為之
子豈不而父志與父之量參母之事乃其淺解考故誌
傳香不載不足異也或者疑其不稟命想現此數石之
表為重耳大國斯行得初父兄在子志所聞所行初大
表此者矣非夫母之期也又有一說足御年長亦布文
先大視之嫡孫行也人徒知危公父子之好施而不知
憂恤廢佚之氣雖視富貴非大勢之賜則亦不肖受也



今人情過一乞字而甘食嗟夫之食又豈知芙蓉城有
仙人哉

政校翁與水天閣老帖

故景叔行甚多河橋所隔三版天全最為靈驗茲橋皆
不見此橋何也及再游齊唐與南北內山諸僧最熟所
謂靈山高人間有發契者然則去五拜已有洞工僧舍
不復佳日之致遠鶴重來當何如其感愧耶

政校翁與文定劄子

始意文定公帥越時與小陰往來必能令晴星此所聞

拜建堂母者足近前曾至吳縣也又有做鐵觀音語而
野出之首呼則豈肯改同如此心嘉定史化後再起師
金陵時也三幅合為一通劄子提綱体當然及前老文
政續之愛葛期揚處亦得公知己也

政校翁與青梅堂行亭二記

梅堂行亭二記與鶴山書院橫極堂規堂規表裏皆為
嘉一特崇尚理學之文前乎曾蘇無是也人前于釋邦
亦無是也非無是文也無是誠也嗚呼美哉文靖之辭
精時文志之辭明暢述文之辭簡粵一以世教民要為



王葛然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又豈可以文飾哉伏荷三
獎敬議下方

張康忠簡公報與子帖

前輩謂不可理人秋高秋到不可得也弗私何害忠簡
與四九却能持身以潔嗣子以養焉然有文正公嚴文
忠家法賢父為或胡俊漢陰命公策阻之疑黨孽者然
己己之能與諸賢祠前後終不與余論禮常禮同升公
堂堂錄者即疑火在末當

張丘文定公手帖

戊辰己巳年潮更多故方滿不靜蜀地太平西游歸岐
東由利園兵鋒所交稍暇此止安流居最上而下赤句
憂警戒無虞日報言切與氏德懷感憂我早慮赤地千
里厥厚滿野余者病罪家所死不能適立君立中携亦
先太師文安公與其水荊吳州侍書傳之潤陽家子澤
如新余積三張是時公向樞密院換封子祠起知武昌
澤然已亥歲之書中昔言折兩百方不應村噴缺食健
言種遠叔我聞伴歸伴寄傳聞不得其死最時捕獲而
寔不然然潮卷因此平場有符鑄或鑄之語凡此數條



寄與今日事初難殊可怪也上距百五十年矣然得此
何如也大道回運陰陽長歎人事更更竟何如哉未言
辰沅珍叔價值累厚者不易得之為使併余將就未猶
未辭此厚德之積不可累取掩卷慨然

跋趙學士書

余讀平姪范賦有虛谷歌之仁近三先王幾公南氣云
垂拱三年歲暮再祀容齋東川規墻陰梅花祀祭非所
感而作賦皮襲美見而稱之竟久其傳三百年後漫出
籍老兄生秀訂精斜投據類博無復加矣蔡公出處遠

運之辰未之及也余獨愜垂拱何如時十月為坤黃裳
易壯天地剛柔未為之不備此賢人始慶而德之時也
廣平方歿出任人使其登第之不早何而東川非其所
服固當憂乃其所即公明賜嫉惡勁氣逼人老而猶罵
談為可敬非作賦時此病老嫗尚未得二筮也履巖之
稱謂賈斯首就俸後人哀之而亦惜其才之難拔也公
勸彼太原而出使方力爭之我不克虎口設有不幸不
過如茂昭之徒耳夫合道伯玉君子之道哉君子貴時
中尚知我若公也靖淵元正色立劉永係貞固相業局



第一則孫君無咎馬介頃在英子錄書凡見公梅花賦
大賦偏字屬不成句與今本絕異未和與是所謂作賦
峭亡則廢各以為忠定尚起山村以為文清太句二李
不同故物化也足以配廣平然忠太初為是更考之家
歐陽光祖青巫祠亦賦此

跋子昂寫韓詩一首與所貴致子原求跋

為卷委來不第過虛致與而前輩乃始得之慮如賦上
光范三書皆負元八年以後事過不送命也何又若
是耶然誠真者少世無敢與行身不事更難於身不

第而日光兵索之文為右不居安明水一賦頗子一論
能盡其素即題學士所書古詩筆法雄健似不為子原
設請君則子原利第者錢之為知子原考文

跋王本齋畫像

經管王公向聘於任江浙渡湘致感殆過每一官畫一
像謂者最軸莫不美其金章紫綬之貴優加臨任公若
展使府幕他郡縣有事輒委君治之以廣能著聲江浙
云君三衛士家今寓錢塘

跋三士圖



換三生圖出表南所記而致仙嘗于抄成傳以禍天竺
及事當共戮刑之候可謂以契守儒士多不之信夫
靖氣為物遊竟為吏而北輪之朝也原心返無則而
死生之既伊爾獨當為原子上用工夫又曰須臾自得
便當元而爾爾爾中論時或又此則必當與致力辨不
尤甚于災則不致手爾物出千里臨本亦余者此一災
敬孝長心萬里江山圖

前代畫山水名家如大小李將軍范新諸人尺牘文素
僧畫連城千金不易以其所繪似真山水也而而蜀人

逸士多居山澤而會大麓山澤之內者謂山而拔場澤
而致所謂山居無許遊任便而魚壺子告勿語秦大夫
者不幸而遭之雖是猶宅舍棄墳墓避世過去而不可
得可為世道難息周子華亦余孝長心畫本余視視之
奉德草木葺葺蒼蒼萬里江山一覽而盡余驚問曰此
何境也其某州其某界其有長江之章耶有雲山之石
耶此古久之子來逐逐

跋十梅圖

靈隱老子版云白召南祝命吉梅之定度居唐侯詩人



此咏其先以為世道不古余乃為梅解嘲云古今咏梅
多矣同水部至香山一瞬半句收拾闕中殆盡然有遺
恨半山真字瘦字韻唐律七言老父晚字韻古風三首
精巧絕唱亦不入選是殆不可以字墨形容其標格有
韻趣出色空眼界如胡言花不言實為古今世變之驗
莫大於風景石奇台榭余則一遊梅臺之下俯見橫枝
照水空實久之左右進曰復得即此名猶梅味極佳余
不覺天又由今思之當併入畫林公案之壬申蓮子月
書

蘇海雲圖有長鵝鶴其土

沈為乎美人瑯嶼睡未足空堪圖杖上何折之聲使九
華快畫免規驚

題索句圖

成平以夜景祐之前結廬孤山有隱君子為詩索無虛
性至又玄冥搜揚外逸凡吟然形有得句佳處今誰起
視湖光霽月在天梅晚無香茶尚無煙飯鶴夢之成空
法度使之遺幅畫史雖工意妙不傳

題空隱和尚行卷并耐草蟲之患二首



性理題詞

人死非他真空不空空在定矣隨在胸中佛輝而家同
異曰持無同

蘇秦全安各有性活者即動死者便靜死活只在帝
上安人究竟

題畫中小卷

枯槁戎軍兩指且行且啗童子圍其上下幾旬得也視
其說狀并野必不能角上掛漢書續項羽傳雖然曰長
睡足父事時不讀書更在也

紀贊

存存蘇銘為公尚志作

存存之義本于易繫君子存之庶民及是存之有遺
存反氣畫之結七則不存又或性天與何存于存則
則誠多既明存勿懼汝精母所而視虛以存之矣妙之
門噫此表仙之術非吾儒之言

安處善壽銘

人之為善各有四端意所由來尤貴審觀所由雅善必
最所安愛人而人如足而已黃生之論善本諸此孔以
傍人量以處己人已幾味善則均耳以足為安以安為



題名

處暗宅非若保赤運載疑水真久或其傷汝

玉泉銘為琴士劉伯暢作

三閣之崖孤竹之筠萬古空山化為泉聲洗月洞洞度
風水海魚出水疑作琴聽

石磧長老贊

水流洞洞又滴石穿層或鏡而底不足鳴

古磧長老贊

蒼野老樹蒼才感字怪石頑嶺半度山空月明倒浸一
秋每形

瑞芝贊

公車入關仁風載揚協氣嘉生惟堪燦燦華紫金唐
凝載勝餘以為圖揚而成章或曰休哉雅公之祥遜公
之祥相家之光

枯木畫贊

石漱洞洞湖水無聲而風葉脫老木孤撐碧綠雲苗青
苔樹生巖巖兩山中矣者見人不驚翔而後下此為
何處春卷之野

文



禮部

勸農文二首

每歲仲春發漢太東郊比古之禮而朝之令典也州
縣美官以勸農事三字繫之曠野之下農事為重尚書
每下率以農桑為王政先申時禁而惟恐不至句容一
小邑上無民貴近行於坊鄉九有聞田強地廣殖桑農
爾民亦起忻然趁今二月始如農去在野縣官率其為
以是見父老非為文其存農定業爾父老率爾之子弟
惟勤惟謹勿惰勿懈勿好勇鬪狠勿飲博爭訟惟耕農
足務耕蘇耆老食之木不耕則亂不豐則寒飢寒迫於

身爾汝僻鄉為無所不為伊爾父老之是爾其訓教之
丙戌之夜農時有隨子弟各入鄉學習以孝弟忠信所
以保鄉里之化也若夫哥仁使令貪刻以厲爾民縣官
所不忍為益思檢身繩下以無負于爾百姓父老在此
吾不食言

農重事也州縣官以勸農二字繫每歲春月延見父
老太東郊禘之農事禮也大水旱之時比天數也後
防心宗以泄水患故塘必設以通水利於水旱之備也
人事不盡隨之大時爾農所以重因一大不耕或受之



廣一婦不食或食之然衣食不足而有風寒之患則不
尚之心生爾是成之或古書有之若農田力穡乃亦
有秋服字有用力之意力字有勤勞之意不用力不動
勞即是惰農惰農與有秋成之望能自今又謂其子兄
弟其弟好農之事一切不為母好手好園母施施于酒
母好身紀上母不孝不及有一此此官有常刑此又謂
農所當勤者其最難吾言母忠

戊辰勸農文

登陽一小州土狹民貧官府治稅簡易一毫不肯科稅

政者口益偽數聽大違及山不庭已然且多方區畫密
不又向氏爾父老所親見也去春亂氏在野為之賃穀
接得僅免定歲及秋收兩處極力收捐幸無害極歲
小登一冬雨雪愆期深為爾農憂之二月初吉田事載
典官長親去東郊勸耕惟備舊典亦成見父老及尚
田里園守一鄉之老當師一鄉之子弟齊前吾辱教海
波乃薄收慎乃提防利乃柔結修乃謹職事事有餘而
備無患又爾李舊父母弟遊兄長母孀于遠子存情農
自安不動不勞殷其園有春種爾農戒其或好勇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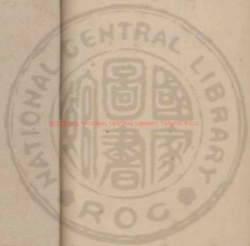
欽博夫及伯聚吳強祀醫鴻良氏邦有常刑罪及爾男
弗可悔

欽博夫及伯聚吳強祀醫鴻良氏邦有常刑罪及爾男
弗可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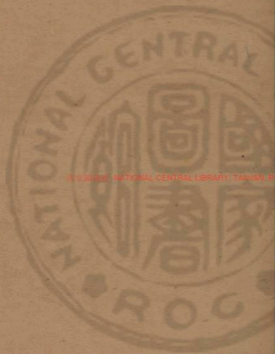
欽博夫及伯聚吳強祀醫鴻良氏邦有常刑罪及爾男
弗可悔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3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EW SERI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陽東類稿卷十一

元 陸文圭 撰

說

文說

西州史教與書為余言漢唐宋以來史相能史謀臣武
將伐不絕書獨文章之士鮮得漢董實而司馬劉向揚
雄班氏父子而止耳王褒崔實而下不論也唐韓柳宋
歐王蘇而止耳李翱皇甫湜秦而下不論也宋渡江
後詞章命蓋古伴邇遠獨朱子詩賦本務道文視韓蘇



而理勝之其餘策正則以下各自名家六十年來影響殆絕將盛極而衰歟抑待于其人也歟抑此論上擇前修下期未替余聞而太息高然意論之古之好措文章非言語之謂也道德仁義之積華禮樂法度之彰著皆其具也然無難訓誥誓命之書坦明溫厚已非存漢魏生講師所託道而三百篇章句皆出于微正寡婦奇人伶官之口何其質然而成章也益周君而上文章皆實用孔嘗而下文章皆空言空言者言而不見用非無用之空言也以無用之空言而後世能言之士如向晨之

星磊跡絕矣豈不大可惜也哉自唐以來朝廷百司用人無方惟翰苑非文章之士不預所以承恩寵修顧問參謀議職諫諍佐親而地禁非止碑誌代言以風天下而已唐以陸贄李絳為之宋以歐陽修蘇軾為之人品可知也夫文本于理根于識為于氣無之者實董而下諸人雖不居翰苑名尤著也翰苑創于唐開元間六百餘年學士名不著者何限然則視文章之能否知翰苑之盛衰居是職者學宜蓋想行宜蓋修名宜蓋著故居之而不作不然則呂黎氏必傲之矣因與友人論古今

之文而并及翰苑之職擬書以贈之

靜養說謝都瑠存齋錄事

夫不言仁智動靜以其修樂壽以其效對舉而反言之
無先後也子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而中即此體
用包動靜而成慎思慎與夫慎獨之音則用功于未發
之志未發於體也體則靜已特不顯別之耳直至濂翁太
極圖說方出主靜二字蓋太極分陰陽主動而陰主
靜易不曰陽陰而曰陰陽靜居動之先也天下之動紛
紛交錯而吉凶悔吝之所由生言一也凶悔各三屬動

之不可不謹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人極上
矣常人感物而動不知止故流于惡面失其信聖人
全動靜之德而本之于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無致
故靜者非言人之欲也言天性之本然欲之本然者也
此固造化之根底聖人所為主之者也人能寡欲以至
於無則靜則可以存聖矣古湖錄事長官都瑠存齋
字成之登己巳第泌機至潞州訪余蓬蒿之下相與講
明太極指要因求靜養說于余謂主靜之說先儒蓋
之而安字獨不經見成之曰蒙陽亦嘗以晦名之矣無

傷之余曰然于其行書以贈之

心說贈凌漢然

漢然者存心養氣之學以靜為主而動生焉非如虛室
生白心齋坐忘又非如枯禪入定常懼：法如鏡之磨
一塵不留如水之傳一汲不起雲影天光上下照徹堂
月中擾：終日昏：吾能識之或宣城管以此自號而
松雲齋為之書其人可知

琴說贈朱老

廖郭琴師善者能鼓十二經生雲中流落湘南予辱為

之瑟羨而悲之錫峰朱老年七十餘以能歌聞詩公嘗
祖正之然守古道不變不為俗昇所便故與琴師同一
不遇一日訪余齋中袖出詩數十首自言將道江漢淮
以將余時方與諸生溫舉子業取四十年前齋時子據
稿格呻吟不絕聲諸生見之皆大噱余歎曰是奚噱哉
我輩彼幾何王武老矣諸生強之出安知不被拘曲之
訊乎不惜教者苦但傷知音者朱之心余知之余之心
朱亦心知也希矣

漁隱說贈顧仲仁



古之隱于漁者雷澤潞龍也物論當以磻溪為第一人
富春秋之至真子江湖散人以下不數蒼呂尚非隱者
負簞攜之才坐盤石以待天下之清後車載去則收野
樵車煙之中葉三諫可耕至封營丘已百餘歲矣子
陵與友叔幼同學託上天而蛇獨處足加帝腹亦狂奴
故態安知其應天象和建武不出則無可出之時矣然
雲臺中若不住此人今海陵顧君仲仁歸先于經絡之
下其符有渭愛之志耶抑終無故人之情耶善聞仲仁
富而好禮喜賓客然詔有古烈士風朝是方寤寐美

憂非歎入華恐不免耳彼唐張氏之徒不過發人詞客
聊以自娛烏足為仲仁道哉古之存道者在福難之林
湘江之津河汾之亭姓名俱寂不傳其寓言于或進
有避世之士也仰高山挹清風吾方而交于數他日與
仲仁頗益當相許之興和季瑞卿得如海上訪隱君持
君託以往為吾致意仲仁慎勿披羊裘物色者至矣

菊隱說贈趙與民

菊有黃華色之正也夕發落英味之烈也以制菊發性
耐久也周濂翁以配隱逸之士得非以菊明故耶蘇之

下山之北悠然其間與馬年意不在首也祖為別
州牧雖為百里宰官微為卑不語而即金代與于矣靖
初仕為是級安更二大也煇來時不作可于然苟一也
生于崇岳之狂則流芳百世生于南陽之澤則道息萬
年物回任其所適故耳伯始為三公顧不如一處士耶
然則出處大節君子所宜議也永嘉故趙惠王七世孫
由道故而好學是時日得不與時競來涇州游其外舅
次侯命之曰菊隱美其志也華陽余未見說余謂君生
侯王家椒終秀發不可當吾世而隆先澤必有道則見

為三槐王為桐木韓士濟其美聲功名茂遂然後隱
在晚節之香不亦可乎余母太早許侍曰君之為夫也

梅齋說

唐垂拱中宋廣平趙叔父客東川觀梅陰梅花托根非
所為之賦後百餘年皮髮美見之疑其銀腸石心乃解
以說媚玳珠不思梅于花中品最清高凌厲月霜傲視
冰空正可與鐵石心腸人對藝美難知廣平恨不知梅
耳梅堂受人撫榻者豈燕山能使君使陳水長興四州
康介清苦挺身拔俗有梅花之風骨父堂慰公在常德



特先生使君庭有古梅一株異甚其枝老幹爾傳江南
異特望其下思之不忘故凡所至輒以名香孤山處
士以一斛濟詩名王沂國以半絕為狀元宰相陳蘭齋
以五首受知思故參大政因保其升進也數梅不自知
之莫士清流多新湖山絕景使君今已貴宜固當龜梁
一顧孝先之事葉去水之文章請在河轉若夫荒原野
水茅屋疎籬比老大得身處游者毋滋吾地使君笑曰
吾于此樂得不淺

姚原字說

柯山姚君名洙友人字之曰原魯而米說於余原魯者
其外舅以吾先生於澄江學舍歲一再為余與之投汲
祿而其文宛然魯國男子也名不虛傳矣洙水出魯
域北下流合于泗之大而洙小故不併于高齊兗州濟
運灘沮之別然所以得名者以尼父在焉尼父嘗曰洙
泗之間新如也魯道秉矣當日魯國止有儒者一人
則吾東家是也凡為東家之學者必休忠信性仁表冠
固冠而知天時履方履而知地形然可以稱號教之衣
否則齊秦之舍燕趙之雄郵衛之庸未許其一變其道

也吾聞周大夫有原伯魯者不說學問子為訖之曰吾
祖也不學得落今原魯賢而好學猶當以周大夫為取
也夫

張仲易字說

承嘉祚君詩定博慈端原重然詔遠聲利善人也信人
見客吳中與公文二十年君晚得子為政可喜既弱冠
而孤遂從余游學進未止後得子甘霖林氏不見者十
有三平今子承賜命于成德堂上蓋而志成言勸謹銘
學益進而未止明其年曰三十有一矣明其字曰君彬

字則未也余曰字朋友之職也請以仲易代子名何如
夫易之道至矣仲尼七十學易猶未彬彬而待于數言
假古山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幾豈易言之筆編三絕
十翼乃成子年未及仲尼之年後生可畏然可自謂無
大過而不學也哉夫文學彬彬士也文質彬彬君子也
聖易彬彬聖人也吾子領擇之矣余老且死將見爾先
人于地下亦有辭焉

徐宗起字說

余始至句曲之隅余麻叔奴其都之子以見容止可觀

問之徐姓曰：姓名余笑曰：不祥。宋開禧字相之名也。聞者唾棄。請史之，而告其父。命之曰：起宗。請字于余。曰：甚善。請字以宗。起或者性之。余曰：事如此。史昔元親喜而門地前宗起，以不得入。即姓，碎戮于地。孝文帝謂之曰：卿非起宗，乃宗起也。夫為門地而不振，才能之衰法也。曾之三卿，孰若四科。故上宋起家子之事也。揚名顯親，孝之終。之容山縣之徐，舊為著姓。世有聞人自宗明寺，以西格檢管徐也。而若非其宗，若其甚少。刻苦力學，卓然自拔。于流俗，從師取友，教如不及父。

仲傑亦為子教子。屢錫，余致意為君。嘗獲音，獲于公之門。將自此為安。昔昌黎作歐南詩，先嘗謂退之，不當以科舉利祿，則誇子孫獨鴻翁，不以為然。蓋恐此論海於為虛，而不越于平安也。夫叔古今之學不同，節節以前，是一種議論。漢唐以來，是一種議論。如夏侯勝章，賢極矣。之徒，史為美談。退之與吾輩，識見亦異。門未可全以為非也。姑寔勿論。請字自是開世門戶事。君之勉之。

陸安仲字說

易卦泰下係元吉者一象下二十有二元大也吉祥也

陽剛則吉陰柔則不及中正則吉不中不正則不及元
古之義獨于易卦繫之者尚矣也夫器置焉安處則安
危處則危安則吉危人之吉未安而已元安之福不可
既也元安之次不可值也故居仁由義心廣體胖一身
之安也孝親敬長宜其家人一家之安也鳴鳴為善夙
夜終譽一日之安也家有餘慶子孫逢吉百世之安也
富貴康寧天之所以與我者修身立命則戒之所以事
天也天祖子之當孫元吉字安仲諱且說予余之為之
演其義云

曹氏四子字說

原注代

余生乎亥二十四歲得子甲戌年也明年遭亂又明年
子以疫此余偶逸詩曰慈惠顧麟天上送皇朝烟燧費
中後八年以其氏子為子名之曰易之性純謹澆靜
不事華飾年給志學政後童冠游余不許改名之曰無
易後十年得子曰玄又得子曰觀曰寧一日無易再拜
請字余曰按禮字朋友之責也雖然靈均亦嘗受字于
伯庸矣無易吾字汝以守一一則不可易矣空名之曰
無言字汝以守中汝惟言言余故汝汝時然後言則人

不欲是之謂中觀名之曰無妄字汝以守常無妄者無
期望也稱福無常唯人所召當守常以應之卜寧名之
曰無咎字汝以守其無咎者多稱過也過則有咎無咎
則吉在其中非守之以貞者不能也四子朱翁汝甘知
吾所以名汝字汝之意予名生于美利之以安五教必
成晝夜以思書曰若者作室子弗肯堂胡雀巢焉曰幹
父之憂意承者也吾子將美從厥以三歲以上非一也
賢者過愚者布及非中之產而為魚狗而為豕非常也
言偽而辨行偽而然非身之月一于此物堂州星行于

我吾族居暨三日餘平命得在汝：其保之吾老矣曰
子再拜請書訓于簡乃命長子無易言之

江子孫字說

句曲江報伯名其子曰南傑及字之子強求其說于儒
東夏：曰義在中庸之十章子弗聞于昔者仲由問強
夫子告之以南方之強北方之強君子之強釋者謂南
方之強即君子之強非也南方柔弱北方剛勁皆以風
氣論南與勝北律以中庸之中皆強于一篇章內有兩
君子宜柔以教之君子僅對死而不教之小人非強教



賜之君子也惟和而不流中主而不倚有道不安未達
之行守無道不變平生之行守是為義理之強是為在
乎之強是則中庸之不可能者蓋南不及于強者也北
過于強者也四者之強之中也長其善而救其失抑
其偏而免其全子路為善問者夫子亦善告之也嗚呼
子路想成之哉以君子之間為自己問以聖人所答為
自己耳聞此詩書法也全是全無以告子矣抑論語載
子路野處嘗初見夫子時事晚年非他絕不可量子
思論智仁勇次之辭顏回之後益子論改過遷善列之
之由也哉

程光道字說

濼源程君子敬以進為句由舍其子益從余游益字元
道義取于易今濼而伸之益之為卦聚上震下陽下居
初陰上居四白上下二其道大先先德謂凡卦中有先
者皆為陽為高為文為尊為上陽則有先陰則無先故論曰明存濟
則著款預則益子曰謙受益豫言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下濟而光明

故曰執事而先卑而不可喻蓋錄中有益良言益寡也
五中有錄自上下下也而卦相須君子象之若虛見之
未光成之未光大也之說未光成之中未光皆陰陽失
位失中失正也嗚呼吾子願之乎高以自牧也儼然以
自視也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烈風雷變立本道
乃行萬實輝光所以日新頑固之光所以而賓律運用
也萬存有云未春江南林谷之下關北方有飯者必
子也夫

李叔成子說

燕山李叔成字人復初來尹暨賜遂從余游年未弱冠
志趣卓犖而好問進莫之禦同門之友字之曰叔成
蓋在子語大師樂之卒事釋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
也何止言樂學亦猶是何止言學道亦猶是學必時而
習又當至于樂道不可自盡尤甚于力不足禮之
則緝熙光明不續則聞斷荒蕪周頌兩言釋思乎得而
思念也商頌兩言思成思而成此人也斯章取義思通
乎矣樂有八音獨奏自為始終小成也八音並奏始全
終玉大成也小成受惠也大成大子也乃折頌學天子

隱今之成人者何云然得見武仲以下四人之長亦可
矣復初天下士也今稱守淮陰弓冶之子必為某某集
成而下且然况德成而上者耶

朱子才字說

金鳳朱君元士隱居湖莊以行義稱年幾耳順一日謂
雲村上人曰吾名元士元士視子男古爵也吾布衣終
身名不稱是請更之曰士元而竭字子揚東史：聞之
曰可故子生三月見于父：命之右二十既冠而字故
子已孤不更名今曰士元乙之也非史也字朋友之職

也乃字之為子才昔魯子叔謂劉玄德曰麻士元非百
里才也使處治中則駕之任始展其韜足半麻之才為
於伏龍鳳雛第一流人也麻以才見用不啻早世君之
年乃過之而因脫不求人知將抱才不用耶抑有待耶
雖然檠梓青黃乃木之災擁腫拳曲天乎以水然則才
一也將為有用之用耶為無用之用耶請上人更下一
轉語士申夏五端東老更書

荆石和尚字說

巖坐空山齋房三僧入湯其一承嘉裕年八名紀字荆

石顯余若有牙請余扣之曰玳瑁玉也而代呼以石義
何唐帥曰玉亦石也荆山之下以玉抵鶴人以為宝哉
以為石余因擊荆山有二條馮州雷平之山北條之荆
也軒轅錯焉處南郡臨沮之山南條之荆也卞和抱璞
處師曰足既別矣何不攜隻顧去空動小兒啼則磨余
笑曰是真難誠是假難辨師若不怕路滑他日迴荆山
去柝杖擊石三石當照頭

法城和尚字說

有一比丘發宏願心于梅亭土提套剝斬白荃類而至

震旦東來大法城內包頭彌山以恒河沙為界開甘露
門啓三途列寶坊劍玉精舍中有懸堂青蓮花樹有善
提無根自生草有慈尊冬夏長青設小東中東大東以
戒定慧守之統八萬四千有降魔無數未攻觀政走世
尊一日親至城下以鞋尖踢倒曰作麼障礙眾生一片
閑田地凡聖同居自往自來不亦善于比丘合掌而去
南游金山登妙高臺指江水東流曰好一箇背水陳侍
者執拂在旁題而請曰收汝心兵時無言下基去

賦

修泮宮賦

中山昔人八家三宰之下飲水著書一日出泮曳屣而

西歸古華洲言在其間有宮殿之宅坤之陽蒼龍如蟠

以行螭紫鳳翔書而筆流華表遠傳于龍龜駉

道播哉于虹鏡兵欄畫祭水也堂瑄金鋪碑也祠山

巖前以爲基門闕也而無旁形埽之內實爲中

唐唐也勢峻而難難也而列有巖巖也以文登

公公也既既也而遠揚揚也既既也而而也堅堅也于于也營營也

美美也既既也而而也甘甘也而而也泉泉也而而也工工也而而也淡淡也

原原也以以也登登也扣扣也玉玉也死死也也也徹徹也米米也而而也乃乃也燭燭也黃黃也而

蒼蒼也毛毛也明明也司司也庭庭也之之也儀儀也刑刑也釋釋也魯魯也養養也之之也敬敬也既既也往往也采采也堂堂也青青也之之也貌貌也如

生生也四四也配配也十十也登登也會會也弁弁也垂垂也璫璫也降降也階階也而下而下也展展也列列也影影也像像也之之也卷卷也左

英英也周周也流流也而而也回回也顧顧也乎乎也執執也于于也化化也人之人之也福福也綢綢也五五也彩彩也以以也發發也理理也紛紛也頽

原原也以以也登登也扣扣也玉玉也死死也也也徹徹也米米也而而也乃乃也燭燭也黃黃也而

去去也色色也堅堅也以以也相相也碎碎也毀毀也如如也去去也色色也刻刻也捕捕也執執也如如也去去也色色也承

棧棧也數數也音音也實實也虛虛也揀揀也照照也八八也項項也不不也飾飾也權權也射射也也也福福也瑞瑞也加加也下下也不不也

此此也色色也不不也駐駐也日日也莫莫也知知也河河也和和也書書也寂寂也哩哩也呼呼也加加也聲聲也也也振振也于于也齊齊也靡

三三也揖揖也以以也雍雍也容容也呼呼也使使也前前也而而也贊贊也之之也後後也庭庭也美美也：始始也何何也特特也首首也儀

乃執青藤為誰堂尼山之有靈得草木之持危或見
於五石而挽指于工倮童子唯然曰噫吾邑有賢人大
難伯休父而弗聞于大大之賢也脫粟一器水盂一盂
錫鳴視乎珠藜而贈馬鈴之孔度是趨我侯屐止若士
從上獻材輸直徒正備工役者聲者絕者尺者整原注
擊也者新者新也者成也者起者植者培者原注
以者齒而望者仰而視也者分而榮也者原注
莫者人徒見今日燕雀之賀成而不知往日鴟鴞之侮
毀也書德寂寥候未下車筮是故墜于列于君鶴雛

噴其水蒼爾角蹴于園蔬或辨原注而鼓原注或
窈窕或靈寢原注而不干或飽原注而無
色風箱避以避原注而掃原注而實原注
大向凝塵野題原注而停濁原注而湯原注也
羊於于晨炊佳尾說供于夕餐原注不歸蓮豆乃乳疑
伐樹之不容的幸野之興歎非我侯之康仁孰原注而
一新彼食系之陽鵠亦懷予之好音于是晉人聞之拊
髀在囑命童子沈筆矢口而作非能結汗宮之頌聊以
同粵人之樂也

靈臺歌

原蒼籙之開基兮始于有邛之封塞向而墮戶兮幽原
之風去之峻山之下兮如滂市之從世一休德兮至而
伯而作邑于靈天下三分而有二分已十里之園而與
民同時游觀而節勞佚兮樂來親而知古法經之登之
合庶民未及于論鼓鐘兮去臺野能臺下有周兮鳥飛
而歡伏園中有沼兮游魚先叔乎其中樂民之樂兮不
煩于民力是民之是兮自朝至于日昃飲大雅之泮
兮知文王之有靈德自巍山之樂隨而擊落之東雅故

宮廟為木奉兮况一臺之建基周道詢為茂草兮我心
而悲嗚呼噫嘻章華之長聲兮楚歌姑蘇之游鹿兮吳
亡通天承露兮求仙滌邑最及兮思卿何後人之信靡
雙陳遠而堪傷惟有惜中人百金之產猶登于文王

天爵賦

靈卿問于楮先生曰子亦見大是借之說難子雪之祥
嘲盡登之答戲誇遊楚之祭展物相之位或得福而特
詔取封青而游說當塗者升雲先驅者相擁鋪張于金
張評史之業看集于蕭曹子初之智怨沉埋于執戟歎

落拓于於亭嗟得富而失貧憂朝祭而夕饋聞徽客于
禍福猶推遠于報利或默守于太玄或請言于六藝以
是為違人之大觀處士之高致口不道乎忠信躬不履
乎仁義何吾人微見之卑而議論之蔽也先生曰吁道
之不明或知之矣吾者尼山欲聖玉振闕里抗高情于
浮雲寓至樂于飲水知潔身之為非平周流而不住孔
被既黃龍即孟以請為種而何如躬于躬而弗視指義
路以不由擇仁里之為夫任善而教于人信宗而有諸
已曰人之有貴非堯禹之可比登龍為人之所賦也

格為去之野軀抱汚然而獨存燼燼者之興起孟軻既
沒無有于爾正樂化為異端斯文失其宗指氣質雜人
之性利祿薰人之氣逆德坐守于章句墨客使工于文
史縱不夢借于人受安得究心于天理卿徒請大教乎
學者學不知方吾亦請功不探靜者之情微而徒怪班
揚之侈靡也爰有大物誓諭卿相任教王公不輟軒而
祭不窳冕而榮青非趨益而莫能使之致富非音楚而
莫能使之窮心既廣而體解內自重而物輕靡名途之
沖絕利窟之營臣愚不識領爾其名曰此非居委

也弗厄者耶由正路而弗歧者耶為人謀而內自盡
與人交而外不欺者耶貌而萃：與人而非為其人似
于與又似于子車次是則與正克之徒歟仁義既有志
信不薄居之無憾為善最樂夫是謂之天爵

民氣狀

峯成大鹿車慮赫晉結繩而治野鹿標故各無所為行
無取之鼓腹而遊全哺而熙世德不棄至于律著微服
康衢問于童兒在野不讓不知擊舟而鼓耕田而
食擊壤之老何知帝力哉豈足分非心除王階兮三尺

崇伯子之守邦詒謂民之可畏臨厥孫而失之興衰歎
于洛泗慨子懷之樂之曰叔民如取馬邦無本而不學
民可近而不可下南伊瀾而北羊腸兮予及汝以昏亡
左五門而右大行兮不能遺糧車之理：何仁人之嗚
起兮如盤石之安也弟二國之墜命兮猶土塹之氣也
亦太保之相宅兮祈小民之誠也思東山之漏：兮何
庭殿之頽也且盤法與兮往新邑以觀之三塗撤而損
大室兮何杜：也宅甫定而取首曰兮從月邊也歷三
祀而無虐兮固封守之勤也莫九鼎于知節兮八命具

猶未改宮詔金虎兮思二周其在採編而西撫雍州
分路不測之說豈無唱于大澤兮視閭之騎已西持滿
上之牛酒兮聽三章之初約喜劉氏之寬兮欣羸氏之
虛信人心之煥兮分覺與亡而三數知崇禹之不可特
分嘗于民益

河圖歌

堯啓箬之積石茲之長源西來溢為條波蒼精為瑞私
馬浮河香文炳燿錄字在羅子是能窺天起之文徽琴
鳥歎之情整混沌之七載到系也于五行八：而盡卦

陳五：而變化成坎一六而水會居三八而木生四九
進合于乾剛二七合火于離明象數已添文字不傳潛
義又之一心開先後之西天恩恩鳥之帝為非魯史之
暮年感會昌之妖符疑張掖之涌泉起安國于西京招
因初于河東來月列于天心訪華陰之陸翁：才直于
一國寄百源之山中何物更于別收發混雜于龜龍類
郭斯之見遂嘉雷鼓而啟蒙

河源歌

得遠行而無所止兮飛又錫以周游指大器而奉九河



分木碣石之野由西折龍門而折為路分三千里而至于積石故窮源之所自分路荒遠而涉磧悲憫望之仙槎分載漢加于西域究而源之分今今出懸額于與開之國又東注蒲昌分一名初澤遠吾道夫竟谷分路茫分阻修揚靈旆之為：今鳴玉營之狀：朝發于嶺西分夕食至于阜翁之山：中為而四下水澄空而溪浸流既遠而邑漸赤分流滿流而相連石壁峭立于兩岸分水益東于其間忽山開而岸闊今靈林奔放而不送聲如萬雷之噴薄分擊沙石而磨礱磨吾今故是

以梁津兮詔西皇仗按子得交机之日石兮見天漢之
 鐵女濯余髮兮河盤脚造送兮容與

高祖新白蛇賦

蒼失其鹿兮天下並腥山鬼獻璧兮祖龍其祖曆歷列
 腹兮丹書出叢林舉火兮鳴妖孤驍山兮極：送從徒
 兮八閩隸既兮悲秋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昔死兮求王
 何和窳伏刑格周夜行兮秋酒風著：兮澤水寒有物
 兮蟻短白質兮屈膝行者辟易而不敢過兮別可得而
 祀于亭長醉而起舞兮徑來怒而往觀據三尺而一揮



分分首尾之而福德恩而不見兮惜莫知其故也何物
老經兮天教之再降也陰靈之迷悟兮揮霍而變化金
八氏之業兮天德以霽當是時也字中之獻庶未始滿
上之降焉未進而楚昭賢惡之佳氣之為之龍翠之貞
人矣靈雲起泗水涕滂風揚五穀而帝業成擊筑而居
坡鄉于是仰培東井之精俯協赤符之靈天人合應以
發聖明厥後彭城元王之香定開江左劉宋之基方基
微時人莫之知偶伐荻于新洲射長蛇之毒蛇見青水
之童子潛持藥而縛之謂寄故之不可殺顯言兆于神

奇信王者之貞魂必奠於神祇建巨殿而吞靈鳥兮
皆可信而無疑鬼更暎以幽諫遂披革而銷祥德唐朝
之制舉字令此以為題胡曰傳之佳篇反見然于百司
既至今長慶之集猶存而一時中式之狀判唐賦而無
餘信于文章之有定價而考官不得而取此者也

木鐸賦

思我得之為器之全口而木古維孟版之月建為警衆
而特設通人在是兮司曉在周日食五戒兮火禁五修
震雷發春兮先三日以令布行人采詩兮爾力捐之于



路智者利物分令之以名或泉其形分或取其數高者
起以聽受以記以鳴辨即水濟任人司位亦得之制始
于何世豈得持人而識其制方輒之壞兮息寓于儀之
野彼何人斯兮請見于後者先出門而數息兮必有得
於乎開傳天下之無道兮喜天之未喪斯文集大成兮
終始全玉振林兮詢理懸豁容之莫空置關者之興起
鳴耳求之鼓兮和香器之慈取聖何意兮擊磬何心匪
錫之為錫兮聖人之德兮播招搖而過市兮成仰視乎
雲鳥遠行在陳兮居歎之非歎也扶而斂兮齊餘哀于

梁木升空聞其無人兮空聞絲竹

萍實賦

駭即却而出修門兮過夏口而東游凌陽侯之汎濫兮
將運舟而下浮舟不行兮夷蕪藪詣吾兮中洲沅湘兮
無波淡水兮安汎網聘鷺兮江皋夕辨兮分北清未芳
芷與杜若指以遺兮遠者波浩兮分來迎魚鱗兮分勝
予思有物以福吾舟兮疑攬洲之宿莽其形之圓兮色
赤嗟荆楚之人兮莫識索瓊茅以冠華兮合靈氣為余
卜之靈辰告余以古兮分惟伯者可以鎮之終亦莫和



其何名分送遣使于東國非必堅之傳物分亦孰知為
洋定如平分如日味之甘分可食信重送之下虛分吾
聞于陳之野何所獨無芳草分為得而嗜之也雖江蘇
與杜衡分寒天蒙與蘭英雖信美而不適口分又況夫
洋蘇與芹羹以江萬里分日夜東注芋姓為塘分奇物
千載而不遺全替人之想像空採筆而為賦

福東類稿卷十二

墓誌銘

元 陸文士 撰

中大天江東書政廉訪使孫公墓誌銘

僕糾揚東閩唐之士應舉北上者間枉道相顧言及意
使爾齊孫公之賢者如出一口善政數百累舉而不及
詳也至治公受公之嗣子良積蔭陽列官富舍與僕
相鄰一日出公家杖汝謂僕曰先公官中大天職三品
例得加封賜諡今將上考功太常而隧道之盟未立無



其何名分送遣使于東國非必堅之傳物分亦孰知為
洋定如平分如日味之甘分可食信重送之下虛分吾
聞于陳之野何所獨無芳草分為得而嗜之也雖江蘇
與杜衡分寒天蒙與蘭英雖信美而不適口分又況夫
洋蘇與芹羹以江萬里今日夜東注芋姓為塘分奇物
千載而不遺令後人之想像空採筆而為賦

福東類稿卷十二

墓誌銘

元 陸文士 撰

中大夫江東書政廉訪使孫公墓誌銘

侯糾掃東園唐之士應舉北上者間枉道相顧言及憲
使顧齊孫公之賢者如出一口善政數百累舉而不及
詳也至治公受公之嗣子良積蔭陽列官富舍與僕
相鄰一日出公家杖汝謂僕曰先公官中大夫職三品
例得加封賜茲今將上考功太常而隧道之盟未之無



以發潛德之光吾子其圖之僕以疾辭逾年謫益謹或
不可辭按公世家其先本女真人烏克遜氏居臨潢府
曾祖或隱德不權祖瑛仕于燕身初從豐王南遷大
梁授羽威將軍兼軍容使子使歲天兵敗河南汴京
既破徙居大在相從漢俗以孫為氏復為魏謀野詳議
官娶河東劉氏三子長子信官躬信授射長社王薄次
子義傳學武中儲科次子仲即公考也終大部廣濟倉
使歷天永趙八二子長澤是為公次溫江西臨川二務
提領公字潤甫幼個僕有大志以經濟自負遊金臺時

宋既降淮楚未下道而視朝廷差官綱運寶劄一十萬
錠赴江南人二悍行公請往役渡江至瓜州行府交卸
就辟无淮東都督府令史至元十二年也十四年改差
行征東元帥府提控案牘駐軍寶劄軍府草創日不暇
給公究心吏事務其遠者大者治法征謀惟己是出宋
之遺民擁趙氏孤自立於福唐秋八月索多元帥征而
撤公為軍師進分水嶺劉建安執南鈕趙三山宋師潰
遁入海島格攻莆陽既降同知軍事陳瑄復叛圍之將
屠其城公曰昔懲者瑄耳餘皆鵠從士石俱焚可乎



且此州城池非有險惡易與耳不宜極吾兵帥然之拒
贈散于市居民安堵已而知謀出于公成以子如類曰
公活佛也宋兵後聞康州元帥提舟帥救之聞既解是
歲十月與江西童春左丞合軍自甲子門入海寇擊取
海潮二州至惠州鎮兵海豐縣南軍猶盛公請洛帥十
營萬戶擒提馬軍隨元帥直搗五羊腹月至城下入之
十五年而屯閩中往復數千里水陸數險舟車器械之
且搜報醫結之供委公力謀戰勝攻取莫不居多帥府
保中行首轉睿部者初設福建道宣慰司部事未幾改

左行省就升部事元帥除叅知政事赴閩公隨至上部
代之臣對進止諫度又頗喜悅奏政修言公勞績龍春
甚渥賜錦衣一襲堂授承直郎知興化軍十六年改路
立總管府就升總管公前有德於萬人聞其來催糧載
道方提揆之初土豪惡民私相叛援各立頭項促漁小
弱鄉人告之或有逆違報拒不納公遂拘索付身或軍
前文字盡行追毀最憂東平州縣之令始行贈死諫三
罪之民以誣誤受戮者三千餘家皆可以為既遭誅絕
盡反入其產行占委官分揀官吏親望以為不應誅絕



尺間聞之吐寬氣伏喘整林莽三縣雖然公既至數榜
曉諭數言伏事除官辱民先肯降者於還曰它不幸預
此與後許親屬承籍官不得問于是遠近相應搃將而
出各安其業者有聞而嘉之細民燠燠作佛事以報公
恩在土生祠至今香火不絕先時郡為強盜者至攻劫
城壁曰即之尺圍結義兵守圍即并事受後議者謂獨
劉元籍置土于說公刀祖不從乃親起者為言此嘗嘗
曰即耕農日誼室處非有舊籍可稽勝為民使從之民
大悅即經兵疫垣邑業條一日公出行見某是在道枯

荷抗盤側然憫之因割己俸給與米糧以濟流輒賑寡
者上意切而以處孤兒下令各郡設土義塚瘞埋無主
之骨以千萬數薄學最盛多士如林至是奉散還軍屯
壘既舍舍為馬坊書籍皆滿無遺公下車禁止驍出軍
卒凡掃堂守招延秀異分派學職刊積書版記道化堂
行鄉飲酒禮與鄉之父兄子弟幅巾深衣從容于俎豆
之間觀者太息以為後觀升平政教近聞諸司交薦福
建憲司言公廉潔公平勉勵學校存恤軍民等事宣慰
司言公慈遠海舟招額楫水起運軍儲最安全教擢報

以籍別置石解守不獲而餉行者客公留意民事又廉
能其積二十二事在任數四年會例降陞遂官相公道
則永州數官和故百姓奉公書者數千人赴者乞借公
復任不報守泣涕而返普多政家名族風氣淳古而後
壞之方尤甚自日官起家至闈學忠惠公節行偉然為
一邦之望今運使方居安其後之公將去郡居安謂公
仁義長者似去節制且有命賦之功請以孫女之公之
子世相好已公從之其子心以至元二十一年抵家
陞湖廣平章為珠木挾權相初妣慈送為政史民畏之

重定而立一日遣其棠趙為戶以取動和首缺羅為出
到州最嚴張甚公待之加禮徐為言新附民易動難安
一有強陟收民者請死公獨得安乎公言懸例發于皇
誠趙亦感動不竟其事而去二十六年打美令下公曰
吾不親行其禍不解即日請武昌用事者出之以威公
不為動他郡之民被連株連由此破家十有二三水獨
無提民立石頌之武同嘗慶然發板橋境上省撤公收
捕誅其首三十一人獲其徒五百五人得醒情良民百
五十一口一道者清通年為珠木政行者保光左右司

員外郎升奉朝大夫平章麻肱濟蘇雅敦信公謂精練
軍事會征收生黎越海攻占城指授方里一以委之俱
應不之每戰必先行奮擊及其狀有旨增製名分宣授
朝朝大夫唐南西道宣慰副使甫七月改唐西兩江
道宣慰副使會都元帥府事元貞二年十一月乙亥濱
邊遠是隸雅敦走民不遵王憲銳以為崇公劉王司規
二十二章簡易明白可守而行建吉西度戶口務改運
歲出征戍于奔命軍減併站驛撥馬足以寬民力從
之有二十二站又奏盜患民安五事內一事稅糧太重

沈惟英從從從德善善免一年公每出行即視民
間利害事概除之致：詰問如恐不及分治左江道
壯象州賊亂民流餓革盈路取責官吏不為用心所以
未本明降公曰無及矣可使寬厚以救涸轍種發之
謀身自任之即出未二十石以賑之又至臨賀新法食
者拍馬言不得行公又賑米一千二百石皆不待報當
路者悉其言而莫敢革也邕管張劉也曰委公經畫公
不避炎瘴適歷荒歉臨文知界起當向寺十寨設糧八
所開水田五百二十二頃編立糧甲人夫四千六百餘

戶歲收五萬餘石公私使之憲臺保公發官庫以賑飢
惻然流弊之風築塞堡而整田免稅免用之舉為災銀
已無人喻歌州者地出沒為寇公親提兵往捕諭以自
折賦首榮三藍七帥其衆千六百二人出降悉令解甲
燔農有歐陽氏女自言良家遭掠公同視其似此者衆
皆訪其親屬還之符文真告元帥薛直十請掠平民奪
要十隻遂取金銀等罪妻公完問公不患強禦請托不
行射入海島按治理出千民四百八十二名牛五千餘
隻金銀什物有差與論稱狀都元帥張鎮國日觀其事

以公為難詳具前後治績保奏其刀額南唐面道度初
司舉公才任鳳憲臺檢中樞大夫海北海南道肅政廉
訪使海南新到司存公于大德六年四月之任到得土
田米五百餘石公曰吾事未能舉行一二不三四月遂
食重糧可予悉舉籍籍入學以養士海隅未知向方
且狂寇亂石宇賴地公首措俸一十五錢物修請司親
勸程棟一新學曰為勢家奪占公釐正五十餘頃設序
之學明望士賞格程試課藝文風丕變又患愚民無知
獄項頗多印募格例三千餘本紀其事者於某罪名曰

社長須知月集老初以聽之做周禮古詩書之意于
是人知自重肥利者寔重因林德讓等一十四人無事
久整公審銀其寔志于及之檢海康志州之東西有湖
沙之害西北有陂塘之利奈何其為守開湖萬頃久之
墮塞陂防不存元早瓦為虛公擬完水利決意復州
北有三溪溝四十里公出私幣募工四千人沒通舊湖
築二堤四十餘丈既之後南堤愛置石閘七復鑿渠自
西而東環而南八十七百六十餘丈築上堤置小閘六
道走流以溉東南臨海之田新堤上復疎二十四渠以

溉東北之田長萬三千六百五十餘丈創八橋以濟涉
者設之首尾有閘官司之時其盈縮而出納之附城山
口水勢高昂人作石渠引西湖而注之築塘楊家橋以
障海潮風清不能為患格水戶以守自後東洋萬頃悉
為沃壤公之高政規置宏遠措意精審大率類此至大
改元除大中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首勛萬戶
馬某借銀越某不法事罷黜之書史孫吳二人挾勢取
賂治其罪後下舉行謝飲酒禮瑞杖一幹三卷事生五
色廉登清堂田諸生爭為狀誥美公之化公讓不受存

請棄官歸養初至元間皇考歿後于無無力侍養公旋
而適留弟溫侍母部下在闕庭時隨奉取于章年八節
西侍并母程考明為汴者檢校潘休休之役奉母居汴
公在海南念太夫人年登八帙旁無侍場志其苦
值獨身不敢辭任歷任監目即日念大梁母子相持而
泣自悲顏喜生還避瘴之鄉人子得躬較數水之本苦
莫大焉曾未數月又除閩憲故擬例忌諱而遠遠不
行之任禁例甚嚴乃迎太夫人寓居長沙賃身入閩朝
女思慕寢食不香每具進膳力請進聞且曰聖朝方以

孝治天下焉用不共子職之人滋居憲長何裨風化又
曰使微臣如母之壽則報國之日尚長請者感動未報
聞公扁舟徑去本司首領官吏奏差分道遠請出西門
至豫安河又至候官港門於意不曰返者自庄而返公
自此遠矣小容海思岑寂無聊老稚謳吟如乳哺之犬
慈母也餘屬相挽士尺數言謂古人捧檄之喜報與之
奉正為親榮何去去職况湘水合洪道里遙均風景不
殊迴侍田司未為非許公昏不聽遂彈奉太夫人如建
業運北場甚家聞奏除中大夫江東建康道度訪使

以使親公力請不可罷勉就職閏十月乙酉而太夫人卒官下扶觀帝親又北遠無啓皇考之禮相于宅北司馬既行回遠數千里死者哀之必自無意于世有履歷終焉之志旋被疾不起以延祐乙卯某月終于正寢年六十有二娶霍氏姓室杜氏二男五女長即良輔次天女適桂某姓其公又資卓犖才智絕人數歷東南四十餘年嘉祥善積不可殫數而君子尤于江東之事有感焉家暮年德風熱盛荒邑小聚猶數十家書報相聞科場既罷士各散去征師老宿攜瓦山林後生晚進庶

所矜式冒然進取者又潤遠于爭情類為操刀筆者所訕侮有中之產則役使之困辱之產不盡不止以故儒道益艱至元有詔蠲免身役州縣奉行弗度差徭如故連大德中有司奉在投下戶計與氏一體營差雜然喜曰儒人在內吾一細畫矣公時持節金陵聞之奮然曰儒人豈投下戶計耶某基力辨其非通行諸路禁約科擾有司魯緣法意持之迄不肯從而公已丁艱去矣公升舉淵源不可考而見遠識微所至表章儒先扶植文脉有慕于周公宣尼之事業嗚呼古人有言使天下

回心向道車位史之所能為之世固有以佛進身及其
得志反據史之文以逆佛者聞公之成可以此類矣公
于書無所不讀尤精天文陰陽物理之學練達其時議
究農田水均賦書至到聽為木十流為之法不待公以
意創為之轉運如飛澤天候以水激輪公代以乘車則
不差著兵法十卷忠經一傳集字選玉二卷游戲翰墨
亦可傳世公性儉約一布裘三年不易夫人在不與地
子姓衣不華采三品之家一如寒士晚以懶棄自就宦
游倦矣公豈有自惰者也某年某月杜夫人以良福奉

公秘葬于大名祖塋之側夫人嚴整治家有法良福奉
而行之左右無違公于是存子英銘曰金源北喬魏傳
東家儒學振華福袍落：繡衣襟：白綢而南車不直
回數不遠叱卽來之石維忠維孝維公美其臨孫而子
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墓誌銘

堪輿山川一氣耳擬為神物產為人靈其氣盛則遐陬
倒土人跡所不及之處異才錯出其氣衰則道都百城
大邑萬家之聚衣冠荒落而不振以時政之不偶然也
皇元啓運神文仰極喜宸招徠落海萬里委為臣妾龍

哈虎甫風雲盛會名臣文武崛起要荒布列中外不可
勝數定慰公其一人也公諱楊珠布哈字延真輝和爾
氏居哈刺和卓為北庭大族輝和氏列城五錫約沁城
尤巖嶮北連沙漠南扼諸羌公之先世守之曾祖詩布
克布哈托克托祖詩達爾布哈托克托考諱阿布納托
克托相繼襲職開國初輝和爾主齊達呼納款來朝考
君安從質譯居多太祖皇帝嘉之就遷錫勒沁城達魯
噶齊使歸領其衆尋回旋留直禁衛公與兄庫春皆得
進侍時官制未定庫春累遷中書省新事官恩幸無比

內舉不避親黨而奏臣弟年方壯得脩命走効犬馬之
力及死無恨世祖皇帝奇公才亦欲試以事會舊燕上
泉政史將登新都劉文貞公程畫指授命迎臣臣蘇布
哈與其從興工浩繁置副難其人旋以男公時至元七
年也禁省院監城池範圍規制一新鳩工告脩是年九
月命公領校尉十人卒五百戶巡撫都城迤北順州拜
郊臺黑糜店威寧庄等處皆沿禁地兼典御苑畜牧養
息天顏喜得八年三月駕幸烏魯山使蘇布哈東關奏
公宣勞日久貴而能勤貧而有守由是錫賚有加再奏

給真像二千兩命尚方鑄印賜之至元十五年江南版
平人胡會宗落候甸威在領袖有差賜公白金五十兩
戎衣一襲賜異禮也十六年三月創三太廟新寺司天
臺京城內外橋梁中書省官詣海尚書省禮以公為薦
于是筆運材石指使衆工造于咸十八年廢隨御立行
御史臺道揀廉能科察諸道公首被選授副大夫簽
福建廣東道從刑按察司中十九年十月出使至臨漳
將渡看馬值建寧劉賊首華嘯聚破政和松溪入古田
殺掠不可勝計板柱問罪公曰事急矣不可拘以常法

乃不待報擅發鉤逆分遣人騎詢邊民丁撤陳李二
萬戶會兵邀截建安尤溪路口賊不得逞卒就擒賊行
者方上其功會朝議以閩唐回遠難以兼制改福建閩
海道公以例革至元二十一年授簽山南湖北提刑按
察司單車車所至訪民疾苦除害興利知靡不為道展
沈間自北寺前至白牛堡兩壑相距七十五里苗五現
嶺而上林木叢茂谷深險下臨不測過者必掉不自
禁公曰是豈置却傳命之行耶于是鑿山道道四十餘
里南出嶺下直抵平川徑而視視故道平之公曰吾始

維秀氏後有樂吾成者復不拜之二十七年轉授朝散大夫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到使我國路經蠻依移寧縣青城為一十五圍據險不下靖州軍官故以討捕為功越境扼之賊首李威等不從鳴鼓相格湖南行者劉右丞命為戶孫定遠自宜慶會兵約武岡集義軍千餘人迎敵勁敵公持不可且曰愚民無知置以恩信誘之可使嚮化若草刈而禽誦之所傷去且要謀一氣所生不置以多殺邀賞乃駐軍武岡遣人齎榜入賊中報諭之賊以禍福委蒙皆喜有沈南強者以議李為名

帥象出降輸甲兵入官餘衆散入靖州等處以次授招蠻事延熈二十八年改立齊政廉訪司二十九除朝請大夫廣南西道宣慰副使大德元年除嘉議大夫萬葉軍安撫使馬十寨苗蠻王姓作亂招之不可湖廣行者級公詢兵與八各劉元帥椅角捕之一鼓而滅三年丁未大夫憂出職久之除沈州路總管府達等督齊大軍南征烏蒙諸蠻道經武陵妻公間道給餽餉軍得不乏請題丁貴者潛結諸洞首尾相應欲沮吾軍公曰是不可怒宵引兵蕩其巢穴象首于市遂洛師十年除通議

大大南安路經營府達嚕噶齊治狀尤著風憲舉人以
公爲最授正議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未幾改
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者臺文舉越月兩拜
恩命公感激知遇在署三年留意民事誅徂茲強禦燬
善良游波不驚庶牧孱給粵人安之公之于衣布已勤
以公年高且有疾以請弟幾諫請公還闕就養志之
懇公不從則又移書月中僚友以謀公：公息曰吾老
矣豈耽榮嗜進者耶爾朝足待我學臣子之義東西唯
命焉羊羣戶吾志也諸子乃不敢復言公素康強視聽

不衰未明出署事日晏忘疲一日感微疾起居失語如
常顧左右索酒舉觴一飲而醒曰善哉之明當復飲某
日秋生指上呼長而來前再酌一觴適酌以賜如飲狀
狀使人傾視數核滿刻日及未日吾可以行矣顏色不
變條然而逝延祐元年七月十七日也是日命國人叙
河東馬城驛從若指出者家人疑之已而市人謔曰吾
見公曰城西門去矣嗚呼異哉公既歿唐人追思肯公
像于園清觀寺寺中歲時祠之有松女持鳴呼此堂可
以人力致之哉公生癸卯死甲寅享年七十有二世某



氏暨其子男三人長家布已初歷西南臺內臺監察御史南臺經歷以清節著既終走辭海北廣東道龐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副使皆不赴今為某官次達爾瑪先公一年卒次多爾濟已勒同知江陰州事女七人長適襄陽路宜城縣達噶噶香阿拉布哈次適阿普次適雷州路列官羅珠次適肇慶路達噶噶香阿爾次適沿豐縣達噶噶齊勞色爾次適多爾濟幼在室擇異一人拜住室珠女四人規吉保明安皆長出柱：次出郭幹又次出家布已勒爾布公之喪于五年擢于建康

路工元縣至治元年十月卜葬于縣之某鄉平塘湖西多爾濟已勒以其兄之命來求錫葬曰先公歿歷中外四十餘年久居風憲志謀善政不可殫述不肖孤不能錄次和揚以貽後人罪大矣先王哀之元且不朽之主爾命倖及禮詩不獲乃招余公理所書事實孔君清河達行狀合而為誌之且系之銘：曰篤實以融專制涼州建武末朝從以五侯雖亦五侯功業卓卓尊儀其封蛇奪其角酒泉沃披漫地衣冠由余日碑迴隔河山九服之外六籍之表奇才偉器政復不少利物為智擇物

為仁左右其宜國之靈臣帝曰朕欲汝莫爾岳公拜稽
首夙夜匪懈西里之西南粵之南公車載祀聖化是尊
山黎海綵朕拜公像寫毫髮百世景仰慎公之庸維
帝之脫塞滿後是福祿永榮

武節將軍呂侯墓誌銘

余居齊郡間呂子詹宗姓其來尚矣山東海縣其火譜
履得不可稽侯諱德字伯亨世居東原魯大夫以上無
傳大父諱進始隸軍籍統執善射國初屠主功克擊于
于戶有子數人諱威者侯父也不及謀而卒侯生長兵

間以敵每當負其勇武躍出沒偽商置設探制軍平擒
捉主口南邊苦之購捕莫能得遂覓管守沒上招飛節
不出屯宿之荷雖至元初大指庫：持休養多李家望
高任募士往淮南開探侯應募而前與守柝者提八十
四人募飲酒之安河口設寨入之獲宋裨將三人掠免
劫三百餘口主將喜聞詣朝賜成衣一襲至元六年九
月時國克將軍李德管攻六安侯侯偕行有至建湖而
李厚於軍侯北歸與大將郭揚勳同赴京師獻策招集
黃河迄南達爾罕軍以倍出從從之以郭揚勳為統軍

萬戶侯以十戶副之招集降戶李永卿等七百二十三
人此擇陳容十年糧客行院至淮西以侯充青州等處
招討司鋪撫九月引兵渡淮孤六安至野人原與宋將
相拒月餘招討之轉攻六安進泊丁家洲南兵阻江自
守侯進擊之道關都統十二年駐劄京口行省徵侯充
江陰鎮江路軍民節制撫供給大軍糧草不乏積前後
功擢武寧將軍保合為十四年江淮界定帥明帥隨招
討李東渡湘江也遷整簡是歲八月永康浦江強寇密
發侯以捕之獲其首張炎李文龍餘党張三八陳壽三

復擊眾劉龍聚李公擊之為柱本而止陸傷殺遂班師
賊尾其後侯命反類鳴鼓若將向賊者懸過去侯攝招
討司事次于東陽十五年寇賊更公以大軍敗龍泉侯
以鄂却大擊軍至浮陽燒陳出戰擒之遂留鎮龍泉分
也處元慶元賊陳其姓稱招討使魏蹈陀軍侯提脫卒
數百人宵圍其壘一戰平之十五年陞武節將軍營軍
上千戶十八年處州賊葉平八鳩眾五千掠遂昌宣慰
高公討之命侯將扁平八掃復召其徒幾數千人侯整
陳疾趨就巢其首行者第切撤營軍總管守柱客院不

二十二年十二月吳提刑者居青田之鶴駕源政和
賊等通復謀叛周家祥與年發鎮兩浙安撫司印被信
閣學侯燧趙萬戶統兵入其境拒之不至四面取攻賊
首山既不下侯直薄先登于又其徒毛想刺何惟寧賊
大潰生擒李而五趙吉龍家陳丞相偽劉并賊首萬華
印榜赴定德司侯燧望益張二十六午楊震龍及會稽
嶼照壁龍與山楊屋六十餘間歸以純成偽造法物自
稱牙王放兵四拉諸縣響應左丞相蒼哈魯自雄揚南
討調水兵萬戶呼爾哈齊元帥前怒迎敵二月渡西興

即日以侯先行軍都鎮撫張觀諸軍馬侯又拓昌西
南二十五里遂賊直前勝之殺二百餘人擒其首表凡
駐軍較并賊入統鄉鄉造槍利海千戶運之不得徑與
元帥：大衆出挑源賊萬餘屯史家移軍中精明官軍
望之失色侯笑曰此輩錫曰夫舟何足沉吾而足耶大
呼臨賊萬衆披靡急奪其器甲明日復出賊擒其先鋒
張凡賊邊射散長樂大平關元義和諸鄉皆降居民安
靖三月行大司農卿托克托領兵出黃門至玉山御史
寇恩軍合侯及元帥偕來登龍興山賊敗衆縱火焚之

賊徒家去諸軍故遣急報黃連坑賊陣馬將王侯遣兵
六百進之大捷四月與圍吁初萬戶會于天台曹榮子
來降出仙居洪蒼陷入永康五月至樂州六月武義永
康復叛侯與拒官蔡某出撫諭之賊王卜來有相稱曰
舟而甲者呂將軍也相率拜為首隨侯入城侯留百人
屯聚溪頭撫之十一月復回婺州侯往來東浙凡十三
年大小數百戰其地險阻嚴濶船居言語不測華同
俗易托勤之稍侵漁之即需呼嗷竹中放掠無忌兵至
即散兵士復合卒歸首就保乃已侯知其然心竊憫之

所至先散糧招集降者甚眾不聽命乃殺之諸將咸并
生論功侯嘆曰取赤子煩顛易富親吾不忍也侯性沈
警寡言笑與士卒同甘苦所將屠獲當賜輒分而壯士
不私其家故人樂為之死行而皆捷然木嘗自代其功
以故又不益封二十七年正月呼爾略齊元帥回屯暨
陽侯中分麾下出鎮汀浦十月道過東游風疾作仆地
輿而旋臥江陰寓第不復起明年八月除東平昔路中
千戶散官加故侯已不能拜矣尋請以子世英自代戊
戌正月疾再作遂卒享年六十有四人張氏被剝氏

楊氏子男六人長世英繁父職次世雄世榮張出也次
二世隆世昌刻出也女三人長遠在汝汝通信將軍元
初未出室孫男八人女二人侯留有志不事產業則夫
人以勤約起家侯連歲出征天朝自命職家倍數十祿
不營原食之無備游者以故費用費裕侯得遊游養疾
疾數年中儲有貲馬廐子二月諸子扶柩北歸以七月
吉日葬于東平及上縣縣家廟之原從治命也明年世
英赴雲南行營司夫人俾其婿元侯來求銘碑曰先外
舅之墓有窮學志而定碑無言則同歸于後敢乞子之

銘余再拜拜不可乃次第侯功狀授之復來之路曰滑
水非能牧野揚厲奇世于姜哉儲載典有巖虎臣躬末
武節舉旗澗泗洗甲觀粵桂漢插嶺兵不留行策款飲
至雄帶江城持生宵陽宮營營宏素曜東陽平如曲東
原之柏有顧其庭惠我後人降福侯享

故武德將軍英侯墓誌銘

帝發天下之大開故志深不立兩君之朝烈女不踐二
夫之庭然伊摯醜曼而就湯微子抱器而余同何哉蓋
三代之士出處進退合乎道義漢唐以來士以功名自

見桓因王之運則智者識其謀勇者効其力攻陳于伏
叙歸漢馬援專意東方不顧名將臣亦擇君去鳴呼
香增而淮吳公之遺事不竟為之太息為汴宋之亡也
康即南守西陲為邊障難張揚創百戰死守房為漢元
簡被兵多子東游者地險阻也其民壯于全華習于行
陳日臨旌旗自攻洛離北界處起三尺童子不介馬而
馳之武夫健得由此為出及抗宋之亡也權奸竊病刑
賞頗解士解伴故大兵征度長驅游游首尾不相救
戶帥走避安慶被降是時吳公祐賜劍其守存春道

梗不通遂以城陷附丞相忠武王引軍徇江東以公為
向導由池口起建康此凍水取建平長壽田縣據狼松
關隨大軍濟錢塘江攻越台溫三州入關破蕭陽以功
除任遠大將軍相討使大勢畧定從行者擬雜揚時至
元十三年也明年卒于軍于安民營父職十八年泛海
征日本授宣武將軍存春副萬戶先鋒抵島上觀風驟
起衆散而場二十年建寧晉華叛討平之稍鎮而海復
移海鹽已而遷守滬陽二十六年出軍江西討全賊鍾
明亮破之就鎮和州大德四年卒贈新鄱州海海郡伯

長子純文先卒次純武字震之授職校尉春劉萬戶延祐六年恩惠武夏將軍春定初韓武軍將策威壓陽和故于是西淮之故國韓職方氏六十年矣句之芝城殘堡蔓草賴地狐狸嗥其間今則煙火相望雞犬之聲達于四境京麻被野樵穀不鳴信祖父極兵再世南征西驚甲冑生肌癩如無寧歲三傳至侯遺將昇平兵難不用它弓釋柵起陸蹤跡軍中作色而已蓋甲子一星終天道周公復治亂雖廢陰陽滿長疑有殺行乎其間侯于是物其歸畧從容樽担蓄意經術教子讀

書恭侯家本為春懷遠公先名樞曾指脚舉不第提筆試解樂為人敵家傳黃石公兵法至侯之子孫持遺以傳起家云至治二年流民于餘北渡淮白晝剽掠成殺民居界上驚擾侯禁之不听遂至無為之石碣捨其首常公已赴州論如律天歷二年白旱民飢侯勸李富民出粟官吏權俸賑貸為糜以食之全活甚衆明年請渾省湯荆湖米以賑軍得萬石于石上飽而軟侯在鎮三十餘年軍民安之至順政元八月疾卒年六十齊定侯標卜葬地于祖塋之旁植一木誌之人莫知也疾亟



始謂諸子于是遵侯治命奠下菴懸西在之原侯天性
孝及篤于親誼服膺儉素軀則好施幼弟三人皆側出
僕以同產視之懷遠時庄同產菓皆在春侯擊齋居
也所以庄菓季諸弟恣其出入不同久之諸弟議分折
止之不能乃聽其物物而止取其一又以謂該黨之資
者故設之日家無餘資人以為有在父子之忠諸弟像
其直嗣後皆自固樹踏進未會要如父之初侯有曰
子邦貞明職今為其官次印唐應進士舉邦直印歆女
三人是評允謝教遠沙國穆蘇孫男五人得元得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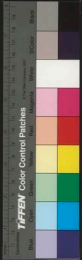
壽齡慶陰馨女三人銘曰釣璫北海遊陰陽周牧野為
楊世祚營丘侯紹侯封延伯春秋易云三世將忘陰謀
繼次祖考載揚王休是一周天武後文修楊林西口柳
萬觀緜棘門畫寢綬帶粒裘恩侯不見江水德之世產
厓碑永福川流

同知立公墓誌銘

公諱定大字景游宋故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贈太
師封魏國公諱文定立公諱榮之曰世孫也文定起書
生倉魏科時壯仕致數中外三十餘年為宋名臣公生

長世家能自後沈俗無一燕執濟習好學曉敏行已孝
恭遇物誠信忠恕學易不吝不輸出於自然表裏如
一體人之容望而可即也早年有志事功祖蔭補登仕
郎始赴銓魯連丁內外艱會國有人故服既闋杜門不
出至元甲午朝廷徵宋故官勅授日州路總管府經歷
因左右枕江黃鶯聲苦去家萬里人勸公勿往慨然曰
班定遠馬翁思何人哉瘴煙雖毒生死命也單騎而去
再考而婦之而指画經行山川溪澗南中風俗以爲笑
樂氣概跡常無幾傲不適意再調同知武龍州事猶欲

之官已而不果公中年有腫腿之疾在弘山時無恙回
後疾浸劇醫藥弗應久之不良于行或以起月下踰外相
因自號為息軒中第一區也城東北隅高明宮敬景世
同居帝恩植天性友愛兄揚州教授景唐弟松陽縣
丞景南三人相處無間言親朋語兄所弟弟其酒饌以
從參坐笑語偕合終日弟有客兄亦如之一門之內怡
怡如也歲時朔望誕日子姪孫婿男女長幼羣數十人
冠履提角佩玉紛悅羅拜堂下問安獻壽舉觴酬酢鄉
人美之公弟喜也退入齋閣屏去左右焚香鼓琴清淨



自魏生平不虛贊差不喜珍玩家務一不留意然時事
更平朝野動息亦無不知公學嘗儒釋晚年尤味禪悅
高僧野衲延生持膝然春夜悟雙窻其際暨至屬禪神
思愈真家人環送問所說言曰吾何言哉口頷佛新跌
然而趨將卜葬諸子聚公行安來求銘謹按丘氏世居
陸陽文定父子諱壽遠宋中大夫司農卿公曾祖也
祖諱派宋中奉大夫知桂陽軍事考諱必恭宋承奉即
知領江府金壇縣事於大人馮氏公賡趙氏往胡氏江
八呂五人長聖廣而器蒙古字季叔俊次基行宣政殿

宣政殿壇壇未仕女六人長惠明適鈕遂孫次妙淨適
趙德寶故山遊未天麟奴晚適潘仲華先卒妙蓮適何
之柱妙雲適趙元吉孫男五人長元領次海富廣智普
龍樹孫女五人長淑觀適鈕遂孫之子敬安次國通談
適何之植之子普賢端三如三引珠三人未出室公生
宋寶祐戊午之四月卒以天歷己巳之正月享年七十
有二是歲仲夏庚申公薨日也定山補勳泉例今歲所
已噫公領息今息夫銘曰文定之友伯恭欽大稼軒石
湖皆當代之名儒今其後嗣弗競而遺規故第湮煙葉



草淩涼亭樹澗之下江湖之隅伯公之傳四世其昌而
五柱遐芳又荷逸鶴于耳鸞鳴吟休哉吾人之荷禮德
有堂意其然乎

清河金王公墓誌銘

王西淮望族也世居先之國始唐奉王潮昆弟者扶白
八姓自固始轉戰八閩建其地傳國數世其族百國始
者依大山以居自唐迄宋著行在盛宋遷江南游光為
秘邊王八上長兵間以輔馬胡登王請傳淮西路於公
皇考也公諱及迪字允迪生而萬選及壯有大志文武

英長族祖繼為殿馬帥禮殿名伯也亦公之才當扶以
自隨播公謂諸伯曰世吾族者必此允也公後自奮然
性不喜曲事憂憂以致官游江淮二十年修常艱勞任
輒落之不偶公志不少衰清河常淮流之衝左顧震楚
右躬濠青北邁祁泗淮間載幕為城三成得守難其人
公請行有旨去清河縣以令界公邑當孔道甲馬宵發
車船之濟無虛日公一鎮之以靜居民帖然如在巾
州樂土至元己亥師下江南請郡邑各以城附公轉成
務即舊金尹和故在無何遂同知信軍府事公老矣



蓋無志仕官而子秋八月感疾卒年五十有五卒之日公河東馬邑鳴踴躍有節而遭劫人莫之而懼之上聞公卒皆為之流涕清河邑人尤哀思之相率各于有墓以公舊營于邑遺愛在人請以公子文信襲父職慰甘棠之恩朝先其請於公之治邑也于邊陲軍實餘暇常留意民事為政本于仁慈濟之以嚴明不令而民從化政邑人歸心焉公娶夏氏子三人長文用次文信自時胎嗣汗寧撫授江陰縣事廉恕有父風次文虎歲在咸寧殯公于郎石庄之許休來請銘曰清流附河

塘屹其峙中有美錦製自公始公祠百世名遠潞水
故司職趙君墓誌銘

重陽後五日友人沈伯康來言曰趙君仁甫之子一切往年識先生于錢塘今願富有請之內報未報前子驚問曰仁甫之母無恙耶伯康曰趙氏母八十有六無恙已而仁甫以八月晦日遊奕于夫報嘆曰天乎世罕有是事耶仁甫孝于其親為子友阻勤于上事善人也乃因或克壽天降之罰抑何酷耶翌日其子來拜且哭將杖柩返墓東浙來銘于此後死者之責也何辨焉

右通文學仁甫字進家故王廷美之十三世孫也而眉名在
玉牒突成淳八年士申之宗室子孫世襲富貴多倍倍
不學君先時獨修整長道程之習舉子業得：有板會
國之家皆任進無階不得已擇休職而從史由海右道
憲司書寫文字入紹興路總管府掌簿書託充會稽縣
平江路錄事司杭州仁和縣三任御史升宣興樂平兩
州都吏日暮府前以廉故稱泰定而寓居來譽賜為
馬款汝也檢職守之暇時：訪于撰文論事子始知其
儒者相得甚博之而省差善會門秋序副使淳：定州籍

四十餘年播君之才不克致遠君處之嗟然不少抑挫
至順辛未年及年願始授性除補仕佐那江陰州可徵
祇首三月復至吾州吾長君二十歲別去九載性自容
貌恬靜鬚鬢蒼皓不類前時意者長途跋涉久重累憂
患多固應如此然不意其遂至此也憂中早曠而避君
過蒼寺與南山師對奕君未嘗不在板掌擊而笑嗜終
日子語之曰君在刑曹何得乃爾對曰無疑獄無滄因
官長退食吾亦旅送間無公事故從子樂斗子心服其
矜為優優裕又有餘地起然不為世侮可拘八月某從

官俸以下迎詔使于南門之外君笑謂予曰我親從君
杜鵑之西已約南山神幸信遇我將拂琴瑟可以待汝
語之弗敢往自是不復見君亦不聞其有疾也伯華又
曰君脫疾極知不起走伶越上呼其子既生屬稱三日
疾衰歡哀歡君再棄我而走耶吾尚忍銘吾友耶被越
八起承郡王碑一欲居開封之後儀六世祖葬之以右
駝門街大指軍忠州園隸使從駕過江從居越之上虞
黃城里主元初又從城之西南隅文林郎蘇州刺史官諱
時寬君曾祖也國子監進士錄苦取君祖也承信郎諱

朝揆君者也母李氏男三人一初一中一德女一人未
出室銘曰王宮侯卿降庭族分噫州縣學：抗虛俗兮
噫不卑小官不苟祿兮噫大推卓爾上于錫兮噫百歲
閱電往不復兮噫

緡雲縣立簿水君墓誌銘

人之生或哲而夭或愚而壽偶自主耶有死之者耶愚
而壽者撓耳生于哲而夭者則氣有所甚偏而理有所
可疑天漠然不可詰而人盡然以悲以喜于里中朱君
南伯之喪一不知其涕之可從也君諱申長壽鎮人初

性敏悟天才純穎伯叔父咸奇之曰是兒當為也必瑞
吾宗年十四入場屋籍之有聲諸先生欲相避之既壯
聞學文進文思泉湧思浸陸公指致館下誦諸生主賓
相得敬其俗入京師煇後侵移職業終集確奇苟公忌
齋中着公康按淮東西二公中原名儒不吝許可見唐
之文成較下第拜雲為名才可掌印監不報致滿授將仕
佐即慶元路節察無人疑者備陳不更事主節制無負
小瀕海又情陰為盜劫難治君至之日經天宮同請會
職已而同僚相視取績者獨署事從容治之猶有餘力

即散休為國難究取罪君憂實歎隱官吏獲罪者自以
為不寬後往定海蓋遠里屋百三十間旬日而畢不學
于素民不知役軍邊如婦郭素蓋宜不時當務感尉之
官若攝通年逮捕不煩私販不入境一日海盜出泛洋
中擬探秀邑令吳希取出存故轉往去乘前持賊獲其
首并政者八十餘人自是客商往來如履平地君性嚴
明不受私謁尤忌暴石侵佃民一繩以法凡有弊舟入
浦者遇兩縣司道皆承以蔽其首回主見而擊之罷司
盜吾不吾擊五月更教獄不服府以委君擬所曰本

國祀承以豐而初非富食以充飢當論如律一府大醫
史相傳誦謂吾治獄平允自是帥府憲司轉委無虛日
一月坐縣治事者無幾耳吾蓋心為政居官以廉能稱
四年代者治民進醫之法曰復有洗冤澤物如朱君者
乎有送至境上不忍去者居一年轉任江州湖廣元路
司獄丁司獄股肱補江浦簿廷丁外散君未宿憂
并集鬚髮盡白慨然之餘弱不勝衣人為君憂之君亦
杜門絕進取意修經教子持終身為閨二年再調稽雲
簿命下君嘆曰深幸是親吾且休矣人謂君簿稽雲不

赴君亦不答傲慙傲疾言笑如平常踰曰浸剝神爽不
亂顧謂諸子曰生死命也予死布衣幅巾以歎得應不
度之物惟勿寘吾棺中身傳家惟勿以錫寶治喪若予
自愛以詩禮自勗毋情毋傲語畢而逝君生宋景定元
年庚申以延祐祐五年戊午三月甲子終于家之正寢
享年五十有九君自幼以文鳴著作教日篇號溪園集
清詞典雅初合法度稍前暨文集其中不辨初習舉業鄉
校月書累占上海每一篇出人爭膾炙已而廢不為兩
為校官輒自詫曰借不自進士中得之中黃科記下君



伯然有子玉湯然觀戲之意令長君八歲才不達君之
過相推收丁巳余中卿試將如京君時已被疾聞之直
蹙蹙其子來請賻伯之以請收歿而高明年春余趨至
廣陵聞君訃驚失聲曰德輿歿矣歟歟余君之子德
有哭未嘗曰先君寔疾時怒呼諸子曰陸先生其婦命
策之意若有行焉者焉蓋之生也曰吾德托之斯人也
人情勿與也哀哉伯牙之祭德矣死者若有知也猶能
為君一再歿之謹誌曰宋氏系出雅揚從廢之長春鄉
二十有餘世矣君曾祖薛瑛娶孫氏建寧氏祖薛整宋

地功即娶吳氏建周氏父薛慶宗宋登仕郎登載八君
娶張氏子男四人長德宵早卒次德肖德修德能女一
人長適楊啓汝未出室孫男一人女二人俱幼君歿之
明年歲在己未德肖等下以二月二十有三日己酉之
于長壽鄉之觀正祖塋之側治命也銘曰登彼觀正之
塋古人可作其惟宋君子尚矣孔領卓相不辭清淑之
集并為浮雲贈魄呀呀既固且寧以毅爾後昆



歸東類稿卷十三

墓誌

廣平張公墓誌銘

元 陸文圭 撰

延祐改元之二年中涓大夫廣平張侯因綱末少學陽
至之日逆者未出城侯微服先至學宮是見諸生問以
疾苦既視事聽新明允吏民驚服爭問其爵里家世咸
曰侯嘗攝江西省又為其屬鹿州縣所至有聲其先則
泌之隱君子淳德不權鍾美於是者也家世從末遠矣



歸東類稿卷十三

墓誌

廣平張公墓誌銘

元 陸文圭 撰

延祐改元之二年中涓大夫廣平張侯因綱來少學陽
至之日逆者未出城侯微服先至學宮是見諸生問以
疾苦既視事聽新明允吏民驚服爭問其爵里家世咸
曰侯嘗攝江西省又為其屬鹿州縣所至有聲其先則
泌之隱君子淳德不權鍾美於是者也家世從末遠矣



居數月侯訪余臨東田舍問良苦意若敢勸者已而
泣曰吾先君子贊志九原草木將拱龍岡之未蓋有待
也今吾老矣功業不足夕陽西流夫恨無以昭前人之
光發揮幽潛以垂不朽願自猶有憾吾子其圖之余再
拜辭不可則敬從於侯曰中州兵燹垂二百年譜牒無
傳名公鉅卿固或登載元林丘墓士間升閭氏不求聞
達姓名漫沒何限嘉言淑行孰從而從之侯喟然曰先
公幼有至性事二親曲盡孝道昏晨定省冬溫夏清率
循禮經一無違者慈親先逝弟健母如所生有姑年邁

孀居無嗣迎歸侍養禮之終身女弟健出適薛而寡二
甥幼視如己子撫而育之俟其成立為其冠婚聞門
肅殿內外無間言業惟不喜華句通古今治亂兵財大
略有志當世逢時捨採廉于進取浮沅州縣間歲月淹
久在澠碣差府時與何公健先同僚相好也何驥貴顯
晚年平章政事或勸先公自結以求援且曰公縱無官
情曷不為子孫計先公歎曰窮通命吾其如命何卒
不許久之授韶州慈寧寺教授聞韶佳山水將往游焉
以親老不便而止遂不仕侯又曰吾採江西省時年尚

少休沐日或與其後游宴先公聞之怒曰江西二十八
城生靈之命繫于一省坐上皆貴人政在若曹若今恣
情其休沐不省事行我健矣尤留意刑獄公事每曰人
命至重論死者必先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
者俱無恨矣我為吏小時不妄笞一人汝宜試之一日
吾自省戶蹄情次忽顧曰近聞某州獄請讞若何吾對
曰已平反之矣先公喜見顏色吾自是留意獄事後以
左右司官從食省平而安轅城之寇禁止殺戮開釋無
辜格安餘党頗有力焉汨審廬陵疑獄辨証服為盜者

十九日又應召於湖南理火入者十有三人明怒而行
非曰能之嗟乃先公之教也語未既余再謝拜曰謹聞
命矣遂次第語復休其世奉而誌之公諱弼字輔之
世居汴之元武縣大父以上遷其名父諱清母鄭氏誕
母劉氏壬辰之難避地于邢遷于洛水陶家焉今為廣
平人公鄭出娶司氏前公十七年卒公生之歲龍集甲
申以至元二十二年乙酉五月捐館享年六十有二子
男三固綱前任奉政大夫鉅山州知州固輝志不願仕
固享同知常寧州事女三長適某次適某孫男五連連

造遠遷孫女七長遠春州益益倉汴梁朱傑次遷察院
喜史河南楊益次遠同輝徐希文早卒次遠臨川縣丞
莫寧焦昇次遠龍興路學正同郡李輔次室聊城丁某
次在室曾孫男五海孫青孫買孫引孫真孫曾孫女尚
幼至大三年庚戌同綱偕二弟卜壟公永年縣之嚴村
先是上世諸喪皆措淺土乃悉遷而附焉卜其兆域而
叙之昭穆禮也銘曰登此廣平之丘綿：生之瓜不在
其舅屬于西家降福孔遐

郭雲仲墓誌銘

自古建功立業之人率少壯為之蓋年壯則精力方剛
志氣初銳視天下事以己之精神運掉如意無不可者
及其春秋既高閱歷寢久世故熟而机愈深思慮深而
見方定老成進銳典少壯剛銳之時如出兩人端居深
念直視無所見矚：若不聞此固非壯夫膽子淺見之
所能窺也始吾同郡郭氏昆弟之交競習場廩舉子
文字長君子矣字明仲妙齡挺秀擢：有雋報甲子丁
卯兩貢于鄉弟雲仲公百首吾亦預焉雲仲工詞賦與
吾同歲少數月同字同志同甲戌同中春官是時君兄

弟如神馬出遊注平步千里如太阿試土直上無前餘
子皆避三舍吾雖不敏亦厚不須其後諸侯軍從壁
上觀秦項戰人：此恐已而供其亦垂起而歸雲仲
殊不少控將復進期年固有大放舉場放廢士抑不用
明仲鬱：不得志周旋鄉校間病頗為師不卒早殞雲
仲相健科錄于學俗甚粗豆吟吟伴扶剗隱租學粗
成立人為以唯君已六十餘矣力漸不逮藝與時左
鮮克舉之後長南徐之溧溪書院堂廡荒涼士散不收
或適其歸自是十年不調為戶謝客唯晤憲下足跡不

入官府至治壬戌之秋初授無錫州教授笑謂婦曰點
上竿矣余屏兵葵五十餘年早校官不為鉅授之暇時
與君往來勸君勿仕君不答明年春赴錫山時前宋舊
貢士江漸問不教人聞君來以為異爭先見之君藝者
遂憐音吐鴻暢衣冠或武規割落拓見者驚歎君視學
舍已不可為之歎沮謝事不可默：而已點其聰明
養之以虛白望其智慮示之以天倪士方迫然收之而
君已遊矣放手足之夕諸子侍側顧曰君夢與諸同年
探芳吾先河之嚆生不如死之樂君知之矣幾日而不

女從也君生海祐壬子十有二月卒以奉定丁卯十有
一月享壽七十有六訃至之日余哭之哀諸子擗且拜
請銘謹按郭氏其先汴之祥符縣人諱某中奉大夫安
仁開國男女真授中原護家寓南迂占籍于江陰高祖
某通直郎知高郵軍事曾祖某蔭承五節祖某德德弗
耀伯父某生四子君第二子名登龍士健父某為嗣娶
王氏極容使履之香孫性明慧佐理其家子六人長結
前卒次綺綬紳橋橋文學梯三然女一人適劉某卒孫
男二人留孫閨野女五人長福娘達范某次健奴迎娘

佛娘引嫁俱幼致和元年戊辰四月己酉葬于田里北
山之岡從治命也銘曰先雁門距汾陽胡原之長祚
由里卜光城在後之慶

王德秀墓誌銘

壬子夏五余素車出城西會友人王君德秀之喪于中
甫君二子拜墓下哭而起曰先子齊志九原功業不少
未見于當世獨行寔此有可考先生累世通家宜詳知
之將乃文以圖不朽方事之既未敢以請余答拜詳請
屬筆當代文士不可諫事甫先又以為請嗚呼吾忍銘

吾故友之妻也夫君曾祖薛某祖薛某曾隱德不暇考
詳中字仲遠經明行脩其人如玉宋咸淳中余始弱冠
仲遠辱與之游為忘年友歲在癸酉同領鄉荐仲遠以
札記義占名第一明年春偕上春官君侍親如杭余始
識君長余一歲好學篤行如其父而過欲過之仲遠
不事終于己亥之亂君旬旬與其親避屏居里中閉戶
絕友棄科舉業于經子傳記百家之書無不讀而尤喜
陶朱丹圭之術研精其奧初仲遠性儉素不營生產有
田一頃室廬僅庇風雨君辛勤三十年力穡務本以贖

雄州里好施不倦求者如歸嘗笑謂客曰孟嘗不詐自
其其春而使馮驩因以帝恩浪得為豪士矣故君家每
歲積空券數百度不能償者棄棧不取而午丁未歲大
飢君倒廩出粟賑之全活不可勝計時華氏入粟拜爵
君不自言雅尚簡樸不以富驕人有米糲食泊如也正
為一童往來阡陌與野人參語穠生見之不知其為儒
者也酒酣劇談貫穿今古遇知己握手出肺腑語自負
一世之豪江左隱然知名晚年新居落成二子宦學自
立將以優游卒歲而天不假之年矣所居隣季子晏詳

劍延陵書院以待四方之進士興義學以教育紳里子
弟跨夏浦建大石梁以濟病涉者俱有志未就而卒
後數月朝廷錄君厥施之勞賜以初命之服非君志也
而乙不及拜矣君名茂宗德秀字也生辛亥歲六十娶
丁氏純室余氏子二人天啟勅授監陽路鈔庫副使呂
道奉茂才異等女一人未出室十四月二十日乙酉葬
君下卷而之原去家百武而近據觀之嗚呼君遂正于
斯耶始與君父子以志業相負望仲遠既不幸早世君
才不用于時而以其餘力起家余獨憊蹇困蹙老而東

矣俯仰時嗚呼感慨府政法然泣下嗚呼吾尚忍銘吾故
友之墓也夫吾思弗銘也夫為之銘曰考鍾慶厥嗣
焉厥家胡福孔殷而壽弗遐哉耶命耶嗣又競真殆復
茲耶

榕山君墓誌銘

峴江西來演迤數千里中流巨浪衝突擁沙為州以百
數而馬狀最大東過壘焉為南江北抵春曉之溼為北
江東入于海為揚歌三江之中風氣融結地殊平衍人
物阜蕃土俗龐厚廣陵陳氏家其上數世矣至榕山君

而始夫老謙傑字漢臣其先自穎川徙有謙德以孝弟
力田起家者老曾祖也諱借祖也諱端明考也曾祖妣
蔡氏祖妣沙氏妣初氏君生而不凡身長七尺狀貌奇
偉深沈有度量敏聰賢當世會考君病廢左右奉養志
不克就嘗學書翻佛經疑不足為法從計然丹圭之
術遇時取子積粟如城家中累千金施窮周急卷不少新
歲歲田廬子孫之樂幾無遺憾而不獲濟上壽者病奪
之也初調荆南征官未赴遭汴梁相王閔君召之款往
不果俄患風痺臥室中後游秦秦數年而卒君生壬

子秋己未享年六十有八榕山其自號也娶張氏子二
人簡範守好學年五女四人適劉壻陸庸李寅孫餘在
室孫三人如臨杜是歲十有二月癸酉薨于洲上延慶
巷之西張家二里許君自卜息所也未幾張氏亦卒相
為踰年其子來拜且泣曰辟除先及與在者銘以累
執事余答曰諸君共余同生少數月耳意氣頗相相
得甚後時渡江授手笑語磊磊落青天白日我知君
心一夕痛飲古梅下慷慨劇論古今事若無人自足
不復再會嗚呼而今而後此士不可復作此樂不可復



河矣發揮潛德非徒死者之責與遂不詳而為之銘：
曰自幕王虞明德始大夫峰之墟元姬作配厥慶錫：
嫡于齊姜家傳公收陳世其焉中洲有虞江水游：厥
土孔良之子洵美哉田我桑我始我勤無秩與祿守之
封右孰孰而啼于梁汝哺孰首而寬汝五子吐布衣長
者名若江淮茂履以爵括之不來溘注神歌送駕千里
竟危其艱跬步而止西原植枸醬：蒼雲聚扇閩寥呼
君不聞宿草草：過者下馬危淚不竭百世之下

故稅使君陳橫誌

此碑陳橫誌代作故碑前廢之

嗚呼孝子之事親然天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不肖孤獨
來思死而苟留以家事大恨無以彰先考之懿將乞銘于
當代鴻筆而人儀然在衆統之中未敢以請姑識歲月
姓系納諸墳采哉惟有媽之後因于陳子孫其昌代有
顯人族居潯川者遊五季之亂而徙維揚占籍揚之春
興江心有土可居曰馬歇沙首起而徐尾盡東海土宜
耕桑聚落繁盛吾家於此數世矣高祖以來隱德不耀
至先考而陳氏始大夫考幼失所恃二弟俱天親被疾
不肖家事先考復影自立奉養無違備嘗艱辛以儉自



力扶植門戶經理產業田園第宅井有納晚年事力
充裕拾施不保以信義行於鄉党平理曲直賑恤困之
鄉人有患赴身赴之有使到事必舉屈之人皆悅服有
銀人長者之風名隱聞江淮間先考性沈毅寡言笑
重然諾慷慨有大志本以功業自負讀書不守章句文
學嘗寄詩酒磨唱落筆驚人拾師講學訓子嚴甚中更
多故壯志不遂觸不樂仕進歸附初省府貴人有相知
者投授樞密院宣使不死丁未戊申歲大被出菜數千
石餉飢民全活甚衆官錄其勞初授江陵路稅課副使

未之任遷相河向土嶽已保元未投下戶計總管官命
時下先考至雖揚將如汴梁陽蓮河風疾之疾典歸里
中手足不仁臥疾八年積藥備至罔有善醫者數百里
外迎焚然卒無效家人優渥束手無策先考精神不亂
從容治家如平時禍二子曰死生命也吾平生無大
過失粗有成立汝等孺子之吾無憾矣歲在丙辰所善
地理者親卜爰地于所居之西北二里許手植檜柏成
行築廡於其旁時一省尚己未七月告成閱月而先考
棄諸孤定八月之九日也哀哉先考諱傑字漢日生宋



淳祐壬子之十二月享年六十有八曾祖薛德妣張氏
祖薛清妣沙氏父薛瑞明妣胡氏娶張氏今在堂生四
男伯泰叔庚皆早世仲簡季苑六女長許適李果未嫁
而卒次適劉壙次適陸庸次適李宜孫而寡次許適沈
某未行孫男三人稱孫臨孫杜孫簡皆謹擇是歲十有
一月甲申出祖柩于新庵十有二月癸酉下窆嗚呼
孝子之事親終矣自今簡等上侍母慈協和昆弟共保
先業一遵先考之治命江水在此不敢食言嗚呼哀哉
嗚呼痛哉簡等泣血百拜謹誌

慈隱居士張誌銘

幽巽古然道固土脈深重習氣剛猛人生其間雄傑魁
偉款然有烈丈夫之風可與共功名者顧自意宋以來
南北殊種踴躍散逸所聞所傳聞朝市山林之間姓名
晦而不彰者何限有志之士所為慨然太息者也范陽
張仲威一丹仕于營綠慨意義人也清而不隘剛而不
傲較則好施與人交有終始暨人愛之君以暨人之愛
己也遂留居為壘而築室于南壩之外讀書教子與余往
來相好也聞為余述其先考之賢長身玉立鬚髯若神使



路馬財令中軍中統為萬人敵隨文丞相而征斬獲甚衆攻
釣魚山先登陷陣第功賞特命以官一日單騎深入岩
谷若有所遇更歸焚其弓矢憤悔事佛終日跌坐手不
釋絃卷與人言約如恐傷之無一語豪武氣鄉人稱
為慈悟居士嗚然有厭世之心病革口誦佛號不絕眼
日搖手而逝行異武傳稱韋應物初為三衛衛士駭橫
不羈晚年折節所至場地焚香清淨自居世果有斯人
也仲威急流勇退車有父風泰定丁卯以從仕卸台州
路黃岩州判官致仕會朝廷推恩考贈從仕郎大都

路良鄉縣尹命下之日余率衆往賀之仲威慨然對其
先人遺像而泣且告余曰先子沒四十餘年楸柏之實定
久矣不肖孤翔而奔馳不免歲時洒掃且墓左之銘未
立敬以鳴子辱授余以家狀余不敢辭謹接燕山張氏
皆祖翼德散居山後諸州君祖曾諱廷中占籍永清縣
之統和鄉家稅財畜牧滿野上腴店邑之半散卸孤貧
延納宥及其門如市朝廷下令家餉官騎二十四尺者
再備一省君餉如法歲且蕃息共之官不顧受人以此
卜式里居一夕盜闖其門載甚惡君呼而進之曰若等



迫飢寒非獲已也吾素不備珍產所有者絲縷耳志輩
置屣下志所取盜驚駭散奪去君徐以溫言撫之各負
重而奔水幾兵寇檢探君出避地卒困于沙漠垂殆逢
三十餘人不知所從未翼而出踏險乃脫問其故對曰
疇昔之夜交君賜令是以報詢其姓名不告廉巧為首
者二人曰王庭列孫云君既免於難遂不問家事蕭散
林壑壽九十七祖謙益相勉隱居習以黃之書收蓄良
方務以救人不進其利州里德之晚投朝奉即大醫院
列官壽九十六父諱德林始以良家從軍夫兵政信安

四面阻水久之不下君祭馬琛視向其時曰賊如卧
牛形背有廟焚之吉從之即日城破師大奇之扶以歸
朝春馬四百羊百俄謝病去壽百有一曾生居士諱山
字甚至元十三年卒考純五十有七愛子永安鎮曹
家務娶完顏氏進封宜人壽八十三子四人長仲祥次
若祥次致仁次致儀即黃岩州判官仲威字之女二人
小奴素兒遠慮某王某孫男六人思慶思用思善思道
思遠思進四女適王某王某杜某蔡某曾孫男五人女
六人俱幼銘曰君之祖若父三世皆登者曠宜昌蔡所



謂未有佛之時耶若一起徑怡求佛利益乃閻或克壽
髮半白而早萎豈命有所懸人固不得而移耶將覺性
長存雖亡而不際御不在其尊而子孫之貽耶

竹隱居士墓誌銘

所謂一鄉之善士者提身可以範俗敦仁可以處里閭
門之內父子兄弟雍如也族克之中長少守順而聽
也積善之夫見之使人之意也清則一鄉之善士已如
處士何君溪知是也君薨別發其先閭封人居并之陽
六世祖大理評事遂吉家元祐中徙常之晉陵建炎初

常為兵衝高祖中奉大夫俊升北徙登陽曾祖武仲四
領鄉書卷結興應第累遷朝議大夫通判廷康軍府
事贈中奉大夫姚尚氏封令人祖潤朝散即通判池州
軍州事姚閻氏鍾惠氏俱封安人父龜年將仕即姚闕
氏妾封人何氏世以文翰起家鍾財主敗華第甲一
州先緒中微勞故錄作族遂分散君幼失所怙及學于
舅氏感深奮厲長身卓立音吐如鐘出則從而及八則
經紀家事中年田園粗足或勸君謀什一之利厚自封
殖君笑曰曾富命也貴性朴素褐衣布衾數歲不易



屏五綦之好泊然無營見後生靡服絳錦輒閉目不視
聞人小善喜若己有：不善事傲然不樂其言不諂其
行不恃其榮事不悔好施而不倦亦不妄與人救人之
急息人之爭而無伐德之色尤重然諾出語可復不務
取進不競勢榮嘗為松江學糾廢棄職去翻會稽學正
遂不赴晚年益欲晦不預世事有問不答權貴人欲識
其面不能屋後竹千竿誅茅三間杖屨遺逸觴咏其下
自號竹隱居士余隣牆相去不百武疇：適從君歎嘆
曰白首唯吾二人耳今者不樂如遊者何余淒然輒為

引醉將別必曰數見無相忘歲不能我與來或言之不
祥也君純嗜慾早懸攝生醫處然頗深如童筋力雖
衰精神充溢晚年飲食小損俄苦疫世終日嗜臥親賓
之問疾者皆在顧余若有所言余不敢請正月晦日疾
亟呼家人囑以後事恬然而逝計聞領城之人恣嗟涕
淚俱懷惜曰善人亡矣君生宋淳祐七年之丁未終于
至治三年於亥享年七十有七娶趙氏同郡化城鄉梅
花校書趙公發之孫女前卒子二人皆從余遊長巨源
博欲可喜不幸早世次天壽允嗜學三應進士舉孫男



精義類手

卷之三

七

四人之板長也亦習舉業之模之積次出也楊
概就學高曾之澤未艾也孫女三人皆未出室曾孫男
一人普賢奴女二人尚幼初君事父至孝春先迎遠必
躬必敬老而弗怠義方之訓嚴整子若孫晨入塾夜分
親自課督卧起必俯詩禮聞習故君之哀棺余宅先曲
致其情卜以是歲七月二日薨君子臨聞鄉由里山之
原先期天鴻之極來拜乞銘且曰治命也余答并泣曰
五十年故交也若敢不銘敬次備君世裔實行其系之
銘曰嗚彼甄子之同望其機泮如也嗚嗚先生息其
下子孫其昌錫爾純淑我銘不磨永銘來者

華隱胡君墓誌銘

余始至容山詢邑之賢士大夫而願納交焉或曰胡君
宗尹醇儒也子欲見之手余曰諾介其友江聲伯請見
君僕其子長紳應門肅容予舊於梁場中識之矣少頃
君戴冠大帶而出揖客中雷迭謀不自勝坐而言曰
惟恐傷人記憶前言往行酬答如兩媿不俟時復歎
息形於言外如其所學淵源深不可測儼然至元以前
人物也余心敬之一再述其序情稍敘猶未完其議論

精義類手

卷之三

七

也其里中人為余言君居家本親篤孝昆弟各敬如賓
掩關不出官府罕識其貌獨嚴於教子曰有程課夜分
相守不寐宵興詔下喟然謂其子曰吾老矣尚憶儿时
場屋汝力學勿惰尚及見汝成名予子再拜受教家畜
書甚富邑士求善者必之胡氏性儉約布衣終身故居
終廡風雨晚年稍加葺治明潔淨几湛如也癸亥日長
至余約客芳潤堂小酌期君不至傳者曰君死矣客皆
弗信也而傳者果曰辰起聞無恙日向哺瞑日而坐家
人環呼之不應乃逝所異哉吉人而凶可寐也夫君生

宋宣統丙辰之五月卒于至治谷或之十一月享年六
十有八君諱澤民曾祖元宋祖南父庭柱娶趙氏先卒
繼王氏子毓仁其婦字也孫二人尚幼卜以甲子二月
甲申塋於城南五里之岡君未死前數日謂所親曰吾
欲以草隱自號束文於陸先生以記吾平生何如旣不
果至是其子果乞銘為呼吾之文徐君墓之劍也銘曰
胡氏望安定建安翁君言行舌瓊瑤內希先賢卓爾志
外愧薄分願暮年拈菟室苟充萬丘宰未踏荒寒
我評一節之善士山石可移銘不刊



處士單君濟之墓誌銘

山南水北穹林長蕩之下哲人元夫鉅公長者往：而在命其時左浮沉間卷化行孤家義著於鄉功業不暴於當時姓字莫登於簡策始皆始首稿死牘下者不可勝數而蒼頭虛兒兩副焉需使俸得志於一時此志士仁人所為扼腕太息者也余昔用時與城南單君伯恭游伯恭孝親甚稠悅不羈乙亥之亂里寇竄發殫其名首顯其家伯恭及考皆遇害季弟濟之字君濟年尚幼挺身丐父命不獲其休休事教至僅免尸而攻盜糾合

民兵借助漢家平擒賊磔之既復父兄之仇遂閉門不仕非慶乎不入城市力田治園怡然身焉特不喜典官貴交駟駟閉門跡避區不見輪納并賦必為隣里先佃貧富負租者皆弗責歲就康粥以食餼大舍活甚衆鄉人德之痛先序不存于自括括堂撰丹旉煥然增舊君無他嗜好以書考史尋師取友優游卒歲而已性純謹質直與人無競對人無一妄語默生一室終日飲：人莫窺其際或登高臨流嘯咏自適志所存遠矣中年得二子皆卓然樹立始弱冠得從余書整誦詩經文君命之

習琴子業余謂場屋廢久習是將安用君笑不答廷祐
及元科始始下君於是老矣且嬰未疾子足痿痺願謂
伯子曰天行與文明之運吾殆不及見之矣汝雖嗜學
姑留左右嘗導給益州今貢士選而弟以往又謂叔子
曰城東陸吏吾所敬也汝往復受學焉名不成勿止也
丁巳之秋君疾沒幸毋不可起家人環泣君喟然曰吾
讀昌黎諸父再諸兄皆康強而早世之語未嘗不撫卷
嘆悼今吾年垂七來家道初立兒孫滿目得正而贊夫
復奚做汝等篤學行勿交游非類勿墮先訓吾瞑目

適矣又曰我死幅巾布衣以飲世俗靡流不度之物勿
為吾累屬纊之夕索筆賦詩其警聃云人皆有死豈我
獨仙霧散雲收白月在天嗚呼可謂達生委順之君子
矣訃至余往念哭奠有日二子哭告曰碑陰先友序
落無在者銘屬之子矣余嘆曰子之先君子齊鮑叔也
最知我者銘屬敦不諾按春秋單為王靈承地諸侯秉
靖獲最著後以邑為氏徙登陽者不知始何年今所居
豎以單名山名單旁曰名單決則故大而逆矣曾大父
諱應生豎須氏大父諱從仁娶王氏考諱良輔將仕印聖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氏子三人長作萬字伯泰汝澤之君最稚早失所怙事母
至孝元至中調晉陽縣學官均限不赴戶家三年娶高
氏時氏皆先卒子二人高出也長曰祥次曰瑞女二
人適黃道然身孫男五人恩同不花克延女孫三人俱
本出室君生孫宋淳祐九年十一月終于延祐四年九
月晦日享年六十有九是歲十有二月某日塋于大寧
鄉泰望山上塋之原與高氏同光異域故治命也銘曰
鬱：泰原古人之藏上有雲氣以鶴來翔卜云其吉子
孫永昌

興漢翁墓誌銘

歲在臨陽太湖歲嘉平之月余館客學且有乘繼寒履
而拜者進而問故則曰湖西張氏子也先人憚棄諸孤
于月其遂以支干之弗協弗允業事濟不孝是供我乃
卜明年甲子孟陬之己酉空吉我又卜黃糖原食惟是
寔宥有期殯石未具無以昭潛德之懿且無以見先人
於地下謹以狀授執事者敢泣拜以請余答拜閱辭不
可則敬曰諾按狀張氏其先清河人宋廷英避地徙蘇
陵之句曲山西有潤清源字壽望之壙然張氏家其下

數世矣族繁而昌代有聞人君諱文盛字彬之曾祖慧
妣王氏祖仲妣樊氏父端信妣谷氏端信生四子君其
仲也性穎悟終數歲能成人不隨母見戲笑稍長自
力于學讀書通大義工草隸尤達于醫務善方藥以濟
人車登有康世志每閱史傳見忠臣烈士成敗輒慷慨
流涕時人皆異之居家孝于親友于兄弟始終無間言
閨門之內雍如也至元己亥君年三十有六會天兵
南渡破建業守者宵逃兵曰散毋勞邑居民出走窺伏
林莽君時以母寢疾共其兄文浩侍榻前守死不去黃

頰先鋒至曰是何敢然彼兵之君泣告曰母在是也
病不食于行請以身代死帥義之曰巨孝也遂去之且
禁麾下勿犯其里度又予之檄使招集流散一境賴君
獲安抱子携婦望君之廬以手加額曰君佛子也時事
浸殊君太息曰是不足展吾志矣乃棄其所學從計然
之術研滄其精為大臣廣陵市中家僮數百指出北燕
齊南振開廣德總釋資用豐沛散施不俸迷道赴之
皆嘆如志里有爭訟多就決君為剖析枉直論之
以理皆悅錄而退生不解飲而醇好賓客對酌自得



其趣晚耳獨善吟咏句意清狂迥出塵外客游淮楚間
與名士結交如長平李克敏克誠金臺倪廷章洛南張
正叔長清王啟宗皆相唱酬詩簡往來無虛月閱世
既久昆季凋喪獨享高年蘭玉森立食指日衆至無所
容或設折處君平生質儉不營居室至是閨之顯不樂
始命伐木築石相舊屋之北闔而新之門廳堂營內外
數百楹瓦完既美質者雖門君慨然曰張老有言吾聚
族于斯將歌于斯矣子斯美或謂君言不祥居無何疾
作家人迎醫至曰疾尚可為君笑曰吾年及此亦聊

之夢覺矣尚何快焉却藥不進客問疾就正跏坐好語
如常有頃瞑目而逝君生家嘉善三年己亥之十二月
卒以至治三年癸亥之三月享年八十有五娶戴氏先
四十六年卒繼唐氏王氏亦卒子男四人長才魁次才
茂才富皆卒次才雄女一人適王德用又卒孫男十人
長德新次德昭德賢德驥德輔德方德潤德壽德溥德
純女七人長宗靜遠宣至道次宗貞適許文彪宗淑適
孫德崇宗澤遠湯元善餘未出室曾孫男十三人長邦
房次邦智邦達邦傑邦本餘未名女八人長妙靜遠宣



某次某君金東而東流而發政旬號吳溪翁丙健空瓶
黃堂木已拱今茂之治命也銘曰鼓瑟宴坐清溪之下
吹簫送祖方塘之野人生逝水涵：不捨達人所務進
者大者翁：長松陰：美楮端室爾休錫爾純報

嚴氏顯誌

代其子作

嚴氏盛才漢望于天水居登陽之花橋者不知世所從
先考諱起字伯震幼失所怙自力起家隱晦不任生家
嘉熙庚子終大德庚子享年六十有一宜人劉氏生三
子長恭敬良好學能詩仕至錢塘縣幕早卒宜人慈惠

勤儉手撫孤幼成立敬宜學四方留兄恭偏侍發辟司
徒所掾解職歸養宜人弗善也再移兩省出宰陽朔改
番禹去家茲遠慎宜人年高不欲往宜人怒曰而起寒
族被遇寵祿向心報因何以家為且近制弗許汝何敢
敬不得已入南向雲在嶺晨夕北望逾年宜人寢疾竟
不得供奉醫藥不守奉定四年七月十有三日疾不救
經冬閏卦哀物踊越旬萬里撫棺澌血何嗟及矣嗚
呼不肖孤不孝之罪終天莫贖思死棄事以奉定五年
戊辰三月九日壬申柩于城北廣山之原先考墓側宜

人生甲辰享年八十有四二女長適何氏次適黃鑑孫
男二人炳閔孫女二人長適章立權次適楊邦達曾孫
男五人觀孫聯孫其孫國孫錫孫女二人僧奴閔奴敬
今滋授承事即廣州路番禹縣奉定丁卯正月例行家
恩追贈先考承事即建康路上元縣尹封母太宜人為
呼福泉之澤生矣不肖孤生弗能奉政敢以為崇謹以
黃副本并納詣壙先考妣之靈而有以鑑之孫子恭敬
泣血謹誌

先考陸府君壙誌

代擬

嗚呼樹欲靜而風不止吾不自損也夫而咎鍾於先君
忍為棄諸孤日月于邁惟是寃寃之事未得吉卜是用
痛心疾首賴天之靈蓋踰年始相地於定山之余灣乃
卜以延祐改元之閏三月甲寅朔越七日庚申遷柩而
塋為旬旬符事未暇竭銘于當代詞宗以垂先君之懿
姑達梗藥錢諸幽有侯止嗚呼痛哉先君諱某字某陵
為吳中望族自青鎮徙江陰曾祖諱某妣王氏祖諱某
妣吳氏父諱某妣俞氏先君幼失所恃違事祖父供養
繼母孝性純篤春秋忘日事亡如生齊潔祇事至老不

急博通書史工琴子業自場屋廢嗚然無他歧進取意
韋布然自悅怡自守鄉里稱善人共物無競羨絕其除
終日拘：無疾言遽色家人不見喜愠然人有不善意
所不愜稠人廣坐忍止色無肯不少怒己乃教洽如故
人亦亮其誠不怒也宗施與善交游富至如驛倚樓笑
歌觴采引酒陶然就醉不知月出欄之東也優游自適
日夕以為常晚益韜晦以家故傳諸子不問有無出入
惡聞時事若其世相忘者癸丑六月感微疾食泄不止
歛歸日病意忽不覺聞戶絕客家人憂之醫橋備至

久之疾遷亟諸子環泣張日曰若等志學無休毋墜焉
業吾瞑目矣又曰吾志立誓死則擇元喪之地葬我焉
又曰吾僕家慎勿以福黃潤我去以皇慶元年仲冬之
望日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七嗚呼痛哉先君聖杜氏
健吳氏皆先卒子八人曰魯曰青曰曾杜出也青出健
勇故嘗早夭曰常曰庸吳出也曰和曰雍曰漢皆側出
女五人長適萬次適朱卒次適高餘未出室孫男七人
女五人先君勤約與吾母起家訓諸子嚴而有度膠水
者即就學子自謀授未冠娶者不得出外舍相遇從婦

女不踰閭門之內肅睦如也嗚呼義方之教今弊已
矣見君之嘉言淑行又可數乎瀧崗之所曷日可表也
孤子魯學流血銜哀以誌諸石可泐家不泐嗚天乎

杜夫人墓誌銘

婦無公事內言不吐諸擗雖有懿德人焉知之銘非古
也然共姜孟母詩史登載後世無若人則已有則必書
之况人子思顯其親祀也嗚呼吾於杜氏夫人之銘不
敢曰不可夫人家於魏世為宦族父某早年棄家從黃
冠游呼通真子母韓氏大司馬某之女夫人幼而聰慧

在孩抱間知孝慕其親通真子和渡江見文公四書喟
然嘆曰此吾心經也道在是己自是日誦一書盡卷日
不足則夕繼之誦已輒焚香再拜率以為常至老不倦
夫人在旁習聞其語粗了大義久之於性學若有所悟
父說曰恨汝不為男子及笄以適同里憲使備齋孫公
公時適判永州軍府事嚴剛接不暇家一不問夫人治
內未盥滌聽之奉麻采織維之供織必具躬儉率下
惡繒大練麕常華飾動簡規矩事姑如母敬夫如賓姑
趙夫人年高性重夫人竟日侍側和寒盛暑不輟得其



歡心公年五十未有子夫人以為憂任西廡時有王安
人者家居公想聘之夫人曰為嗣誰計何疑為既至相
處甚睦王氏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避正寢以居之公
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男良楨公曰向吾再聘惧無後
也今有之矣若不改圖人其以我為法乎乃歸王氏套
賈萬金送返之夫人尚請留弗許人而賢之從持節全
阪趙夫人有疾夫人日不交睫不解帶寢進湯劑十
旬弗保疾卒不起扶柩北渡南棗大事統七閏月頓首
進捐館夫人家數勅左右侍舍王曰吾將以身為殉粒

食不進者五日親著文勸六日乃飲飽食如初越十有
三日不死就自恨然乃呼家人而命之曰吾聞醫書云
婦人七日不食則死今吾倍之而不死幽冥之中或
陰相予其為吾兄向幼而失所恃乎吾責殆未已也起
強加一餐終以此得歲疾公既葬夫人以其子自大名
如廣陵尋師授業親自程督夜分乃寢時為說四書
謂此而外祖父焚香所睹之書也汝服行無怠交友
非類為不肯以辱而父夫人晚止一子鍾受至甚然未
嘗微以詞色家垂廉甯未格之間或不給至期必備子

疑所從出夫人曰兄弟苦夢何問為蓋脫瑋瑋質之其
為志教子如此良頑發授承事即江陰州判官夫人就
養視事之日夫人誡曰汝何修至是亦惟蒙前人休惟
公惟勤世路其美吾旦夕視而父於九原亦不奉為汝
家婦不然吾日不眠矣汝發識之良頑再拜受教故初
笄任即以能稱乙丑夏夫人故恙復作似瘧而非醫拱
手莫施病日候神色不亂坐起如平常良頑捧手親診
其脈夫人微頷曰汝虛醫耶條短命也吾行矣趣其湯
沐有頃而逝五月十三日也享年五十九夫人平生資性

恬淡晨起盥栉閉閣靜坐無故不履中庭父歿後不復
歸寧親族有喪則弔若度饋則不預不喜聽音樂侍婢
僕廢而有恩閨門整肅余居去夫人寓所不百武兵承
事君尚相好也故聞而知之至是往哭君釋杖拜曰某
不天母氏棄養將卜日渡江返望于鄉惟是瀛洲之表
不待也銘以屬子余答拜曰諾夫人生男一人女五人
長適某次遠某：次未出室銘曰余請華岳水華采蘋
之詩能以禮自防而稱法度也豈止為大夫之妻亦女
中之師傅也展如之人兮惟古之慕也象服是宜甘荆

布也靜安城何慈煦也春暉未報白日暮也同穴有
管遵吾素也異時天雖道土過者下車而指曰此化鶴
雙飛之墓也

七室殷氏墓誌銘

廣陵歐陽公銘其友梅聖俞之婦之墓銘聖俞不以貧
賤當者其心者蓋亦有內助焉聖俞亦自奉其室之
賢能當處因樂與偕德也予讀其文而悲之嗟乎文
夫處世或致身於青雲以位典金駟其家人者無足多
尚或辱身於泥塗卧牛衣而泣見東服而慚以仲卿儒

仲之賢其識度及出二女子下嗚呼二王之妻亦賢矣
哉夫家之思賢妻猶樹亂之思良相也嗚呼今我無
望也夫昔歲在辛未吾始弱冠納幣于雲亭殷氏既聘
之三月先府君棄諸孤吾母傳事于家婦殷氏事姑謹
順侍族睦姻遊下慈幼乙亥之亂全家奉母崖山間婦以
其幣歸寧已而俱免余自是落魄不偶杜門索居獨喜
誦詩作又呻吟累晝夜不絕畧不事生產作業婦乃力
勤紡績手自纫紵以補余之猶不給則謂余曰以子之
學誨授生徒聊可卒歲何自苦若是從之稍自給則又



新余曰稽古所蒙止是耶余誠不答君性儉約不御華
朱余雖貧願與施君助之施友人妻喪宴不克殊脫替
珥解裙襦餼之里婦嘆厥居無何驟感風眩忽不省
事稍甦該侍婢慎勿走白諸姑自後子足遂不仁朔望
令左右撤拜堂下吾母憐而憂之君二年卒不起余時
以書遺其閨疾復作至時君張目曰吾忍死待卿願堂
有老姑室有聲難越不暝日矣余執臂慟哭余母八十
有八聞之泣曰天乎吾不獲終于此婦之手也余懼輟
哭時丙申七月二十有六日也距訥帶之歲二十有

妻陳氏墓誌銘

六年君以辛亥八月生享年四十有六是歲十一月甲
申殯于城東十里橋之岡子四人雲孫辰孫震孫賜孫
女七人銘曰花綺蒙華白石青峰青姑在寢子弗女從
妻陳氏粵陽悟室鎮人也生而秀慧里之豪強委禽為
父新不異曰吾女當擇才人第之豪怒燬其家父與余
外氏同里閨往來識余遂共歸為年十有八矣乙亥江
南大亂費為兵衝余奉母竄山谷間陳寔從焉跋履艱
石蒙犯霜雨因既流落之餘洪千死者數矣余謂之曰



吾或不見命也。素若何陳法曰：願以死奉君，無他道已。而皆獲全。聞閔，報舍前是。余聞居八年，素不事生業。久之，家益落。左右散去，略盡。陳獨恃余無他色，每視余以儉德。避嫌，四簿官秩，自若。其性譽怡，頗涉文學。賓互立屏後，聽其談論，遂必曰：「某也。」志直，其論任人也。視其言，然余交朋中，固是皆知其名。壬午春，歸寧，父數奪其志，輒誓不許。曰：「吾死，陸氏矣。」趣之。而歸。夏四月，感微疾，卧經旬，容止不類病人。素放集閔之一夕而卒。享年二十有七。之事，余九歲矣。卒之日，昏無雜，殯，素無禱，閔

者，哀之。子三人：長韶，孫早卒。次星，女次。府孫生三歲，臘月丁酉，捐于城北五里之黃山原。銘曰：薨英公，秋暮閔芳容兮。幽土六如亭兮。梅花忽別，朝雲以終古。



稿東類稿卷十三

稿東類稿卷十四

行狀

總管王公行狀

元 陸文圭 撰

公諱顯祖字純先姓王氏其先澤州之高平縣人也王
氏為高平望族宋遼之間嘗被不絕女真有中原或往
或處壬辰之亂盜起河東澤潞危孤祖定避地于邢臺
因而家焉定生明字光庭幼有大志燕趙豪傑悉與交
結金邊汗梁河北隔絕州人奉為節度判官幽京被圍



稿東類稿卷十三

稿東類稿卷十四

行狀

總管王公行狀

元 陸文圭 撰

公諱顯祖字純先姓王氏其先澤州之高平縣人也王
氏為高平望族宋遼之間晉祚不絕女真有中原或往
或處壬辰之亂盜起河東澤潞危孤祖定避地于邢臺
因而家為定生明字光庭幼有大志燕趙豪傑志與交
結全邊汗梁河北隔絕州人奉為節度判官幽京被圍



天兵南下太祖國王拘地至稱：人擁州官出迎奏聞
太祖皇帝賜金明符改本州節度副使明年遷于位明
四子長先卒次節慈管公：生庶子九歲棄父職為郡
州節度判官戊申歲也公違念志不就痛日激勵力學
勤苦敏于政事聽斷明審如老成人己未冬憲宗皇帝
出征軍次鉅鹿時世祖皇帝龍潛寓篤太保刘文甫公
顧從典節副公有舊引公入見公年十四狀貌屹然有
奇偉氣天顏喜悅酌酒賜之謂太保曰此兒不凡汝其
予之中統三年邢改懷德府公為府判官如故始受宣

命會山東李璠據濟南河朔震動公隨大軍往討先
登臨陣李遂就誅公不言功調衛州判官衛與邢相聞
熟公治行不合而化至元四年調汴梁路同知鄭州事
鄭土狄氏翁公撫郵有方鄭人德之七年調宣德府判
官秋滿同知淇州事公進不求名不喜結慕捷連為州
牧戴治如也十二年江南初附離楊久聞不下主帥檄
公領所部濟歸城既降公復歸淇兩考終代者不至
遂棄職而去居邢三年復起為同知德州事尋除汴梁
路鈞州尹在任六年感惠旁行陽翟故無廟學報蓋一

新招師取友勸學興化會州堯大平公憲禱款應甘雨
驟降田苗勃興士民各為立碑記其事二十七年丁母
夫人憂時服制未定公首行三年喪辭官廬墓二十八
年服闋行者年章約蘇穆爾以貪刻失民心湖廣騷然
世祖震怒命順德忠獻王違節軍往按之除公行者劉理問
窮治党與次第誅絕盜賊以銀萬計民大悅官庫積益
不獲訖及平民林連甚衆公推問得寔乃守庫兵日盜
賊盜明顯逆伏辜其無辜在釋械者百餘家盡釋之皆
喜蘇拜而去三十一年行省委公整治湖南等七路

錢報獨無名雜科之賦除有徵無納之類至今民間便
之元貞元年改置洪州。尹公去洪二十有一年矣父
老陶公復求夫道權遊公充志一州利害知百姓苦食
首道申請所司今後凡徵稅而後支僧較之常年可省
民錢一萬二千餘錢官亦無不利為稅之州人受賜刻
石頌德時山東盜法環亂民大投朝廷以公才堪繁劇
就俾監治遼除山東。路同知都轉運鹽使司事首尾
六載增鹽引一十四萬有奇尚曾通行公私兩濟大德
九年自東回除少中大夫江西袁州路總管公慨然曰



吾自來髮士士至于白首險阻艱難倍嘗之矣賴先
人遺澤幸得不墮今五老病日迫西山尚夜行不止耶
力辭不赴任十一年公年六十七請致仕不報五月某
日亮于私第之正寢公父子有德于鄉人聞公之喪
如患親戚公性沈默度量闊豁弱射冠一時好古博雅
善屬文結交當世名士如易濟趙公晉堂王公秋澗盧
公珠齋李公汝益陳公吉甫張公孟符郭公百川劉公
純甫董公朴齊深知公者碑陰先友不可勝載卜以某
年某月某日薨于某州某縣某山之原公娶同郡張氏

夫人先公二年卒陸堂范氏夫人後公九年卒子四人
長曰都嬰父爵授忠州校尉同知州事曰山曰先曰
信山早夭女三人口疎遺伏某曰英遺僕某曰姓壹李
某孫四人曰祐曰延曰純曰寧皆長少校尉若再任江
陰州判官挺挺有父風一日泣告余曰余不天早孤夫
業惟是先考君筮仕五十八年歷任一十有六不為不
久嘉謀政不為不多承家歡教弗錄不孝是惧今僕
棄軀一二大略敬以授子為我狀其事余辭有二唯
焉而北其建陽絕久所傳聞異辭一唯也先太師鴻名

盛烈宜昭考功請諡時史官編錄皆于狀取信必得當
世鉅筆以登擇潛光顯采老茂隱弗稱是二難也君曰
毋庸吾屬之子矣不獲已乃換其歷官行事第次登諸
冊以授使者有司採擇焉設狀

家傳

陸莊簡公家傳子鑄作

先公諱履字仲仁陸氏世為吳郡著姓常無一枝不知
始所徙八世祖諱景山遷歷之化咸鄉今為江陰人曾
祖諱英才妣王氏祖諱大昌家承直印監慶元鈔琦鎮

妣李氏考諱漢江陰軍安撫副使妣蔣氏先公資性英
悟學問絕人有經世之才既冠惟乙亥丙子之難江浙
寇盜蜂起安撫公招集民義捍衛鄉井公寔左右之天
兵南下登當衝要公應机應接境內帖然版授江陰軍
判官事定朝京師授四品官朝列大夫同知嶺州路總
管府事時至元十六年也始至新安人疑其儒家子少
不更事易之公留心政事發掘奸伏人以為神民有所
其山隣歎界若干文者官驗之良是命歸之公疑焉曰
吾聞揣高者以約法不以辱文討也安知詐者不更贏

乎合兩家曾刑五審之果然新方乃仗又有爭山蓋者
各指一塔莫知歲月遠近公視之曰必發而塚爭者曰
法不許也公曰吾故欲發之何如爭者變色公命具春
餅爭者追迫而視之虛塚也毋解官錢止駟念或竊負
而去莫知主名公呼在行者詰之指其一曰訊被一訊
仰伏贖其在或問何以知之公曰吾說其春止耳官命
造船江東諸郡集舟之氣灣公白宣慰司徵居萬山中
道遠莫能致請託太白復便從之役中止又徵運材之
良者赴北公又持不可未幾宜之旌德卒以募民從木

召亂至調軍招捕乃定公在郡四年始代人進思之二
十五年授朝請大夫江東宣慰副使時糧好粟因因利
析秋毫符檄營年公托義力爭度不勝遂請去二十
六年改除江南浙江道提刑按察副使浙西人物浩穰
土俗浮侈公風裁消高剛賜疾患一絕之以法無所迴
避海運萬戶之子緣私進久繫編民公捕而笞之州縣
吏坐侵漁百姓者劫去數十人追匪以數萬計單車所
至貪婪側目豪右斂跡最後分司杭州稅故都尤號繁
劇唯理是歲飢詔發粟十餘萬賑之公親監視給散

人蒙寔惠無任及進守扶威安橫公廉污貴擬繫獄寺
第捕繫其人各官稱疾不出公探之益急中行御史臺
傳其戒時權奸既極奉御帥行省官兩監察御史說故
太常寺起詔獄窮治其黨無藉其家皆差委紛然通守
因求自效竄各寺中反以飛語搆公：而對白登其奸
奉御以下皆是公然事沒解會縱染局官以賄敗事連
行省駟史及啓典十餘人公移文右司指名取之既至
一夕歛服左司不善也誅泰政公謂分司不當按省史
以違制論將奏其事先使人詰公曰右司吾子也又詰

右司左丞公獨曰分司不得按省史因也史果受賂御
史亦不得問耶乃以成獄上御史府營救者甚衆御史
迫清議其獄已成不得變乃連決之參政及左司然然
無如之何遣使者至參政以他事獲譴各廢之而去有
識相謂吳天不祐凶人矣居無何按察司罷政商政廉
訪使公以例去既執家乃營舊園按行松菊建閣居堂
燕喜亭歲時奉親興遊運娛宴堂後古梅數十株苔幹
根牙翠臺其上奉心文公書其扁曰天與清香日與賓
客吟嘯樂飲若共世相忘者久之起除中順大夫同知

台州路總管府事入境聞鼓報訝之乃郡人聚衆立社以迎地神者殆數千人公杖其爲首者昇諸木偶投諸江人大驚視事未幾聞贖有未其者悉厘正之衆人有淹禁者立理出之州長官求子受戒然以其清直弗敢較在郡六十餘日以元貞元年改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公治辦有報故者量文存爭用之公益感激旬春風承愈峻部使者因市紅藍受買人金公奮勅之有奉特旨遣游屠像者威脅官吏擅取金帛逾五萬緡公又劾之其它糾彈甚衆人多怒者值檢覆訪辦水災

檄一令與俱令官突病不自言扶曳上道遲迨身殞怨家扶其子訴謂公寔死之公不自辨用事者將中以免法公不知也在鄱陽日思太夫人年高疎情歸養士民泣送舟過湖口行省使者將命送公不知公在也風帆迅駛交矣之聲入城公已去使者曰余知其無票也而用事者遣余天相之矣以追不及運命使者獲票公不還家徑北入都詣臺自理臺中人皆知其無辜畏用事者莫敢言會因有大需乃得釋奏降三官授朝列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副使公辭不可不許已就道湘楚

去京師遠童徑樵居人不知法俗尚親故成多溺死
丁強牛畜田租科訟公情屬其禁警捕官捕盜拒殺格
殺而取其首盜反誣以故殺久繫獄公聞釋之生婦獨
居天不在信出入其家或誣以典婦謀殺其夫指道旁
尸為驗不任答乃掘照因之六年公聞其婦尸死以
夏月猶衣冬服疑之根問得寔乃何人先數月受杖而
踏于道者非夫也獄僧械留國中公歸之明年吏有部
送征董報過湖北者見其夫寔存與之歸僧乃免公所
至平反非一事此其尤著者也長沙都十郡公換行其

九所至實明罪化教孝行禁浮祀為首漢翁山徐駉首
聚觀至今談公名者以手加額先是宣慰副使某受賂覺
誣罪其下許代之償况而斯之無贖可徵其下自言公
閱寔卒主正罪先是行省欲削屍寔之權請自今有罪
者必司典民官居所審問然後正詰追同審鞫讞與公
患之及宣慰副使敗公以為言御史臺奏聞有旨革去
新例廉訪司復正其体自公始公因休游又以侍親奪
官歸適年陞中款大夫海南廣東兩政廉訪使廣南有
討叛積功至大官者贊崇鉅萬奸賊狼藉民重足立不



敢言憂憲轉一舉按鞅及噬至是事發御史置獄雜揚
連者相望某官嗔強不敢出願公至行臺票方略人為
公尼之公曰是敢然吾杖因法驅之耳船至者萬逆
望有盛服駭折俟水法者偵視之曰某官也公使辭焉
至朝請見又辭視事之日某官來賀升階請受事公辭
曰均王官也不相統攝請勿勒姑歸治行明日新某官
者至公視其牒皆認詞却之不受又明日新者偕至如
前復却不受某官喜曰公不害我矣益前告者偕某官
適為之以當公識其情置不問乃肯就逮北出英德

百姓現其去始稍士自言敢吐其寃公按問得不法
事數十條詔釋呈臺某官聞之嘆曰吾它日復得南歸
若種當無復遺其恭如此御史問未竟索其獄赴都尋
赦不誅人以為恨公在廣南脩古康吏例免僑籍差役
增贖學地租請復恩館田蠲北客之死南荒而妻子不
能返者請留船貨在州言易免擔夫販運之勞請禁官
吏詭名行盜奪估客之利者為政暴年復以侍親棄官
賜公自初筮仕凡七拜宣命四授憲節持身廉介遇事
果斷洗冤澤物興利除害不可殫舉性至孝居家侍

太夫人旦夕不離左右親嘗甘旨三仕皆以就養去職
諸子咸勝本者即使就學招明師訓之身自程督嚴甚
治家整而有法內言不出於閤外言不入於相家人十
指康給私事喪祭一用朱子家礼不諱鬼神不佞老佛
扁所居者曰義嘗曰吾平生受用義字不盡待宗族尤
有恩捐私相做誌文正公立義莊法計口而散之好嫁
喪葬皆有勸農隙則聚里中子弟設塾而教之惡差役不
均為之置畫先所居化成一鄉始立式推排除詭寄虛
格之獎分戶九等各出助田若干計粟若干以身為率

先後差次每歲以三兩戶應充里正首即以義舉與
之收做破除皆有籍輸一人掌之歲終會其成約數年
後義粟有羨乃以置良田如義田之數以所助田還其
主行之二十年鄉民享其利皆讓不爭守其法至今不
變它鄉以役破產者多矣皆追思之而莫能健之者以
歲發積散財粟粥以飼餓夫不足則曾諸相家以饋之
故家無餘膏個使周急無施不俶報如也與人商論不
能屈指皆譽：定語不相棄釋亦不可干以私公家居
官府不敢為不善事有疑輒質於公：亦檢制下人不

以一毫授官所聞竟有爭多不指州縣未取次焉公平
心剖其曲直功之以善督悅服而去尤愛敬士類迎門
倒屣討論經史規之不修作詩學少陵詞喜稼軒下筆
往：逼真在五羊任所得瘴熱疾而投以附子乃愈泊
出嶺精神稍減於前踰年并甚惡作不敢後以烈劑絕
之寢疾數日而歿弟者皆哭失聲識與不識皆嘆息曰
吾人無所恃小人無所忌矣公生宣祐六年戊午之九
月薨于大德十有一年丁未之六月享年僅五十是歲
九月葬于州之空池鄉定山之麓延祐五年覃恩贈嘉

議大夫上輟車都尉兵部郎中孫益莊簡公初娶江陰縣
巫趙公慶曾之女早卒就妻昭勇大將軍廣州招討使
馮公忠信之女俱與都夫人子男七人曰曰鏞鏗鏜
鏘鏘鏘鏘女幾人孫男幾人女幾人初鏞與先公昆弟也
先大父安撫公棄世時鏞尚幼先公未有子大父謂之
曰以是為而子善視之故先公愛鏞特甚不啻自己出
嘗曰吾非利其則異日當以田產半予之先公既歿鏞
次當襲爵讓其弟鏗又以所居大第讓其弟而出居
屋之西偏於是馮夫人再鏞以見時之半遵治命也鏞



今為承務郎湖州德清縣尹銓為登仕佐郎規運提點
所大使餘本仕先公之壻也遠故不及請銘于當代名
士日月應邁往來于懷姑遂使孫藏諸家乘以俟文史
採擇

祭文

孤運程陳絕管文二首

嗚呼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通家子弟其那姻眷一死一
生乃見交情談笑在耳慟哭失聲瑰奇之能卓犖之器
居家而理居官而治駟車僕老瑤琴瑟終哀祭始未世

孰如公胡不百年云何一夕聞訃器帶行賂唱：生芻
致奠匪武絕期來疾無堪止或危之乃拳惟堂南拜公
像連懷時昔吾將安仰魚龍海水忽變枯桑白骨無言
寒沙茫：朝華夕悴古今共歎汶寧嵬下公履吳城
嗚呼生死之理通乎晝夜之道辰白子以至亥人自幼
以終老造者規之則高彭不為壽魯顏不為夭蓋福祿
之易求而身名之難保寄空崇於華屋棲餘究於采草
長夜漫：白日杲：百年鼎：萬古浩：如公學問之
素究才器之獨抱負萬斛之舟而自任者重養千金之

軀而不銷其室蓋其胸中所得已多彼墟地青松又區
者俱無足道某之所恨前哲之日凋而典刑之莫考念
通家之契潤空臨穴而哀悼死者有如親為余臍

祭朱國華文

嗚呼朱君生而有數聖散無端中身之奇行矣樹梢同
心之友傷哉何蘭植沒雲之雅持懷竟日之清懣得句
花落如益月殘止客投轄倩人整冠賈羽簪命車奉
張提博局以爭長揚布袍而戲謔或擊序而怒獨或暗
索而自安袒萬才而莫試聊教跡以自寬奈黃梁之亦

慈憐慈祝子即郭自悼亡之感：髮中白其似清水疾
沒淫尊足滿湖遂放柳枝凭几靜觀一夕珠露入人鼻
眼君求學舟昌此奇寒正脈中虛厲氣外下扁盧束手
藥盡技碎藥向日之旦：即厚夜之漫：呼嗚哀哉某
等文如金石語出肺肝死生契濶况之永歎謹言往奠
一物撫棺傾淚填庸書此血丹

代祭朱南伯文

嗚呼巨卿元伯之約素車白馬之馳載在史漢人以為
疑要之朋友之義垂死不變而精氣游魂之感理或有



之呼嗚友誼且然而况于親戚之感乎君之妙於問學
最優諸老遊之皆遊一頭嗚予生晚又不及諸老之門
唯視君為前修君既忘年屠典之游而三星來楚方始
好林網緣昔歲在蛇君疾亦瘳我於寢門竟日遂留握
手別去遂往南州間卦旅中涕泗流梧桐再葦歲蒼
已周君歸去走青松一丘祖道持觴君飲不

祭題一山文

代其子作

嗚呼哀哉吾父生平竟有何樂宜途詛歸家事滿堂
其老懷寄此清酌忘形一醉適與自然嬉笑怒罵白眼

青天中山千日屢呼不醒豈期一夕無言長眠呼嗚哀
哉祖母年髦弟妹童幼不肖何怙號天莫救日吉良辰
輒車破行薄暮一奠血淚如傾事死如生情款不辱哀
采哉我父能復飲否

代祭叔父文

嗚呼叔父壽七十餘不為無年子又生孫不為無傳婦
經閭古畜學不為不富杜門掃軌抗節不為不堅所可
痛者宗族無睦姍任恤之老鄉閭失仁辱忠信之賢歎
叔父之生平感世事之輪雲俄千金之易散惟一瓢之

獨存雖室人之交謫公發笑如不聞豈小智之可窺信
大雅之不存今誰已矣空復何云某等的蒙教育願已
向紛迫合時昔出明達分騎車祖無漢營魂血淚落
祖言不能文

代答南坡文

源江

嗚呼我先君子謫授于卿舅氏從遊入室空室寔以伯
姊來嬪于楊婚姻之重師友之良百年相好一日可忘
遺家不遺孤在新喪舅氏獨存嘗殿先我見舅氏我
心悲傷如母存焉感對潛陽令其既亡使我涕洟嗚呼

承哉如公心平而直氣和而剛稟質之渾厚操履之端
方宜乎善積而慶壽永而昌義氣聚一家之樂文字發
諸孫之祥天之報公八十之年不為天人之望公千歲
之日不為長壽自非此于金石安能保于無疆嗚呼哀
哉公之將殆易華訖于正寢屏粉黛于洞房自誌墓銘
生求挽章來恐盡消于淮海曠達尤過于崇禎挽古道
以自期豈令人之可甚所痛者喬松已老凋零繁正相
弱羽無依中野穆復懷舅甥之縷縷隔生死于蒼黃滴
淚血淚未真一觴同心盟在白水茫



代哭外舅杜廣州文

某昔官于公之鄉乃獲公見其容貌恂恂：服用簡質夾
致其行其鄉之人曰如其服若容訪其親知則皆賢士
大夫也余心降焉而未得交也僕數年取公之長女公
不我棄遂適我居余于居凡三日假數牀論心情義
致為始至如平生且別戒其子曰往之汝家善事爾長
相爾夫子其儉共足務反去則又數以書來余期我乎
莫之春要我乎其家其悃悃無華亦如其服若容余將
拱日月以婦適乃季春之曰日致土之毛遣人間無忘

水三里而及公之家之隸過諸塗求計公喪矣致書之日
而公死之明日矣踰跼孳婦晝夜倍道行百八十里逮
至而不及馮其棺矣余外姑以公之二子乘而逆我
矣吁嗟天子為善者果不必報乎報而固若此乎三十
年州縣以考進階：不遠外郎以資授任：不遇二千
石今日藩臣以威州奏可而明日公寢疾病以死天胡
奪之亞乎猶公迥異不事矯覈不見知于世固也而蒼
蒼者未知之乎善類悅嗟里閭驚愕而况余舅甥之至
情乎薄奠不腆公乎其尚能飲余酒如曠昔得爾子以



適余之日乎

代弟姪錫祭亡者文

先君鍾慶一女三子季弟先亡惟兄是持兄之才德妙
年挺出孝於事親及于弟姪舅甥之情尤親而審意固
圓林晚歲舞共樂於班末胡傾逝於一朝空物是而人
非嗚呼夜雨之床猶疑對話白水之誓無獲同心桑景
日之耿：即厚夜之況：命也奈何天子無辜惟堂泣
鶴髮之母堂室抱雛嬰之孤其苦親之義生死不忘
有淚如傾敬奠一觥

代人祭王神文

嗚呼才子王勃舟次南昌詠感震與秋水中陳迹于滕
王知閻公之河粉珠不讓于子章秦陰幣之難焚嗟宿
債之未償豈行儉之先見偶墮舟于海得嗚呼人事悠
悠天理茫：彼慈而壽此哲而亡予瞻下之季女黃叶
凋于北堂求君子以俯老嘉坦腹于東床居數旦于鴻
屬期天枕于春陽忽東野之馬佚欲涪川而無梁痛逝
者之如是慨予懷之永傷嗚呼白日冥：碧水波：結
柱為旌芙蓉為雲雲上下與波翱翔後雀屏其改香

春玉鏡而無光子女身未汚以奉箕箒之役義不汚以
荐蘋藻之芳生駕一末予于是將敬祈為受共此一觴

代徐懷德岩長老文

嗚呼佛法今空來無一物去亦無一物隻履朝之行彼
西方日沒處乃沒哉等天來不了生死熱惱枯此肯愛
緣心生礼緣情起不恁麼不得奈下三陷獨自懸着况
同舌一室蓮水微燕踏妙用安蓋師氣力茶毗燭甚光
明現成佛不成佛

徐表闕華母文

嗚呼者者孟母其居三邊有子如斬蓬為大賢刺之喪
母也後受父也先所以棺槨未食之美貧富不同復踰
于前惟靈淑懿之質靈檢之性不可得而見焉然積善
餘慶善鍾于天故身沒之後子孫百福如瓜瓞之綿：
春秋享其膺下之履幾歲而惟堂之碑弗克舉者二十
餘年豈陰陽之迴忌或時月之拘牽今者協禩祥于麗
卜啟吉兆于牛眠爰停車于中野永瘞玉于重泉甚奇
鄉邦子弟獲婦姻連薄鵠一奠生死坦然瀧岡荷華方
表新刊

公孫固華姜文

惟靈游宦祇夫于蘇于杭春花在亭秋月在一旁聚散有
期辰象無常百年信光一夕云亡昔昔日辭家嚴橋下堂
人今不見於菟回鄉嗚呼哀哉續續無膠逆魂無香質
我伯高夫此益光而風流水天神傷靈兮來踏散此一
陽寒花漸灑曉月微茫嗚呼哀哉

代谷鴉人馮氏文三首

惟靈生自儒家嫡子名族姆傳妣聞門雍貴來爲婦
寧之意舉奉齊眉之美爲子策駁以游官孫垂髫而

習讀期雲茹之借老孝五鼎之厚福天何辜砧先逝惟
堂逆蕙嬰來終日月之制復值木風之酷驚疑甫定爰
惠相結嗟百齡其來文蓬一夕之不淑某等同里婚聯
通家姻睦痛死別之傷懷想音容而在日薄言雖繁一
奠江曲

嗚呼哀哉生存華屋零然丘丘古人同悲念此其尤景
砧之哀相結於中壘同穴之義尤慘於柏舟寒暄堂而
重予不厥醫之再周其幼而同里長也依劉使上床之
獨拜陪東閨之英游晚歸婚於仲氏托松蘿之綢繆云

胡一夕聞此千秋嗚呼哀哉年光過隙人世浮漚感念
嗚呼哀哉心百憂陽州之山鬱松檝殫宮雙靈滿江流
嗚呼哀哉先君之喪室几未終女兒之奔血淚沾習天
乎何罪降此鞠凶惟靈休閔中之秀有林下之風溫菜
良善貞靜懿恭幼鍾愛於家君長擇配于華宗教子之
愛斯札於孟母事夫之敬舉崇於梁鴻意百年之偕老
何一夕而俱空臣枕天之家宜乃夫車之穴同嗚呼哀
哉手足之情抱恨無窮易錫之義敢不盡忠盡死者之
有知俾降心以相從此言可謂白石青松

代夫祭妻文

嗚呼哀哉夫婦之義者在三綱死生孔懷不言神傷昔
君來孀違事姑嫌孝奉無違迄于終喪手鞠二雖訓以
詞章長也不取季也在傳女賤寧家婦饋下堂意其晚
節奉青而康豈性太慧故命弗長嗚呼哀哉君疾甚危
醫庸弗詳始于憂勞七情內戕棄以驚駭至于膏肓回
生無丹及魂無香嗚呼哀哉舍西百弓冰池遠閔汝生
所命卜吉而藏轉車在野寒日無光嗚呼哀哉吾今而
復撫汝于女念汝之自出卷汝姻戚如汝之未亡百年

同穴此誓不忘堂其有知來歆此醜

代祭某氏文

嗚呼上壽百年止三萬六千日靈之享壽八十有九去
百年而咫尺雖蓋棺而無憾終遇變而哀戚惟靈生自
名家積于華宗溫景夫善貞修靜恭懿履者婦如水如
玉潤美且仁命也不淑景昭先逝來雖亦飛甍弱質
靡室瞻依瞻彼西方曠日長歸甚遠道言教入門驚計
總車素幔空堂日奠寥寥一奠鴻淑如泉清酒在堂嘉
實在蓬認分來歸有風肅然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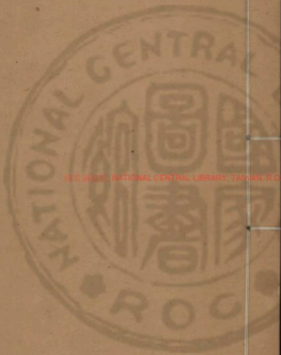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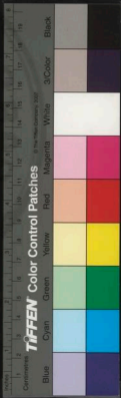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嶺東類稿卷十五

元 陸文圭 撰

四言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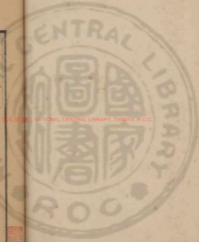
題鄭子實秋溪釣雨圖
原注江晚漁歸詩能
將未飽畫也今子實乃

能之即四言八
句如後一覽

水墨淡煙河漢濛濛北嶺山人倚孤蓬
我珠牙厲原
慨秋風負鷗浴下典窮卷冰

題東石手卷二首

空山暮雨結木晚霜此處聞聲若為新
居



楚山無人著戲樹題或謀大石如君長然

五言古詩

簡史

親是及楊成兩人蜀役又各蒙尋姑心曲直竟誰在孔
明福其才未嘗無倚廢荷而及歸神師任千里外朝臣
意在右親為楊所害楊亦不得死晚用姜維策蜀竟以
是亡東子付卿艾艾復於其功受殉于鍾會四人共一
律皆以身而敗家國莫不然嗚呼可為戒

李杜

予美堂同答太曰是故風難違倉黃息憊覺吟味工昔
亂者聲險賄禍及二篇困知漆室女發論乃至公觸事
机難審端危許局窮川原愁夕照草木因西風荒馬如
龍海思喜如花紅變波不潤史馬能保其終擇禍莫若
靡老道柱谷中

歐陽仲堅所書泚梁節婦事

泚水泥濁黃美人如水清棠樞伯鸞夫婿無趙氏嬰姑
老扶上床夜寒机舒也齊投獨太息莫把鴛鴦織；成
孤飛雁離草不存西河東柳家兒快眼去其夫思者生



不語直者此不語太師漢復月桐因秦又楚以成二丈
夫愧此一髮女

謝唐中吳憲五典觀策書

山上有佳木春風初新剪勿縱羊與齊條葉近數榮山
下有汎泉滴之滴深清勿收此與沙文派任嚴模物爾
人亦然習與性俱成位可望賢脫技巧始孩譽五典叙
千古一編粹萃英屬辭不厭巧五義不厭精金女二三
子深基諸老生寒燈讀未竟勝映開雙明指說書晚出
會使世無行價如貴志認報愧之奇境

得已堂

為已終成物為人適喪已得之以為重喪者深可恥與
甚已場生不若蒙檢既貧賤勿失色富貴亦少競富達
本無心安於義與命人受命于天胡孟獨能正

性齋二首為分湖陸提舉作

孔門性不聞學者夫其義上中下為三善惡惡為二節
若異而同歸揚同而異不殆理不明不兼氣不備理無
智無慈氣有狀有粹本齋在法養工夫由克治立義以
居敬存誠以去偽曾思兩卷書學問千古事性外無餘



天南中有禁地

吾家學圃曲在沂納天光清源湧活水中有菖蒲看我
欲袖兩園再拜升公堂先天揚右序水經列左分見草
德春陵看花思洛陽花草各有性拘國欲參詳

白顏亭書君晦子無忌為奉院作

本青有何好婆娑歲暮每憂凋明句獨樹乃為奇朝
鴻紫翠交夕月光陸離幽懷所寄空生蘇移時陶器
得真滋味竹亦何為最趣不自覺況今兒童知

雜詩五首

西史不知書指望計千年一生把似草憑同錯戈鏡早
晚紅蓮走驚說走相傳腐德寒窓下風雨正動眠
夜耳更相呼蒼面連蒼北人語何啻；冷風何穿；鏡
虎下山來猿尾逐不得村中雞犬盡行擇小兒食
何處人夜歸一大穿離此宿；聲四起似各處其朝月
寒人窮空怙且傾墻去家；陰穿窺破衣不得睡
秋聲何處；乃在枯柳邊鳴昔黃鸝鶴成殘樓寫辭淚
端少年時暮風正可憐況尤不相待白首徒潸然
定遠未封侯發憤投其筆老儒七十餘竟老于不釋才

若有長短志起各自適宜思玉閣外萬里風沙

次善卿雜詩五首

貞女不自媒蛾眉尚能掃暮風吹呼華閣戶綠芳華重
情不我成願覽續紅顏楊馬得北堂萱聊用寬憂化之懼
青蛇鍊善使黑白劍遂令觀者陳我政併有吳

東政凱翠子有超候燕鳴迎之阮為之謂作蒼蛇摩制
策意而後燕身新且清自作復自託持論終去平無人
雖以意起我懷古情

性從丹底語約在管中尾若遇大方家一笑真自缺傾

環意已驚絕爽力疎倦因知巧若拙頓覺狂史獨三以
德保職政以多故職

大雲吐赤日早勢千里潤古人故荒術貧食如本本家
家第口賦飽類僧持鉢教活水碑枯槁木蔭道馬謖公
善努力素子正飢渴

棄兒希草同度是風路傍公廉已香履移戶獨多嚴嗟
哉守殘杖窮盡學且呂莫保全千難法富安得良鍊炭
不及收寶珠空自捫獨有善帝冠不入鄰公卿高賢古
州貢薄俗全可傷

要州傳仁贊詩末兒依韻和之

破塚始出將心期結明主天方醫術人世不喜生語絕
 難恨伯牙抱璞泣和火獨撫骨體不救俗原之競赴
 聲利運甄陶仁義軌真之夕復道作者敦富比原注手
馬四以要女實是明皇凡德屋聚原注謂禮運自轉原注
 高明識芝守振衡何有司人度史奇士少需知我者一
 第潤子耳紙抄暖無用車斗可賂教老父何能為飲然
 徒自視安得善及人共勉學為已

和陸榮之見賜韻

此陳陶元亮早應彭澤令齊甘羅原賦不受宋人聘晚
 詩題甲子歲昔義無正得書晉徵士千載高必定吾宗
 陸公子世疏讓干象高賦九思齋清節致可敬寄來傳
 雲篇詞典意俱聯袂：好翳心期以綢衣即居家未得
 閒歎歲歲荒政良節困燠暖九卷迺景鏡閨里不聊生
 一髮寄彼命閒閑復積層樓我同姓惜無兼堂志不
 必頻看鏡吾哀長夜若一雨秋意盡擊拜汗流歸帆晚
 風力劫田蕪且菜問但恨芙蓉隱明月近中袂雲隔天
 雨淨素絨暗暗髮把酒呼不應何當共攜手盡此而接



與效華無捧心袖句剛性詠

和丁師善韻

及後時奉
省飲按之

飯粥活計其何味中索已無成或望况復歲暮迫巷
城一小樽能消折齒寒料老萬能青居卷一川白苦腸
裏含菜粉復思為暖枵家快暖飢祇恐區區最客折腰
將空是謝任求甚責為政惟仁心區區無非蕙盛遠哉
王今東西到不著漢網味酒疎排一且謂百但令大綱
正想使窮弊革斯民本同休難以一履屬於好難有新
故急直無策不憚存區區要知問里既病干蛇龍居安

集鴻雁乞書免愁嘆庶說爾得廣而

辛卯二月龍巖

客子遊吳中步上姑蘇臺是日天雨土四面某室樓殿
明日滿出平浪風吹聞履兒喜團沙智士疑却及天意
覆如此人事信悠悠

有感

六月南風盛政意離去多長春會習性恐落得如何高
提鳴泉解况乃箭垂荷一老生太忍辱兒笑且畏美歌
烈去終歲月已蹉跎

春日不出

春風不著人微寒帶微和落梅枝上稀桃李園中多
春尚為春青翠放成向晴翠氣自應美趣同一料無
花堪拍拍胡山鳥喚老人開門坐如此景物何

晴初日猶趨雲雙飛仲寬頗怕玉張見山游分
頗得好字以百家水酒之趣故嘉禾嘗令為學
官生中多及學校事

有句花亂開今日風日好春得及春游初我拾羅草城
市多舊巷空衣日采之何時一樽酒只飲問懷抱王孫

丈人何性世何用平為樂常及時耽耽覺平生虛名復
何益兼病勿復道但領柴明德歲月以為寶

三月旦日出遊

早春己一日寒氣猶整人齋中尙小暖陌上遊春金
華古稱虛獲却此塵入門何所見竹竹出牆鄰迤迤
迤東明殿閣何堪均山房閣不嚴俗客來無處除睡羅
藤床思老定力句殘書了一卷古意舍破舟山牙即止
馮起齋石泉新

三月一日陪善之無遠遊南山北園分韻得遊字



白雲起南山迤我後溪園：丁所佃去秀女出應門汲
泉供茗茗滿石間清勝人靜禽聲盡春深花事繁賦局
賦修竹幾被輪故言吾觀白雲外未敢誇桃源

癸卯二月仲夏端人游野北歌花下得家字

數步遙看草小酌慰殘花去杜野人居尚把盤歸家及
汎湖水洋觀樹花橫斜園童負新蔬復遊巖玉茶我與
偶然畫汝意良可嘉

申茶道中

元：東角與西風涼若尋雲東山色暝水寒江聲近聽

根盤又雲晴野淡及寸人爭日相別春路歲時盡意歸
時保門地爐煖餘盡

茅山道中

蜿蜒西北來土阜登百里徑石壁燒岩翠臨三茅止大
峯東南傾中峯伏龍起臨：且不斷小峯平而崎名巖
覆代立山日開闢始成來春雨餘峯色有餘喜嚴巖尤
可鑑梯木初出水縈絳三仙人夢處一老予情初陽尺
空爾亦逢生死想金何必問煉藥即復聞乳瀉丹泉
于向敬吾畫

西來珠履南越唐人置酒索詩

坊塘餘雨曲樽入寶珠林卷簾墟看出竹日淨沉：天
人一代兩功行風所使地勢險滅父乎滿得細斟雲厨
萬貫獨吃飽机蒸个相巧嘆五色狀龍玉裝琴

京口路郭義山出溪陵丞相遺臺

寶祐丙辰榜承世尚向章功業之哀謝嚴祭德堂：桂
士代海島尤勝死難陽遺翰落人間姓氏遙風看甲子
行一國復見文運昌遺祭存一二往中堂荒：寒燈客
意夢飛塵烟山洋留眼局中余且勿忘收弊

凌黃河舟子作難乃史之乃渡

四清水中大舟凌河最長未必得渡律走橫竿荒鹿導
流始積石以西入要荒龍門又東快掃清走除深谷流
候其文勢可一葦飛戎來批源渡洋：汎濁黃賊舟不
育濟奈此黃情却石灘投子全貞女可憐傷

宿蓮道中遇雪

登車宿蓮北萬頃鋪凌田黑雲灌水光上下波响天公
化時：銀葉戎車上曉左右拍手笑翁以白鶴仙夫却
翁白髮兩雙翁少年



八枕苦雪二首

雪天無處寄尤難
對酒東風似欲慙
一色同會
觀日與月無愁雨
魚居人掩門
風泥乃送旅中
有前
呼斗酒
蟹螯生微紅

拜：西湖上梅柳得春多
新正十日雪重
陰陰微和皓
寒泥泥
送杜益赴東
邊危橋
燈火
嗚不如坐吟
或推窓
無恨句
奈此玉華何

元空重光
拜闕之辰
春正月
歲酉
郭夫人介
壽八十子侍
師奉其花
弟子題內外姻族
譽友

客客奉賜上壽如儀
州人士相與嘉歎
子為歌
詩錄其事而編使
紫山胡公為之序云

所祝碑錦繡
經習青
蘇殿
勤謝師友
老婦得佳兒
長
實客四方
驚愛
在高堂
安得志
風翼高飛
至母
序春輝
不得報
當草曰：長今夕
知何夕
門前車馬
跡堂下
羅
鐘鼓
堂上合賓客
春風吹
綠酒起
舞兒
觀壽客
問年幾
何
舊歲七十九
此去三千年
福祿始開花
問父幾
定
理池度歲
暮客起再拜
言遺枝
分甘
小人亦有母
八
十
又加三
合中有凌眾
從之
將啖
茲懷
福壽
祐吾
山霞

壽沈伯貞同知

理僕人之父亦復慈母慈母之如願奴然氏橋嬰兒聞
門在謀寶於下生財然內聞讀書聲日晏忘晨牧上馬
出着事坐看棠陰影人勢板休衙聞方遲恩瓦中相
戒言德勿予以私但祝公百歲長為良吏即公言撫字
勞良吏安可為方當上印綬自與赤松期

壽李仲明同知

新恩父負危而陽母杜詩家史如官奴僕民如嬰兒孝

佳妙攻術千古同襟胸高寒月半弓清梅玉一瓊狂葉
朝為簾殿早暮作塵但聞讀書聲不聞兒啼飢啼衣袂
再流機馬瘦黃騎今朝健出晨父老持酒危厨備蘇如
水不和僕所之介壽古有言此竟亦虛壽獨立古梅下
遂赴天仙期

庚寅臘月二十九日飲孫晉卿齋請孝里晨起

望岩隱

駭馬四十里假無臨別情乘酒出太慈歲月生峰際河
流日浩：此地幾送迎老我白板瘦脚等致太平窳風



次酒醒處祝天未明小屋爭倚光度月西南傾

留山樓分韻得十字

無詩山不善無樓猶句可接上善詩人青山皆屬我
得句山禽鳴谷羊山花連翠屏始成惡殺性無不累推窗
時與彼醉霞雲一翠魂更成五字吐出驚鴻空

為劉君荷賦祭山詩

山莊本至壽仁靜亦如之果若有深味魯論無費辭
玩唯自得心契若有斯述川圖一言妙理無容說劉公
存好古雜志此好奇諸君為者語必類最上詩藪石法

清思松栢迴法姿古來山中人此道未必如燮辰母乃
廟寫昭成殿獨有首陽山巖苦甘如飽得仁即無怨子
載真古師

壬辰秋陽樓一日會游蕭以竹深留客處荷亭

幽涼時分韻得十字

日邊未曙明雨拭曰蓮亭布席間清博授簡遞新詠
深頌及時秦社初通姓傳聞度道師能中冒暑盛

贈劉宗道自金陵來遊茅峿

君家休水陽茅古跡疎陵秦淮西江月歷代幾廢典古



人所樹立今人視未能遂成接白曼空南對書燈懸迤
接看論說笑得良朋我如烟與楊院起化為鶴處暮落
蓮蕙安得齊就騰來望積金奉春遊記吾曾驚仙蓮子
來丹中噴寒水

晴星良因路入南遊

微啓天地斗父老非年平清慈照石坐
此注新拜別高
山翁的聖命書
灑洒落花狀學道如物
區則見錄路地已陳遠故步空遺為銅懸
泣秋雨福地始杜鶴蒼英日凋謝高少無烟人煥古艾
茂之慕學童子明晴言或十全臥病危一德依願育福

天開口不言成情已寄立空天銷瘦山川寫言遠存歸
切為逐拾游覽：卻程乘百世謝能得

晴柯山夏梅月

仄星觀五行占法具春秋卷以四階耀不知始析由經
緯十二辰一國棟一州三河印聲地傳家復徐周晉白
居太原衝本都帝立得問益與并古有二國不履三傑
兩莫韓衡不見叔嘗以知日者不能無特幾果未適古
今取問儒者元氣化五生魁理土有違留司之別貴賤
庶人與王假既云命在天何以身不修經藉古格言教

此味不併彼度有所積福福者日求理教各一家二家
果與優論我母多慈言理或不應忠信人自代五新老
子師仁者必有奇蹟下死仙年殺人取印脫孽主吏所
稱所留續句尾以冠如休獲市朝日詢：乾坤竟能：
幾夢幻高真星月付晨悲劇居光明霞從似鳴香翠居
然視世濁不肯分天憂以此司罪福反每招怨尤我願
許開闢耳丹而授我食涅并月字先色驅羅殿仁雙蓮
出狂僧那水林因帝關不可扣金鎖開王釋龍威且新
遊鳥語徒有秋洛達何山簡深碧明夏醉艾我地下區

何像天上羅今夕有佳月且共登羅浮

贈李清逸道人

屢山極西域尚湖遠其趾青屏照玉鏡在唱十八里傳
聞漢真人母或飛入水到今水不涸魚鱉長而美徒年
山中人夜半忽驚起神鋒閃烈電燈：尤不巳中明新
山骨石函半終雙上花餐蒼龍歲月不可紀重聖殿成
秘結構此經始雲者深衣似麻翠紫而履道人方晏坐
秋葉打窸窣西風送詩句吹入千石裏以拾費三天遠
來將翠似見是却忘言蟻烟生紫几徐云乘舟出碧雲

行當止山中有綠草此數相料理勿驚數日飢者令且
踰耳

贈華生楊日新

雪屋瘦明寒引紅一長吁貧無食肉相期雖有粟傷晨
出生謁入夜燭而長鬚然腹殊可善文翰文且皎自言
中山夜常如陳生與醉曾保羊皮問或屬從奇最愛王
逸少題隨劉奇奴送生不自惜乾濟神亦枯世多宏學
罕子我非二蘇

贈華生林君定

我愛古人吟制物拾前闕避故蒼頡氏類此蒙將軍將
軍絕地旅巧解開人文搜焉不得力制作空云：祇今
子載下蒼園專策惠能無毛獅子袋進中書君二掛似
定狂好惡有時分老我翻墨落墨紙然雲烟有生來被
獨情各試書憶雙君題報贈雙字寄雙勳

題家學古九天宮女教自云其師靈克臣得之

東城柳下老翁所授

天九穠陽教宮女夫何為廣陵亦健潤乃感亦用之彼
街信誕設此邊尤希奇取重柳下翁仙處未可知言天



以人證言數以理推守正能不避居負山可存克當與
先事此理始無私頗負與類天此性終無虧始與君子
術勿與老人術

別李宰

自曲一山縣東西便百里三茅地有靈出宰多才美前
有趙處朝今有程與宰：為山東望賢備高其地清明
二古蹟泛漫三泉哀故歲家錦子既却渴琴耳仁心非
避李直進不容毀慈幼故細民無錫捐多士聖體盛文
風謙庶完廷旨有名表北來文者凡言凡舉飲笑臨驪

不獨衡瑞子康雖足一獸純不望四靈既為邑之依是
亦合斯臨飢餓延明之禮曠斯愛已將歸重回首去
負知已再：楚山雲悠：斯江水

西別美楚諸公

妻妾七十第已矣折馬求康處逢本性一朝出林丘故
園在何許萬言來而想人才與居會講費多儒流內顧
哀朽實行深世清寡生有歌曠胸胸的識者羞焉昔因
來夏優意時歸林南窗小客膝且對紅菴梅此華不茂
待青鏡照白頭秋今已復元巨海之浮世諸君幸少壯



揚學道前修

寄中居御史

原注：明御史張敬忠中居御史名敬忠字大用以宣元二十年卒

行年江南行

張敬忠字大用以宣元二十年卒

御史中居日監察滋蕩居量園遊清規平簡凌秋菊登
清一境學無歧足射張賢故故安侯庶介尤剛方開門
杜私寓士嚴商趨細今徒有帆帆學向危車：出遊薄
書塵入董古傳言約襟漢石梁人物魯堂无然然百費
窮不及一焉恩本同信故：開道何望：徒歲金凌鐵
前年古湖帆鳴憤有愈哀河水空渾：行役山川苦踰

與春麻長廣被托附贈平山平遠涼瘦馬乏習糧更安
粗帛囊承卷道包肥躬舟名道芳昔在東郡李預後况
志良如我獨子龍絕迹捷探為將焉上誰屢亦復可憐傷

寄蘇寧王君

原注：明御史名敬忠字大用

風沙眯行人日脚黃無光悲鴻博古木遠雁拾餘殘花
破鷄犬寂古坡樹葛長度馬兀水望龍卷天一方今晨
發中兩何日抵漁陽道傍轉旋旋冷笑勞念黃清海散
不歸信美昨吾脚錦衣難云葉無獨可滿傷南沂江然
悲北視茫茫：遠頰公覆視西帶上河渠從事宜獨賢

蘭言既罷念以國居者處極道生高堂且置勿復道學
玩飲隴地

送周宜星除陝西廉訪會亭原注云
會亭人

昔人叱咤竄穽以為衣當盡與夜行故海瑞不辭每
許會稽事不及相州說公今往三秦身是縲衣使王衛
重西平室器初而海當知九州外生此千人莫南人去
勿悲西人奈何喜明年當入龍臺紳位天子

送庄同知北上二首

折尾帶荒江土與材俱薄長李獨與德楚黃亦此號餘

子不及教學明兄卓著殿耳初歷愧青鞵新海鈞齒少
迺老心夢過存遠略百金重氣義千里赴言諾可期功
名會燕受士死瓦竄逃入幽薊詩句留殿閣出在紫陽
城一度真小却媽媧始更奸良制產民瘼一庭秋水淨
蕭戶春風桑河內泣留恂并州承恩郭路策下林丘起
騎已少淡梅花古駟寒則酒故人酌徑北道那登道西
趨汴洛宮闈觀盛麗山川想象廓成事數楚城砥柱觀
為鑿蒼邱平二說古邑新三亮望諸墓化存戲馬臺如
昨感越雉城有雲代吟賦藉社士多屏迹邊人政岩堅



訪古記宜勤登高賦頌作打訛吉簡在得句稀衆若明
碑水歸海蛟蛟國甚喜鴻儒者高潮苦杖快燕鶴鳴言
僕非然出處甚志思

薄賦日已薄思義不稅繼史然得于氏：顧更有辭政
此本不立刀筆乎愈詳本僕今之人而行古所為外有
房嘉直內作五倫持劍奸商惡草漢民猶嬰兒帝河懸
皮早勸業哺園化從容言報汝代者或及期庸吏冊不
去良吏去復思誰能視之風入境錄台詩

送仲却回代序

古之州縣吏又任各郡職任又則化行吏與民相得民
或不要累皆在吏數易代者如博舍之民不相識王嘉
來浮邱母請三太息豈或有習佐溫良而端直為政如
大縣人方使其德瓜瓞未及期迨已值行色中州固多
士此士去可惜老親候候成偶相造臥車例

送葉仲定赴藍官州詞

危舟餘旌遊君馬嘶北塵我衣素安慶若衣歸煙畫江
胡若問歌郡固當雋茂才高真小試傷腐乃大歸觀蘇
祖生先采甘之及後



送王安之無錫州判

龍奔騰吾州，赤子失乳或如手。新制趙首項，摩州有
志來嘉禾。茂茂讀書場，口稱王侯賢。可既伯史古，庶不
受私謁。公不畏強禦，素秋下嚴霜。陽春沃膏雨，因隨
正氣山。家若又苦州，縣徒勞人。爲庶安足數，甚思金帶
橫衣掌彩衣舞。

送朱春卿之官湘陰

乾霜暮丹楓，朝水清且交。雅志若山高，雄襟湘江流。
名登津要孤介分，學以凌遠志暮夜。雖送去思此難挽。

何當升臺路，始肯題疏道

送顧伯玉麻陽簿

故州清河間，及此新而涼。故人得邂逅，好語傾肺腑。
哉麻南器深，泊蒼湖。荆前逢道，親熱業本枝。呈詞章營，
百年短浩：萬古長安惜。天下賢得志，無相忘。

送陳茂卿赴興國教授

彭城陳師道三州一學官，高文曾燕歌。俾節章題數百
世，有斯人。瑤珠承後王，君材中樞濟。環瑤珠與香，深芹
味。苦淡無當，保肉餐。莫終三登養，竟陸一應。寒榮枯數



前反出處男兩散屬歲或青雲松檉柳花寓丹鳥及易
顯信處邊亦安逆君散花洲西上樓雲嶺華化第一義
子誠正嚴觀士方從此學書已變南德世五器疑林詩
書味轉暖何人力不交此道獨道運金點有陸史昔性
乾忠同并注此詩
為韻數

送志君定之朱石學宮

江水日以起山花日又新先吾不復次後我時成人之
子如良金出礦以精純又如山中木始遇雷發春送子
啟長道踐子升華津青雲題柱卷白髮倚闈觀有志皆

勝送昨才獨隨淪山林爰發吉井白一生百宇宙無窮
事行藏各自身因風傳短句望月事詞區

送王行可赴宣城學宮

開闢生十年扣門得一士自言質為秦非謂學優仕執
事問何之贈言聊復爾清溪生芹藻流入泮宮水先令
我清心次令人寒已原注太口宣城詩清溪
清我心水已清猶水 得金即脫
巧珠玉士習美六經懸日月廟五元不死君欲從之遊
青燈茅屋底相違莫相問幾：鼓篋子

送嚴陵邵叔志學孫瑞侍二首



簿官如秋風冷決不可食學官如待舍故滿樓不得前
石橋水東一塌可容膝中兵多佳士三載難與適可滿
半林鷄止醉乘燈黑來書歸去來約墨秋風夕
首甲藩書空明此推一鷄成是飲同齋靜聽琴庭鷄
裏今首翼出處老少者乃旬信奇士之子亦不思并鷄
伏半枝奇聲謝寒廊

送李仲實歸之入京

蒼胡何代人使心有水斯智者純何物化理不復疑團
朝重文字使官如行師君才定楚屐北學允恢奇冥鴻

登翰音成鳳皇的傲青雲抱守貴始首笑吾哀尚句古
空守寂寞勞裝進組行進出郭象此止松杉

送李仲實入京

余年長汝又汝李復余從李也難為凡文史日從容兄
也實競莫立日胡充宗可念王守子五月上虞龍米榆
曝西日塵土之災風雨旋到守志安得率爾躬有方遊
可達揚名乃孝終端矣拜嘉慶成酌奇汝翁

送趙季好之燕

有客東南來白馬嘶之風問客將何之舉鞭指盧龍云

是遺家子出入明光宮古宮今而在廢墟生秋蓬

送進成北遊

既將十載前聽角石尚少初逢十載後成鬢雪多嗚呼
堪擬三臺德刃落荒皆與衰各日異乃故契相結義理
猶無改雖論與世安土男如處女枝履善窈窕上公
子晨莫博千金文

送後君喻歸長水

海東有城巖王白青雲間衝風揚黃塵吐落蒙城山莽
城何處靡山木多高寒石炭碧瓦輝使安帝子際俗昔

度南飛雁秋生明翰爾連鴻鶴將不寒鷗鷺聲以爾不
覺志念君良林難逢遊魚在鵝邊宿火與彈仙机疑不
誤雲路休滿

送君晦南遊

天合中和春醉花柳綠橫江山回寂寂車馬有行色問
君今何之句發狂高堂顛弓履而笑出門志四方丈夫
信期志遠遊不堪逢楊吹雙冷散餘桂子花晚香二三
吳道意而飄衣衣戲然机小草恐有遺雪瑞

送長仲野赴毗陵



儒史不相得共器如薰蕕德視史不脩史並偏為仇俗
傷不知交說：凡與同事義委不理言大非不別嗟乎
始學士期此乃學流安得經濟乎一洗吾儂差當路有
違官辭境達仁便留情案牘問衆人故其尤召抱歎古
學才識堪兼後有德鶴鶴爭命皆萬能志高風動寒麻
燕土宜逢留獨滿者知已肯燈守荒丘不堪明時用空
陳當世是斯文付後天已百復而求

送黃雲心游北江

吾宗兩才子世氣身不克地情學身能竟願東門大吉

行困而吉寒日下荒坂并邑今夢性往事海濤遠

送陳公南之松江并東山齋

或哀陽別離數日輒作惡是懷旬當國嘗恐兒輩荒忽
器如瑤瑛似可寶空聞莫辨簿書苦亦打宦遊樂又欣
黃田燕去懸華亭鶴亭下有高士滴露草玄學持詩道
爾說進群復前却問我今何如巖嶺勝如昨

古意二首送朱鶴亭

雁蕩英：雲孤鳳雲中吟風吹五色羽凌北平水林桐
花作秋枯野鳥空綠沉苦甚不致齟齬會子何心服兮

歸去來岐山有馬木

逢甘家机女托朝生光輝一登君子堂松蘿相因依夜
陵喜出榜中路忽有違何重堂上晚照妻心中故生死
要有死德；空足非出門念遠遊或要何處編膏沐更
誰客為君盡點衣

送陳子高

夜；正堂水學深池賦轉無人子日指真之霜臺下海
東明應遠清思方狂野運明有心事似：推上馬

送吳寬翁并謝惠詩

在耳八十一華露骨至朽有客致前燕甘言許吾壽既
如活百歲欲欠十有九字物拋書兩枚說解酒時時；
課小滿必自覺初肥物中出斯句見來驚彼是運物妙
矣讀性處既首首吟兒急得賜說喜以此友友之來吉
別致陳掛袋押百金無所贈反言聊藉手

送天台陳若中

環為台笠裝不致謝與錢此以料甲費後以粉姻建君
納及乃短靴靴感先賢氣後識履君性于吾同年事功
竟落；世是日日前衣冠一不恨抱恨埋重泉君如丹



履雖五季何能：又客建江上旁秋思泫然又逢今再
明六甲一洞天老成終白髮看子叔青槐新水東西流
北風送南船去城幾日到雁影夕陽邊

送楊伯可

新得多少原江潮回高下散：如魚鱗土籍誰主者富
人極其利夫業烟散寒方今用國祀天官出經野古法
雖可行必得春奉行者楊君古猶在登陽小民社稷隱逸
官尚辭色每寬從經營始不獲斯基乃多疑寔惠廷因
勇先輝走來霸虎牛聞以真邑天不驚夜富年經行處

處此懸索舍馮功首上計列郡居其下傾城出送君旣
重控巖馬火中有狂生出位獨難吃均為受塵汎聞市
不親稼細骨上下子題垂意取捨仁公力救賢立法寬
少惜空制天廣大馬用究歲將議政累甘謀制難官在寬
送張仲寬

持斧上東山伐木鳥聲呼遊義不稠最朋交長可恨嗟
我眾嫌批從君味膏腹方譽爾先執履趨趨三玉節力
明遠政為勸世小紙但今文久長不限別須更成律陰
中照容程路盡行人事况寡惟月異時復珠珠海鏡孤

映新柳綠清湖

送師介竹

君因戡君子臨蒼海難而難食河風出類有負郭四登
志在求水人志可憐獨第古勇士東書美寒德忠來
難進出客去地高服素供廣文似惟送日景鏡玉瓶何
處酒草金誰家烟我乃連致奇使胡鍾美偏尼穿不自
調靜逸銷為賢漢士傲誨席呼兒有婦船後灣說向日
今阿己高年感爾出處路雖凡心茫然揮手出門去梅
雨暗江天

送徐允伯

古有淳樸鄉君典陶阮列母許物備竭謂屠周公誌山
間童負餅養下人恰堪短數涉遠獨破芭屐雪客臨來
四壁立扶丹生柳枝悠：洋官水美有芹可芼菜上方
醉吟室中已飢告長解臥虛層破蛋絮空灶尋局方與
新飯頓忽勿得怒翻和食製差折海園例先主桑陶然
美極呼不覺連士多迂拙唐兒說啣喉宜和海上題姑
危霧中的歲晚燕空人杜處有相好百殘呼兒姑一編
為君歸昔與忽長我泉意亦身謀新五賦月落相壁四



如聞明堂逢行役寒雨此客時秋江蕩漾浮行子平安報
餘規由逢行役海陵介舍經家索詩除故家兵
使流落三十年長子依如監倉客淮南因驚子
海陵迎二親就春坡公謂此事今無古或謂若
也感嘆之餘為賦二首

甲寅吾同休君子行一聞少年各豐裕最晚懷百憂某
地古城下我今手鋤穰君當位海陵絕江漢並昔罵言
夜就蒼燈讀老无衰衰哉隨陽賦止為相深謝君看樓
江岸為里凌江高枕

慈烏昔哺雛日夜望雛長安和風雨種故巢隨草莽烏
羽日摧雛雛亂竟何杜其一止海隅唯能鳴相向反哺
石人姓迦鳥踐其唇我哀黃畫白充哀思危哀聽君慈
烏屬老淚滿紙上

竹文以其孝子斯有逢行弓余一言余與翁時
視其柔脆也為之言以勝其志

我生髮未種汝文以詩為髮悲涉世老襟美獨淨淙淙
乃得二雛美不減徐卿子也應弱冠為慶而文其愈流
乳如虹侯門識奇英下馬呼小友相顧各曰鸞鳳驛不



受蜀歷塊子更行公量初春；霜氣登百城汝考何所
扶阿字直而清銳進年怡壯靜遠事能更余夙雅操
端首迂尚程遠思重垂或新初潤暢名程剛化端志足
慰故遺情

余先考崇德人父父以上數世官其青嶺與留
上人有香文錄已已廢上人許先子于龔嗣孫
信滿而定情仗履余父時存側聲記其發局
真大履絕不相聞丙申歲師來日客中同談立
覺無恙而上人塔松長數十尺父已已罷丙申

二十有八年如滿一世余拜師曰幾相對奉似
焉誌感懷久之師為留數日行行索詩為別師
疏古民性淳實不如當彼病博極尋書講說
聖；不倦信而好古方外之逸民也

達士脫名檢高人落林丘駐性水應味作用終不從
師得三昧宗學貫九流曾對樹說法解使石燕頭劫火
笑地水慈雲覆松根報恩心種；聞古事悠；香火三
生頓因緣再世游文辭重柳滿衣履許麟留皮動翻爐
福博報愧前修

題天竹居

西園一叢竹歲久枝幹繁會見為感接莫厭為雀喧玉
覆泉而碎翠色朝烟昏蒼蒼黃素葉風吹擁擁根主人
避俗客青苔出深門跣跡無此幽嫌不可言

跋余和事所藏松帖

原注松
山陰人

解才得九十及見開皇初不知處褚筆得似老僧書尤
物世希有此段却反餘玉去人不見蕭敏乃雲無梅花
一片石猶留寶瑞與定武久判轉長安復至墟茂村有
陳迹今誰以陰居

題光華父送行詩卷

原注
和月

五陽索吾錦景然奪吾筆老我嘆才盡秀吐句不出東
陽有行卷展玩已盈紙乘風宜為多買菜復求益暖君
乃佳之家世本無術一段冠惠文不肯事仙傳貞燕
苦菜和點調玉瑟傳書謝意塵車馬馳行色君如夢水
鷗戎似退風鷗出處兩忘言黃花秋漸微

題月心詩卷併記過仙事云

東軒記得月縱筆說性命直推不知月定亦不知性文
雖欲蘇公理至問洛足人心如明月塵垢未清淨露凝

海州雜錄
卷之四
三
寧氣澄天遊風力勁持我先明珠如此大圓鏡：中夏
綠膏脂血滂滂乘御豈影試之神馳息之嚴驚浮曉曉
空龍睡洞珠體依舊碧彈心照樓樓樓樓即因有言
仙人李時望

題白雁圖

青天一葉紙尋雁飛來遠秋渚蒼蒼：徘徊下清淺若
烹不能為一一俱不為免

詠風

好風何處來天籟出簾窻故憐懷楚曼聲氣思高廟杖

怪兀萬里可謂一思列女如大鵬運不爾斥鴳艾終當
謝蓬蒿報雙絕海場

夏雨

仲夏升泉溢雨聲集虛堂銀燭瀉高簷靜聽何浪：蓬
萊不受水盤珠走低昂香潤逼衣葛經我新葛家魏坡
作田人簾笠排青秧出戶懶看履棉地燒去香白畫生
塵思餘：何哉望夢覺聞鼓之草姓怒方塘竹尾起寒
絳濕螢度微光燭前開門臥中夕帝蒼黃三日絕新香
碩杏勢頽場

秋意

逐夜百感集向露下空庭秋風入草木
聲聲會飄零甘
滋始潤而後霜漸陰
換寒戎石柳樹
散語成塔丁蘭文
既同楚歌別吳曲
驚皇天然不語今古
嘗青

月

青天一片玉上有衆星列夜中
光漸小疎以玻璃月白
光印向生枝子秋後
絕天上石山河兩異
吳越何常
却堪城萬里駕飛
龍太白為前驅
綠為相繼發

徐德之宗魯同詩云已得而復
又余尋舊夢亦

無見想勝六造六丁取之去
火母賦一首

雪飛不掃地
因高勢易積
玉龍三百丈
黃臥前山
春隨
香去尋梅路
曰無行跡
徒笛吹一聲
驚紫蒼崖石

新夢病者不得而有夢

病者兒女花艷
寒雨芳妍得之古
精塵移異列檻
前易
地費人力不
出花自然
深處春元
聲枝葉隨之
趨是時
夏又早不
雨色折田
林木且
夏枯
筠
菴
宜
自
念
既
已
危
子
人
死
復
遺
化
天
：
無
人
離
之
命
也
花
曰
滿
井
筒
道
朝
夕
小
澗
倍
夢
年
封
菴
豈
無
心
榮
枯
自
有
緣
回
時
四
春
風

天晚司花僊携手共樽酒醉臥雲路邊

生息堂賦玉簪花得相字

原注時得相是相之官叔

蜀：秋蘭花綠葉何披猶沙鷺明玉時水露也解賜情
形宜喜物迎冰少金相居然使石心愛此風露者何當
競春華亦從委謝尚折花三太息援筆臨清觴明年花
好任生春志菊初

老桂古字類

人受氣之精百歲為風而少壯會行衰神散無復聚木
受氣之偏生壯寄于土枝幹老更奇花葉落仍吐石局

山中桂枝露滴金乳種者是何人實者幾幾主天者入
酒到吸月空懷古素娥艾白髮對影獨起舞

詠松

老松如枯龍根松覆兒髮城中藥價高斤斧不時伐
長丸龍姿免巖虎豹穴懸童出山暮支擔執新月

泗濱石

荆山石有三楚國無人而再獻猶幸售北墮空日恐他
日遇良工乃始知其奇實傳數百載而卿又得之奈人
清城易越凡以為疑不予爭買由予之恐見欺相如未

使佳片壁指殿前街魁運如許或柱欹何為衣榻已歸
趨為履安足料奇哉古若人境春空嘆吉是注定百世
成敗止一時天生此尤物前後成病基有美需觀畫街
驚談非宜和氏不符價則足所尤誰人才國社重壁宜
傳安尼相如真暴虎謝死博菜蓮二子有遺穢仲尼真
吾師泗水一丘必石不產自成榻上有華珠字疑是故
物遺春宜雅好古博哉網又揚主人不敢獨持賣白不
堪埋無解我年不棄當音期無意博遠成得夫起亮履
三事擬亦倚脚以資吾得

車

舟止奔牛機始微好陽車規製殊罕：力不任馳驅淮
安跟宿連代之牛與驢軒蓋乃差大斐輪天一與轅衝
輓執於名物與古殊持人不知幾多以方言均輪載亦
稍盡日行可思勢御者非王良院執不要車請輪名中
公養老宜存：干祿以為學愧我非純儒小兒問金根
其句復烏如與服漢最詳其載在范書博句以蔚視問
學宮勳梁

挽趙益之

法父昔吾友汝翁昔我師汝時侍親側楚王宮兒持
杖隨我尋學問乃汝翁風未不待養但空遺墓成立
汝有雙佛紐吾莫推四世積善心一門無履屐倘柳三
十載三喪路人悲愛氣各有終勞生嗟吳為瑞東荷鋤
史史受改翁知老懷念時昔不覺東涕垂敢誌殿中墓
健筆漸遲之

挽翁友梅

簫鼓何聞西風弔客船主人辭華屋鶴鳴落瓦汗蓮
蓉一片石千古懷人眼淚醒梅花魂為之秋菊榮

鵲巢類稿卷十六

元 陸文圭 撰

七言古詩

北入滄陵閱皆山石崩沙北風塵起行人良苦

回作

大風北來沙筋而行人咫尺不相見冥日無光天地晦
一似項劉睢水戰四山礮聲踏樓車濁壘消沈長一線
土著烟突兩三家鬼魂鵲形何物變昔年平語誰能到
公由舍言數復解古磁濁濁時始破破更破資即白屬

法父昔吾友汝翁昔我師汝時侍親側楚王宮兒袴
我從我孫學問乃大有風未不侍養但空遺墓或立
汝有雙佛紐吾莫推四世積善心一門無履屐倘柳三
十載三喪路人悲愛氣各有終勞生嘆吳為瑞東荷鋤
史史受改翁知老懷念時昔不覺東涕垂敢誌殿中墓
健筆漸遲之

挽鮮友梅

簫鼓何聞西風弔客船主人辭華屋鶴鳴落瓦汗蓮
蓉一片石千古懷人眼淚醒梅花魂為之秋菊榮

鶴東觀稿卷十六

元 陸文圭 撰

七言古詩

北入滄陵閱皆山石崩沙北風塵起行人良苦

回作

大風北來沙筋而行人咫尺不相見冥日無光天地晦
一似項劉睢水戰四山峭壁踏樓車濁壘清流長一線
土著烟突兩三家鬼龍鵲形何物變苦辛誰能到
公由舍言數復解古磁濁濁時始破破變破資即白屬

吾聞臨苗稱經虎十二山河掃形便姑尤脚換舊髮封
夫各小白劫營是三歸及站移國中凡合衣裳出塵輝
美美向美共朝初獲下筆考選雄辯聲氣旅不可測
往來今古便相神于死死徒人的與水火廟騰皮骨轉
會便麻門重庶悅然復蘇春昔誇美山來自海獨如此
六合茫：難觀。道安得長釣倚勾雲于使狂風湧九聲

出鎮口上見小亭

鎮東小亭獨無名十竿余來局其弟大亭徑蹇背而去
似嫌俗志不與高無奈我竹節：高山疑歲引恐風所

訪何庵觀水陸功德

山杖兩脚雲氣流葛藤刺藤穿徑入精廬執李花漫山
碧綠聲疑惡花間野僧爭說伊爾供讚說西方如說夢
戒方談笑耳不聞寒意暮對西山雲

即事

南窓陰：日色薄北窓照：風聲惡破紗家物塵正叢
地爐煮餅指折脚小奴驚叫老婢喚我從口腹規他人
豪家看閣履生春人乳蒸豚燻代薪

壬辰六月旦日記

六月朔旦時矣天或夢蝴蝶飛翻：一醒為覺不可執
然然有物墮我前除風着：榻震動寒惟一吃聲寂然
則空林漆然初醒堂上呼燈人猶眠一生學道心勿動
暮氣未散先賢元志昔日見移序應應之下凡三遷
推是外內見七首金華忽莫成頭邊二公名德余不及
思成柳翰空自憐神每無復然余尚見何收來青德
二端是乃可莫解一夕念子說何感今或亦新紙寫白
山方風雨鳴鐘感起來接曾空回聲道新社解慈此烟

庚子七月吉市

今年做蜜水味魚去年高亢旱新龜陰陽似為天公事
廟堂可是無岸楚點分的果个如火老體依然尚形做
嗟汝命焉獨可憐宮官臣至無山年

臘月二十九日作

夜漫：虛景：大車道上橫：釐三十餘里天未明一
軒一燈不得亭倚坐兀兀想心粗天東歲暮需雪零嗟
哉客子誰汝个

和宮士開內御見寄韻

精寄去問谷物題在凡
十以書寫書王後文萬

聖物文

南堂御史忠貞日當畫妖妖并無踪瑞方自是所屬名
現落天球問天壁記曾級帶煙江城橋橋尊前出露容
春樹相思白日晚月果入夢青燈少乘車載空高與下
倚樓看鏡今非昔壯心無復夜闌難莫比司空鬢銀赤

壽王君明

去年中秋月色高英山崩夜裡文豪今年依舊故鄉月
始：青紫高元富世間兒富何足數芙蓉仙人在江洲
種蒼猿理遺世命噴卷口要聖賢位曾攀月桂向蓮枝
素娥夜半睡不如覺來有怨類自持與花重得三秋期

一勳功成九霄去小照青嶺衡桃兒成東白髮龍鐘史
解者來祝仙人壽長生辟獲未要學千載典君期不朽
春草加合忠明父幾王事母表闈門奉官景賊
侍養守制三年一門節孝人所難能作詩美之

正氣切不依中華至性未嘗根六籍門關行世所欽
父子忠孝天應惜運環解王理聖級老非刻殊凡的殊
伯也哉是萬人敵血染征衣痛不得空留明鏡照秋高
妾願如花心如石紫雲漸更蒸磨白蓮何曾肯御滿澤
此堂子植志履草草有根水可收老不須道便弄當歸

梵梵遠志歸來早，寧觀日短當及日。欲令三年已素報，
寧于表奔殊未安。臨場絕弱此小夫。

雅宜山在城西五十里，舊德慶唐在其下，寧靈

山福順寺長老能克新作詩，取以雅宜為題，求詩
雅宜山微一拳石，巖壑萬千丈。碧不論城市，與林丘
愛山側，是詩人病寒泉。竹蒼崖底青，山僻與高人。
花香疎冷，越花機翠。似山僧畫成句，山僧來款詩人幾。
百種不如山色好，德慶講床明月夜。宿住人海紅塵晚
我知山心，惟好靜。學瑞不容車馬，違草堂宜而又宜。晴

蘇杖芒屨時一別

僧道人周大方

居宜

道寂者沈憂，眼內遠語。墟東老田史，讀佛書五十年。
一事不成，今日有道人過門，何所求。期得汗滂，東地非
青蛇三尺風雷吼，土窟一聲天地秋。杖高奔走日百里，
深：嗜利無名斗道眼。規之海中滙，炎夏長途何心爾。
吾師之師柱下史，紫氣曾驚閻尹喜。當時劉韓五千言，
為用老人詩一紙。

贈滿道士折函

人天相照尺有咫雷電六丁遙吾指藥師為上寄小瓢
夜半一滴漢千里古杖恩賜老歧漁新種為霖田岐喜
匣投寶劍堪陰符時時望望等身衣

贈卽元明術士自言安晚之勝故詩及之

此詩為安晚所書時題方一見卽以爲卽期之且
以二子為化城事知吾在女外竟無所聞人謂

溪澗八十有二歲卽從天福建襄熙中更亂徙五里泉
晚賜龍圖拜玉璫吾今之年幾相若布衣落布何能為
吟師獨與然兒和作賦即來胸盤和龍鍾又納少年侮
朕今尤為福子張吾聞長呂趙房仁預知都相東化約

從容杯酒託二子滿其之襟襟者臣是時宋德已衰謝
扶胡江左尚有人安晚之孫今為庶嗟我與子俱遭迤
不得說或有許壽且道何時脫子質清和四月天氣新
共買一醉地青吞窮通壽夭何莫問蓋世英雄一密塵
草間惟有石麒麟

贈蔡明德居士

二曜五輝萬古懸甘石之學今不傳所家說以天古人
聖人乃以人占天仁義禮智信所具古山福瑞命便然
今天依賦定不易性哉受用修齡全避之二百有五字

明德乃在斯氏先君從何處臨此學直迤邐先賢
工夫皆深秋日靜本真堂靜宿月圓市聲初歇蓋殿下
懸或未擬各下馬一人要許杖藜摩一人一級策資高下
脫屣二位相送頓首落五行分割比先生樹亭笑且答
二客相看而如趨徐言至善同一初非惑不及智有餘
萬物不齊氣雜性異心本明如太虛不測倉尹就夫疑
春如不信問子與

士中冬晦叔諱文編別小詩本戲

蒼湖製字得義空鬼神虎穴味金黃語言獲律本易下

嗚若楚生學此方又託經街舞更事年墨蓋足盡所長
知亭一夕從雄鴈他年富貴勿相忘天無烈風海沒靜
白雞凡謂有超象盛時努力早出仕成論最且空明堂
從聖國垣二茂才叙別

龍門世家史學祖足涉淮湘列郭魯克生進地孤在左
編閱車中為謝苦二君履萬游虎林逆旅一笑論古心
地堪畫辰事未竟惟烹看天雪意深山寒約共梅花語
江水東流于北去明年春風上石渠道旁為我弟望諸
留別山村景明首存靈山梅村并寄景印煥與國華

南來飛雪如柳花北歸柳花如飛雪乾坤偶八因鸞來
江山蒼莽鷓鴣成月白雲丹：千里殊尚盡春林子規血
故人回首亂峯青古煙柳陽地離別

送馬洵子西角郎中

驚吾學問少年英君功業壯當年昔聞鸚鵡共起旌
老我猶君獨着鞭聯來桂柳不堪折說到未別心茫然
聞塞黑及危方噴江潮白浪龍正賦濕都西鏡數千里
復人如林足驅使好將舊稿併處埃佳卷可能無鴛子
送子西道同知北上

甲寅詔下樂賢才於中多士嘉春雷門外鸞說即可裁
一人獨上黃金臺宦途誰曲客不得立向東海窺蓬萊
蓬萊水潤雲氣滃眼眉健胸膈天再故鄉六載不歸去
老裏西風菊蕊秋聯來四壁空不惡人羨錦衣君不帶
錦鞋茂苑正凄涼古汴黃河復深泊問卿安在是一見
承恩內直金華殿從容薇蕨演絲綸花間應謁同年面
官帳山中老朽嫌懶睡不覺蓬扉石榻猶無復起春風
一生空負吹噓力

送魏君晟之官昌化

几里河保晉將子潤嗣共折城南柳春風六載忍心過
深雲萬事無不有餘生閉戶思寒鐵薄意適方因奔走
阻從逆嶺嶺青衫猶勝免圍巾白首我床昨夜破却寬
君印何時大如斗首頂車殿權故人未想春往烟住友
從今出處可忘言柳邊重飲城南酒

送趙之信義齋兩舍人入燕并呈善之侍制

君馬三渡白溝河渭水東流青草多路輾轉形影散耳
代祖志歎金老何古人千金重然龍虎骨况受生死記
首走中白楊碑是去年机雲夏入洛道遠始知難別苦

地僻應思宦游樂茶名日又當日欲浮佳花間又花落
平世應無戰國村遊賢何日到金臺宴齋玉堂老仙伯
柱樹扶風踏去來

送節之衡之兩舍人入燕

龍駒鳳雛兩陸子鳳馬扶風歎碌碌老眼一見失驚喜
定知乃翁九不死生子真足慰人心景升請免豚犬耳
滴刺來笥不容口世緣困應得不朽為官豈許多得錢
取印終須大如斗或是韓家十八郎里中曾拜北平王
碧梧倚鶴已飛去玉雪嬌：今在鸞佳事傷懷淡如水

阮：劣年吾老矣欲追霞佩小如獨子保東書影不起
送楊起之安堂錄別

剪皮荒古遠成鷄犬相聞入帶土交無佳事空泥水
避亂居氏尚遺堵似園此地歲豐穰豐以清官子摩拊
君才天馬足神駿老夫去年辰近却聞中寔庶輝風憲
誰知尤聲勅官府爭看道連車騎氣力疾途還霜月苦
蘇東坡人兩出門南浦黃花初散輝

送黃子高常無故役

傷科一憂四十年中安器下初將寶難惡夜半同起舞

竟讓銀生先着說去來脈解首燕路歸騎未輕游翠川
川中疑有古文學孺故要今休然采芹思樂趁正歌
官况雖清奈冷何著憂哀：豈及羨燕在喧秋入網羅
成春晴雨困花柳天氣昏：如中酒怕風運北暮問新
中更恨東人奪佳友暮年離別意解難追思得失空長
嘆詩成寫寄掩閨臥夢逐飛絮粘紅鞵

奉饒子華教授北上時俗可三月

清湖上已三月中一春天氣少冲融晴：初日翳復吐
留屋飛起西北風有客寒書枕西窗南來雨馬一馬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舉觀前：易水東博陵劉客時相逢佳君似弱心甚酸
聲名壯健萬生翁八英唐室渺無踪黃金難為虎泉宮
壯：守節今同古天時人事安有終江柳日綠山花紅

送史尚選調松江

更負格選才其良不同地泮水吾鄉珠金出產已足貴
劉姓遺根亦有香諸君此行良不忍居家何如宦海乘
李薦曾畏松江鱷士虎空嗟草草鶴首人還如苦不早
今人離鄉多遠道無君在澤者誰：客衣之霜白鶴：
未幾結搆丹邑富貴茲清聞官府好給：乃學心句厭

落：功名易水老要看入海運大鵬不限出山成小羊

送孫子長入京

山東江城守有遠連營端帳非鋒及丁男釋衣兒女啼
未門一夕黃金盡成時撞卒覆城井的抱白刃君來者
石床試知人血腥地墻傳酒半笑冷手揮麈塵看落月
平明索飯出門別虎林山頭却寄書一字不問家何如
乾坤風雨又覆之家：弄筆喚能飯君才免摩父業劇
成老翁言更憂忠肯得出處問稼穡日竟高低艾鷓鴣
浩氣天風有匡行斜日正鞍古騎下功名不幾念遠道

富貴自覺顏色好，兩脚鴨子何言悔。西巖雲從詩草
送羅秋產

宰相曾起富春山，門生四海皆通官。腹書多寶在雲珠，
題詩便碼能籠看。如君相與有瓜葛，不道人所難何。
不考藝上金齋相，為東岸上江干岸。鴉飛朱甲野樵
三歲不足供朝餐，人生榮枯何足憂。每水會便桑田荒，
當新下馬日昔然。門前道合朝開奉，免強縮手不飲。
先生苦晚在橋寒，花陽城南丹旆臨。何人送者來，
羊曇獨洒泗州淚。送與雪文底，東門拜老樹。春殘懶去

長江歲晚白鷗還，北風吹雪散長壑。黃昏酒棹隨似燕，
請君請詩使美酒。臨日謝春守，聞世問萬事不須問。
西湖柳色羞可觀

送吳君遠

雙陽暮職無他身，置蕪一本水一盞。鐘鳴飛揚起暮
坐看日落庭西陽，雁行斜飛走報立。高懸明鏡分勝秋，
長官堂上口噴諾鳴。陽舍聞更呼荒村，人間花日落
國康盡靜華政，燕養惟使者。上治杖為出清水，置玉壺
小兒眼阿老翁怒。問，知代者如君無楚若清，兩眼古寒

酒酣寫出陽關圖君行二馬坡夕照梅水綠漲南與朔
東之江蘇步石湖東望海堤青不斷故人平上誰候猶
人喜不交悲死無黃子卓犖文吏奇命寫千里赴祠思
長江是雁不足數曠野虎兇狔何之景忠寺前讀書閣
考圖九原不可作寄聲故人知餐飯昨夜秋風淮水急

送張子野

江浪落南徇開嶠山水相背風為牛聞聞草孰北征賦
日暮彈妓君何來袖中邊利道姓名胡及慶歷遇中州

子京承叔老父友白首鷹雁應風流今無花月聽水調
但見滿日春千牙長鞭送君萬里游天荒地老令人愁

送徐錡

原注文集卷六八
在楚中南二門

月露父子親公客揚國之死招不得豪華落盡薄水沈
主人石眠局醉白天傾地坼古今愁澆花窮瘦老參謀
寒巢雪壓燈心夜門靜蘇吟葉落秋平生故人渺江浦
誰往尚之遺宗武指故赤白兩泥崖故道交情寡如土
回身菊浦思依：志憶秋花鱗鱗肥竹西騎鶴不可去
西州萬里將安瑞南山之陽水已老南山之陰水已竭

不信春風也不蘇，珍重歲寒宜自保。

送仲華葛元

蓉城諸葛何解：一門青紫三百年。聞語沈落湘江上，
平裡芙蓉憶看蒼。夜行衣纔宜足，榮歸夢斷：經山川。
君家元有紫荆樹，一枝兩枝結成妍。當着瑞華烈甚下，
使仰像連心莫熱。勝來野人頭，雪白乃翁坐上，春書畧。
眼兒一見，眼愛明眼大，吾兄空自責。追思老少各時異，
只因與衆從世，錫江湖。春住懷風波也，不重會銅駝陌。
送北泮潭天紫長老入燕

金月夢覺白馬東，西來泮教卷一宗。前師高揭獅子座，
編素帶集慈音響。天華咫尺塵塵地，夜榻仲光滿室紅。
蓮師道林胸宗風，哥裝義密謝襟襟。芥三菜五世世超諸，
一枝學與天紫首，不泥空蹄求解脫。不教文字運本空，
黃梅四月上盧龍。胸襟不下莫相違，徐州夢覺足可飽。
青州布衫誰與縫，盧集橋邊石頭宿。飛錫徑入明光宮，
手揮玉麈天鵬喜。身被紅綃帝選濃，四明却笑虎丘石。
夜半不遑東山鐘，君不見爛殘昔住衡山峯。便者召之，
終不從天寒坐守石崖中。

已卯應吳江長橋二首舊有一橋亭曰垂虹其
亂漫之役剩兩橋相峙

風少役觀溫馬尾吳江橋是衣帶水陽羨不敢駕風濤
神鉤自折長虹死水裏夜半飛渡軍機發鑿丁命如懸
渡心而龍已跳出一聲金鼓波神泣共廢相望五六載
斜陽獨倚欄干立酒醉波神叫不應鉤環冷浸秋濤老
江洲未闢四千里一望初疑幾十里左約江流右截湖
橋東出日橋西面波微吞響遠何夫羣雁旅泊建波草
荒村陽水橋野渡深厲無能望衣履衣期足受兩三人

騎常杜紫芝嘉消書生學力小如蟻一羣已展心驚音
吁嘆人力不可到得乃神功投山鬼惡首燕安下江浙
馬迹帆蹤春堆尾長鑿水陸一時進或塘疏竹從風靡
川汎哀竭玉氣盡成散及復園其理汗脚平南折杉莖
南人死恨變若水米石得橋一夕成晚出降幡人性字
存注事見長編若水
名若水人從名如字

粵書李照唐華京奉觀名曰芝堂索客賦之

口誦嚴君口授書手提慈姥子健永寸草安能報春晖
遠志不敢回當歸嗟兒客宦存方舅姑展與瑞征旁



手供鮭菜脯下堂几席代汝親扶持白雲其：趙州山
玉琴石榻窓戶間上池飛龍蒸出間生香滿室光照顏
雖黃紙香白乃有草木臭味行無同借銀取帶而發紅
僧飲甘露薰祥風

寄題俞氏草堂

流花若人溪上住野梅官柳橋西路碧巖坊外少人行
曉窗春竹星自來去瓦基新合無尋處以川萬古流詩句
蒼芝之蔭居澄江暖字結守青竹宿南嶺夜珠塔終語
古寺曰鷲飛來復寄我新吟為君題開卷此然起幽思

戊午十月玉山居經營未旬豫西地風流縱以老參謀
爰此應無暫錄事顧君分陽平閭雲曙日常携茶具互
題南天四時佳致圖序

桐川博士老文學出處乃在可石間余未交在者百步
指北危亭倚兩山風花弄技結茅窠雨竹印簾連苔甍
林草紅葉白雁早江田瘦黃草芻寒一伴天與四時景
百歲人無半日閑擾：鳴鐘戒晨起昏：秉性慙夜聞
吟蟬吐乳寄黃壤烏兔飛走烟水橫主人自得靜中趣
物理常于動處現從容琴書寫真樂題送詩前道清歡

良時佳友不易得，思吾未至門先開。

題上清不礙雲亭

吳：山中雲蒼蒼，雲外山雲山。饑寒若為士，不待貴人
門戶問。高堂若人家，四壁詩句曾。參差花客一，夢半落
平時。外拾靈氣冲，眼猶穿燈影。新處起來青鳥影，明處
空堂若玉馬，不入五陽夢。獨榻虛堂坐，白竹青礎潤。
下湖東岸中，欄角小舫細。忽然一尺黑，橫胸夫却馬。文
青在宛柯，風帆無起。林薄如覺天，日徐：聞推窗看山
色，如故新雲氣。不如此。

古苑石湖白苑行後

後江羨盛此淳間，廣苑諸賢未返功名草。負遺恨
老死不見翠洛山，我近經行石湖路。范家水名王家墓
風阮一代竟，浙盡于澤何人為。珍蔬立當嫌，飯高與七
吳飯道欲嘆哀暮。

題程子克少監家藏二詩遺墨前一詩程御史
臨終遺詩子瑞甫詩也後一詩元處山女幼適
瑞甫時送別詩也瑞甫子克之父元氏子克之
母翰苑諸公題述逸矣



載子世世為婦女世世官床有福期乃首怨之書術袖
堪此薄疾人一笑可赴割古刻傳相衣獨難大夫有愧
程發祭上合數望元道山為普敬官尚勇則出門別語
重丁亭子無索裝與有物女兵頗所齊全屏各贈贈珠
五十七歲在醉病為媒死拜楊尚仰候莫之來王清潤
在相形水術使者直而溫道山宅相照察孫說身存學
承先志覽世傳象示格言正大去今八十年既風遺俗
猶有存誰能題詩墓下使兩仙翁起九原

甲申春版頁存道洞霄諸公候詩成軸題明年

余遊故都補行卷之末

春中邑下荒江遠者眼不識殿榜春闈來南北兩高舉
齊下見西苑真善氣幾難遺是看不足習結約衣老湖曲
安和湖曲有高人如北山姿尚嫌俗到尋大塔登天柱
戴履草屨三十六路來書題風雨夕憑聽三竺山靈笑
勝言玉局老飛仙摩挲銅狄今幾年神燈飛處亦何有
金堂玉室空茫然天風吹醒丹泉酒碧桃津遠人回首
石上禽鴉鵲聲絕情無能授長生今年却放小童雙
依舊胡蝶拾芳草

題金陵海月初卷

大江潮望有盈虧海外隨之五洲長夜半秦淮落月寒
一輪杆非燈山上山中即得有潮音尊師岸息如雷響
題丹仔庵行卷少居賢門下錄金陵後沉落海
而依陳文二公寓廣陵中齊河漢昭之記錦甚
善後回杭州進進家詩

錢塘草也萬子郎黃金鑄成九彩彩本錄觀視招不得
方士入海從安期廣陵二老當時在驚甚先老通叙背
爾後空聞叱鷲跡我今故見帝鷲拜長安市工從經過
達人問是伯林那那君且弄遙初賦人家因事竟如何
題分宜謝某虛行卷

表曹官渡事雄雄荆州傷寄大耳翁弟沈醉詞尚不盡
欲與元且游陸中陸中自有郭翻者布衣抱膝茅簷下
從容一曲單可令不覺將軍三枉駕室中有人幾數語
跨約色益成鳥鳴南陽陌上龍去雲永空宮中魚得水
古今成敗幾知傳英雄十年不一見識拔插由品藻公
位置無姓草茅殘山中謝客江湖合誰移行卷到柴門
子似康樂草廬賦知是蘭庭使子孫春猶柳舍成昨夢

文與桐葉更誰論
洞庭三江風浪奔
鱗魚出沒相吐吞
何為四方歸來子
山堂鶴怨能移文

題張南小度九十詩卷

原注西窗六月
金華七十五

菊今百歲以十年歲
少公年二十五天與
前於百二十
幾已化作塵埃
此延年得假食
素餐者多處作詩
苦
時問此遺登公堂
一醉此能戴花
舞兒捧袖手
何我語
公亦無語
自前雲峰
原際岷文如
飛鏡
飯何習
他人乳
夢中猶記
前朝事
二老相逢
必歡甚

題王復初新葺子孫居樓幅

嵒峻玉山出
人間平幾今
四百年永和
道遠
難尋
觀先
說即陳跡
何適
古人學書
如學仙
筆鋒
雷入
生之古
水高宮裏
注公子
風流翰墨
皆天然
吾語
遠少
深真
遠
史載深淵
非絕
深淵
獨自
萬級
博于
金以
是藝
或能
掩德
名士
由來
層通
真書
空出
：彼何
人遺
才又
蒼嶺
山下
倚竹
頌：萬古
春

題登靈園

世傳閻公學士圖
意象
曠野
惟形
樸山
僧臨
春持
索句
辰春
復掩
空長
吁春
王功
高塞
宇宙
搜搜
塵馬
供馳
驅

內嫌牙中伺同氣外亦同飯既文儒臨城尚宿標標開
坐見羸海移西郡方暮夕宿無厭倦殘陽日餘何量駛
天光下燭天策府控：星象經天衡房奮夜牙進見計
年明一天驚臨湖有賢派起輔員現亦初進師如願蘇
備茂蕪蕪錄未善詳麟格式容故似故宿賢習勉未詳
田舍此李書何健策名書府真有疏空與老境扶天根
首人一代骨已朽史筆千載心猶未開公勉蓋余亦無
長安落日明殘照

政明堂書赴五馬園

摩殘玉筍留花月父伯饒飛浴看雪宜來入知玉花號
游成金勒玩東風阿塚並舉微烟願一煎芳心清蕩訴
五溪羌奴侍鞭剛登探先入華清路行幸東西春度秋
那知夏梁雨雨初朝元響輝猶清道政而長幽出前燕
猿聲霜冷已上曉錦旗遺香清好：南內漢京進御瑞
海雲空菊蓮葉小使濕花容春而餘戲初丹青畫不如
跋趙太祖與韓王跪謝太宗石守信楚昭顯克
遊環而觀之

翠微垣近一小屋僧教最與太陽敵高將旁現信雄武



不赴高詒以表策問封府尹無天人受謝朱崖疑老臣
幸自宮中政令覆恩使治履免簡身

題葛戶府瑞卷圖

河中之野才連理文人作柄何所美鯉湖之水蓮夏晚
史臣文選不足誇木葉秋來盡總食蓮花遠觀空有已
由水上瑞是豈年艾蒼地以參連天一蕊三穗贊芳頌
好華軍中萬口稱開武堂成政多暇夕勿不如牛犢得
老農家飯為并年奇祥異產從天下看似先疑夏履雲
雪匙可卜秋心絲絲縹西蜀杜參謀因飢史懷當世長

煙湖多熱無人履且問王師休未休

題劉暗仙月松圖并戲執蘭之行仍不犯標字

石不見劉越石晉陽鐵騎圍城急一鼓長甯震山谷拋
弓散走聲兒泣又不見庾元規武昌條位相追隨坐據
胡床夜笑語不知賓主竟為誰枕戈待旦成何事終讓
著鞭先士難况復西風塵汚人茂宏舉扇私運第嗟
二子逢世亂謀長清故空致患爭如今夕倚欄人一生
飽喫升平飯百城梓鼓夜不為萬里山川秋愈明黃鶴
孤飛白鷗睡倦蘆花露氣下三更初聽笛聲何處烈再聽

書故史清越素娥審約無人知今秋再桂采先折

題石潯家山飛雲圖

芙蓉絕態誰復然白石轟轟山嶺：秋雲欲斷不斷處
中有萬斛瀟湘烟黃榆日晚長洲路木葉山頭幾風雨
一散寒鷗江南書畫草堂繪解相語君應知山嵐獵：
遺子衣車速有待何當歸

應昌路驛傍有古松一幹生十八枝為斧所傷

江西胡生圖以示州長官命徐作詩

盧龍逸化遊應昌八月飛雪六月霜陰風蕭颯百草僵

牛羊亂坂秋元岡破郭古廟人思靜傍植五木百尺強
孤根蟠：製幽土教斧直上凌霄蒼何年堂：十八公
會朝佇立冠劍長中有二公能死即張許岷強存贈陽
餘生幸或逃刀斧遠地何由迓林梁西江行客苦好事
一見鴉之袖裏藏摩挲老眼識奇怪興作萬里神蒼茫
寒齋無復丁生夢腹內惟聞蔡麓香

唐人洗馬圖

君不見雀鼠谷故介休壁馬甲不解王不食又不見秦
山馬色別為群東封望之如錦雲英雄角力多相值聲

章承恩思自編不辭于血千里勞死塵沙那得避何
如落日清水灣驃騎獨步春草闌因人祖臂又兩踪控
德欲上水上游靜現物理生嘆息玉花慘淡何人草少
陵野老最喜評弟子嘗入將軍室

政教馬圖

平原淺陵水草甘美枯槁吹風日落塵起物色祁連山
前路又如踰關渡隄水一人解鞍枕欲睡一人胡服手
俯指一人持轡却頭須馬為播蹄行復止嚴者強者各
自然馳者在立者前駒而幼者隨柱者浴者出沒晴晴
波川風變雪尾不受觀止驅者如爭先荷史兩騎獨嚴
度戎豈待兵相搭剛老氣使乳自成聲故教人違傍
無故何人丹青手模寫權權骨中打金馬陸子作詩配
駒野千古傳流好事者

故京

細聽鄰婦低眉說耳：青燕若無京山重執筐入市賣
一秤百錢猶未慳更兼春雨土窟寒思見燕巢頻散：
尚然織綺斷官外空借隔机關一月阿姑卒歲無襦珍
小兒露背風吹髮今時野官看且明謀天若奉今必行

堪在頰前荷脚去青：布種環却成明年家卷一百篇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賦曉寫竹字韻

先生文苑庶幾苦荷味得全差勝內卷獨博地生角出
赤霞燭烟龍虎九土膏漸絕外放枯火後疑溫酒已熟
擬風可惜衣襟歸解得猶情會羅玉青：無日最兒孫
翠：為人然口處塵家丞相蒸前巖石家無人蒸豆粥
去毛留項打何好橋並作雲空自遠不如野人工食淡
日耕行耐入修竹句起曹卷上版碑習中會看買當否

主人不同不頌喚昨夜西風響林屋

竹馬窺卷雪字韻

春馬投鞭江可竭別墅從容謀已失商賈小兒呼與其
敲子不覺平時為肯因鶴愛走先聲披書上床夜裏折
弓中勝負成个古身瘦功名設處得何如山中靜相對
風度幽篁韻為逸林深有客過神機柯爛無人傳妙訣
白頭老境獨解事化作仙禽歎彼古石杆落子思驚飛
五月號山咏殘雪

德東類稿卷十六

德東類稿卷十七

五言律詩

元 陸文圭 撰

四月八日借張菊村郵羅石洪樂閣進地西諸
寺以山高水長分韻得長字

門外青山寺兩行半里強重分泉茗處僧供飯蔬
地僻紅塵靜心閑向日長少年餘氣習葢酒愧疎狂

春雨歎

山城春強半雨脚亂如麻頭麥暹傷麥催花又落花開



德東類稿卷十六

德東類稿卷十七

五言律詩

元 陸文圭 撰

四月八日借張菊村鄧羅石洪樂閣進地西諸
寺以山高水長分韻得長字

門外青山寺兩行半里強重分泉茗處僧供飯蔬
地僻紅塵靜心閑向日長少年餘氣習葢酒愧疎狂

春雨歎

山城春強半雨脚亂如麻頭麥暹傷麥催花又落花開



東臺故事老去惜年華卧聽空簷滴應無夢到家

驟雨

絳帳虛堂設磨牙而驟傾已過驚蟄日來曉候出乳白
晚飛蚊出偶工惜耳鳴山靈戲窮士邀唱夜相迎

立冬

早又何當而秋深漸入冬黃花猶帶露紅葉已隨風遠
思吹寒角村歌相晚春敲門日高卧哀懶愧無功

夏渡道中

微暖竹暹日輕寒面受風人行官路側鶻起野田中如

翠隄根綠疎林病葉紅故人雲水隔來性愧衰翁

高却窳恩道中

長荏昔戰乎廢地少人耕野望三家市官亭十里程田
夫時識字水鳥不知名薄暮宿何處孤雲又一城

客中度歲

歷遍青徐路東風送入京車中守歲歲進士祥新正椒
酒今誰歡桃符舊未更故園梅正發不見玉峰峰

喜雨上理同知

蒼蒼取莫測誠意儘能回履草穿雲去噴香帶雨來神



龍如有喜早懸不感吳四野車聲收懼聲却似雷

贊王容溪

勁竹持高節餘花表晚香一飲猶于卷六籍鄭公柳枝
學跡堯行先天發寶藏空憫柱世兵獨立暮山蒼

和米春卿寄詩韻二首

練江詩酒社聚數十年春君竹并州客身為詩踪人一
中甘送老五馬未全寬出處嗟殊異相忘意却真
壯游不若倦老境怕逢春自公無知己何堪從遊人飛
花空有恨集然不擬曾編德近院寒風流似李真

和謝齊忠詩

鴉室徒勞慕鳩居奈拉何四圍空晚戰梅柳得春多任
念思除蔓孺高許附藤吟兒序掃地恐有故人過

和心同雷兩地震詩

天公惡作劇翻手變炎涼海運五山動江高數尺僅震
雷驚天七漏雨苦移床不慮填溝壑真成老吏狂

奉和子年秋懷四首

九日秋懷惡那禁著桑陰苦吟愁作甚多病藥無功荷
客來相訪病門弗無通怕誤當世遺忠及致童

况值報難日野當老病身
彼生敗舊軍俗史笑高人
掃張超竊難清塵亮塵
盤梅王相得幾負士調
新痛飲消愁酒愁城未
肯停陰風吹北戶斜日上
西總數含愁未吐荷征及
兼江河曾入官府深愧塵
門廳得志陳氏幾何期與
願逢青瑩疎簡毋黃土污
任衣道路嗟于後山川曠
式徵秋風動離興應不隨
危機

和唐人閨字韻詩卷

幾歲百年四何由一日
閨衝冠無怒髮攬鏡已蒼
頤未易將浮海應難厭上
山春逐甲子雨愁聽溜落
濕

聽游士文介谷

三江慷慨圖七澤
弔孤臣有容詩
招隱何心賦
問釣明時
無素士晚節
少金人游子
歸何日
農工已及春

丁酉春識
慶上人于錢塘
野若善之索
余同賦
李僧詩
全請以二十
字盡記其實
既成善之喜
而書之不知
何人持去後
二年上人訪
余江上
復書以遺之

樞樞已離乳于戈復
異居關河行欲盡
母子遠和初車
行先賢傳
前錄攝氏書
悲歡知己
極擬該欲何如

贈潘道士祈雨

日者旱太甚天子禱有詔震雷驚破柱驟雨喜隨車精
意通無間神功飲不居急任明德頌好接有年書

送劉青壁赴湖北逸按察

飄然而去客使者趨揚於白帝秋雲滑黃牛巖而雁舂
詩行苑句間酒宿巴汀北道人多於無詞到松庭

送班同知

舟城鎮西土世祿食南方欲誇流餘習晉櫻餐蕙芳高
風仰喬木遺愛指甘棠他日循良傳應留姓字香

送楊化可赴省

秋水芙蓉帳時聞嘯諾歌薄書精力盡臺看故人多別
酒崇然得交情盡文何懷君四德偶重正復說和

丙申秋使仲達之官洪澤

淮楚俗輕揚著古戰場攻兵空壁壘曠野失農桑魚
蟹西風布蕪蒲淺水塘君山足詩景何事訪漁郎

送王縣尹之官湘潭

江亭重執手雪壓暮湖平臺閣踰三載強歌又一城遺
鄉同楚俗令尹似湘清別駕余知已分廷託寄聲



送郭仁卿之官三衢

憲府自清安胡為墮况曾平反猶用恕解錄有辭帶才
富家何瘠官卑志念高青雲通得路駭我落蓬蒿

送吳次尹惠州地檢

萬古敢浮湘江樓着老坡子西相繼出廷亨晚經過欲
訪先賢去其如遠道何天寒與君別莫聽履屐歌

案罕布哈教授滿別

小却官雖晚先登最優文章九州各科目萬人頭桂
折金天月并空水潭秋澄清相君香憲府正旁搜

送廣平孫教授

廣平河水北古壘浙江南西地音節潤三年官况論采
芹聊共樂食樂置龍甘別酒黃梅浦情懷老不堪

送向景范教授之官澧浦

尚楚離騷國清澧有蘭相從泮水樂獨梓一江東遠地
童童少新知欲別難高平請書室好為掃荒墳

送張慎與歸海陵侍養二首

湖風吹柳絮記別一年餘君出當歸養吾留又索居乍
逢論健終欲別又躊躇一棹長江隔時時卜鯉魚

英才銷樂盡世事一覽懶以我相思切如君欲別難
卷雲南園曉甲屬北江寒獨羨萊衣暮春風替未歸

送周子晉南歸二首

江城少公事曠府得詩人乍見頗如舊相違意轉親不
堪時事改贏得鬢毛新後夜孤舟別西風及月輪
此日與君別重逢未有期來年行欲盡近宵或難知
浩蕩風雲蓋綠草木悲三弄多後傑試與問安危
送親叔華歸題

聞世滄江上芥門數送迎雲宮難異路車笠見交情春

西西典渡梅花古考城奔聲響無雙羨錦衣榮

送長蘆樛生歸鄉來別

聞君返桑梓老我屏立幾命駕輕千里臨歧贈一言
為小方道著有水必觀潮頭五十年在道經得盡緣

送張仁節二首

四海張公子騰書以贊賢論心絕繼日在指遙經年驚
案翻新牘鶴空理舊編逢君得小暇已索贈遊篇
作舞徒勞爾飛黃服短棘棄官真不惡惜別却無言
試知何地孤生老是村去迹南園友梅履正花繁

送李正翁

裴黃子已遠，宿吏捨公難。臥轍留行色，歸裝減列時。朝
爭馳薦剏，誰換立生祠。寂寂燕臺客，誰酬國士知。

送唐子晉

海內多英俊，文情得似君。懸懸別後語，嗚咽病中聞。吟
棹秋溪月，歸帆晚浦雲。可憐江樹隔，何日更論文。

送雁西山

行李不盈車，西風兩鬢華。聲名官多在，考滿蜀已無。家人
去空梓水舟，行及鶻花飛。騷君有日吾詩老，麻

送江太無道人

面帶青山色，道人何處來。一壺懸日月，兩袖裹風雷。松
巖養活火，寒爐煨飯。死出吾方外，交不語又空回。

送麻姑山道人

麻姑一女子，處處有仙壇。地古留遺跡，君今住此山。流
泉清澗底，落日亂峰間。聞有茶經者，時時得往還。

病中寄諸友

五福人間有，吾兼疾與貧。死寧違瘦鬼，生不揭錢神。樣
無思方士，貽書荷故人。城東有別墅，風雨失殘春。



招東錄卷之八

高枕

滿心風雨夜高枕麻長更報轉益無寐呻吟不絕聲風
牙未整暗驚翼報寤明辛苦床前釋頰呼絕不驚

病枕不寐

大車憂魚病尤非老所宜吟愁枯兩鬢時事鎖雙眉瘦
削嫩食薄醒眠覺滿邊拒宿三五朵恩愛北風吹

病足

筋寒苦踞拉尊足証能勝誰謂行多露全如履薄水城
非靴可踏塔豈戰堪登設有蒲輪召安車未易東

許正卿傷臂

危機在平地險不是丘陵偶爾一投足幾乎三折肱鞠
躬難盡力攘臂必瀆繩他日三公青輅車好穩東

題張招討墓碑

輕兵戒深入險寇勿窮追失奪因魚服留名看豹皮空
踴先軫而竟委伏波尸廟食真無愧嘆岷死節碑

題孔平山墓銘

原江表今
改臺下

東魯家猶在尼山道最尊教能行萬世福不庇諸孫薄
宦三千里遠銘數百言不理防墓側空弔雨花魂



挽閩真人父母使

堂堂遺一老五福壽而康素出安仁謹身居榮祿壽春
山然獨隱晚園菊尤香有子知何儼騎龍下大荒

原注
然隱

挽者
堂名

挽朱白雲總管

郡版雖重縮齋銘祇自脩陰功在瓊積遠愛浙江留世
事桑田水人生薤露秋蓋棺憂復感著鼓咽原頌

挽貢仲章學士

才優如負高經行復精純海內多知己江東尚有人林

衆隱君子臺閣古名臣九轉丹成去青山字木春

原注
賈隱

林參九轉丹成
生和某之句

挽吳翔奉

如時桑梓敬耆舊惜凋殘蕭散師吾儉靡言遠以安天
乎非不壽命也亦何歎難筆延陵慕嗚呼未不刊

原注
中為

季子某有鳴呼南吳延陵君
子之墓十字相傳大子之墓

挽許士元判

有賴應前定浮生難豫期為視嘗祭去欲自裁喪歸荷
史堪為傳遺民談立祠靈輒無路送老淚不勝揮



李若美夫婦挽詩二首

君家全歿日父子假金魚太母嘗甘言曾孫列起居榮
華既消歡憂患却乘除執紼門生老何堪教挽車
一死人誰克知君獨可哀離鷺不忌諫止鵬併成災從
吏聯翩去食車返突回淵明本無疾早成賦歸來

挽孔東陶

此老典列在科然聽德容百年守經學一色號儒宗泗
水乾列派泰山推小峯孝友慶墓子滴洩死青松

挽沈梅溪

原注其子
從子學

未游通德里曾識謝家兒鄉邑推先華山林養令姿梅
花記開落江水閣興衰耆舊凋靈靈西風老漁童

挽趙石居

地望倫魁重本街博士清臈官為隱計因誇得詩名水
竹方成趣松楸忽愴情鄉中耆舊盡耆流滿錦旌

挽李德夫

一種金籬業相傳五世餘貧無司馬壁富有善和書四
子供甘香諸生問起居典刑無復在丹旌泣隨車

挽柴青山

...



衣冠百世祝齒德一時善白馬朝京客青山員郭門展
典疑有數生死復何言空有懷賢淚西風滿古原

挽何漢卿

被服安儒素行藏任性真終于太平世奪我老成人喬
木蒼蒼古松枝奕奕新西鄰聞夜笛哀淚一霑巾

挽朱尚伯

翁齋不踰德天乎奪此君官箴稱主簿卽已轉修文王
賢埋黃壤能辭散影雲從今書帶草不獨郵公墳

挽謝竹所

江左稱羣謝青山數夕陽田園遠一老詩禮訓諸郎展
日携樽清風隱几忘靈輻無路送東望涕零宗

挽杜華父

鄉里多遺老朝廷少用儒公初升國學官止教生徒街
道心猶壯愛時肯已懼遙知埋玉處風雨暗中隅

挽趙鼎之

太息佳公子樽中子此生吐茵人不怒罵坐客皆驚非
詞昏驚就南柯夢已成老親併翁子此恨若為平

挽榕山陳同年



勞勞百年內人物老蒼洲大志生難測微官病即休江
花自終古榕樹不禁秋唯甲嗟猶在萊園淡不取

挽丘景澄二首

粹德如金玉術人稱善人百年蔭喬木五子拱靈椿桂
管經行路滿囊安坐身今賜兜率去弔客疑雲巾
游公門下父公亦存吾深疾痛煩憂十詩詞尋實音泉
年空滿淚留事獨傷心衷必書浩德空跡力不任

挽俞時齋

襄陽耆舊傳一覽涕無從入社深衣雙鬢居樸食翁市

朝終不列格凋或相逢有子能博紫指余得值終

立齋挽詩

少日增庭秀卷年山澤雁吟魂此花竹客淚灑江洲莫
唱貞光曲空遺洛社園絕憐埋片玉香香屢雙珠

挽陳恭心

遠才今已老生計晚方宜卧病能旬月孤墳寄一隅逢
原惟有女伯道竟無兒執紼嗟何及哀詞萬淚俱

挽何有聞

揀椒書三考運家南一向風雲千里志靈電百年身謀



席請多士惟堂深老親三生有遺恨五福少全人

代祝奉政陳公

江淮雄鎮臨邊碣著幹功疑駭非凡馬蒼髯獨老龍韓
純空地賞曾量遠華終先世並猶在寒山淚滴松

故夫人陳氏挽章四首

昔辭携孤幼塵卷不復粧夜機同掃殯曉脫深險袂甘
吉期終養哀榮畢後長前罔指陶蒸豈鴛重淒涼
白首萱堂上兒孫垂有双膝前分果果枕上聽書聲
格將全閭驚終遇王宗全西莊月夜鳴咽斷柔腸

憶昨升堂拜通家插萸盤為壽紀有立多板交相或喜
楸方形色衰銘忽愴情生身一抽淚端為玉人傾
萱草北堂深霜風一夕從斷機思社訓林檎負初心仙
府雲綰連佳城月魄陰平生五鼎養空復美衣衾

五言長律詩

送南月山歸鄉

原注大魁
且之狀

驅傳居第一排日艷當年慷慨好從容東政權諸
孫清白垂簪物止青璫幾見深然何當瑣現穿書聲月
疾下登影丙憲前學耆師王式時人老伏虎不令官濟



齊空負腹使便柔恬煖偏惡相花鹿可憐
無常金格
踏有可耕田
卒卒曉頓美
依依願
能穀二官
傷老兵一
別重妻
然陸手出門
去桂花香滿船

抗張宗師

鳳凰歸明主
龍龍張老臣
衣冠朝日月
銀履步星辰
岳岳黃閣香
居入紫宸存
心妙經藏替
化極備論道
教崇晉葛
羽林登
楮神儉
慈為世
實安樂
是天
天
摩卜親
如見
神
復立有
神穀
城黃石
老衝岳
白衣人
容勿天心
契便善帝
溥新
番尊求
玉體法
祭安
崇真
重錫
蟻衣餐

精慶車駘
珍青溪拾
瑤草主國
植靈於化
鶴登逾遠
飛
危路已陳
松青州
就歲林
燭失成
春世事
打山局
人生
桑海塵
十餘
傳正印
一德鍊
堅瓊

抗吳野堂

保護兵衛日
焦勞歲
歎時江
湖一老
重州里
百年思
家
高古元學
人造
義役
規陰功
宜有役
隱德
固應祠
擬作
榮碑
記誰
鶴有道
碑習
語難未
談宿草
尚堪
悲偶
泊梅
江壇空吟
遊露詩

膳東類稿卷十八

七言律詩

元 陸文圭 撰

洛中鄭愷工伏之際車窗隙避暑于使君林取
大蓮葉或酒以簪刺葉令與栢通至坐輪囷如
象鼻馬傳吸之名芳蘭至此坡詩云碧碗踏作
象鼻穿白酒時帶蓮心苦原注出此集丙寅五月宜
興州宣紙以此為題為賦十一首

外直中通異表芳嗅葉氣勝花香一盃先吸鑑湖月



膳東類稿卷十八

七言律詩

元 陸文圭 撰

洛中鄭愷工伏之際車窗隙避暑于使君林取
大蓮葉或酒以簪刺葉令與栢通至坐輪囷如
象鼻馬傳吸之名芳蘭至此坡詩云碧碗踏作
象鼻穿白酒時帶蓮心苦原注出此集丙寅五月宜
興州宣紙以此為題為賦十一首

外直中通異表芳嗅葉氣勝花香一盃先吸鑑湖月



滿口清涼玉井霜尤勝朱櫻煎作宴何須紫蔗壓為漿
細看象鼻骨曲刺子猶嫌綠柏長

昔安有勝遊身林傳五故事列如今在差聊當黃金杓
刺葉先抽碧玉簪聞得真純香韻流從舌底味森森
坡仙愛醴相為酒却道清蓮帶苦心

有客相傳遊著方採遂不用採花房蜂盤聲重頭珠露
碧管虛中溜玉瓊葉真珠風隨手曲屑騰入水邊肌膚
醒來思德浩翁白摘實分甘共母嘗

碧雲影裏倚欄干綠吸詩人酒量寬惟有微湖堪避暑

遙知玉井正生寒參開弱草微通窻滴下真珠滿走盤
一葉偶因風颺破鴨羅香沁幾時乾

荷亭避暑約侍西醉引清香入手來象鼻形彎過曲柄
鴨頭色重添新皓中擎玉液休傾滿半捧青心莫展開
春酒一江能吸盡始知李白是仙才

當年避暑使君林暇日訪賢會過臨荷帶露香煩幾折
酒無風散莫輕斟玉簪先透玲瓏玉金注徐傾欲飽金
葉底可能甘勝塞却憐小苦是蓮心

不酒酒盃吸雲紅刺葉清冷與柄通碧色輪周學列底

梅齋詩

卷六

七

黃泥漱澗注當中醉來欲長波
冰心月曜夜因吹水面風
却笑來仙求不得金屋羊折露登空

原注說明字形長
安令人露盤盤折

每句
百字

露盤淨植水中央好借詩人引玉觴
素真巧能通蒸栢
馬蹄更與插蓮房原注溫公進子
初大馬蹄吸川不覺西湖開漱
石尤使玉井涼醉來與來休折過也留歡
茶度驚萬
越溪女子翠紅雲來與華仙荷一
鷓鴣茶展團盤如新大
綠連曲柄更龍火清馬勝飲金
盤露甘消鼓管玉巖雷
醉手傳玉斝未挽髮痕微損近瓊裝

樽香自古宴嘉賓
不世風流意轉新
荷葉珠來白
柳花
杯荷葉出始應人
一時花草空傳玩
他日賓僚但飲醇
外直中通比君子
輸他光霽滿懷春

判茶為菊製烟奇
郭公故事考坡詩
琴來入手成歡器
注在當心即滿
應王露有香
秘翡翠碧雲無影
漫琉璃
做鏡吸盡西江水
鉢內生蓮是幾時

原注佛國遊取水
晚香兒之鉢中生

孟德孔明

孔明孟德兩肥驅
三國人才信有餘
未肯草廬終此世

梅齋詩

卷六

七



不知精舍讀何書本平古不傳遺法銅雀今成一廢墟
畢竟志行天不賦當年成敗復何如

與琴師話早

至樂無聲識者希有聲終是假人為一時得趣唯元亮
千秋知音欠子期欲寫性情初動處當原律呂未生時
夜來月照虛堂壁鳴啾啾吟抱是詩

癸酉三月園亭小飲三明日又適遯齋所落暮
酌歸廣文寄佳句二首走筆次韻

名花濃淡總相宜對此如何不醉歸綠竹既無娛朝日

園林可是樂清時地數間之舞殿却愁陣闌之戲作園
酸杏不堪香煮酒素毒空自展青枝

綠陰未暗漸紅稀逢開春道一月歸古有惜花如子美
今無好客似當時酒雖薄之聊澆渴襟亦平之旋解圍
斜日倚闌人半醒試尋青子換梅枝

同善之神寔無遠遊飲夜歸分韻得星字

歲華搖落江頭樹客子漂流海上岸畫盡蠅衣無復素
空留白眼為誰青對床便可供高卧把酒何妨弔獨醒
太息此心使惘惘奈何余髮已星星



八月初游浮遠祖齋有詩同賦二首

晚晴風移畫船輕秋原日射縞衣明自携玉麈看山色
畫屏繁雜聽水聲李子高風香木古春申程事暮潮平
塔鈴白話無人會飲散江空露月生

此山猶姓楚春中珠履環流數斛塵得租一時供上客
興亡千載屬何人蒼苔病草悲霜木水、幽花賦詞題
白鷺不知今古事臨江一笑岸繪中

句容賦歸

誰教老子探詩君幸自燕中卧白雲舊令尹非新令尹

今行軍是故將軍相知自謂無英策一見不如聞所聞
運客急須回俗駕北山早已有新文

迎進入玉泉觀瀾經云周時太史躬真人宅周
安得有真人哉有丹井蒼龍池白馬老君瑞像
在馬壑間劉林靈素虛字韻詩戲次二首

洗淨人間萬斛塵玉虛壇上夜朝真丹井深芙蓉採丹囊髓
塵小雞窠老擔身原注前下有蒼苔一林小瓦圍之符召得龍聊小戲

料分與鴨來金會名山採藥無空返不見仙方見真人

其二

太虛自是隔凡塵，惟恨神霄事不真。況馬空遺玄聖像，池魚恐是小龍身。又如天上仙宮貴，不似山中道士貧。舊宅因應存太史，微軀早已號真人。

無文上人捨財鳩工，建新安橋，普濟衆生，聞者讚歎，隨喜賦詩一首。

高僧自有神通力，杖錫橫空塔兩堤。會見丈夫乘駿馬，寧無學士助腰犀。一溪悅影浪花翻，百尺欄干石笋齊。有客天津聞信安，杜鵑聲裏又陽西。

七月二十九日夜大醉宿陸空懸藤旦日以一

詩謝之

夜行被酒止公亭，耳熱呼為空盡驚。兒下自慚非弟子，口中不覺卧王生。相寬史會情何厚，誤污車茵罪亦輕。我馬偏容賓落帽，更將投轄飲天明。

東人索酒

不到青州已月餘，隨生風味近何如。東坡五小君應怪，北海尊空客漸稀。奇士玉環來問字，痴人那復肯還書。分回桂林嗟晚曉，獨盼庭柯望白雲。

中秋見梅



爲叫有寒木葉果西風亭下立
珠璣從來冷淡能禁雪
不意孤島也晚時松友舊盟
寒歲晚松台佳的赴秋期
倚窓素天空珠箔汝解能寬
衆玉悲原注說詩命月
偶出或無言

十月下旬驟寒小意

詞風如卷浪喧喧漲墨深陰掃不開
天下微寒雲母粉
人閒喚作玉指及細氏共春宜
新夢老子先須探早梅
爲怕玉容愁不得軟枝和瘦折
梅來

香江獨釣

輕清寒雲壓屬低石磯老雙手如龜
共笑沙上銀千頃

長長風前玉一絲驚失蘆花驚月早
魚吹柳絮上水邊
故人指色換相認疑有羊裘不敢披

虎丘留題寺印三月書于銀池

霜葉荒丘春草長只聽兒女話
真疑虎來卷上踏應怪
鹿入宮中儘可傷太息乾坤空浩蕩
不留香餅管與亡
屬饒抱恨沈江底潭碧能生古劍光

辛卯入杭呈王寮則

中州人物古猶今復見風流正
始音當日東馳持節嘗
他年化鶴度青林誰知故世安
民術即是求仙訪道心

蘇東坡詩

卷十八

七

曉浪驚風吹未散，遠山何處獨忘君。

古人猶怕在邊經，聖學非由積累成。每向同中參孔釋，時於異處到朱程。一川水滿源頭活，半夜天高月色明。下學工夫近十載，小儒終在霧中行。

入北懷古王丈詩身

某正其水記兒時，疎遠茫茫問不詳。觀裏看花空有菜，山南種豆落為箕。林疎想又通仙鶴，塵埃應境坡老詩。只怪西湖頭白日，浪搖猶自學西施。

浙西道院并題雙槍詩

和于敏

黃堂管着宰官身，琴瑟光時祀不真。國號雖存千載舊，陳案安有百年新。紫華閣落無三日，雙槍輪困幾幾春。應比首陽高節士，採薇不食為朱仁。

苦雨

積雨能令朱夏寒，少曾見日上三竿。風吹滄海倒懸立，水濕銀河透底乾。誰辨好心春極渴，枯留老眼去觀瀾。嗟聲只在牆根草，却怪无龍不火燄。

居高明

每愁仲夏多溽暑，更達今歲少南風。身無重謝可彌處。



眼到山川使不同
直從月令高明處
參透中庸問學功
虛靜若能超物外
炎涼何必令心中

又五言

新宇朵朵西風散
銀漢臨臨北斗傾
塵上耕夫愁欲泣
橋邊織女笑相逢
蛟龍近境行將反
龍臥深淵自不驚
高枕怕聞雷鼓鬧
誰家乞巧到天明

偶書即壁

俯仰隨人似桔槔
功名落落倦蓬蒿
生涯每每僅可供
實戲
敗實安能免客相
空有空心味
飽覺竟無風力
舉鴻毛

祖劉起為賦何事
賦葉葉是故文

效後村體

十載村居學養恬
未忘習氣有人嫌
謀僮雖草心先快
助僕移梅力尚兼
不分為鶴啼錦樹
絕偽蠶然倚茅簷
路迷野老聞相問
新飲山樓可豫占

有感三首

嗚呼當年曷得登
白頭寧落竟何成
一生受用充罔冊
千載應無繼閣名
被服芳括山鳥怪
題詩雜學野狐精
羊裘老素漁灘上
印綬新加少傅榮



子美閒驅亂踏竟夫生長太平年可憐稼粟天來拾
不似鶯花日晏眠憂樂在人均是命或衰有數總由天
腐儒老矣無身計獨立斜陽意惘然
歲晚四圍平已蕪鵝聲哀哀落江遠送窮不見呂黎器
乞巧翻成子厚惡瓶下早知烟尚白老邊何似醉呼烏
鶯肩扛作常何客只合新豐伴酒徒

問題

區區地竟不辭勞俯仰安能似陸博兒子從教驢車服
丈夫何用謝旌旄但思有酒身無事怡情求田築最高

妾想虛囑無處着退然欲手是英豪

黃山上先家舊菴處

一盃冬飯一豚脰寒食風花淚眼邊仙得黃菜相見母
勝如白日上升天萬家置去幾何用雙鶴飛來亦偶然
事死如生莫言孝幾曾虛墓過三年

庚午三月初九日寒食有感

祭足跪拜膝難擡連歲何曾上冢來老子七旬看又過
幻身多病復相催人間頽葉枯云耳地下從遊亦壯哉
寒食江村舊行路道旁相吊總悲哀

連日金鈔兒輩性見示之以詩

抄書燈下語吾兒
歡戚跟辛汝未知
做老忘飢常并日
少游厭粥亦多時
但令後世誦吾儉
深怪諸人遺以兒
天意既令吾儂解窮人
大抵欲品詩

耳聾二首

幾年本分做家公
却是痴頑幸不聾
何必張皇驚聽蟻
更爾幸苦望學龍
濕窓時想候花雨
開戶遙知夏竹風
問疾何其將夜半
元來野寺已鳴鐘

血氣衰微性不靈
非是幾曾聽耳中
不著許多事

天下本來無並發
但覺颼颼戰風雨
誰知兢兢震雷霆
先生羽翮坐終日
怪底作勞吾耳鳴

齋科詔使臣索詩

紫泥詔下九重天
文治初興正急賢
草木耀光雲雨露
鳶魚鼓舞樂天淵
雲衢接武懷新造
雪案潛心理舊編
禮樂三千藎素蘊
丹墀他日聽騰傳

費揚子裕中丞

堂堂四世三公後
今日家傳出紫泥
坐上即時聞減藥
袖中雅著不懷金
官民東訪野公論
獄訟平成有恕心

古拓臺遙霜氣列有分春意到寒林

督尤瑞水二首

筆家陵關已蒼煙魯國空尤獨歸然衛珩喜聞未嘉未
陶潛詩著義然前可慎閣下投幾死不及車中喪獲全

原注尤寄語牙卸葉酬價國中經玉可承旗

萬里梯航走寶珍乾坤無地著孤臣湘江空記虞寅渡
石壁曾題谷之人國士猶懷先事沈仙家笑問幾經春
願提草履從君後莫莫寒泉代拾薪

代上樂平傅知州初卷

一代風流獨老卷再扶道脈起東南家聲可與諸洪繼
易學曾同小阮參畫錦羨君榮世傳寒窗容我坐清蔬
願為簪履中間物才匪芝苓愧不堪

寄常州路達魯噶齊

蓬山閣上冠羣賢出擁朱幡荆水遠但有西州歌善政
宜膺多福享遐年當生自是長生佛未老應為不老仙
欲就瓣香稱壽去梅霖一夕漲江天

壽與可錢判

濯錦我帽誇最勝子昂太白記前生一川風雨晴正熟



千頃波清心不驚
手執功名蒸勝負
眼看富貴種枯榮
青玉骨向人間飲
携傍蓬萊玉井傾

壽陸雲間道判

詠日曾生陸地花
江關戶喜注
雙鸞枝下五雲車
安期共約游三島
方朔應留醉九霞
或集儒流勝仙侶
多培陰德種丹砂
冷齋書客來稱壽
自笑東風向鬢華

史筠亭壽與東坡同日

日月同生豈偶然
聲名不減雪堂仙
岷岷西去八千里
蘇史相望二百年
赤壁舊磯如昨否
李生新曲至今傳

祝公壽比南嶼飛
共結梅花歲歲枝

壽陸義齋

己丑九月
自五羊路

賜牌石門江水長
奇留一片廣州香
不須人祝千年壽
但願公流百歲芳
長侍潘輿游故里
勝持蓮節落南荒
芙蓉金菊秋風暹
好和陶辭引玉觴
綠髮仙童馭彩鸞
九秋獨節下人間
明分月影山河動
清入霜華草木寒
已報除書奉北闕
不妨拄笏看西山
霞玉淺注黃花酒
留取餘香晚節看

壽李侍印母



雙成運下五雲車
戲寄仙童吸紫霞
愛惜孫枝長
靈草
摩等老樹着
桃花班衣祝
香茶三釜
錦語分封備六珈
他日尙與扶上殿
侍印正踏
相堤沙

寄戴帥初先生

詞章科日湖
當牙壁水名流
執子先杜尚生
逢天寶末
陶潛空憶美
然前明庭結
綬懷新暉
暗壁移燈
理慧編
約到青山
譚出處一冬
潤雪長新采

和陳無遠見贈草堂詩韻

綿地誰合故人寒
轉徒蕭然老伯鸞
身寄雲山無屋礙

始知天地出門寬
悠悠歲月曠旋磨
落落功名魚上子
金谷已無歌
舞地
綢川端有畫圖香

即暮請講書和葯房先生韻

不為初寒暫報冬
青衫遲暮下芹宮
深青豈必從藍出
美玉何煩就石鑿
殘雪五更侵几白
一燈深夜照書紅
他年共赴長安召
正恐諸儒却誦通

和蔣公衷思賜韻

不愁世路大行難
自歎行藏愧孔顏
借福寺中分內寺
原注白無天詩
思卿山上又重山
凄然碧草天連遠



翰與白雲相對閒我亦天涯落客何時同賦大刀還

和郭有章見贈韻

原注郭
宜武人

敬亭山屬謝安詩太白重來又一奇天既生才宜用世
士多有志不造時虜龍合隸高人手捫風燒堞童子師
大屐及顛要誓本獨甘乾菊老天隨

和陸程之見寄韻

日長不廢讀書功我與衆人老頹同病起自羞黃面老
與來人笑白頭貧利爪未信能祈巧結柳絲酒釀送窮
樽酒論文定何日碧雲暮合憶江東

代和程知事舟中寄登尤陽樓詩韻

登臨送日際天涯人物風流勝永嘉已并清流來畫鷁
尚留醉墨看空鴉長空默淡吹雲紫到酒微焚蹴浪花
老守江城閒兀坐秋宵短喜苦思家

和劉滂見贄韻

鷓鴣涼涼莫我知讀書漸懶任胡師荷鋤亦欲耕綿上
把釣因思入漢波枯讓着親先士推何須聚扇障元規
巴人白雪難同調今古應無兩子期

和鄧善之寄王一初并見來韻



抱拙技間計未疎但看戲晏復何如丹山碧水吟招隱
白鬢蒼頡賦遙初遠少幽情雅興轉元龍豪氣未全除
樂門有客迂雙屐何不相逢許史塵

和戴帥初寄詩韻

原云詩云清江一日走千艘
揚州有開山不喜也我愛白雲

思恭介叙行社
恒又秋高云云

入海連車陸用艘仁人不過曩游遠管龍有意師元禮
刻鳩何心效伯高每笑因山非關語絕憐投閣反難騷
此身幸克官驅使兩手猶能把酒螯

次笑晉山長誓見揭二首

閉戶柴車久不巾但思言術證書紳可憐鹿山中友
不是麒麟閣上人作賦也應曾感舊為師即敢望知新
老饕歡飲先生壽自酌蒲桃舞鬱輪
我羨君才桂一枝天門女携束書歸兼方按古藏芝萐
花樞翻新紙錦機不取溫袍身自費能知瓊玉世元稀
天寒野曠來時路一笑應教吾道非

次讀東長所投贈

意氣冲霄義薄雲白頭相蓋即相親耳邊久不聞瓊論
眼底初驚見玉人歷代文章空自變歿君風俗幾時淳

世間則有輕論手不展強門老病身

次郭前山疎字韻

人笑學宮如兔絲

月注出

千里遠尋歸路便覺

知機早春方應機見事邊眼欲着鞭何所止委須換飯
復相疑世人多享容容福白壁從來不可為

留別王伯洪早車高頭師左毛

幼從翰墨場中出晚見車書宮內回四十年前海雨露
三千里外紀霜塵曠員共拓舞榭女鷓楚誰憐雙絲會
回首末書得舊臨江南茅蕨滿山中

別管韶夫

胸中耿耿挾孤征列口逢人輒論兵投筆少年真燕頰
著鞭中夜忍鷓聲功名險處方成就弟義窮時安講明
別有中庸言一卷勸君西謁范高平

送元帥秘屯大會

十乘元戎又啓行澄川老稚送傾城北風吹轉旌旗影
東海惟騰鼓吹聲桑麥千村無吠犬波清萬里息奔鯨
祈年歲詔催歸觀殿內金甌覆社名

送陸誼齋按察



使星出照三吳地，原隰馳驅遠有光。
鷹擊何如學鸞鳳，狐且莫問射狼懷。
金罍已難污震置，酒清河及怒章。
今日故人無請託，他年鴻燕勿相忘。

送茶城御史

堵東老樹屋三間，几案亭亭背遠山。
時事浮雲蒼狗變，機心滄海白鷗閒。
與乍出江連帳，行妻難歸玉蜀班。
老子要安今得計，底須空唱陽關。

送嚴商節之然為司徒掾

漢儒多時司徒掾，孫屬難卑地望高。
聞有表安在公府，

司無陳寵作辭曹。

原注：漢陳寵少為御史，司徒純王

親事，其高寵，獨和心物，捨其高，務錄未嘗隱，誠令厥
其能，時其辭曹，于天下，故事。
終須現，朝毛少杜，功名當於取金堂，落日射征袍。

送劉侯之官吉州

登州美政不三年，江右遺民借二天。
皂蓋朱幡新改守，青襟白鷺舊山川。
邦邦衡泰氣雲中有，永叔詩章洛下傳。
故里諸孫無恙否，下車第一表先賢。

送侯仲遠安豐之任

江上故人今送別，淮頭往事獨淒涼。
陂成孤鶴故龍強楚，



城破劉公不負應千載與君期事業一區憐我老耕桑
昇平懷府應多暇書問時時遠寄得

送門官解任

小却捐軀不可為長官賢厚莫能欺政聲聲色皆傳說
心市同僚盡待知堪笑青蛇工無污敢將白璧強欺疵
清時公論於羅派遣愛空留去後思

送張文友州判

大息君侯有祖風松栢五載簿書義功臣昔誇雲臺上
柏史今標漢傳中綠水江星送行色茶全關月照孤忠

預人家國非吾事但喜詩書氣味同

送丘景唐赴安豐教

應往安豐
縣縣令之孫

元樞出管宣成地名性江淮草木知今見開強騎敢改
去為博士撤臺比詩書澤遠真強繼功業時來亦可為
往事百年無處問處豐亭下稱遺院

送朱百海入京

燕寒寒生春未回可堪早到故園梅新豐斗酒馬周去
京北來書料愈未眠就不須呈狗監勅除先合料鸞臺
青雲兩躡非吾願自守書燈撥冷灰



送朱曉鼻入京

故人天上調金鼎，應念先生肯齒盤。惜士不煩重謀唐，拾遺無復數儒冠。送萊海闊還須檢，太華高不道寒。茅屋三間老書客，達人懶問日長安。

送王居實遊金陵

破曉吟空擁清寒，有客北聲急扣關。數月蒼茫千里暮，乾坤倚大鏡人間。休來自許風雲際，邂逅相逢翠澤間。西上林陵春未半，白鷗黃鸝看江山。

送李義夫出遊二首

與君卅角志相期，歎晏行旅各有違。老攜晚花空自揭，秋林病葉更先稀。時情淡薄元無味，世路艱危总是機。門外北風吹自裂，旅人頭項欲安歸。

少年有志東山卧，晚歲方聞北海遊。餽口飢寒甘半菽，挂笥羞向食全牛。問唐元振今誰在，欲楚平原何處求。赤白洪崖兩相見，不妨詩句各風流。

送魏叔華瑞杭州得行字

青山出郭迤邐迎，湖去湖回客子程。門外送車今幾輛，堤中祝酒已三行。對珠有弟劔桂約，攤暑何人訴別情。



桂樹結花宮酒揚重來曾指白鷗盟

杜康路下水如煙九里岡頭路崎城風雨小樓清夢遠

山河古道幾人行別襟漸覺傷安石祖應何曾傲正平

原注是日
視之不至珍重古達高朋友為言白髮老當顏

鏡別樓明西歸原注同
如子

人生有三事如一父子的友誼人偷入白親聞奉甘旨
出當需索履辛勤老成識免無如子少壯功名肯讓
人老我早枝棲鶴鶴仰看黃鶴上青雲

送留中齋孫瑞三衛

百花頭上和菓子乃祖聲名似孝先太息北朝開府老
真成故里爛柯傳慶流家嗣承先澤學列孫枝又一傳
野史點竄無別語勤修世業復青蓮

題批源手卷

原注武陵今為州書院批源山
北記批源明志主柳里小兒然批源院有碑誌管
七世為家皆見柳里小兒然批源院有碑誌管
士示此圖
為送此卷

種柳栽桃總是春與亡千古一法中只許隱者非仙者
莫惜春人即吾人年號記曾題甲子免孫肯使誰君臣
而陽高士空遐想不向柴桑去問津



題三洲詩卷

湘柳寒沙天暎長東南人物老江柳
鶯花秋晚吳霜落
世若春深楚水香
問對淡烟披浩氣
含看鷗鷺失典亡
無人會得秋得意
東面區區嘆海洋

題陸美齋雙蓮圖

紅粉香中雙並蒂
碧羅裙下暗連珠
主人一笑偶然爾
客子競誇前所無
堂上瓊花兄友弟
房中琴瑟協隨夫
君家和氣深如酒
此即雙蓮瑞慶圖

張南坡自作摹鉛生朱境詩

年光催客逐郵亭
八十餘貧尚典刑
見說近成遺老傳
未嘗上應少微星
履香竊笑空題篆
寶玩何須自乞銘
今古遺賢唯一士
山童負錦醉劉伶

挽古州劉總管

畫戟清香彼一時
騎舟素履不勝悲
墳成共負披為土
堂在空留蜀郡祠
氣起赤眉徐自定
儘使白髮已先衰
平原歲晚多賓客
泉下難酬國士知

挽李重德

公騎箕尾上秋旻
思見龜趺對石麟
感德因應祠百世



險功何止活千人壯圖落落心空在
苦楚蕭蕭車將新
青老洞春閨世運可能知已獨沾巾

說晉千戶

嶼羊原頭十七霜死丘改卜日辰良
可憐先軀如生而
疑住靈均不死物坏土豈能埋甯憤遺跡聊與發幽光
獲走諸子皆推孝萬室飽年置墓傍

挽唐可竹

穿楊折柱黃梁夢庭下哦松白髮秋
與廢乃聞千古事
榮枯骨為一身談江南有客納金闕天上無人記玉樓

丹旌西風范陽路行人回首憶林丘

挽孫石山二首

原注子反下身

今年星度歲為龍塔棟竟嗟吾道鳥正始遺音從此絕
負元籙曲為誰工錦帽不待百年盡隱几先知萬事空
里有水心鶴筆古宜書為德會幽宮

學草森檉落紛紛蒼狗依然是白雲判渚止稱前進士
霸亭不誤哉將軍人間無善徒勞子天上未文即召君
短些西風稍淡去隻聽他日酌秋墳

弔李古巖



堂堂山立萬人英，一夕霜風玉樹傾。公去隱然關世道，
客來何止笑交情。安知死不如生，無但恨才難與命爭。
吾君肯堂丹履手，恐西依舊塚家聲。

挽關南天

忠宣公

惡夢無端歲在凶，先賢遺澤重堪嗔。粹然踐履終須實，
老矣憂安兩鬢華。不見埋屍人獨立，忽驚鷓鴣今日西斜。
空碑好為書潛德，窮巷誰尋伴作家。

挽陸美齋二首

四持憲節過南方，屢表陳情返故鄉。殊俗令猶敬德政，

老天胡不覺忠良。山空虎迹孤狸出，春去花殘蛩蝶忙。
五十人生不稱天，獨憐華髮在高堂。
生平意氣每相期，歲晚行藏各自知。見事思同同撫字，
憂時不語共攬眉。闔棺已矣公何憾，聞笛凄然我獨悲。
回首秋山寒雨外，青松滴澗作枯枝。

挽東平張秀明

原江文事

夢覺黃粱僅一炊，人生造意不多時。杜陵老病親執竹，
白傅清閑憶柳枝。有意出山尋樹，損傷心緒。觀顏門獨
秋風波瀾長江水，迢寄東原短露詩。

挽黃子高

場屋初興運英才先生潤步上金臺蓬山渺渺仙舟隔
泮水悠悠謫席開同是中原雄正伏胡然旗子鴟為災
天寒病叟那能出一來生芻豢淚來

挽丘景南

紫湖庭下列三株十五年中次第枯餘慶後來茲後有
老成先輩典刑無每懷去志甘飭飲不覺長身費扶
須白少公門下客酸風吹淚滿精塗

替梅邊挽詩二首

原注
代作

樽酒吟梅憶舊遊
忠聽茄鼓咽原頭
曾慶招下三年墓
退卧花間百尺樓
原注所居
有前後院
淮海壯心空落
山林晚

興奇忘怨寒窓寂
莫留孤月勸孝坊
前客淚流

憶昔跟蹤共避兵
轉於青眼見交情
長江一本分南北
異姓西家真弟兄
回首勿驚人世換
傷心敢負歲寒盟
空亭花月如春夢
惟有清溪一帶橫
原注是在清溪
畔月坐花亭也

挽張州尹夫人

新頤五色金花詔
彤殿光孫正滿堂
不見魚軒隨五馬
空令鸞鏡照孤塵
車中誓老慈清岳
墓上眉低憶五光

流水無情觀去慢涼宵感寢獨成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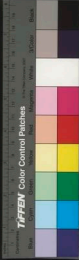
勝來類稿卷十九

五言絕句詩

絕句三首

元 陸文圭 撰

車薪勝盪水與羽重鈞金物理元無定權衡只在心
買絲繡平原餞金鑄子期君子病無能不病人不知
杜牧謀雲帥轉將訟風伯水旱不由天那是詩人責
雪夜不寐偶成短句十首用渭北春天樹江東
日暮雲為頰



流水無情觀去慢涼宵感寢獨成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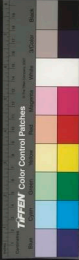
勝來類稿卷十九

五言絕句詩

絕句三首

元 陸文圭 撰

車薪勝盃水與羽重鈞金物理元無定權衡只在心
買絲繡平原餞金鑄子期君子病無能不病人不知
杜牧謀雲帥轉將訟風伯水旱不由天那是詩人責
雪夜不寐偶成絕句十首用渭北春天樹江東
日暮雲為頰



丈夫快出處功成乃身退古人夫何如八十釣清渭
四時消化機萬物隨動息衆星紛燦燦天運齊拱北
鶴素製野服談笑忘華塵舊業在何處梅花江上春
男兒不得志壯心猶壯年長空起鵬鷲日送人寥天
布余生安寒夜夜夢歸去心恐秋風深擁殘紫荊樹
吟苦不成宜寒窓夜缸千古誰知心遠送賈長江
此身如斷蓬飄蕩隨北風錢塘一望地家住西湖東
客處千萬端長吁愁不出誰能事低首揮蓋送白日
幾欲尋吾年老眼不識路弟妹今何之蕭蕭白髮暮

昨日家書至慰我又離羣游子眼欲斷日日望白雲

東風

東風何太急日愁黃塵起暮燈交欲滅敲雨打窻紙

秋塘觀魚

野塘落芙蓉下有潛鱗躍漁多吾日深園園方自樂

戲書所見

雲英捧玉液真是裝部偶不知幾萬錢買得玉杯回

送祝君展潮州張頌景牘

候府今何處青山水遠城烏程有美酒還肯仙舂村

題李善夫無鑽亭二首

清風四無邊
嗚然此君定可不問主人不可容俗客
昨日蒼溪史曾來
研釣草山童每驚去失却報平安

題書二首

雲巢八十翁
觀化得三枝無聲涼月下
適意芳草外
物物具天機
緣何紙上生有時掛素壁
自動亦自鳴

題書卷景

青山多喬木
柳枝依阿柳春風在毫端
高遠無不可
題月汀圖二首

太陰水之精
浴水光念潔常修市中人不識
沙頭月

露垂蘭葉光
風翻藕花影
灘前白鷺睡
夜半英搖艇

題畫梨花

淡容靈如洗
生色春欲動
欲恨小屏低
同入梅花夢

題碧桃手卷

烟枝空有色
飛羽本無情
獨立春風裏
如聞三雨聲

寫竹

傳神疑有月
著色淡無煙
此是詩人筆
胸中有渭川

題南宮子中書寫



題畫

念來何事確飛向垂楊樹又立却無聲東風吹不去

題畫白鳥二首

蘆花秋半黃三兩下寒塘北風正蕭瑟書遠不曾將
未白至烏門安知食鳥美若讀潛天論當不保此秋

六言詩

赤壁圖二首

公瑾子瞻二龍文辭可敵武功却怪紫煙烈焰不如白
月清風

烏臺夜雨傷神赤壁秋風岸中此老眼空四海舟中二

客何人

題蕭然山水

閉門日日風雨神遊湘浦峽川樹影分開葦香屬聲吹
落漁舸

王黃華山水小景二首

試問滄洲漁叟長松山岫誰家終日擊舟不語江風吹
老蘆花

此秋無結粉氣之子有山水淫當時以意模寫今我以
日登臨

題廬插雀圖

原注其一已發其
一為三鳥投四錢

一筆已飽奇牙反顧又欲其餘大會得龍望蜀小貪取

魚魚魚

无生命列頭史一去一不得去兩三竹葉成叢被眠復
向何處

題戴高十圖

龍上躬射力倦歸生牙齧唇卷耳邊如聞雷聲却看牧
童不見

七言絕句詩

讀史六首

逐鹿紛紛書向秦東門幸天亦無人月宮穩上青雲去
柱樹秋風老此身

暮年百事已心降床下無人拜老龐病眼欲開還又閉
偷看日影下西窓

曠懷雅惠人人有濟世經邦事事無終日醉眠呼不醒
明朝典于代當塗

廣陵琴與山陽笛哀怨千年尚未平正始諸賢宋路蓋
山王去作晉公卿



柳巷長

卷一

七

曉看萬少玉鳴珣柱駕應偏處士貧令尹若龍為保障
長衾盡覆洛城人

司徒太愆總三公香偷由未性不同金帳羊羔酣未省
誰能備卧里門中

偶作

奸雄往往墜危機成敗安能論是非空笑狂生投蓋智
絕憐老母道雷歸

偶書

憂時耿耿丹心在無時恁恁白日過萬里山河音信少

一春風雨悶懷多

舊題

勝得清明一半春蜂衙蝶仗往來頻東風自動蹴鞦韆
不見海棠花下人

戲秋懷英

花樣精神月樣粧妖魂不敢近忠良如何風閣平章老
却事宮中嫵媚娘

己巳新春

臘春已盡曉燈近十日西風未轉東料得化功無別意

卷一

七

七



祇因不放小桃紅

年年春色先催柳萬紫千紅次第開
零落堪嗟人不問
可憐殘雪一林梅

山村示暮春三絕句和韻

懷哉春晚故山薇
冉冉江雲日暮低
為問柳榆看燕舞
何如松嶺聽猿啼

想兒拾穗不畏虎
隔溪看花如隔霧
鷓鴣聲在柘崗西
落日腰纏下山去

書屋朱箔燕為家
青草門庭只產蛙
一樹櫻桃紅半落

園丁愁殺雨如麻

王沂中秋不見月四首

秋空碾上一輪冰
積雨連宵洗更清
縱有浮雲容易散
吹聞不符管絃聲

家家望月欲停盃
益怯底濃雲撥不開
身入廣寒人不見
却從袖裏裹將來

中秋萬里共陰晴
曾記坡翁最善評
誰信九霄風雨外
摩仙正賞月華明

開元以後可堪憂
秋雨淫淋稼不收
此際霓裳歌一曲



牂羊

君王正在月宮游

臘月二十六日立春

隴梅不寄江南信，
鄒黍先回燕谷春。
忽憶少陵正峽句，
菜羹思見玉纖人。

丁丑元夕

入夜不聞簫鼓聲，
千門月色為誰明。
無端燈火燒坊過，
錯認我家種馬鳴。

存性余居別
大石地相鄰

石湖留題三絕

仙子騎鸞不可呼，
故園花石久應蕪。
不知綠野何人買，

試問平泉有子無

高葉詩壇塚，
越城爾呼楊蔭主。
文選至今月下蒼台石，
時有先生杖履聲。

當年彬父遺詞臣，
列戟傍觀色怒嗔。
救水曾無歸壁日，
稽山已有換金人。

望三峯

筇輿叱軋下山回，
遙指三峯返照邊。
安得肉身生兩翅，
霎時飛過此山前。

上大峯四絕句

精爽矣

卷十八

懸崖石磴刷苔青空谷無仙思亦雲間說遊人多好事

誰能扶直半山亭

原注
亭在
石磴

風吹天朗見秋毫足力窮時所歷高老子何曾煩一步

與夫攀涉不辭勞

羊腸九折路盤迴不覺騰身上太虛夫脚從知高處險

西風斜日早四車

一家兄弟八仙門誰把名山巖足分我訪儒書知長的

辨香先禮大茅君

露筋娘子廟

玉真仙子雪為膚枉被羣兒譏寒窗寂寞扶風三尺土

可憐香火至今無

桃源縣

張家橋西車馬塵北風到地味行人蘿落枯桃三五樹

不應此地可逃秦

文安縣

平生知己富歐韓辛苦修書博一官自是朝廷重科目

且教主簿到文安

夜宿何莊唐王事宅

鶴陳頌編

卷十八

七



梅溪集

卷八

九

扶風豪士不知名樽酒相逢意便傾爭似何莊今夜宿
梅花燭影照三更

夜宿范以善提舉雲林清逸風大作偶成二絕句
猿啼天澗聲遙遠鶴唳荒苔更清身在千林頭上立
忽從脚底白雲生

雲峯頂上玉仙家誤入伶仃一避斜夜半月寒風力勁
滿山松影走龍蛇

臨沂水道中塵沙眯目不行聞東北有溫泉即
浴沂處不及往

臨沂以北水東行人薄袂塵沙中縱有溫泉能自潔
雪壘安得可乘風

除夕二首呈北溪

臘雪窮途一月中明朝老鬢又春風遙知兒女圍圍處
飲徧屠蘇憶乃翁

杯盤今日偶相逢客路漂漂過一冬為問玉堂春帖子
不知學士有誰供

清明日泊舟甲馬營

細柳春風甲馬營數雙花下笑相迎舟中自有傷春客



晴數歸家笑日程

清明

花開花落總無情
贏得詩人百感生
今日東園看翠雪
坡仙去後幾清明

宿黃村土人家詩

塵沙歎日意昏昏
落日炊煙又一村
客子倦游求止宿
主翁搔首更無言

黃村落日下山低
宿鳥歸林亦倦飛
夜半驅車投北去
誰能懷說泣丹衣

入京二首

松枝樓雀五雲深
此日江湖向關心
朽骨不堪重拂拭
酒人莫枉費黃金

手携布被入閨中
頗似菑川六十翁
未必漢廷推第一
不須例日事韓公

舟中逢和道師早春即事十首

柳色青青綠似絲
隔溪遙隔幾家村
春寒未見東園可
藥花

清溪淺淺水內流
對面宜酒家橋外
一聲金鐸子流鶯
驚起落花

莫惜春衫污酒痕
欲將遺恨寄芳樽
清明客裏忽思過



贈東野

卷八

不記桃花笑倚門

草色青青沒燒痕山川滿目酒盈樽只愁遊客回家日

花被春風紫閉門

乍別親朋似又逢西風塵起染羅衣不須杜宇聲先勸

如此江山胡不歸

壯圖落落與時違不信醜論起布衣縱使鷗魚從此化

也隨高鶴向南歸

客主從容奉笑談晚知蔗境味尤甘曲江進士題名遍

安用山人起水南

虎溪何必與禪談唯有東籬菊味甘米帶膏為兒輩屈

悠然興在溪山南

科斗臨池學篆文燕雛帶雨掠香芹春闈應恨歸來晚

南浦當時錯送君

仲堂未可使移文白煮清香碧澗芹更向白雲深處宿

山頭回首謝諸君

賦歸四絕呈向容諸友

興盡躊躇漸有滌步中昨夜已還家兒童笑引池西去

蒹葭猶餘一朵花



故里青松百尺強，亭亭三徑儼成行。東鄰兩後無人葺，舊菊多應一半荒。

我與茅君宿有緣，四年五度過山前。元符直下崇禧路，回首三峯意惘然。

一見諸賢蓋便傾，秋風猶動故鄉情。餘生無復從來日，再世何當結弟兄。

題黃廟

來尋高穴何容易，却上龍門得計勞。擬借梅梁浮海去，坐登三級浪頭高。

仲冬雪夜偶三絕句

城樓戍鼓畫三更，燈射齋窗一黍明。窓下有人勤不寐，隔牆猶聽讀書聲。

擁衾危坐夜沈沈，門外誰知雪寸深。捲卷不言空太息，靜中忽見古人心。

長廊風緊雨冥冥，花落寒燈酒半醒。但覺晨光何太早，不知飛霰集窓楹。

諸生和韻復吟三絕

荒蕪成卒打殘更，道上無人天木明。一似銜枚蔡州去，



贈李素和

只無鴟鳴混軍聲

猿猴鬼天香冥冥夜半何人吊獨醒歌罷離聲心正苦

陰風吹雨響珠柱

地爐無分爇香沈書盡殘天夜正深窓外梅泚花急動

要和子半是天心

自笑

既學不用誇三耳絃白安能辨二毛自笑先生書案上

又將論語教兒曹

丁卯新正阮陳回首

猶將詩句上批符柏葉椒花一例無知笑箇齋元不簡

舟中籬自飲屠蘇

土潤耕牛不受鞭風和花鳥各忻然老人猶記兵戈日

自後昇平五十年

紛紛兒女競新年老去思親獨愴然墓上只堪供澆掃

無由豚服拜堂前

魯史曾書兩木水坤久切切戒除淑術門空抱憂時志

無奈羊軒畫寫來

鏡園

鶴齋頌編

卷九

七



癸卯

卷九

七

先生日日好窺園學圃功夫細寸論賈李不須先去核
松爪只恐誤傷根

井竭

坎蛙曉渴上苔欄石甃泥潭底欲乾魚稼不為罾舍計
一瓢飲水亦良難

塔上掃松

一妻一妾閨泉為老栢蒼蒼蔓草青我肯尋閑求厭足
魂歸不必訕中庭

病中四絕

南山處士老兀貧願恨故交無一人若使知心得良友
更因多病轉相親

老去無悵病轉多櫻桃楊柳奈情何故人又比佳人薄
莫怪門前雀可羅

落葉蕭蕭瘦樹根疎林帶郭半疑村卧聞車馬塲邊過
無事呼兒早閉門

浪說蘇公久已仙豈知翁自厭偷年雪堂二客能相從
姓字當時惜不傳

迨和四絕

鶴林類稿

卷九

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文士多憂疾與貧浩然東野即其人唱酬從興詩簡前
炮炙時於藥菜親

儲徽稽麟醉者多爾超無介來人何意前細噴雜聲
遺恨千年予泪雁

三十身思擬學仙蹉跎已過古稀年一生只作邯鄲夢
枕上奇方秘不傳

卧看山雲起石根意行隨大至前村厚居自是無人識
何必移家上鹿門

橋東類稿卷十九

橋東類稿卷二十

元 陸文圭 撰

七言絕句詩

丁亥壽藥房先生四首

賀家門閨刺莫傳日高厨傳尚蕭然遙知獨窺蒼苔舞

自點丹砂註內篇

蜀苑梅花競雨龍千年嬌立受霜風若為健步龍移取

遠供寒香寺乃翁

出處窮通若命何月居南正類東坡底須內翰還公做劫



文士多憂疾與貧浩然東野即其人唱酬從興詩簡前
炮炙時於藥菜親

儲徽稽麟醉者多爾超無介爽人何意前細噴雜聲
遺恨千年予泪雁

三十身思擬學仙蹉跎已過古稀年一生只作邯鄲夢
枕上奇方秘不傳

卧看山雲起石根意行隨大至前村厚居自是無人識
何必移家上鹿門

楊東類稿卷十九

楊東類稿卷二十

元 陸文圭 撰

七言絕句詩

丁亥壽藥房先生四首

賀家門閨刺莫傳日高厨傳尚蕭然遙知獨窺蒼苔舞

自煎丹砂註內篇

蜀苑梅花競雨龍千年嬌立受霜風若為健步龍移取

遠供寒香寺乃翁

出處窮通若命何月居南正類東坡底須內翰還公傲劫



破己輪春夢又安

曲度珠簾懷呂相廡非紅榜胡麟王先生清隱心如冰
消得編詩一辨香

折梅壽定春卿

南枝春早為誰容遠供寒香壽乃翁不信廣平心似鐵
能禁索笑倚東風

又口號四首

前集此詩考其義齋作時己巳九月
前有大古律詩一首編入十八卷

洛陽亭下昔埋輪
當道狼豺不避人
今日黃花故園酒
獨攜野飯伴閒身

仁族翔鳳勇為宗
是皇華使者出祥刑
福星一夕遷吳分
却向龍山現壽星

華堂採勸紫霞盃
紅粉回頭御史來
直道素知嫌嫵媚
羞將白鶴放籠開

幼安伯可號文雄
詞壽秦鞵柱自工
賢相肯交窮處士
何如魏野祝萊公

贈松窓

故交皆味柳子原
新貴不識王元之
袖中刺字已溫盡
一童猶負囊中詩



贈復切二首

昨夜春風到柳枝

昨夜春風到柳枝，客衣偏愛薄寒欺。囊餘賸晚無人見，

欲續平原未有辭。

有客袖中懷短劍，何人門下曳長裾。每評陸子毀茶論，

大將顏公乞米書。

半竿張射街輝人也，困危夫官妻子為揚行乞驅。

鄉語以二絕句。

葛藟綿綿長道遠，獨行踽踽亦堪憐。卽郭正遠君鄉里，

好借仙翁一枕眠。

而來憔悴一身存，歸雁哀鳴久失羣。莫怪夜行人不問，
形容豈似故將軍。

桂松歲以子平呈禽二術，推人多驗戲贈二絕。

十二支辰配十干，此身主日論財官。豈無辭祿安貧者，
說與先生子細看。

異類于人絕不干涉，開列宿應卽官區。區區女媧并危燕，
却與蛟龍一例看。

贈星禽趙湖微詩三絕

顯微元是紫微仙，天上星辰手斡旋。為向人間多漏洩，

讀下茅蓬五百年

莫知行藏問斗牛年將八十更何求願言奎宿長明健

文治從今遍九州

奎宿如何就木猿尾箕虎豹若為詳獸心人面凡皆是

瑞物如何無鳳凰

和文藻房三絕

莫向承恩賦上林記曾薄倖托琴心白頭又欲輕相背

今處山眉作苦吟

出處何如漢二甄近新脚以遠吾初虎頭未可輕推尊

牛角何妨且聽書

春披山嶽與水涯盡供物料入詩家陸劉近世升沉異

一為梅花一杏花

和張仲寬絕句四首

江梅歲晚獨清新南國相逢亦偶然料得知心有寒月

不消重露與輕烟

平生夢不到黃扉安得京塵染素衣只把一竿江海去

相看幽鳥亦忘機

十年讀席坐無毡盡把行藏付與天策馬已甘之反後



着幾莫競祖生先

元坐書林開董惟時子存句寫烏嶺兒時論語今忘却
且諫安昌作帝師

山村贈禮敬龍澤上人詩有幾年不踏澄江路者
舊惟孝澄子方之句和之二首

西林東望衝一鄉阿婆羞憶少年稚如今閉戶無人識
羨學仙翁却老方

西山莫氣入吾詩程頤舍是有所思欲祀求田語立德
莫因學子圖笑樂遊

次伯樸絕句

梅天風雨一江寒濕却灘頭舊釣竿
自看漁蓑沽酒去
路逢賈客問長安

三絕句
留別袁伯長符制及德庸少監周南翁待制諸公

待詔明及百有餘一人樽榻向江都
諸生對策換奇語
田實何曾不喜儒

書生骨相太遺迤地位還須有福人
老我終身友麋鹿
看君他日上麒麟



精爽如秋
聲啼鳥破青山

絕句留別善之仲實併呈松湖雲仲無逸四首

今夜征帆淡浦邊
何時梅雨落花前
白雲遠舍歸心切
不為春林聽杜鵑

手拈花草弄春愁
兒女安知稼穡秋
山北山南游未遍
歸歟且復事西疇

江上春雲生暮寒
故城回首離長安
殘桃剩柳應無分
留與諸君取次看

老檜榮枯不計春
好花開落止經旬
莫將又踰跨餘子
共徵黜名及古人

古意四首寄張可與孫晉卿

長安城頭紅日斜
王孫金彈打烏鴉
寄聲翠鳳穿雲去
宿寒莫憶柵桐花

長松百尺隱官街
街裏斧鑿充官柴
高寒自是飽風雪
歲晚只合居窮崖

老翁倚鏡向市賣
銅光的蝶秋水清
醜婦鐵容羞墜地
想渠嫌殺太分明



狀元廷選殿撰
卷二十
雨兒散散走如飛

夜得二絕寄子舉

送客征衫秋八月
懷人病枕夜三更
床頭稚子呼不覺

聽外瀟瀟風雨聲

鷓鴣風雨思君子
風過瀟湘憶故人
別去情懷渾欲醉

夢回詩筆已如神

絕句二首寄泂堂求巧石

離根怪石起層雲
淺蒂春泥碧鮮紋
乞與詩人時醒酒

也勝豪奪任監軍

幾年石及臥
茶嘗曾受雨宮
雅拜來老子
暮年行脚倦
只直窓裏看崖鬼

送唐孟方教授三首

泮水三年憶飲水
不知芹藻味何如
郡鴉無故事
桑榆
秋蹕何人莫問渠

禦覽溪北流
征衣重拂蒼苔舊
釣磯有弟對床思
久別

呼兒置酒話連歸

城東老圃舊書生
累閉柴門懶送迎
獨袖篇詩與君別



相看白首不勝情

送李美夫出遊二首

梅花却玉春爽淺柳色描金雪意消老子偶然詩興勃
又執行李過溪橋

三千丈髮從梁颯九十日春頰我遊出却草堂三五里
囊中無得一錢留

送吳仲魯回烏江二首

原注吳學易

老人白鬢子青衫二水相滋免澤深易學已隨丁氏去
金蘭何日慰同心

黃田西望歷陽城風水蕭蕭數日程狀上陳言刊落盡
滄浪時聽棹歌聲

送田君玉高雲卿自江陰還松江四絕

二君才幹俱優裕教數相提意見未休始棹而風吹追柳
相思霜月落南州

江浦買鱸秋正美山亭聞鶯夜尤清送君此去困懷古
海水東來意未平

老我平枝甘伏鷄羨君喬木又遶鸞清平官府無公事
分我絲蓀一著黃

盤洲風土今非昔安得珠犀貴客和莫笑瑤裝無一物
江頭魚蟹亦論錢

墨止堂

流水滴洞止水停妥令融玉結層冰深溪不洗桃花出
誰識仙源在武陵

西苑

雪花翦白忘安蒂原注高文持雪花所各霜葉雕紅不戀枝爭似
隋家宮樹土四時錦綉不曾

丘莊多稼穡二首原注亦屬田金幣所書

樓上西風野望時冥冥禾黍逐高低勸農使者未行水
還覓朱欄憶舊題

萬畝耕耘幸歲勤可嘗一飽慰農人催租令急如風火

輸入官倉化腐塵

喜客泉二首

幽壑夫道少人居山骨清寒草木疎衆見寒來空自喜
春深渺渺正悲余

一飯慳金出嶺南原注廣東蓮花峯下絕清甘原注廣東
來夜與流泉約獨喜無人莫喜貪



四時佳興題徐景陽園堂五言

溶溶州上花光乍冉冉
草色春能識此中
真樂處
聖門只有兩三人

門前車馬客方散
堂下樽罍酒半醒
不信鏡中添白髮
君山依舊去年青

鷓鴣秋破屋簷頭
雨殘綠在天陌上
雷公子閒居無一事
可能憂鬱兩相忘

華陽洞口金泉水
流入官墻作小渠
任轉春淮出江去
不應久住化龍魚

半盞玉鏡照鬢眉
長笑東坡與水嬉
直下瑯然投小石
一波先動萬波隨

題園亭

把酒看花貧亦樂
携琴對竹靜相宜
寒來若問朝家事
回首東風謝不知

同善之仲實無逸共賦雪中香亭

冷雲低壓翠禽巢
碎玉玲瓏不耐敲
蜂蝶遙來探芳信
暖風已逼杏花梢

鶴阜詩為張之作

鶴出子垣婦志嘆鴻漸于陸天遠征何似山亭聞竊咬
迷人靜坐月三更

劉澹齋求米船設獄二絕

文士清高數米頭蔡公門下誰能賈標囊萬一逢江盜
猶想真州發運船

靈寶主千受虎頭每傍戰艦擊輕舟晚無書畫真無益
洗手真嫌寒共油

臨山谷館不似

留草華清夢入神浩翁以復更無人捧心終是面施好

里婦何緣無效擊

危金德示容齋清暉堂詩求改洪景虛乃危驪塘
之庄主也因成二首

展中人物想亞淳老筆題詩意特新却怪洪楊交不合
誠齋亦自是詩人

清暉何處有園堂清得先生句發揚百世空留遺墨在
復生解不識驪塘

題發威卿奉政齋詩正卿針詩卷末敬公之章許
仰之藝詩君發揮盡矣然以二絕記驪塘此亦足



子

江左知名許叔微公未示之術氣機天下中吟尚未息
公持肘後將安

正人一脉係安危溫公身事亦付弱此身強健無者處
不如枕卧看光地

題李兄課卷

集中有句儘堪憐一夢科名十二年
吾好空閒承嘉禾
命亦不遇竟陵前

題趙子德修屋版二首

公子玉孫遠富愛連雲甲第巍然高誰是錦里秋風客
不辨三重屋上茅

神有青囊說致貧如何無術自謀身道南大宅今安在
欲向龍舒覓主人

戲聽琴手卷

流水高山不用彈
已人下里衆皆嫌
只今何處求鍾子
多向文園作考官

題姑君畫卷五絕

當時隨例與黃金
不遣君王有海心
近使來傳延壽死

四思終是漢恩深

妍麗何須問畫工美人終日侍宮中奉春初計真堪恨

欲呈平子敬外翁

青塚千古恨不理琵琶馬上與時回宇文高氏爭雄日

突厥柔然獻女來

已恨丹青誤妾身何消史與妾傳神那如塞北風塵貌

不似臨陽殿裏人

噓雪中郎妾不如脫身無計護相於勸君莫射南飛鳥

欲寄思卿萬里書

原注書中有
相人姓名

飛二春手卷二絕

國色嬌婉畫不如風流二姝儘消景阿水醜女無人聘

自挈衣裳過草廬

小郎研葉怒生嗔亞婿捉兵莫神若借使橫江風不便

可能銅雀鎖佳人

淵明像

宋文心殿寄玉弘來刺江州却有辱不怪孤臣書甲子
時時送酒賞淵明

小銅屏鑄淵明歸去詩并坡和章以贈子華伯以



絕句

五斗懸三首折嵒眉山早計不如陶小舟一枕還鄉夢

五柳門前月正高

移居園二首

潛天兩派最窮研道老安身契是玄偏向晴窗展臨本

無人當日扣龍眠

細君散髮把嬰兒底事移家不皺眉有句曾嘲窮處士

四妾元白解吟詩

江陰有桃源園方園尺許宮室人物如針葉可數

相傳有仙宿民家刻榻板為之一夕而成明日遁

去及人以不遺余戲題二絕

不自柴桑記莫來似傳屨聲入天台世間多少荒唐事

何獨神仙有是哉

原注詩卦桃源之說微是居

人說桃源是隱民神仙幻景即非真如何谷口漁舟路

不許人間再問津

原注洪廟文諸人論桃源謂陶記中本言避秦者別非山也東坡劉公詩

傳之如王季羣述之夢得留蘇深余考之不在亦有可

疑如漁人四女竟不能認前路後有問津者無見桃源

題子昂學士小景



蕭蕭落木壞無枝
冉冉細竹愛風微
疑非松雪齋中畫
似是唐人野望詩

馬道士為詹仲明作柳成春色圖
城門外柳樹連堤
桃花天竹小松漁艇茅屋下有讀書人不知何處景也為之二絕

渭城客舍柳烟遙
漁度桃源去路賒
松竹林中讀書處
一園風景屬王家
城外春風野水渾
橋頭雙燕下孤村
柳桃紅綠撩人眼
獨坐書齋懶出門

題牡丹梨花手卷

沉香宴罷索人扶
重向銀屏觀雪膚
一笑不償千古恨
玉環當日倚闌闌

王隱齋墨梅

曾看月下挂疏影
更憶雪後折橫枝
適仙此詩真是畫
王生非畫却成詩

題補之梅

合章殿裏雪中開
曾共君王索笑來
著在蕊珠枯竹畔
可知瓊朮疏村梅

題扇有所贈
卷之十

圓如寶月潔如霜素手輕搖玉體涼
報道明朝秋節至
雙好無復望專房

亭下玉蘭花開

初如春芽露凝嫩折似紅蓮白羽搖
亭下吟翁步明月
玉人虛度可憐宵

梨花

粉香初試晚粧勻
花亂春盡是玉真
茅屋詩人嗟老去
東風勿送一枝香

枯松

誰見當年長髮鬢
變成龍虎卧交衢
雖然擁腫無人問
投老猶堪作大夫

鹿意絕句

丹葩信不類羊蒿
雨後常抽綠玉條
此草豈宜充鹿食
度豈却比沈郎腰
唐注沈郎作鹿意於此爾此羊狗萬
豈充鹿食度豈却比沈郎腰
中大然則以曼死今按此詩亦未見鹿意到何處得
近世以花外色象有收照初鹿成所以得各出謂可以
供鹿之
餘七

詩餘



柳巷雜

卷之二

點絳脣

玉體纖柔，人滴清嬌，波溜瑣詞未就。這却窈前繡，
一編花箋，適與何人手。還知否，孤燈坐守，漸入黃昏後。
笑靨多羞，欲頭不覺，金針猶是，媒將就。鳳枕回雙繡，
月地雲階，何日重攜手。心堅香齋，相看守，願得從今後。
水夜無悽，更堪點滴，聽簷溜枕寒，難就。堆亂床金繡，
人面桃花，蓮憶翠葉，手君知否。倚門獨守，又是清明後。
聞花香腮，淚痕一線，紅膏溜，將身鑷就。枉把鴛鴦繡，
柳帶青青，登向行人手。天知否，白頭雙守，破鏡重圓後。

點絳脣

王竹諷序上歌者，知却
詳其子華，男真為賦。

小立娉婷，歌聲低，過行雲住。不勝珠翠，玉面銷枕洗。
除却姚黃，魏紫誰堪比。君描取，卷中人，美得似崔徽未。
沈溪欸 次伯

情

減字木蘭花

庚申六月三日，即律，君時起于蓮兒，
弟過，甚愛于空，妙觀之荷，此君碑不

飲命安者
後以勤之

馬氏貞節

卷之二

七



雙鬢聲聲欲盡金蓮裙窄地銀石心腸無奈梅花一點
香 秋聲葉脫流水冷冷雲香者白髮劉郎對景頌研
碎一場

減字木蘭花

柳唐德歌
唐夏以

香肌玉潤花前忽聽流鶯韻移步金蓮斜轉清眸踏露
足 困倦無力蜀錦纏頭拚百尺安處奴卿且住容山
過夏涼

沈郎歸

唐十韻
詞見

風吹一捻柳腰輕春柔力未勝眉兒喜學遠山青終朝

畫不成 恰滴滿笑盈盈離鶯葉底聲花梢雨過夕陽
明無情漸有情

臨江仙

唐落南士靈歌者
詞五人唐詞譜七

聽得雅歌珠一串颯然吹動梁塵樽前重見舊時人主
人情未重情重是嘉賓 飛絮落花無定在追前遮莫
誰喚文園倦客最傷神野寺何處泊空憶畫堂春

唐多令

唐德安唐
上贈秋香

花下笑聲微鶯喉高又低怪穿花粉蝶成團唯有祥心
清似水相對坐雨忘機 莫道絮沾泥狂風也解掩恨



將春九十將歸回首陽臺雲縹緲愁薄暮雨霏霏

唐多令

明艷注秋波越鬆船鬢蟠怕逢人先欲雙蛾怯兩着雲
情未穩佳會火遠離多早遠憶清歌商舟過為他重
淡染香羅欲倩鷓鴣將錦字知別後意如何

滿江紅

送陳伯弼同知
次陸特選判官

雙旌堂憑想前日清風猶在曉羊載政聲傳播與人稱
快鞠草園屏無澤如愁棠田舍留遺愛問方今德史幾
何人公為最明而想處而介官易進身難退苦集書

蕞未未搔繁碎屬鷺白憐犀表裏龍豬不計兒時會望
夫人又向碧雲雨徒增說

滿江紅

贈秋
音

兒女多情頗自恨風雲氣火春夢裏鶯暗語語驚無驚
覺寸寸凌波蓮步穩學學掃黛山眉峭似紅雲一朵草
江梅天然好舞腰細歌喉巧茵錦褪梁塵繞更盈盈
笑鬢櫻唇紅小含羞愛從心裏換玉山偏向懷中倒春
劉郎前度看桃花如今老

滿江紅

己巳二月二十二
日海北州有感

贈李季子

試檢春光都不在，樓前茅屋光城外。昨夜早鶉啼枯木，黃菜花無意結青榴。柳絮浮粗俗，鶯華不似少年遊。傷心日，棠鴉錦梨園。玉燕衣舞，雙黃曲，飽陽天。輪與千橋金谷行處，時羅香不斷，歸時絲管聲相逐。怕夕陽飲散，迺黃昏燒銀燭。

減字木蘭花慢

別五

九阜明月夜，跨一鶴，赴仙都。聽似玉銜，鳴鶴驚小翠，高閣凭虛。萋萋草生南浦，與未闌歸去。東吳父，指舊前二家，昨宵長會，作歡。莊周蝴蝶，雨蓬如變化，一華昏葉。

物換星移，壺中日月鏡長頭。顧芳洲，獨醒人在采芙蓉。歲歲執羊子，欲渡蘭舟。容與燈沙，漠漠重湖。

減字木蘭花慢

和心州
春雷詞

怪來風太早，未燈夕，放瓊花。是何處，瑤姬來看玉樹光。彩交如野人，但知三白，喜新年。天意屬休嘉，肯念兵屯北塞，誰上表，買南衙。西斜日影，簷牙又，秋黑雲，遶嘆病骨支離，別懷蕭索，空負年華。藍山已成春夢，歸去春空谷，卧烟霞，却笑昌黎才子，淚吟逐馬隨車。

念奴嬌

續前
記公之履

茂林修竹自山陰會散幾番陳迹修棋半半春故事喚
恨風流非昔當日蘭堂後朱菊園笛弄江南北觀君雅
號沈然舊事重憶歲晚木落天寒烹醪將飲尚作新
豐客星牛胸中空際爛唐竭空名何益遠呂相逢知音
一笑向眼無人識訪子梅屋談天聊慰孤寂

醉江月

贈王道人姓
和錫等山

芙蓉城郭有羽仙騎鶴來從何處魯拉茅君峯頂會瑤
似隨風吹去王艾偷聞音囊捨得笑看人間世藏身壘
裏園中別有天也共約手種蟠桃綴花結實已是三

千歲欲贖長鯨麟伴觸劍海聊共一醉偶憶寒梅更漸
小草拂袖慳歸計蓬萊清淺望帆他日相過

醉江月

送葛
瞻

殘花剩柳正啼鴉聲裏那亭到館三疊陽關曉未徹手
執離盃引滿政坐諸君久煩老子今日燈篝散翻然歸
去故園綠柳春晚人世蒼白浮雲自舒自卷不入高
人眼官事如麻何日了輸與閑中不曾翠柏臺高紫殿
省近別有清華遠功名處安江城回首天遠

醉江月

送葛
瞻

戴花劉監昇者英會上與吾同歲伊洛山川今如古人
事幾杳與磨夢枕初殘黃梁未熟已換人間世繁歌鐘
履看來一等滋味 天上赤白雙丸東來西往出沒真
兒戲惟有神仙長年訣長似功名富貴欲攜玄霜難尋
玉杵何日藍橋遇裴郎老矣雲裳那肯隨去

延年有術發古松根下茂蒼千歲殿是延年如何益命
也道之將廢思古之人詞章尚行果果行當世通風流
韻淵然尚有餘味 無奈先哲凋零後生埋率多以儒
為戲每笑唐人書不讀五紀黃全買貴山澤奇才雲林

真隱沒齒何曾遇人生如夢江流日夜東去

水龍吟

西州王局飛傳免策曾侍槐龍翠飛花麗曲推音猶在
有人屢未千載岷峯一江川練又鍊清氣嘆瀛洲路近
剛風吹斷謗自有凌霄意 草碧寒窻靜裏折瓊枝小
欄同倚新吟婉美西施態度備補 賦一字 祝洗按羽詞絲
雪兒薄相為君心解製高樓暮隔江城花暗碧雲暈暎

水龍吟

清明後次日過子方小飲蕉觀深綠陰書寂



湘邊玉蕊正花春韻蕭遠主人出侍人彈琵琶
宿暢酒未終上馬徑去恍然盡橋滄浦之遇也
賦水龍吟以記其事于方一笑

等閒過了清明翠飛深一度新翠光風信息牡丹初
褪茶鑪猶未熟語清圓梅英蘇潤困人天氣笑文園
倦客詩才減盡猶有傷春意別有留春去裏小房
榴玉英雙倚天香浮動綠衣乍試鉛華盡洗一面琵琶
煙籠桃撥未陽光醉又恁恁上馬藍橋路隔揚州
凝眸

水龍吟

燕芹香老春深微風颺動新篁翠鶯啟夢斷忙呼小玉
故人來未香綈歸簾游絲墜几暖薰花氣問春隨鶯到
又隨燕去誰解得東君意澗水流紅影裏小橋東有
人孤倚殘桃著雨鬢容撥亂未堪粧洗冉冉光悠悠
時事不如沈醉更年娘一曲司空慣見也應回睇

深春慢

細草黏冰疎林補雪衰翁未覺春暖曝背低簷燦衣破
窺誰識舞臺歌館樂事如今懶謝鄰伴東指西喚何消

看試華燈月光今夕圓滿 念昔紫華帝里侍鳳輦夜
遊柳曉人散近鼓方催韻蕭正美忽被西風吹斷蕙蕪
梅花落忍聽得一聲况管懷古傷情淚痕濕春衫短

沁園春 送吉同知
七言鄧都

東西二都又戴猶良不五六人記南陽有名潁川有霸
并州如郭河內如恂直比朱應清年古鏡更自秋霜民
自春如公者守庶平二字近古名臣 崇陰手種方翰
又五馬翩翩鄴水濱相臺高銅雀尚留遺跡堂深書錦
空鎖凝臺琴瑟從容雅歌緩帶吳政遙知遺紫宸期年

後看快行宦名班冠廷紳

沁園春 送楊
伯可

兩足江阜月滿中秋使客將歸看扁舟空載貧無長物
破囊收貯富有新詩清白傳家陳金不受潔已從來畏
西如民何幸盡相安南里樂業熙熙
誰知趨界良規足三代相傳古法遺要講明有素施行
不漫寬嚴相濟表裏無私慚愧偏州久淹老子却怪朝
家選用違公今去定致身鴻序接武龍墀

金縷曲 代送
伯可

下到蒼城路
聽兒童歌
誰感思如父
好入西京
猶更傳誰道
今人非古
留遺憂甘棠
佳樹節操冰霜
清凜凜
凜和風吹作
揚春雨
程去速
遮如許
我來不見空
懷望
望彼美
碧雲
莫合草
萋南浦
信是有才
供世用
敢獨東西
何處又誰念
嬰兒思
孔不恨
使君吾不識
恨使君不與
吾相補
聊寄意
短長句

牖東題稿卷二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0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